

21 MAY 1934

字文网

刊本第四三卷一第

第月四



民族文藝

第一卷 第一期

創刊號要目

- ▲傳記
- 派德留斯基及其藝術論……白樺
 - 空之英雄巴爾波 (下位春吉作)……陳心純
- ▲散文及隨筆
- 戰場上的英雄時代……黃震遐
 - 古城遺事……憶南
 - 勸降的說教……張鏡心
 - 朝陽……裴可權
 - 餅師的故事……馮縉瑩

- ▲小說
- 元寇……開元
 - 義合屯之戰……萬國安
 - 胡天碧血……張鏡心
 - 三個人……馬丁
 - 華哥的苦悶……克柔
 - 公路……錢倫壽
 - 青青那圖 (意大利唐南遜作)……楊鎮華
 - 拿破里里的老街上 (意大利薩拉奧作)……連岳
 - 親愛的一對 (絲蒂芬斯作)……楊時英

上海四馬路現書局總代售

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 每期二角 郵票十代用

◀ 社址 ▶

上海老靶子路三百六十七號

詩歌月報

創刊號

詩歌月報編輯會

流露學社發行

- 死之勝利……朱湘遺著
- 幸福……李微
- 古渡頭 (外二章)……呂紹光
- 蕪荒的園裏 (外一首)……林野
- 叮嚀……孟宗
- 給孩子……方瑋德
- 告訴 Diniri……陳夢家
- 唐朝的微笑……陳夢家
- 等……陳夢家
- 薩蒂的玫瑰……窪兒莫爾夫人作
- 夜嘯……徐仲年譯
- 寒衣
- 不流淚的盧亞里……蒲風
- 落漠……瀝波
- 淺藍的春山……孫佳訊
- 月下……邵冠華
- 寡婦 (外二章)……陸印全
- 赤道懷念曲……流冰
- 新連珠 (外一章)……徐仲年
- 那一晚……王一心
- 咖啡女 (外一首)……黑嬰
- 我要詛咒……何德明
- 有憶……曹靖南
- 秋頌 (外一章)……柳倩

每期定價九分

現書局總代售

中國文學

四
卷三
四月
一期
合刊號

中國文學

第三四期合刊目次

▲散文隨筆

在國外

朱 湘

(三五)

偶然想到

趙景深

(三三)

烟

李蘇菲

(三二)

▲小說

在井邊拉柴萊凡作

侍 桁

(一八)

一個幾乎妬忌的丈夫

林徽音

(二〇)

跛子表姐

段可情

(二五)

室裏

高 植

(二六)

陋巷風景

何德明

(二七)

小毛子

殷作楨

(二〇)

母日·橫光利一作

古 巴

(二〇)

捉蝨蝨

周楞伽

(二〇)

當代文豪

蕭作霖

(二二)

赤消線(長篇連載)

黑 嬰

(三三)

中國文學

第三四期合刊目次

▲理論·介紹

水滸傳的研究

李青崖 (一)

世界文學論

張資平 (二三)

詩底領域日·竹友深風作

孫復工 (二六)

現代德國文學的趨勢 皇滋華斯作

胡國治 (二三)

愛爾蘭的民族詩人

莊心在 (二七)

▲劇本

天外 (電影劇本)

左明 (二〇)

有家室的人英·高爾斯華滋作

唐槐秋 (二五)

▲詩歌

朱湘詩抄

朱湘 (九七)

招魂辭·希望·捫心·十四行·花與鳥·歌

風狂的春夜

林庚 (二四)

聽子

李微 (二五)

港口 美桑德堡作

秦倩英 (二六)

含羞草外一章

陸印全 (二七)

含羞草·露

社記

編者 (二九)

中國文學

第三四期合刊目次

畫輯：

雅典的琴那提圖書館

外景

內部

書夾

初版的荷馬之依利亞

德國青年作家四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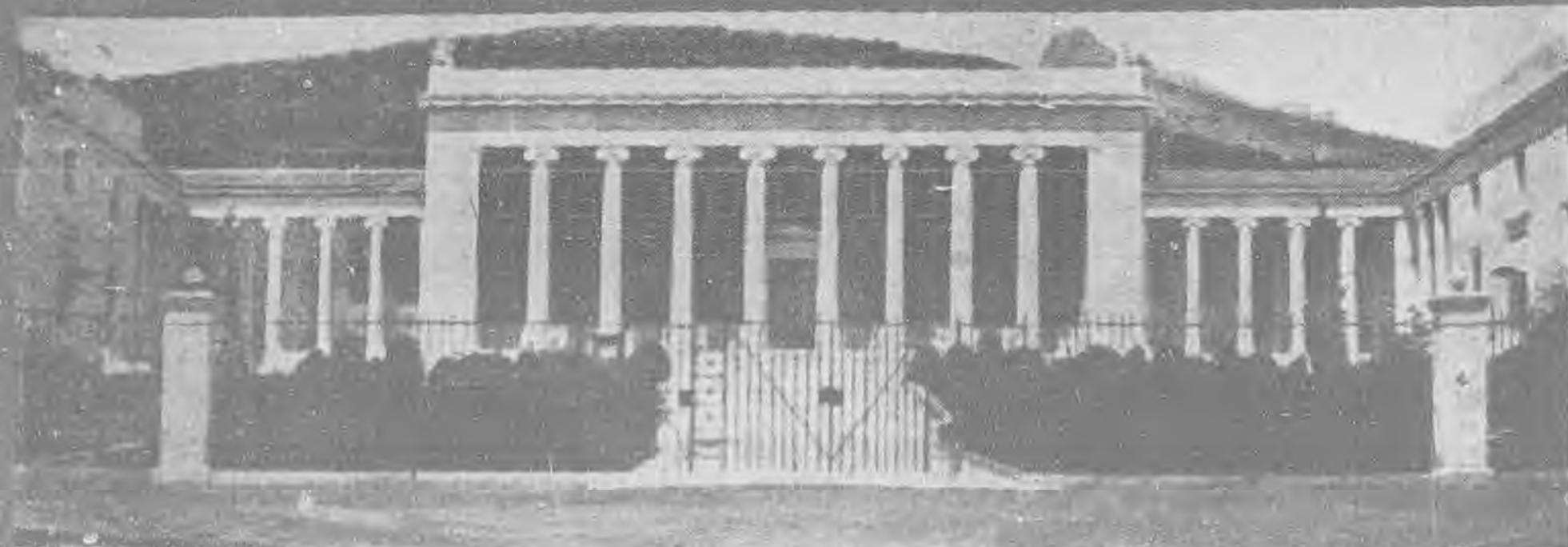
趙景深像及朱湘遺札

南京東方影片公司出品

施粥廠一幀

「流浪的孩子們」主角禹鼎一幀

中國文學 具有忠實的態度 熱烈的情緒 期待嚴正的批評 友誼的結合



景外

雅典的琴那提圖書館

書夾



部內



初版的荷馬之依利亞



德國青年作家



孟達松 (Pete Mendelsohn)



達溫喬

(Edwin Erica Dwing)



魯梭 Ludwig Renn



克斯敦

趙景深

及朱湘遺札



旭初兄 十月廿三日信收到。我所以不能多
想，女學子周知。之故，你應該曉得。我很
希望你的文學趣味，能夠出版好幾本
一斤機會，合力幫，你忙。刊物，不擴
大範圍，比一普通文學性質的雜誌。
件我相信，我們這幾個人，信够了。索
性不收外來稿子，並非辦不到。你決定
辦的，可以立刻告訴我，我好立刻請稿
件給你。付譯計始，女學，稿，還，程，存，着
不少，信，夠，用，好，久。我，一，直，是，為，人，作，着
嫁衣。就是，以，女，學，女，也，只，是
埋，在，聽，自，家，的，足，音，太，冷，靜，了。

施粥廠：貧兒在施粥廠吃粥



「流浪的孩子們」主角禹鼎

映畫新聞：「流浪的孩子們」

水滸傳的研究

李青崖

一 本書的性質及來歷

水滸傳是中國的英雄傳奇的一部最傑出的代表作，不僅時代很古，而且和一切的英雄傳奇都沒有何等聯絡的關係；牠的來歷，也和一切的英雄傳奇的來歷不同。因為那一些大都是從歷史小說化分出來的。而這一部，既不是甚麼歷史小說的一個片段，也不從甚麼歷史小說變化而成，一開卷就是一個完整的民間的英雄傳說，以後經過許多演作，可變成今日我們可得而見的偉大作品之一。

說起這部書在歷史上的痕跡，宋史裏面也有一點記載：

一·徽宗本紀 宣和二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南軍，遣將討捐，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

招降之。

二·侯蒙傳 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自贖。」

三·張叔夜傳 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都，官軍莫敢捫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白，賊經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于是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此外，宋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亦稱：

三年（宣和三年）四月戊子，童貫與王稟等分兵四圍包幫源洞，而王渙統領馬公直，並裨將趙明，趙許，宋

江次洞後。

又清畢沅通鑑考異引北盟會編載童貫別傳云：

貫將劉延廣，宋江等討方臘。

後二則雖然與宋史所載：「韓世忠討平方臘」有所出入，不過合而觀之，也可以叫人會想起宋江是宋徽宗時代一個有過人之才的成幫的盜魁，始則屢犯官軍，繼乃投降，最後或許又隨軍征討方臘。不過這些盜匪如何成幫，如何犯官軍，如何投降，如何征討方臘，現在我們却不能從史書找得何等記載，而祇有水滸傳說得很詳。所以我們可以說：水滸傳儘管不是宋江等人的真歷史，而牠却是被人借用史書上這點記載，收集民間的有關係的傳說，用文學手段寫成的一部英雄傳奇。

就目前所得而見的書裏面，宣和遺事要算一部和水滸傳有關係的最老的書了。我們竟不妨說宣和遺事所載的宣和四年那一段就是水滸傳的最初的雛形，也就是從當時流行的水滸故事諸短篇匯集而成的稿本。其中寫的可分五段：

一·楊志等十二人本都是揮運花石綱的制使，結義拜

爲兄弟，災厄相扶，後楊志得罪，刺配衛州，大家揀了他，遂同上太行山落草。這是宣和二年的事。

二·同年五月，晁蓋等八人又劫了生辰綱，幾乎被官府所捉，以得宋江通信，遂走約楊志等，共二十人同上梁山落草。

三·宋江因殺閻婆惜被緝，遂與朱同等九人同上梁山，繼晁蓋爲頭領，劫州略縣，勢不可當，並且足成了三十六人之數。

四·朝廷無法可設，祇得出榜招安，畏叔夜遂招之歸順，各授武功大夫之職，分派諸路巡檢使去。

五·宋江復以征討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可見水滸人物在這時候已經成了傳說上的人物了。不過這樣的水滸故事，不僅描寫簡單，而且事實也不大連貫，不大複雜，所以不僅是最初的雛形，而且祇算是匯集而成的稿本。

到南宋，有了龔聖與的三十六人像贊了。不過他只在三十六人的綽號上面做功夫，而沒有個性的描寫。並且這三十六人的姓名，也和宣和遺事上面的略有出入，可見水

濬故事，雖在流行之中，而內容未確定。

到元朝，雜曲裏面也有水濬的故事，雖然作者的觀點不同，可是對於各人已有個性的描寫，大概水濬故事到這時候，已經有了一種較為進步的，而與宣和遺事去相漸遠的本子了。

到明朝，水濬傳出世了，最初的一部水濬傳出世了。

著者是誰呢？是元末明初的羅貫中；也許還有元末的施耐菴也下過筆，羅氏的原本雖已失傳，不過現在所能見到的幾種不相同的明朝刻本，却是通通載着羅氏的姓名。而于施氏，却或載或不載。可見得羅氏之曾爲水濬傳而執筆，是不成疑問的事。至于施氏之曾否執筆，雖難于證明，至少在明朝中叶已經有人這樣說，也許羅氏在原本裏已經這樣說。這問題究竟還是次要的，重要的却是幾種刻本的不同之點。

二 刻本的種類

十多年前，我們所讀的水濬傳，祇有金聖嘆所傳的施耐菴本（以下稱金本）；另外雖有蕩平四大寇傳的水濬續

集（以下稱續集），却因爲文筆太陋，不爲士林所齒。金本首列楔子，次列正文七十回，共七十一回。近年國內對於水濬傳做攷訂功夫的人漸漸有了幾個，于是才曉得改成章回的水濬傳的本子很有好幾個；而羅貫中的原本還不在內。

第一·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濬傳 此本前署「羅貫中編」，與三國志演義合刻爲英雄譜。單行本未見，敘述始于誤走妖魔，繼以宋江一百另八人聚義，招安，終于平四寇，功成受害。文詞蹇拙，體制紛紜，詩詞鄙俗，殆未加潤飾，與原本甚近。

第二·一百一十四回本忠義水濬傳 此本與前本同，亦爲英雄譜之一部份，其內容及缺點亦與前本相同；在日本尚有流傳者。

第三·一百二十四回水濬傳 此本爲清光緒年間刻本，其內容及缺點亦與前兩本相仿，且有脫略。

第四·一百回本忠義水濬傳 此本前署「施耐菴原本，羅貫中編次」。爲明郭助所刻（以下稱郭本）。今未見。別有本亦一百回，有李卓吾序及批點，殆即出于郭

本，而改題爲施耐安集撰，羅貫中纂修，今亦難得。其內容較前三本均少征田虎，征王慶兩段。但文學上的藝術手段却高明得多，記載也詳細得多。郭本出世似在一百十五回本之前。

第五·一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 此本亦頗爲「施耐安集撰，羅貫中纂修」。爲明楊定見所刻（以下稱楊本）。內容的大節目與一百十五本相同，但小節目則異；其略有變更者如征遼，其多方變更者如征王，征田。而文學上的藝術手段，和記載的詳細，亦遠非一百十五回本所能及。此本似世出在李本之後。

把這五種本子合起來比較，我們可以從上面分做繁簡兩種。前三種是簡本，後兩種是繁本。簡本祇錄事實，繁本則游詞餘韻，精神寄寫，斐然可觀。至諸本之出世，孰先孰後，至今頗有聚訟紛紜之觀，尙難確定。

第六·七十回水滸傳 此本爲清金聖嘆所傳，金云得古本，止七十回，至宋江得石碣之後，盧俊義夢全夥爲嵇叔後所縛而終；題之爲東都施耐巷撰。而指「求招安」以後之文爲羅貫中所續，斥之曰「惡札」。其書與楊

本之前七十回無甚異，惟刪去駢語甚多。自此金本遂壓倒一切而使世人認爲施所獨有。至金氏去後半段之由，什九當因于世變。蓋闖流毒全國，故金氏對於強盜應該口談筆伐。迨至清朝乾隆全盛時代，又有人以爲「洗心革面仍可爲黨」的，所以就截取一百十五回之後半段，名之曰：蕩平四大寇傳，作爲金本之續。此外，尙有後水滸傳（四十四回），則爲續百回本之作，言宋江死後，餘夥又爲宋禦金，然終無功。李俊率師入海，至暹羅爲王，蓋爲明末遺民陳忱感時之作。清道光中，俞萬春又著蕩寇志，則爲金本之續，言宋江等爲害兵所誅滅，高俅等亦不善終。據俞的序言，是有感于教匪等變而作的。

大概簡本本與民間的流行品，而繁本則專爲士林而改編。不過繁本之中，其內容變化還有三個階段：一原本，二增本，三金本。

多數的研究者，都假定原本的大節目是：宋江等一百另八人先後落草，得石碣，受招安，討方臘，功成遇害的五件。

郭本爲增本，因爲牠在受招安和討方臘的中間，增入征遼一段，所以大節目就有六件。

郭本爲全本，因爲牠在征遼和討方臘的中間，又增入征田虎和征王慶兩段，所以大節目就有八件了。各簡本的大節目，雖同全本，但詞句過略，不得稱爲全本。

至于金本，算是祇有落草和得石碣兩件大節目而已，不過這正是全書最精采的部分。

三 內容的節目

現在我們權且就金本和楊本兩種來分析吧。金本就是楊本的一部份。所以要是明白了楊本的內容的節目，當然金本的也同時可以瞭然。其大概略如下述：

(第一組)——第一回至第十回 第一回算是本書的楔子，用神語引出梁山一百單八人的來由，然後分回述起當時的社會和政治，使讀者在沒有和梁山相識之前，已經看見許多落草的原因和現象。第二回以後，爲本組的正文，所表出的梁山要人，有史進，魯智深，林冲，柴進四個，另有梁山的總對頭高俅。最好的過程，有奉打鎮關西

及第十回之林冲的種種。

(第二組)——第十一回至二十回 第十一回才表出本書的中心地點梁山，表出本書的人物首領宋江。然而其中的線索是借梁山引出楊志，再由楊志的生辰綱，引出晁等七人，以構成吳用，阮氏三兄弟，公孫勝，宋江，朱同等十一人，及其對頭梁中書蔡京等，最好的過程是第十五六兩回。

(第三組)——第二十一回至三十五回 新局面成了，就生了向宋江致謝之舉，因而就有宋江的豹惜逃走，及和武松相遇種種。因而引出民間所謂的「武十回」，結果武宋再相逢，又惹起青風寨之役，于是就叫梁山增了許多人物，算是梁山的第二個變化。本組所點出的梁山要人，有武松，花榮，秦明等三人。最好的過程有殺惜，打虎，說風情，殺嫂，安平寨及鴛鴦樓等等。本書全部對於人物描寫，以武松爲最多最詳，而其所經過之時間則最短。

(第四組)——第三十六回至五十回 由第三十六回的刺配江洲，就一步一步引入第四十回的劫法場。梁山的局面，至此又擴大了一個圈子。——實力漸見充足；接着

就間接引起了三次攻打祝家莊的戰功。而梁山的事業，至此竟處于攻人的地位。本組點出的梁山重要人物，有李俊、戴宗、穆弘、張橫、李逵、張順、楊雄、石秀、李應及解氏兄弟等十一人。最好的過程有傳假信、殺四虎，第四十五、四十九兩回。

(第五組)——第五十一回至第六十回 在這一組裏，梁山已經敢于攻城奪地了，和宋朝的中央軍隊對敵了，並且因爲小故去攻曾頭市，死了晁蓋。可是牠的事業，遠不是那些打家劫舍的勾當了，而入夥的人也越來越廣。點出的要人有呼延灼及徐寧兩人。最好的過程有枷打白秀英、斧斫羅真人、盜甲等等。

(第六組)——第六十一回至七十回 這時候，梁山不僅收容那些自動入夥的人，並且還要設法向外招致，所以就因救盧俊義而打大名府，以致又引起了官軍的征討，結果牠却敗官軍，破大名，並且又報了仇，破了東平和東昌，取得黃金時代。本組點出的要人，有盧俊義、燕青、關勝、董平、張清等五人。最好的過程有賣卦、翠雲樓、沒羽箭等等。

(第七組)——第七十一回至第八十回 第七十一回的開始，就是梁山的人物，無論天罡或者地煞，全部入了夥的確是座位的記載。在七十回本，全文祇在確定之後加上一個惡夢，作一個不談結果的收束。而百二十回本，却無惡夢之說，只在確定座位之後，立刻由宋江口裏提出等候招安的話來，順勢再叙十回，再了結招安的事，而放後來種種的新局面。所以七十回本在這裏結束。而一百二十回本，則還有第七到第十一的五組。

本組專序因招安而起的波瀾，終于梁山屢次大敗官軍，拴了高俅，吐了惡氣，確定了受招安的辦法。牠的聲勢，到這裡總算是盛極一時了，所以祇能另謀出路。以文學上的技術而論，于穿插錯一層，還能够和以前的各部相比，于描寫則相差太遠；尤其是第七十六回之描寫軍容，竟花了五段駢文，十六首七言詩，四折西江月，未免真是笨得可以。這類笨的東西，本組不止一處。

(第八組)——第八十一回至九十回 宋江一夥兒全受招安了，接着就奉了征遼的使命。後來得了勝，叫遼人對宋人稱臣，本組在技術上，無論那一方都遠不及七十回

以前，尤其是大戰幽州一段。

(第九組)——第九十一回至一百回 宋江戰了遼人，又奉命去討那占住山西等處的田虎了，當然又無往不捷。本組從趣味上看來，固然不像第八組那樣枯燥，因為其中有夢鬧天地，及解脫纏緣井等等。不過這些東西是幾乎和前後文沒有相關，塞在書中反而現得牽強；至于穿插描寫也都不見佳。

(第十組)——第一百一十回至第一百一十回 宋江擒了田虎，又奉命去討那占住房州等處的王慶了；當然他又成了功，本組的技術較前兩部的為佳，並且全在那些描寫王慶未落草以前的事。不過以十回的篇幅來寫征王慶，而溯往事卻有四回之多，自然就成為畸形的了。

(第十一組)——第一百一十回至第一百二十回 宋江擒了王慶，又奉命去討那占住江南兩浙的方臘了。當然，他又成了功；不過這次的成功和前三次的不同之點，就是以前在梁山聚義而出征，素來被折的一百單八人，却因為征伐方臘損失了十之七八，凱旋的時候，祇剩下三十二人。這已經是果熟葉黃的時代了。所以第一百二十回就用「退

隱死亡」四個字，致決了這三十二人的命運。以技術而論本組的前八回也並不高，到最後的前一面材漸漸瀰漫了淒涼的意味，而最後的一回卻真是值得悲傷。技術之高，可以和前又十回處于相當的地位。

四 其他

金本不通行已久，楊本迄少流傳。直到近年才由商務印書館納入萬有文庫，排印問世。內容以量而論，楊本自多于金本；如以質而言，則楊本可確然證其很缺乏經營與錘鍊。優劣之分，于茲見矣。是則量雖多，究何如「不續」之為佳。又近人每以金本之惡夢的為阿諛帝王，乃特作強人決無好下場之暗示，斥為思想閉錮；不知楊本之受招安，征王，征田，征方等等，又何嘗非為帝王耶！征方屢折大將，以及嬰兒之悲劇，又何嘗非為帝王，又何嘗有好下場耶！且在金本不過暗示，而在楊本則為明寫，若誠涉及思想閉錮問題，則楊本之閉錮，必遠在金上，何必偏責金耶？問而言之：以思想而論，則金本不甚異同；以藝術而論，則自預備要招安以後四十九回，究難逃「惡札」之誚；若圖取悅于淺薄者流，而故作偏頗之論，以揚楊而抑金，則究非平心者所宜取也。

在井邊

拉柴萊凡作

侍 桁

紛紛的綿密的雪花，像白色的幽靈一般，被狂風驅逐着，吹向各方去，直到它們如白晶似地懸掛在人們的鬚鬚上和馬鬃上。——這便是我平時總說的：一沒有蒼蠅攪擾你，便有了霜。脚冰凍了，眼裏盡是水。就連白蘭地都沒有力量溫暖了，一個人的心，於是你便在尋找一個歡迎你的好客的家族。

啊，天哪，我曉得我正往那里去！我要往馬希亞斯·劍那地遲去，就在不遠的那邊，在那里白蘭地的酒瓶總是掛在房前的梅樹上。凡是過路的人都可以飲酒。——馬希亞斯是歡喜這樣的。如果你偶然路過他的門口，他的全家族將款待你像款待一個貴族似的。說着這些是沒有的，一個人必要親眼看見才行。那是怎樣的家呀！怎樣共公生活的家——足有一個軍隊那麼多的人數！在某一個晚上，當

他們期待着你的時候，你就來吧，一定有一個媳婦手拿着火把，在路上迎接你。第二個媳婦將在園子裏等候着，第三個站在馬廐前，第四個趕着狗，第五個將迎你走進廚房裏，於是第六個會引領你走進客廳裏——正像是一件結婚式，的確的！每一個人都是歡快，謙遜，而滿足，如果你在那動手和某一個人打架，上天會幫助你。那家有六個兒子總是像兵士似地機警。其中有一個真的是兵士，在貝爾戈拉德掌旗。

那兒無需雇用收穫者或任何的幫忙；他們自己可以足夠充份的手脚。犁鋤總沒有放下的時候；當肉商走來檢看豬，那馬希亞斯便非常驕傲着他的豬了。

我認識阿爾森，當他還是很年青的時候。他常坐在柏馬斯的家門前，吹着他的牧羊人的笛子！因為柏馬斯家族

有一個女兒。可是怎樣的一個婆娘啊！人們說，如果她用她的兇眼看了一個人，那人便容易被燃燒了。但是河爾森是被她的眼睛看慣了。他的左臂支在門上，他對她講：「我羞恥對父親講，我怕走進祖父身邊。就是因此我曉得你永遠不會屬於我的，我都不趕那孽作。」

安諾喀是不會害羞的。她奸滑地望着他，傾靠着大門，隱藏起她的憤怒，說：「喔，那麼你就不要講吧。我可以同着菲立普·馬利齊遲結婚。」

「你以為我肯讓你和旁人去結婚麼？誰敢黏你一黏，他的生命就不大保險了。」

安諾喀，像是腐壞了的孩子，踩着她的脚，對他兇閃着眼睛，說：「你能讓我像一個老處女似地消磨了我的生命麼？你敢這麼講！」

阿爾森不再聽她的話。走近點，他抓住她的手腕，把她拉到懷裏來。她的決心的抵抗變得更軟弱了。這男子雙臂抱住了她的胸時，她吼叫起來。如果老柏馬斯不是把她做養壞了，她不會變成這麼一個任意的女兒。其實她的父親又能怎樣呢？幾年前一場疫病取走他的旁的孩子們，所

以現在他看護着安諾喀，像一個人看護幾滴珍水一樣。

那一晚阿爾森憂鬱地回到家裏來。反常地他先走進酒倉裏，痛飲了一場，他以前從沒有這麼飲過。他轉身到院中來，坐在一塊大木頭上，天黑了好久他還留在那里，浸沈在暗夜的聲籟裏。在廚房裏，在火爐上，吐出灼紅的火舌，啞着那用鎖鍊從天花板懸掛的鐵鍋。一種新發現的火焰是燃燒在河爾森的胸裏。在周圍的黑暗裏，他辨別出人形來，狗跑過了場上，牛從草場上回來；他聽見馬廐的馬蹄聲；他看出他的哥哥奈那德從城市裏返家來。一隻母雞從桑樹裏跳出來，倦呆地望着周圍，於是又飛到另一個枝上去。這時，阿爾森坐着的木頭，已經有一疋鼠敢出來咬着了。

他覺得頭昏眼花，他的心臟跳得使他駭怕。突然他大笑起來，愚蠢地，一點理由都沒有。在他又哭又笑的當兒，他心裡起了安諾喀的朦朧的幻象。他靠着一個木桶，好像覺得他要死了一般。但那又是奇異地舒適，因為他想像着像是在安諾喀的懷抱裏，騎在奧斯托義遲的馬上。他第一次感覺到飲醉了酒的滋味。

他剛睡了不大的功夫，威林喀手拿着火把來尋找什麼東西，就看見了他。她看見他手裏拿着一個酒瓶，打了一個冷戰。更逼近來，她動動他的肩膀，說，「親愛的。」阿爾森張開了他的充血的眼。

「你是喝醉啦，我的快樂的傢伙。」

阿爾森意識到他的境況，嬉笑地回答；「醉了！」

「爲着什麼呢，我的快樂的孩子？」

「喔，因爲我要殺掉菲立普·馬利齊。」他舉起酒

瓶，拋在地上，瓶子碎了，便大笑起來。威林喀也大笑了。「菲立普怎樣對不起你了，我的親愛的？」

「他想要安諾喀。」

「那麼就讓他要她吧。」

「但是我不允許的！」他想站起身來，離開這塊地方，可是又跌回去了。威林喀開心地大笑着，問道：「什麼，親愛的；那麼你是想要她麼？」

「當然我要的。」這樣說着他迷惑起來，轉着那木桶，斷續地呻吟着：「爲什麼哥哥結婚呢？我也要結婚——自然地！」他拍着他的膝加重他的語調。威林喀又笑了，

於是說：「噢呀，我的孩子，你可以娶了她，我的親愛的，不要怕。我將去對父親說，他會告訴祖母，於是她將同着祖父辦好這件事，滿足你的心意。來吧，我扶着你進去。你現在這種樣子，交祖父看見了是不得了的。現在去睡覺吧。不要怕——我們會給你找一個女兒——就算是安諾喀也不要緊。」

「上帝有眼，我只要她！」

威林喀領着她的小叔子走進房裏去，給他蓋上被，再轉身到廚房裏來，對着旁的婦人們說出了這新聞。沒有一個人聽見這件事非常歡喜的。

「我們的家是要不得那樣女人的！」

「她是一個狐狸精。」

「不只是個狐狸精，而且是個壞東西。上帝保佑我們。」

「她是一個狡詐鬼！」

馬希亞斯·劍那地遲是一個極老的人。他的前額有一塊很老的傷疤，那是他在哈丟克·威爾支寇城堡戰爭時受下的傷。整個村子稱呼他「老爹」。他的妻早就去世了。

他的哥哥留下一個寡婦，她和他現在是這一家之主，和他分有這大家族的長老會議的責任。她的名字叫拉多義加，她在會席上是坐在祖父的右手。在祖父贊成某一件事情之前，必要取得拉多義加的同意的。例如，他會這麼問：「親愛的嫂嫂，關於買馬利齊羅的草場，你的意思如何？」
「隨你怎樣吧，弟弟，你有一個丈夫的頭腦。」

祖父的長子，布拉戈葉，阿爾森的父親，是家族議的第三席。其餘的人們是要靜聽着，尊從着。這三位長有時故意地離開了家，給孩子們一個機會盡情他們的心欲，婦人們隨心所欲地談着那麼多的廢話，男人們自由地吸着烟。但是，當這「三長老」之一，一走進房裏來，每一個人都變成靜默而紛忙的樣子。

老爹，既是一個老人，時常行為像一個孩子。有時因為極小的一點小事，他會發起脾氣來，於是他狂怒，責罵，而且在他的興奮中，誰離他最近他也不管，就可以打。可是有時，他是溫和，大量，和小孩子們一塊兒玩，給他們銅板。可是，又一點原因都沒有的，他會開始哭起來：「我孤單單地留在這世界上，像是一顆湖謝了的樹在山上。」

青年是輕浮的而老年人是嘮叨的。

在阿爾森的放肆的第二日，布拉戈露出一幅嚴重的臉色走到拉多義加的面前，說，「伯母！阿爾森，上帝饒恕我們，被柏馬斯家的那個惡魔的女兒，弄得發狂了。」

「阿爾森？是去年夏天作過少校的那一個麼？」

「就是那一個。」

「你說的是那個柏馬斯的厚臉皮的女人？」

「是的。」

「安諾喀？」

「就是她。」

「她到我們家族裏來是不好的。」

「是的，是的，我也這麼想。但是阿爾森，上帝饒恕

我們的罪惡，是非常地愛着她。威林喀告訴我他昨天晚上舉動很不好。

「怎麼？昨晚他作了什麼事？」

「請不要和老老爹講啊。」

「絕不會的。」

「威林喀告訴我他昨晚喝醉了，而且他嚇人要殺掉非

立普·馬利齊遲，因為，那傢伙正在追逐着安諾喀。」

「你說什麼？」祖母沉思了一會，於是說，「我將把這件事和老爹商量，看他的意見怎樣。」

「請不要提起昨晚的事。」

「上帝不允許我！」

拉多義加找到老爹，講了這件事；他顯然是爲着難了。沉默了一刻之後，他對着老婦人說：「親愛的嫂嫂，你曉得這事正如你說的一樣。但是我曾聽見老人家們說，打碎了一個年青人的或是不注意他們的欲望是不好的。我相信我們大家族差不多有八十口人了。」

「更多得多。」

「謝謝上帝！那麼，爲什麼安諾喀不能改善她自己，成爲我們族中之一員呢？」

「上帝祝福你的話語。」

幾天後，安諾喀對她的一個朋友說，「我知道一切的事都會如意地實現的。我是這周圍九個村子中最美麗的女兒！」她從她的外衣下面，取出一個小盒子，在盒子裏拿出一方鏡子，開始整理着她的捲曲的頭髮。

在她變成了劍那地遲家族的一員之後，她還是像往日一樣地腐敗。她總是妄自尊大而固執；要求她的事，她總是不肯作，而且總是這樣回答着：

「在我父親的家裏，我沒有這樣作過！」

「爲什麼我要替一個軍隊那麼多的人團粉團子？一塊麵包已經足夠我和我的阿爾森吃的了！」

那些婦女們不敢說什麼話。有時她們對着她們的丈夫提一提，可是誰敢把這事情告訴拉多義喀或老爹呢？

在相當的時期內，他們忍耐着，秘密着她的惡行。一切的人都替她工作，尊從着她的意志。她的行爲是有些命令式和暴君式的，使人成爲她的每一種希望的奴隸。雖然她的嫂嫂們在自己的羣中談論着批評着她，可是在老人家們或陌生人們的面前，總是替她辯護。只有上帝曉得事情像這樣子將會繼續多久，如果安諾喀在這家族裏停了六個月以上，不會使這整個的家族變成了地獄麼？她不肯幫助她們種種菜，也不肯停在家裏看護小孩子。她放肆得甚至要求比其他的婦女們穿更漂亮的衣服。可憐的阿爾森想法對她解釋說，拉多義喀和老爹是從前家族的人們買同樣的

衣料，而他又不能爲她請求特別的絲衣料。可是她的回答是，她並不是和老爹結的婚，她要馬上回到她父親的家裏去。如果她的丈夫是這麼一個草包，她父親一定會爲她買這一切她所需要的東西。阿爾森覺得她是陷在惡魔深海之間了。只好她不再用她那兇而大的眼來看他，他便會決定怎樣處理她。……

安諾喀的兇狂一天天地增長着。她發明了一切的惡作劇，來擾亂這家族的人。她會把狗趕到廚房裏，讓她們吃了鍋裏的肉。她會打開倉房裏的酒桶的栓子，讓酒流到地上。爐上的麵包如果要她看守的話，總是要燒焦了的。例如，在工作的日子，她會穿上一套假日的服裝。事情越來越壞了。婦女們簡直不能再忍受了。有一次，當安諾喀當班看守家的時候，她離開了家跑到市場上去。於是嫂嫂們祕密地集會了。

「我不明白，親愛的姊妹們，我們造了什麼冤孽，我們受這麼多的苦。」

「我也不曉得。」

「那是一種很大的懲罰，很大的不幸。」

「只有上帝能夠救助我們。」

「不，這事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

「我們和祖母講講吧，她可以同着老爹商量商量。」

「你去和她講，賽倫娜。」

「爲什麼我去呢？」

「她沒有罵你偷了她的珠環麼？」

「她沒有稱呼你的丈夫是一個野蠻的和尙麼？」

「喔，她還罵過米麗亞娜是一個討飯化子的女兒呢。」

「她還叫威林喀的孩子是一個私生子呢。」

若不是拉多義喀是這些痛苦的事件的默默的證人，那些婦女們將會把什麼事情多要講出來的。其次，阿爾森看見安諾喀撕了她的新背心跑到草樹叢裏去之後，她便決心走去和老爹講了。

阿爾森是一個沉靜的人。從童年的時候，他總是守規距的。他會不肯負着木頭到市場去，如果他沒有問明要多少價錢，我至少多少錢賣出。

阿爾森走進門來的時候，老爹正獨自坐在那里。因爲他已經那麼老，不能走到外邊去工作，於是家裏人們便讓

他在屋裏剝豆子。

阿爾森取下他的帽子，伸手要握老爹的手。老爹是非常怒惱的樣子。他動也不動，拉回他的手來，冷冷地說：

「好啦！」

「老爹，我請求你——求你原諒，……再也不能對你隱藏起這些事了，……一切都是我的罪過。我給我們的家族招來了羞辱。」

那位老人威嚴地看着他。

「老爹，不要生氣吧。」

老爹抬起了他的頭，推開了豆子碟子，仍仍是在憤怒。

「一切的事情我都曉得的。我說，你是怎麼樣的一種男人呢？你是想毀壞了我們家裏的和平和幸福麼？」

阿爾森，他是一個單純的人，知道老各什麼事情都曉得了，便響也不響地站在那里。

「親愛的老爹，我不曉得怎麼辦了。饒恕我呀！」

阿爾森又要握老爹的手，可是後者拒絕了。

「躲開這里，不要污辱了這塊地方。你是一個男人

麼？」

阿爾森，把面孔隱藏在喉肩裏幾乎是哭泣着說：

「隨你怎樣對待我和她吧。殺掉我把她趕走。上帝祝福你。但請不要對一個狗似地推開我——恩惠呀。」

老爹的鬚鬚顫抖着。

他用盡了一切的努力隱藏起他的興奮。抬起頭來，伸開他的腿，有着驚奇的自信地說：

「我的孩子，是選上她的。是我告訴你那樣作的麼？」

「我絕不會說出那種話來。只有我一個人是罪過的。」

老爹摸摸他的鬚鬚。他看着很莊嚴，而且嚴重地問：

「我應當整好這件事麼？」

「第一個是上帝，其次是你。」

「是的，但是我不曉得怎麼辦。」

拉多義加也許曾經注意到在老爹的眼的周圍的那孩子氣的狡滑的表情。

「上帝會幫助你作的，」阿爾森說。

「可是你……喔，……你不愛她麼？」

阿爾森為難住了。他聳可羞恥死了。老爹逼直地望着

他的眼睛。

「她是忘恩的。」

「我曉得，我曉得！但是我在問你，你是否還想要她？」

阿爾森沒有講話。他想要偷着跑掉，但是老爹緊緊地看守着他。

「一定是，」阿爾森說，「柏馬斯家裏太把她驕養壞了。你曉得她是她的獨生女。」

老爹不耐煩地說：

「你聽着，孩子，我在問你什麼話呢？我要知道是否你還愛着安諾喀？告訴我！」

阿爾森落低了他的頭，藏起他的面孔，拙笨地動着他的肩，害羞地說：

「我不曉得。」

「喔，你應當曉得的，我可以從你的答語來判斷，以後你可別抱怨。」

「不，我不抱怨。」

從老爹的面孔上，一個人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已經下

了決心，而且他對於他的計劃是十分地滿意。

就在當天晚上，全家的人都圍着桌上坐着，因為都是晚飯的時候了，拉多義加在其中是唯一的婦人。其餘的婦人們是在廚房裏用飯的。有兩三個婦人是在桌邊侍候着。

正是輪到安諾喀當班的日子。

另外兩個婦拿着碟子和食物走進來又走出去。安諾喀靠着房門，作着各種的臉色。

老爹極可怕地看了她一眼。所有的人都不敢講話。拉多義加覺得她全身的血液都湧上頭來。安諾喀連注意都沒有注意到！

晚餐後，每一個人都畫了十字，等着老爹的畫好十字，離開這屋裏。

但是那老人推開麵包屑，匙子、刀子及木盤子。他的頭支在手掌上，向周圍看了看，於是眼睛釘住了安諾喀。她像是置身在針上了，垂下她的胳膊，伸起她那強壯而美麗的身體，動着要離開這房間。

「等一等，我的女兒，」老人說，發出與平常不同的

明晰的聲音。

全家族都在驚異着了。

老爹用同樣的聲音繼續着說：

「女兒，我聽見說……你在我的家裏以後同着我們家裏人有點陌生。」

老爹仍然是沈靜地說：

「只要我還活仕世上，我是不容許這種事的。我的家總也不能爲我的任何兒童的監獄。我明白那些在那邊的婦人們——於是他指着廚房那方面——「對待你是不好的。她們忘記了我還是這裏的頭腦。」

安諾喀在老爹的唇上體會了那惡意的思想。恨與恐怖領有了她的心。

「她們是麻煩你的，她們要你工作，而且成爲她們的奴隸。你不是出身於平常之家。啊，絕不是的！」

他盡力露出和喜的表情，甜蜜而且溫柔。安諾喀覺着不舒服。

「我不能再容許類似這類的事。我是一個衰弱的人，忍不住見任吵鬧了。我現在……」

他的面孔變得嚴重了，他的唇顫抖着。他對着整個的家族吼叫起來：

你們都聽着，你，拉多義加，還有你，布拉戈葉，以後你們其他的人：我現在命令你們全廠人以及你們的妻子都要尊從在這里的這位婦人——指着安諾喀——「我不想要她作這家裏的任何事體，否則她那貴族的手就要弄髒了。誰要不尊從她，或是以任何的方法侮辱她，上帝棄絕之。」

他站起身了，可憐的老人，想要露出尊嚴的樣子，可是那是無情而憂鬱。

現在全部都畫了十字，站起身來，默默的走過安諾喀的身邊，小心着不敢碰到她。

一陣激怒支配人安諾喀。她跑進了廚房，勝利地大叫着：

「你們全都聽見了麼？」
就好像那些婦人不會聽見似的！

「在菩提樹下給我預備好了床。我要老爹的靠枕，拉多義加的小枕頭，布拉戈葉的木棉被；而且我要你，皮特

麗亞（她的哥哥收在監獄裏了，）拿着一根棍子，給我在樹下趕雞，終夜地看守着我。無論誰是不遵從我的命令，上帝將會懲罪他。你們沒有聽見老爹這麼說麼？」

上帝饒恕我們，人類有時是多麼滑稽的動物啊！

沒有人反抗。一種奇異的恐怖支配了全部的人。老爹的話：「上帝棄絕之！」仍然響在每一個人的耳朵裏。

阿爾森把自己藏在打禾的屋裏，低着他的頭，要想睡去，但是睡不着。睡眠不是像被窩一樣地，當你願意的時候就可以拉過來罩住你的頭。

阿諾喀任意放肆着。

但是她不能像她想得那麼容易地睡着了。她從前永沒有感到過這麼的孤獨。她的頭上，沒有了屋頂，就像一個騎馬的人失掉了繮一樣，或是像一個水平漂在大海裏。她覺得她的心臟在燃燒着了，可是沒有人安慰她。然而她仍然在倔強着。

「我命令你不要在那裏打盹。你是想要上帝的懲罰麼？」她對着皮特麗亞說。

月亮是正照在她的頭上。一切都是靜寂的。安諾喀的

心碎了，在她的心裏有某一種東西正同着她一起在熄滅。

她不能夠再像這樣子下去了，可是怎樣辦呢？她能夠同到她父親的家裏去麼——她能夠對她怎麼講呢？——

「老爹曾吩咐每一個人必要遵從我的意志。」不，她不能對父親說像這樣的話。於是，那怕人的夜也將有了它的終結，不久天要破曉了，太陽將照着一切上帝的動物。但是她，被羞辱了的人，她將怎裏辦呢？她能夠比她現在更要兇暴麼？靜靜些吧——但是怎樣靜法呢？讓步麼？不！

在她的腦裏。各種思想狂暴地跳動着，混亂交錯在一起。

她覺得非常地疲倦。情慾，愛，恨以及飢渴全消失了。她的眼簾重得像鉛塊一般，但是仍然合不上眼。她覺得那麼不幸而且孤獨，她甚至喜歡使自己消滅成虛無。但是睡眠是不受老爹的命令的，它也並不懼怕他。

安諾喀站起身來。她眼望着他坐在她的身旁的皮特麗亞的黑影。

她覺到好像她心裏的某種東西開始崩潰了。突然，而且發着極大的力量，一種基督似的憐憫的感情壓倒了她的，

她叫出聲來：

「皮特麗亞，去睡覺吧！」

皮特麗亞沒有說話，丟下棍子，想要離開去了。

「皮特麗亞」

皮特麗亞顫抖着，像是石化了似地呆在那裏。我的上帝呀，她又耍玩弄什麼新把戲呀！現在又將遇到什麼事呀？

「皮特麗亞，親愛的姊姊，原諒我呀！」

她的婦人的心柔軟了；她理解了而且融化了。

「安諾喀，我親愛的靈魂，上帝饒恕你！」

「皮特麗亞，我的姊姊……」

她牽住皮特麗亞的手，把她拉得更近些，擁抱了她；

兩個人都哭泣了。

她們哭泣得多麼甜蜜呀——像孩子似地。

一切都在靜寂着——天底下沒有一點聲息；兩個婦人擁抱着，哭泣着，彼此慰撫着。安諾喀一遍一遍地吻着她；皮特麗亞吻着她的頸，吻着的前額。月亮奇異地揚起她的眉毛。

「皮特麗亞，我的親愛的，我要死了！我去了的時候，姊姊，你替我洗身。用紫蘇蓋上我的身子。咬下一塊蘋果，於是放進我的棺材裏。你是唯一的愛我的人。」

「不要這樣說，我的小傻瓜。每一個人都愛你。」

「不，不，我曉得。沒有一個人會愛我的。」

「你怎樣曉得呢？我的親愛的，你都沒有對我們說過話。我情願自己死掉，現在都不願意聽人家說你的壞話。」

「可是老爹呢？」

「我們的老爹是一個老而和善的人。你若懺悔地走近他身邊去，你自己就會曉得了。」

「好的，我去找他……再見吧，我的親愛的，如果我是該死的話，永遠地再見了。」

皮特麗亞用手遮住她的嘴。安諾喀牽住皮特麗亞的手，繞住了她的脖子：

「如果我死掉，不要講我的壞話，皮特麗亞！現在請你去吧。」

「只要我活着便不離開你。」

「我請求你像請求上帝一樣。」

「那麼你向那兒去呢？」

「離開我吧。我現在覺得奇怪。離開我吧，願上帝祝福你。爲了你對你的孩子的愛，脫開我吧。」

皮特麗亞隱藏在房子後面，看安諾喀要向那兒去。但是夜還在支配着一切，所以皮特麗亞沒有看見走到老爹的門前去，而且坐在門欄上。

老爹也是整夜地沒有合上眼。

第一次鷄鳴了，一個新日子與一種新生活的最初的使者。直到如今安諾喀理會到這個歌是那般的美麗。

老爹坐起身來，推開被窩，畫了一個十字，繼續坐在床上，在黑暗裏，這時想互抵觸的思穿梭在他的心裏。

鷄又鳴了。

老爹起身像平日一樣地走到井邊去。

在門欄上，從清晨的薄光中，他看見了一個人形。

「你是那個呀？」

「是我呀，老爹，安諾喀，我要死掉。請你饒恕我

呀。」

老爹站住了，搖擺着，幾乎要跌倒。

「我的孩子，那樣講話是罪過的。你看我的頭髮，連羊毛都不會更白。」

安諾喀捉到他那從肩部垂下來的大衣緣，於是吻着。——我是犯了韜天的罪。我毀壞了你們的家庭的平和。看在上帝的面，饒恕我呀！」

沒有再比使一個老人哭泣是更容易的了。淚滾在他的頰上。他雙方抱住她的頭，吻了她。

「走進來。」

她隨着他走進屋裏。

「坐在那裏。」她坐在一張凳子上，老爹坐在床角上。

「剝些豆子。」

她剝了。老爹歡快地看着她。兩個人都在沉默着。一聲也不響，但仍然他們的心是在交語着。白日開始支配一切了。

「跟着我來。」

她隨着他走進馬廄裏，尊從着老爹的命令喂了馬。她是不怕馬匹的，就連布拉戈葉那匹平素踢人咬人的兇暴的

馬都不怕。

「現在到這裏來。」

他領她到了豬圈。她切了八九個冬瓜拋給豬喫。

全家的人們起身了，走出來，胆小地用眼睛跟着他們，小心着不要被他們看見。阿爾森怕得迷惑了，迷上了一顆胡桃樹，藏在樹枝裏，奇異着這不平的場景。

老爹看着好像年青了，他與其說是走竄可說是跳着。

「到井邊去。」

他們走到了。

「拉些水出來。」

安諾喀照樣作了。

「倒出些來。」

安諾喀倒了，而且老爹濺水在他的面孔和頭上。

「替我擦乾了。」

安諾喀開始小心地擦乾了他的頭。擦乾了那些濺水是容易的，但一個老人的眼睛是衰弱的，淚繼續地流在他的頰上。

老爹看見幾個人站在庭院裏。

「你們大家都走些來。爲什麼你們自己不洗一洗？你們沒有看見安諾喀正在等着你們大家倒水麼？是的，你們全部的人，倒吧，女兒，她願意作的。但是如果她要旁人對她這樣作，那就會有三個人叫罵起來。」

帶點兒胆怯的樣子，那些男女更走近了井邊。而且像是有教養的，城市中的人似地，他們每個對着安諾喀說：「謝謝你！」

阿爾森的臉閃着歡快的光。他也來到井邊，張開他的腳，彎下他的身子，伸出他的手來。

「倒吧！」

她倒了。

阿爾森是在在七層的天國上。

「你看你多會倒啊！輕輕地，我渾渾都濕了。停住，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她捲起他的袖子，同時用她的右手倒水。

「她就對了，上帝祝福你。」

皮特麗亞在周圍跑着，淚流在她的腴上，告訴這個婦人兩句話，又去問那裏。

老爹，狂歡着，走進屋裏去，打開一個木匣，拿出一串珠子，小心地放在花點的手帕裏，藏在胸裏，於是又回到井到來。

他們都洗完了。他們全都覺得像是站在聖地上，靜聽着合唱的聖歌：「主啊祝福世上的水……」如果偶然這羣中有人畫了十字，全部的人將會跪在他們膝上，而祈禱了。老爹露着發光的威嚴和驕傲看着周圍。善良的古老的人們哪！

「你們真是些好人。這裏沒有一個人給安諾喀倒水。」
所有的人都跳起來搶着匙子。

「現在太晚了。我願意我自己作了。來，我的孩子，
洗洗你自己吧！」

很難說是因為老爹的手顫抖呢，還是因為安諾喀的心臟在作戰。他用他自己的毛巾擦乾了她，而且把那串珠子掛在她的頸上。

「她獨自作了一切的事，可憐的孩子。但是我將重覆說我昨天晚上所說的話，你們每一個人都該記住：「誰若侮辱她，上帝棄絕之！」

上天下瞰着世界，而且驚異地歡喜地望着人類的事件。人類是多麼滑稽一種兩腳動物啊，他凝視着天空，絕望地張開了雙臂，用神秘的聲音叫着，祈禱，等待而且驚異着，有一種人類未曾經驗過的東西燃燒在他的胸裏；他的靈魂開展着，像聖香似地昇起來，渴望着宇宙結合……
上帝呀，事情總是如此的！

世界文學論

日·茅野蕭蕭作

張資平譯

『世界文學』一語，是在近年才頻繁地映進我們眼簾裏面來的。譬如說，『某作品有世界文學的意義，』或者說，『某作家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都是會喚起我們愛好文學的人們之注意的問題。這個『世界文學』一語及其觀念和其他多數之文學上之觀念或標語同樣，是由西歐輸入來的，固無待贅述了。據邁爾氏之(R. M. Meyer)見解，『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這個名詞實在是詩聖哥德(Wolfgang von Goethe)所創造的。但這個名詞之獲得一般廣汎的應用，由世界文學的見地加以種種的考察，並寫成所謂世界文學史等，在歐美文學界還算比較新近的事情，大概是進了二十世紀以後才開始上述的工作吧。摩爾頓氏(Richard G. Montton)之『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之出版是在1911年。巴狄爾斯氏(Adolf Bartels)之『世界

文學導論』(Einführung in die Weltliteratur)及邁爾氏之『廿世紀之世界文學』(Die Weltliteratur des 20. Jahrhunderts)都是公刊於1913年。故知關於『世界文學』一語所包含的意義，就中關於研究工作之方法，在諸學者之間未能一致之點尚多。嚴格地說，世界文學之思想尚在建設中，發達中，及修訂中；和各國之國民文學已經固定者，其間趣意實大有差別。故本篇所欲講述的，不單是一般學界之定義，更進一步欲將自己的私見也提出來和讀者大眾商榷商榷的。

構成『世界文學』的概全的成分爲『世界』和『文學』兩語。這兩名詞之由來既久，固無庸贅述了。即在此兩名詞相結合以前，牠們已經經過了很長的變化和發達的歷史。

據言語學上之研究，一般譯爲「文學」的字源是拉丁文的「Literatura」，而此「Literatura」則爲希臘文的「文法」之譯語。本來關於文字之智識，不外是讀和寫的意義。但至中世時代，由文字上之工作的意義漸次轉變爲文字本身所涵的意義了。即這個「Literatura」輸入歐洲各文化國家的國語裡面以後，遂變爲文章之事實上或學問上之全體的意思了。不過，吾人要注意的，即是在「Literatura」此字未發生之前，已經有這個名詞所包含的「文學」的概念的存在。這是誰都承認的吧。即在古代希臘人的文化裏面，亦可以認出這種「文學」的存在。我們若作更古遠的探溯，則此種概念早存在於口傳文學，即存在文字之發明及利用以前的時代了。這些關於「文學」概念之史的追溯，今暫置勿論。我們現在必須注意的是，在這個「文學」概念裏面，實有一個根本的要素，即他們意識着了在人們的日常談話中尚有一種超越於思想感情之一時的傳達以上的目的，同時也知道了爲要達到這個目的，在談話之種種方法中尚有一種共通的法則存在着。此即是當人類的言語成立的瞬間便賦與永續性的要素。以永續性賦與言語的法則，

正是所以區別尋常說話——說過了後便消失的言語——和文學的唯一的標準。僅有一時的或即時的效果之雄辯和文學之所以不同，亦是在這個要素。若欲將著名的雄辯家的演詞寫成文章，並使之具有文學的效能，那一定要加以審慎的取捨和改訂。在演說之可以用姿勢表情等補助手段以防止其語言之消失，此種補助手段的作用頗爲有力。但在作一篇文學的演詞紀錄中，則不單無需此等補助手段，並且一方面的目的是在將那時的效果，在另一方面則要求永久生命，在敘說的方法上自然大有差別。故在文學裏面務須極力避免一時的及容易消滅的語言。例如方言，職業上用語等限於極狹隘的範圍中的言語在留傳上容易失其效力，故不採用。又日常社交言語多依藉暗示的作用，而此暗示的作用又多以說話者的態度表情爲後援，故不便以原有的形態而留傳。文學語，在這樣的情勢之下，必然地表示與口語相對立的傾向。這完全是由於永續性的要求——在時間上是對永續性的要求，在空間上則向普遍性之要求，是無俟贅言的了。完全屬於一個人之自言自語，或只有對手方一個人能理解接受的言語，恐怕不能發生文學的概念

吧。要求這種言語的表現之永續性普遍性之方向，不單可以導成言語表現本身之藝術的形式構成，亦可以成立爲文學對象種類的選擇。當文學發生的初期，尙屬幼稚時代，

若不是合於周圍的人們所共通的趣味的對象，一定不能成爲文學之言語表現。故在古代，我們所有文學完全對反映民衆生活的文學，以一般民衆所共通的興趣，例如戰爭，王侯之政治及其死亡等爲材料的文學。至若由於個人的發言之日記文學則完全缺如。到後來，因個人主義的展開便產出描寫個性之特殊的體驗一類的作品。但這些作品仍然要求一般的理解。譬如無論在作者的意圖或意識中包涵有如何的意義，若容許其爲文學作品時，則在某一個意義上必然地必與多數人之生活相接觸。本來文學之發生即是多數人所共通的強烈的精神運動。藉賴特定的各個人而獲得適當的表現；並且這種精神運動和表現形式在永續的預想之下而發達的。假定無這種共通，普遍，及永續全若無準備時，則古來之一切文學都完全失掉了牠們存在的理由了。故在文學中，不論其爲古代或現代，皆由『詩素』(Poésie) 佔其首位，這是至明瞭的事實。我們平時稱爲國

文文學或世界文學的時候，最先浮到我們頭腦中來的，便是包括有敘事詩抒情詩及戲曲等種種形態的詩素，也就是由於這個理由。

在上述種種之言語表現中，若以永續性與普遍性之要求爲古今文學一貫的條件，然則使『文學』和『世界』這個概念相連結起來，是極自然而且容易的事了。因爲『世界』的涵養，若按其原來的傳統，或指有生活力之一切存在。或指地理的空間的國土山河等之自然界。文學和此兩種特性不單不會有所衝突，而且更進一步和它們相牽引結合的。其實文學所要求之普遍性，即是在世界到處的人們對於牠的理解鑑賞。達到了這個目的，文學便也算達到了牠的最高點了。也要能達到這個最高的水準，才配稱世界文學吧。

但若據文學發達史告訴我們的事實，這兩者的結合經過決不能像上述者那樣單純。自文學之發生，經過了那樣長久的年代，到哥德的時候，才看見世界文學思想之萌芽。這當然是受了人類生活諸現象之相互的交錯及其發展之種種要素作用影響的結果。不過若從另一方面觀察，世界

文學這個名詞、即在所謂國民文學的意識未明瞭以前所發達之文學狀態，在主觀上說來，亦未常不可以稱爲一種之世界文學。例如古代之希臘能產出荷馬一類的大詩人。他們雖正在開始其國民文學。但在他一方面，他們的自信心很強，在他們心目中認爲除希臘以外的其他民族，盡是野蠻民族，無能理解及創造其固有之言語文字的民族，還能再進一步產生詩歌或文學麼。故當時之希臘人深信他們的世界即能夠包括全文學的世界。此外完全無文學的世界了。但後來因爲交通之不便和智識之缺乏，他們完全沒有夢想到在東洋方面，特別在印度和中國已經盛開着美麗的文學之花。因此、他們以爲希臘的文學即是全世界的文學。故他們對於世界文學無須再多事作一種『世界文學』之新認識。降至羅馬時代，交通逐漸發達，關於世界之見聞亦漸豐富，國民的意識亦日見明瞭。但羅馬人之文學祇是接受希臘人的糟粕，完全沒有羅馬人固有的國民文學。即是說他們的文學藝術之享受者僅限於智識階級與上流社會。一般民衆不敢妄思染指。故由文學的立場說來，這個世界未免過狹，一點也不能擴展。但降至中世時代，所謂國民

文學完全匿跡消聲了。最少，在歐洲的天地是如此的。只見有一種世界文學支配全歐。在這時候歐洲諸國家雖既完全分立，但在文學上以拉丁文爲最高尙的語言，而君臨于各民族的言語之上。凡從事文學的人都要捨却本國語言而採用拉丁文。在這一點，文學已經超越了國家民族而另自形成一統一的世界。並且這時代的文學完全操于有智識之僧侶學者之手，而把民衆一般除外。故文學之創作或享受完全無須受民族或國家之牽制，而另具一自由而統一的世界。文學之所以別有天地，其最深而且最大的原因是在絕對的基督教主義。即宗教的思想感情壓抑着正在蒸蒸日上國民性的自覺，統一着全歐，而成立一統一體。在政治方面，有神聖羅馬帝國君臨于多數國家之上。同樣，在文學思想之領域內，亦由基督教以行其超國家的，超民族的統制。此種現象雖無裨益于其後之文藝的發展，但若就中世之文學，作全體的觀察，在實質上遙勝于羅馬時代。在道德上及審美上都是統一的世界，超越了國家或民族的制約，而自成爲文學之生產的母胎。故以中世時代之此種文學與近代之國民文學比較，自然是很顯著地表示着世界

文學的色彩 這是無可諱言的了。讓一步說，這種文學可以無須與同時代所產的其他國家之國民文學相對比，故幾乎完全不受國民的意識之刺激。對於國民的意識亦無所用其刺激，而能夠自然地產生出來。就這一點說，這種文學是比較自由的，同時是世界的。不過這種文學決不是我們今日所要求的世界文學，而只是與吾人所要求的世界文學有相類似之點而已。至在文學之寬度與深度兩點兩者間是有很大的差異。因為理想的世界文學是建立于統一的文明世界之全體上面的。但是前者的全體却受了很大的制限，有時候其視野未免過于狹小，——這在當時或許是由于不得已的情事——有時又過于蔑視了構成生活根抵之多數民衆的精神；並且在這裏看見的世界的統一雖說是統一，但不是經過了分裂後的統一，雖說是全體，也並非承認部分的存在之全體。故在表面雖呈相同的像貌，但其包藏着的內容則有很大的差別。在意識之複雜和深刻兩點，到底是難以之相比較的。

然則今日我們所有的，——或尙有待于今後之完成及發達——的世界文學是有如何的意義呢？爲要明確地把捉這

個真義，我們不能不上溯至『世界文學』一語之創造者哥德的時代。哥德對於此『世界文學』又作如何之解釋呢？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當作一個有系統的解釋。

哥德最初發表『世界文學』這個思想時，是 1827 年。他在這時候已經達到了七十八歲的高齡，同時也完成了他的詩的生涯之大部分。當時一般文學界都注意于巴黎大劇場法國戲院所上演的兩大戲劇，一爲都佑瓦爾 (Alexandre Dumas) 的『史劇塔斯』 (Drame Tasse)，一爲哥德本人的『Tasso』。哥德便把法國文壇對於此兩劇本之批評狀況介紹出來，將 *Journals du Commerce* 和 *Globe* 兩雜誌的論旨稍稍作詳細的報告以後，便附加着他自己的意見說：

『我並非因爲法國諸雜誌的報告喚起了我對於我本身及著述之記憶而有所表示，實在是因爲我企望着一個更高的目的，而欲趁此機會把它指示出來。我們聽見了也讀到了世界各處的人類進步，世界關係及人類關係之有更廣大的發展。此等事實在全體之上究具有如何的狀態，對於這個問題的檢討和作精密的決定，並不是我的職務。但是我

對於我的友衆所欲提出來說的，即是我深信關於『一個一般世界文學』(Eine allgemeine Weltliteratur)之創成，這種有名譽的任務，是爲我們德國國民保留着的。各國的國民都在望着我們。他們對於我們不問是稱讚或非難，效法或排斥，模倣或醜化，理解或誤解，他們的心扉或關閉；我們只要沉着地接受。因爲在我們的全體才是有最大的價值。若是，實際上，同國的人們對於我們（指德國之文藝界）也有上述的種種態度，若是同市民也不能相一致的說話。那末，在多數的國民相互間，那裏還有非一致不可的理由呢？我們在文學的意義上遜勝于其他的國民。我們如更進一步的努力，他們會愈加尊敬我們吧，縱令是無感謝的借假，或無認識的利用。

『但是道義的審美的力量也和一國民之軍事的物質的力量從內面的統一而發展一樣，是從一致而漸次發生的。不過這祇是藉時間才得成就的。我在多年之間，作參與文學的一份子，曾回顧到，觀察到德國文學，縱令說是沒有內在的矛盾或扞格，但仍然是由異種類的要素所組成。所謂德國文學只是藉同一語言的聯繫，發表才成爲一整個文

學的。但由素質，才能，思想，行爲，批判，創造等之完全不同，漸次闡明了民族內部的情態。』

由上面所引用哥德的見解，我們知道他在希望着他本人在長期間親自參加，親自觀察過來的德國國民文學之成立有更進一步而成立爲世界文學之可能，——否，其實是必然的到來。國民文學是從相異的素質，才能，思想，批判，進展至一民族一國民之統一的內部生命；同樣，各種國民文學在目前雖說是保持着不相同的性情，思想，才能，及出發點；但亦可以漸次地向着從各國民——即人類全體——所共通普遍的唯一之道義的審美的力量產生出來的『世界文學』進展。其實在哥德作成『世界文學』這個新名詞的時代，所謂文學完全受着國民的條件之限制，即在風土，人種，宗教，經濟，社會狀態，慣習，傳統等支配的國民文學。在十七世紀的法國路易十四世支配下的國民文學之思潮，不久之間，便波及到德國來了。不論在孕育了哥德出來的狂飆運動(*Sturm und Drang*)時代，或在德國的浪漫主義時代，這個思潮亦日見得勢。若對這些背景完全無理解，則不會充分地把握着哥德之所謂世界文學的

意義吧。這個世界文學實在和古代中世之例不同其趣旨。哥德之所謂世界文學是認識了在世界各處都開放着美麗燦爛的文學之花，而預想着在這些國民文學上面成立一個大統一體之世界文學的存在。

故知哥德之所謂世界文學決不是世界各地的文學——個別地在世界各地展開着的文學——之混雜的集合。若祇是綜合各國的國民文學那是無異于以色彩形狀不同的種種之花作成的一個統一而調和的花束。像這樣的多數國民文學之集合和並列，決不能構成世界文學的。我們毋寧稱之為『各國文學概觀』較為適當。所謂世界文學固然要採集這種種形狀色彩各不相同的花束，但尚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即是需要應用更高度的統一與調和的原理，使之融化成爲一片，那是說各國文學概觀是各國文學之物理的結合，至于世界文學則是各國文學之化學的融合。即構成世界文學之各種獨立的花裏面，有些花，當其代表國民文學時，是負有重大的任務，但在這個新全體裏面（即世界文學）反變爲無足輕重了；又有當其作國民文學的時候看去是無甚價值的，但在這個新全體裏面，反轉有突然的預想外的意

義，亦未可知。簡言之，所謂世界文學即是人類全體——在國民的、社會的、地理的、心理的諸點派別繁雜的全人類——的文學。在這種世界文學上之最重要的事件是對於全人類須在道義的審美的統一點上，當作其是一個人，當作其是一個有偉大的藝術的素質之個性，這才是全人類的真義。在這一點，沁姆爾氏（Georg Simmel）也明白地指摘出來了，實在包藏着人類一般之統一的生活理想。這即是說由個性進展至一典型，更擴大這個典型而描寫像浮士德那樣的象徵。猶之在自然科學方面，由各個植物的研究而推想及原生植物（*Ur-Pflanze*）之存在。簡括言之，即是由單位擴大而爲類屬。由類屬擴大而爲全體而已。哥德氏即在這個單位中認識了類屬及全體的本質與發展。他的思想方向可以說是最自然的結果。

故由哥德所唱導的世界文學的思想，在今日之論述世界文學者莫不以之爲基礎，不問他們是否知道這種思想應歸功于哥德，凡是論究世界文學的人，都是由『世界文學爲有統一有聯絡的文學』之立場而發出的。摩爾頓氏（Mo-
Eton）在他的『世界文學』的序說裏面說，『當我們研究哲

學時並非專讀在希臘文有研究興趣的人們用希臘文所寫成的哲學的著作，也不是專讀對德文有研究興趣的人們所作的德文哲學書。我們須離開這些局部的偏見，我們要認知具有一個獨立的興趣及其本身歷史之哲學的統一。我們要承認與部分的總和完全有別的全體。同樣，我們也承認歷史的統一，藝術的統一。』若做此論法，無論言語文字有如何的差異，但我們認文學為一個統一；又各國文學因用語及發生地之不同而異其面貌，以這些面貌不同的文學為成分所構成的全體的文學研究，即是世界文學。此只是以平易淺近的名稱冠之于與摩爾頓所述同樣的意義之上吧了。若僅按時代順序羅列各國國民文學于一編中，或集合各國文學史于一編中，那實在是不值得我們去費絕大的努力加以攻究的。

西洋文學概論

日本吉江喬松著
高明譯

本書以精要的五萬字，敘述西洋文學的全面目，從希臘文學一直到晚近西洋文學諸傾向。譯文曉暢，不僅從事文學者當人手一冊，即高中或大學用作教本，亦極適宜。

現代書局出版 實價五角

一個幾乎妒忌的丈夫

Forano Mulnar
林徽音 譯作

妻（般泣着）：我的感情受傷了，因為你不妒忌我。

夫：哪，來吧！我總以為女子只在她們的丈夫妒忌的時候才煩惱。

妻：不是我。你以你的冷靜與你的信任我來侮辱我。

在外面的的人看起來我將被看做一個丈夫對她太放心的女子。

夫：來吧，來吧，不要講這樣的事情了！

妻：哪，我的朋友，伊羅娜，有一次同她的丈夫坐在一個餐室中，而鄰桌上有一位先生對她笑了一笑。伊羅娜的丈夫擺起那酒杯就向那位先生飛過去。

夫：好呀！

妻：伊羅娜的丈夫不是一個丈夫！再舉一個例！我的朋友，愛麗薩。有一天一個男子在街上走上去對她說：

「太太，許我介紹我自己。」愛麗薩把這樁事情告了她的

丈夫，他立刻去找出了那個男子而打得他直到那位先生很急迫地請求他停手才止。是的，真正！這些才是丈夫！

累耐，我的又一個朋友，是不能單獨離開她的家的，因為她的丈夫不許她這樣做。我還有一個朋友，曼西，訴說着她的丈夫看她所有的信。這些才是丈夫！可是你是什麼？你是什麼都不管！

夫：你怎能那樣說？

妻：你的行為使我這樣猜想的。

夫：為什麼？

妻：因為你從來一些事情都沒有責罵過我你也從來沒有為了我的緣故打過任何男子。

夫：好，完了吧！

妻：現在你要馬虎了。

夫：決不。我只是要坦白。可是第一件，回答我這個

問題：你是誰？

妻：一個女子。你的太太。

夫：你還有什麼別的職業？

妻：我是一個戲子。

夫：對。所以——

妻（間斷着）：現在你要說一個戲子的丈夫不能妒忌

他的太太。

夫：我不要那樣說。

妻：那末說什麼？

夫：我只是要說我該很喜歡熱情地妒忌你，甚至比你

的朋友們——愛麗薩，伊羅娜，和崙耐——的丈夫更妒

忌，可是——

妻：可是？

夫：可是我不能。

妻：爲什麼你不能？

夫：第一，因爲我沒有妒忌的權利。第二，因爲我沒

有妒忌的時間。

妻：我不明白。

夫：我只要稍對你說說你昨天所在做的事情你就會馬

上完全明白了。

妻：我真想聽。

夫：好，那末。你在早上八點鐘醒來。我聽見你起了

身，我要到你的房間去。可是一開門我就不得不跳了回

來。你驚呼着。我看到了什麼？你躺在床上，衣服穿得很

少——而一位穿黑衣服的男子站在你的床邊——伊羅娜的

丈夫馬上會用鎗打死了那穿黑衣服的男子。我不能那樣

做，因爲我領會那位先生是我們的家庭醫生，他是在給你

查驗。而且在他走的時候，我還得給他錢——付他的賬。

妻：說下去！

夫：在，半點鐘以後，我第二次想去看看你的時候，你

的房間裏又有了別一個男子。在我開門的時候，他跪在你

的前面，握你的腳在他的手中，並用他最高的聲音叫道：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小巧而美麗的腳。——愛麗薩的

丈夫一定會用他的手杖打倒了他。我不能那樣做，因爲那

個男子是你的鞋匠，他來量你的腳的尺寸。在他走的時候，我也只能給他錢，這樣多的錢，實在，差不多使我的眼睛出眼淚。

妻：說下去！

夫：十點鐘，我到溜冰場去。我看見你給一個陌生人緊緊地抱着。在我將用我的溜冰鞋搗碎他的頭的時候，我聽得他是你的溜冰教師。我必得也用一個很好看的數目來酬報他的努力。

妻：還有……

夫：十一點半，我把你忘記在家裏的手表送到戲院去給你。院子是又暗又沒有人。你站在舞台上，而一個很好看的年輕先生抱你在他的兩臂中。他是在用吻窒息着你，並用熱戀的聲音說：『我崇拜你，阿台耳干達；我要吻你，直到我們之間的一個悶死為止。』……看到了這，愛麗薩的丈夫會去拿了他的手鎗。可是我知道那真寔。我知道這樁事情只是你的新的歌劇的一個排演，而我快活我走開須給什麼錢給這個很好看的年輕男子。

妻：還有……！

夫：我蹣跚地走出了戲院，頭昏目眩的。我所碰到的第一個人關照我那排演已完畢，而可在你的更衣室中找到你。我趕到那里，沒有敲敲就開了門。你站在房間的中央，而又一個陌生年輕男子在很緊地抱着你。在我進去的時候，那男子對你說：『別怕！只是緊貼着我，緊些，還要緊；緊得看起來彷彿我們聯了起來似地。你忠心地隨着他的指導，然後你們兩家頭開始很慢地走着。既然我是一個人世間受高等教育的人，代以立刻殺死這個男子，我只是得知，最最滿足地，他是歌舞教師，在教你那新的歌劇的舞蹈。』

妻：說下去！

夫：三點鐘，我到卡羅林太太的鋪子裏去看你，在那里試穿幾件新衣服。在我謙卑地透出了我的願望，就是，既然是你的合法地結了婚的丈夫，我該樂於被許走進那你的新衣所在那里被剪裁的房間的時候，卡羅林太太的職員幾乎侮辱了我。在，過了一個相當的時間，門開了，你顯赫地走出來的時候，我看到你是被卡羅林太太的裁縫跟着，他緊貼着你的臂膀。在我將謀殺卡羅林太太的副手

的時候，他旋向我笑着說：『爲你的太太打衣服樣是很歡喜的，因爲就是密羅愛神也不會有比她更美的身材。』我相信無須再說就明白，這句話，代以終結於謀殺，使我又付出了一筆碩大的數目的錢。

妻：說下去！

夫：記得你從卡羅林太太那里到耶拿西醫生那里去受所謂傳熱治療。那位我早上忽視了謀殺（可是供給了錢）的醫生爲你開出了這個方子。傳熱治療是什麼？這是使你衣服脫到腰部而用輻射熱的器械使你屈曲着。我並未看到這種治療定在怎樣施用，所以我沒有殺死那寔行它的人的理由。我並未遇見這第二位醫生，直到晚上，在俱樂部中，而就在那時他告訴我你去了他的辦公室。哪，我講到那傳熱治療，我深信我昨晚所採用的正當手續會是舉起一張皮安樂椅而用它搗碎耶拿西醫生的頭。可是，是一個文明人，我坐下來同他打牌，而，不意地——我失去了一筆鉅款。

妻：還有……

夫：大約十一點鐘，照我的習慣，我到戲院去接你回

家。我到得稍早些，表演還沒有完。所以我在院子中坐了下來。我看到了什麼？一個男子向你走去而講着下面的話：『你是屬於我的——並不屬於衣西杜！』他便擁抱你，並在嘴唇上吻你幾次。要是我有一支手鎗，我會攫取了它而對準那脚色放了的。可是我的思念給現象的雷似的一陣鼓掌所間斷了。我覺得我要使自己同一個這樣一致的公衆的意見反抗無論如何是很不聰明的。鼓掌一息，你就從推開了那吻了你的的人，並驚呼道：『你只是我的一個瞬息的，浮表的幻想！我的真的愛屬於衣西杜！』而在那個男子，那在一分鐘以前吻過你的嘴唇的，悲哀地走開的時候，你奔向衣西杜，那從又一扇門進來的，而吻遍了他的面孔。鼓掌像以前兩倍那麼響，而表演就完了。

妻：說下去！

夫：我不再說了。這是你的一天的歷史，早上八點鐘開始而晚上十一點鐘終結。我恭敬地問你：即使我有什麼妒忌你的權利，我什麼時候有什麼時間來妒忌？要是我準確地講，我必得說你過你的整大於或者吻或者擁抱陌生的男子，或者向陌生的男子的凝視無恥地顯露你自己。可是

不管這一切，告訴我：昨天我什麼時候有什麼時間能妒忌你？什麼時候我能上演一場妒忌的戲而不冒開始又一場戲的險，在我已結束那第一場的以前？

妻：所以？

夫：所以我必得等，直等到我不但有權利，而且有時間，在烏賽羅的一幕中來顯現在你的面前。

妻：你想那會在什麼時候？

夫：在你停止做一個戲子而只做一個人世間美麗的女子的時候。

妻：那就是說：在我老了的時候。

夫：一些也不錯。

妻：你肯應許我到那時候你要妒忌我？

夫：我肯。可是——

妻：可是？

夫：可是我怕我不能履行我的應許。

一九三四，三，二六譯

流浪少女的日記

作者

吳似鴻

內容

流浪少女的日記·毛姑

娘·還鄉記·羅娜

裝幀

三十二開本·一百九十

二頁·上等紙印刷

定價

六角五分

現代書局出版

在國外

朱 湘

旭初兄：一班人都以為我的詩受西方影響很大，關於這一點，我上次寫那封信答覆你說，我是個嫡生的中國詩人時候，已經間接洗清無根之談了。外來思想並非不能融為己有——有時還極當融為己有。王維受佛教影響，但他的詩並非中譯的印度詩，這只要拏他來同塔戈爾一比證，便可看出。就是李白集古詩大成的人，也未嘗沒有融化一點佛教的顏料。李天才更高於王，所以他融化外來思想時，更加澈底，毫不顯露。我們只須拏「暮從碧山下」一詩來同王的山居各詩一對證，便會恍然。

如今我國文化第二次與外來文化相交接，我們生的這時代，實在是內蘊極富的時代，我以前給元度的信中舉出當今較好的幾個作詩者，裏面闡入了徐志摩，我現在想來十分後悔，聞一多有他的「玄思」，劉夢葦有他的「

歌」，汪靜之有他的「手」，郭沫若有他的「黑色牡丹」，但是徐志摩有什麼？把他列入，那就實在對不起你，程鶴西、康百情，劉半農以及一些別人了。所以我趁此趕緊把前言收回。

當今詩所以這樣壞時，並不必悲觀。我國現在並不像美國這樣教育普及，詩之銷路不廣是當然的。從前我相信詩人應當靠詩吃飯，這在中國一時還不能實行。如今想作詩，只有自鼓勇氣，再靠朋友的鼓勵。天才是在任何情況下，皆可產生的，不過在量一方面要少一點吧了。

旭初兄：這件事情，我本毫不介懷，也請你不必注意。大家都說我脾氣不好，其實那是片面之談。我從前和鄭××先生決裂，後來又同聞××先生不和，並非無因。至于對

胡適之先生徐志摩先生迎頭痛擊，那是爲一班文人吐氣。

我對於你前後一番盛意，一直是感念得很。就是有地方，你心有餘而力不足，我也是照樣心領幫忙，只講心上，本不在乎事實。我對你只有謝意可言，豈有分毫的他念。如其有，那我真可教作不懂交情了。所以我希望你不必把此事介懷。並且退一步說，這個還可算作「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因爲我久有意回國後自己開書店，那時我對開明代我用的書，應當如何辦法，我還實在猶豫不定。如今這樣一來，這終難使根在不存花了。「草莽集」與「華集」自然這年內任他們去印。

我如今很想在文字方面多下一番苦工。我想在已經學習的希臘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外，加學俄文，意大利文，梵文，波斯文，亞刺伯文。能作到那一種出地，如今也不敢講，不過我覺得要這樣一番工夫，才不辜負來西方一趟。這樣算來，我在外國還要住四年，不能早日與你和露村見面，也無法可想。從現在起，課務比從前忙得多，不能像以前那樣隔兩天就寫一封信，還要請你不必記掛。

旭初兄：信並文周五期收到。談荷花一信，是朋友間私談，所以那幾個小地方舉了出來。「杏眼人」一名詞，我還是頭次聽見；在英文詩裏「五月」是春的代名詞，正如在舊詩中「二三月」是春天的代名詞一樣。馮至的名字，我一直忘記提到、現在補進新詩作者，我不敢講都知道，（那康白情、劉半農、程鶴西的單子）不過我作文品評過的各人，我對他們的作品，發表過什麼言語，我都負責。我有這麼一句申明，是怕讀者見我只論及這些人，便以爲此外便沒有別個了。新詩選之不可出，這也是個原故。王以仁自殺事同劉夢葦的病死也有點像：劉也是失戀。劉肺病是起于認識女子前還是後，這很值得研究。這兩件案子，我覺得都不能推到女子身上；劉王寔在是一種爲荒謬學說的犧牲。即使承認戀愛是人生的最大事，也不限定要結婚，他們兩個把結婚看得這般重大，還是舊思想在內作怪，戀愛其實不過是人生當中一種有力的工具；那麼工作是什麼呢？最玩世的人說是生後嗣。其實呢，這工作是人類的進化。文人不單靠戀愛爲工具，戀愛並且成了他或她

的一種材料；所以文人最好不要結婚。中國現在謀生既難，結婚又是一世的合同，文人更不可結婚。

中國社交簡直可以說是沒有，男女連見面的時候都少，更不用說選擇了。我相信王以仁如能多認識些女朋友，這悲劇一定不會發生。社交沒有，便有手淫，同性愛，娼妓等不自然的事情代之而起；或者斲喪民性，或者傳播性病。這方面，如若沒有大改變，中華民族的前途便不堪過問了。

我對於中國的女子也有一種勸告，這世界並非男子的世界，她們自己也佔有一半。什麼事都得男女合作才得能夠成功。她們不要看了以前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後來差一點丈夫要討妾的事情害怕。只要她有一種正當職業謀生，就是當爐也好，那時候丈夫要討女妾，她也可以討男妾；更澈底一點，就是離婚。以卓文君的才貌，還怕嫁不到比那癡病鬼一般害消渴疾的司馬相如更好的丈夫嗎？不過有一樣，弄俏是女子的天性，正如求愛是男子的天性，這是雙方都應記得很清楚的。愛這個東西並無神聖可言，牠不過是人生的必需，正如吃飯睡覺一樣。孟軻就講過

「食色性也」。世界上決不可有什麼神聖的東西存在。孔丘的倫理哲學，西方的宗教，都是一神聖，便糟糕了。我們中國古代並不會講過什麼戀愛神聖，夫妻一倫不過重傳後。這個什麼戀愛神聖完全是英、十九世紀中維多利亞朝的特產。他們在藝術之宮中閉着眼睛在那裏講戀愛神聖，他們的兵士却在世界上作着強盜野獸。

戀愛雖沒有什麼神聖不神聖可言，牠却自有牠的規律，好像吃飯睡覺一樣。吃飯有兩個目的：一個因為餓，一個因為吃飯了好作事。戀愛也有兩個目的：一個因為人性需要發洩，一個因為戀愛之後更好作起事來更上勁。這種目的能作到一個中庸的地位，便是善，否則便是惡。吃飯吃過止餓的田地，以致脹肚子害着病，作不了事，那就是惡，叫饕餮。不過這餓字要解釋一下。樹皮黃土不也可以止餓麼？何以便趕不上飯菜呢？再進一步說，何以人也不可單吃米麥，或蔬菜，或肉食呢？可見這個止餓，並不只是填肚子的解釋，牠是止食官中各種的饑餓。怎麼便叫止呢？好飯好菜誰不想多吃，誠然人的飯量不同，有大有小。蟬聽說只要餐風飲露，那自然是不確；不過牠的食量總不

及獅。人當中也有能吃二十碗飯的，也有只能吃一碗的。但是上館子時候，過年時候，何以飯量便大起來了呢？假設有一個人，只有一碗飯一碗菜的量，但他一定要吃一碗飯，兩碗菜，甚至三碗菜。他說他有這個量，這又有什麼法子能證明他不對呢？作事，作事便是唯一的方法。食過其量的人不是不能作事，就是作事的速率減過其常。

旭初兄：信收到。關於叢書事，不能進行，我前幾天寫了封信同你談，想已收到。文人生活實在是說不出的艱難。像你那般勤快，譯筆在現在又是頭幾個人中佔有位置的，都不得意到這種田地。劉夢葦作詩作死了。文壇上不僅為貧窮，並為不公道所盤踞；但回頭一想，你還算不幸中之大幸：我們生計上至少不愁了，比起一般永久憂患于貧乏，潦倒中的同行，至少是幸福得多了。我回國以後，打算糾合朋友們開一「作者書店」。用自備資本，不用外來的，因投資者目的都在賺錢。這書店的兩個最大方針是：（一）大部份贏餘擊進作者手中，（二）小部份賠補銷得不暢的書，如詩集，學理書等。這筆資本最難籌。我們來美

國的幾個，在月費中省儉些，四年以後，兩千圓之數大概可以籌得到。擊這個作基本，再經過三五年的奮鬥，我相信這條唯一的文人活路，總該可以打通了。經過了這七年艱苦的草創期，這書店我相信一定能一年興盛一年；因為牠立基在堅固的盤石上。新文學的讀者從前就聽說過大半是中學生，如今有人來信所說兩層，我更相信。或者是因為中國政治清明一些了，所以我對文學也抱起樂觀來。盼候着讀者在程度上提高，在數目上增加。

我在中年開始作文化詩的決心，現在更加堅固。暑假中決計開始讀希臘文，秋天起習意大利文，一二年後習梵文，這都是為了研究這三國在此方面所有的傑作。

景深兄：上月十七日信收到。草莽集想必這兩天也就可以接到。這本詩終於出來了。在現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想必已有許多人在那裏對牠流淚太息，對牠捧腹拊掌，自然也有許多人看了牠莫明其妙，不知所云。我如今忙着譯詩，尤其從我國詩歌譯成英詩的這種工作，牠需要充分的準備佔去了很多的時間。決定三年後將我國詩歌介紹進英

文壇以後，即行回國。繼續我創作上的工作。我的三星集，已經寄給唐仲明書封而去了，想必年底可以寄到上海。又由你轉給徐霞村的一包稿子，是我同柳無忌的稿子，預備印那不定期的書形刊物的。如果霞村尚不會到滬，望你代為收下，

霞村如到了上海，一切瑣事自然可以託他閑暇時代勞，萬一他還留戀在巴黎，那時當再轉託你。寄給霞村的包子內，有在此譯的 Tiger Tiger 自己還滿意。三星集中 *King of the Kings*，最賣力氣。關於我的華譯，國內有何評文，均望用我的稿費，代為搜得。還有新詩的書物，也望你暇時代為留意點，用我的稿費代買。霞村在滬，自然比你閑的多多，這些事情交給他辦好了。不過你的消息比他靈通，務必請你常時代為留神。

旭初兄：後天寄上三星集。創作的快樂有兩個：創作時的，創作後的，創作時好像探險一般，常時看見意想不到的佳境，湧呈于心目之前。創作後好像母親對着生兒凝視，詳細估量他四肢的調和，膚色的紅潤，日光的閃動，聲音的圓轉。這一種的快樂，我在圈點三星集時，又一度品嘗

了。還有那充滿詩意的封面：星作燈籠，懸在舟中，在天河盪漾，地上有美神，一隻腿已經步下象基了，她的頭轉了過去，看那些玄妙的燈光。腿下故意不畫全，以與斷臂相勻稱。再想到我添女兒的妻，因此書能得到一筆錢去僱奶媽，愉快是有加而無減的。

旭初兄：十月廿五日信收到。我所以不能多投稿文學週報之故，你應該曉得。我很希望你的文學趣味能夠出版，好給我一個機會全力帮你忙。刊物何不擴大範圍，作一普通文學性質的雜誌，稿件我相信我們這幾個人儘夠了，索性不收外來稿子，並非辦不到。你決定辦時，可以立即告訴我，我好立刻寫稿件給你，詩，譯詩，散文，評論這裏存着不少，儘夠用好久。我一直是為人作着嫁衣，就是以前辦新文，也光是空谷聽自家的足音，太冷靜了。

這次你能辦一月刊，一定可以十分親密熱鬧，有如家人團聚一般。復旦文學月刊過去成績何如？要是好，我們就把牠發展也未嘗不可。如其那樣，你的刊物縮小範圍也好，或者更加擴大，作成一個更好的新青年。無論如何，

我全力帮你就是。

我越在外國住得久，越愛祖國，我不是愛的羣衆，我愛的是新中國的英豪，以及古代的聖賢豪傑。文學本是個人的事業，不過獨行踽踽，有時不免喪氣。那時候聽到遠方同伴的呼聲，勇氣又可振作起來。旭初兄，千萬不要失望，你翻譯西方文學全集，令人能因之窺見西方文學創作方法的真相，同時努力創造一種純是中文語氣的譯筆。這兩種貢獻雖不爲社會所公認，明眼人總得出的。什麼地方的社會不勢利，中國被人人看不起，也不過像是客人受客人鄙蔑一樣罷了。

我明年秋去哈佛或紐約，決定開始翻譯中國文學。滿中國不是我的讐人，就是翻醋缸的，要是我能成功，那生活就不愁了。生活不愁之時，便儘可向社會挑戰。不，簡直不必挑戰，那時候社會自己就會來向你搖尾了。在紐約，我又想不譯古詩，却自己作史事詩，如韓信，文天祥，孔子各詩，作成後，翻成英文，兩種稿子同時付印，不知究竟如何，明年秋天總可決定。

旭初兄：文學周報不由你辦了，這原故，我也很明白，我如今成了古今奇觀中的鈍秀才。凡是親近我的人，都要遭殃，我有什麼給你們呢？沒有什麼，除去一點很空虛的東西。爲你安全起見，我想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我們從此不要教敵人從紙張上看出我們兩個彼此的交情。

近來作了一首英文詩，覺得很滿意，寫給你看：

The twilight of the gods

Hath come, hath gone; then down

A new lay on the world—

The Law, the Etern I Law

That brings forth golden suns

From on the womb of night

And clouds, and holds the stars

In their harmonious course,

Doth also O'er this world

Of s'awd-ws reign supreme.

From out the darkness, lo!

The beacon of Love flames forth,
Falling its slight a'nd all
And everywhere; and man,
Governed by the same power
That drives to flowers the bee
And planets round a sun,
Is one with it, and melts
Into Eternity

'Tis true the suns will vanish
One day, and with them the Laws
But what do the ephemerae
Of autumn or winter know
Whose span of life but measures
A day in spring? Enough
For them to have seen the light
And under the warm sun
Have lived. Other suns shall rise,

And with them other beings;
They too shall have their Law,
As we have ours.

Them, Love,
Be light to me, and warmth,
And all that men hold dear
And noble, that one day
When elemental change
Claim mine ask for his own
I may fly forth content,
Still thinking of the light
That hath enkindled me,
The crackling laughter I
Have had once the bright flame,
And the warmth I have shed
On shivering wayfarers,
Whose journey will but end
With death, death the Great Unknown.

當代文豪

蕭作霖

睜開眼睛，滿房子的陽光，全是快樂啦。恐怕九點都過了，鬧鐘爲什麼沒鬧，「咱追咱追」的却又沒有停。轉過頭去看，怎麼過了十二點啦。那不是又不能寫文章。

一層憂鬱襲上來，李文又把頭埋了下去。

可是睡不着。

皮包裹沒有錢啦，一個錢也沒有，這可怎麼辦！

昨天晚上不該又去跳舞，六隻洋金花光，今天又過去了一個上午，不寫文章那來的錢，下半年萍約好來同去看『姊妹花』的，說是『姊妹花』好得很，晚上當然又得去跳舞，不跳舞怎麼過，并且難道自己不陪萍去跳，還讓萍去陪別人跳？

翻來覆去的睡不着，還是起來再說。

起來可也不好辦，冷水洗過臉，喝點冷開水，煙捲也

沒有了，只好坐着。

還是寫文章，一點鐘寫一千三四百字至少，現在一半，寫到四點半，總寫得成四五千，每千字三元，也有十五元，賣不成問題，昨天還有人來要，自己送去，當面錢稿兩交，回來還早。

提起筆來就寫。

可是沒有題材，好像什麼都寫完了。

筆尖在紙上劃了許多圈子，要圈子能夠賣錢就好啦。實去想抽煙，不抽煙，所以寫不出文章，這就難怪，趕快找銅板，枕頭下找出五個銅板，原來昨夜冰頸子的就是他們。

李文就吹着口哨下樓去了。

一回兒，嘴裏含着一枝煙捲，手上拿着兩枝回來啦。

坐上原位，放下那兩枝，將右手夾着含在嘴裏的煙捲拚命的吸了一口，噴出一大口濃厚的煙霧，煙捲兒給左手夾着，右手拿起筆來。

這會兒文章來了，先寫文章，再派題目就是。

可是得想想寫什麼文章。

想不出。

煙捲抽到第三枝，突然記起昨天答應過房東今天下午三點鐘交房租的，現在兩點四十分了，這得馬上出去，順便也到馬路上去找找題材，抓了帽子就走，一面下樓梯一面整整領帶。

不幸得很，走到廚房門口碰着房東太太攔住去路。

「李先生，早，該三點鐘啦。」房東太太臉太肥，笑也不像笑。

「啊嘩」李文連忙打個呵欠。「昨夜睡遲了，現在得出去拿錢去。」

「那末哈辰光回來呢？」

「到郵政局沒多遠，馬上回來的。」

總算過了一關，就真的打了個呵欠。

馬路上人同昨天一樣多，車輛也同昨天一樣擠，不過昨天老李出門一跳就跳上電車，今天可不敢。

在車上的人看着走路的人討厭，原來走路的人看着車輛橫衝直撞也討厭，老李現在就討厭那些塞滿一街給紅燈阻住了的汽車電車，想過去也過去不得。

怎麼到了南京路，老李陡然覺得還沒吃一點東西，肚子餓得很，腳也再沒力氣走了，這時候只有上館子吃東西是最好的休息。

到新雅去，這時候總有朋友在吃東西的。就上了新雅的樓梯。

大概「日將」不大利，所有的座位上全沒熟朋友啦，可是不好走出去，坐下來吃吃茶再說，總會有人來的。

伙計來問要什麼茶。

——紅茶，方糖，來包煙。

索性來包煙，左右坐下來了。

不過茶煙現在到不大在乎，主要的是想吃東西，四圍都是點心的香味。

空着肚皮抽了兩枝煙捲，有點覺得飄飄然。

老張來了，這來得湊巧，老李連忙站起來指着對面的坐位，隨即遞了枝煙捲過去，比平常坐着不動客氣得多。

老張不說話，只抽煙。

只怕老張也是來碰朋友的：

「你今天什麼時候起來的？」試試老張。

「剛剛，你呢？」老張有點滑頭樣。

「也剛剛。」

「那末你也還沒吃飯，來這兒吃點心的？」

「同你一樣。」

「那又不要點心——伙計！」老張抬起眼睛找伙計。

老李又喜歡，又有點慌，不過管他，再說。

老張報了一大批點心。

有了希望，兩人都笑。

點心沒來，却來了客，一位歌德老謝，一位拜倫老

劉，兩位詩人。不過也寫小說的。老李這邊加上一位，老

張那邊加上一位，大家也沒讓坐。

老張又要了一批點心。

老李這才心安，斷定是老張請客。

——伙計，再來包煙。

老李胆大了，補上一句。

——快點。

老張又下個命令。

四個都笑迷迷地開起座談會來。

主要的是談各人的作品，各人自己吹得很那個，大家又互相讚揚一番，便大家都覺得不凡起來。

——中國真沒有人才。

老李感嘆地說。意思有點「微諸君其誰與歸」的氣概。

大家也就感嘆一番。

點心來了。

這回兒可誰也沒工夫說話了。

剛吃完又來了一位希特列老周，加入在老李這一邊，

摸一枝煙捲。

希特列老周是個戰爭文學論者。

——怎麼，我剛來，你們的軍縮會議就閉了幕！

希特列說，

——不要急，還有。

老張摸摸嘴巴。

老李剛想要起來去小便，點心却又來了。

可是五個人都沒大吃飽，大家也只好裝做夠了的模樣，老李也就放心站起來去小便。

走去，小便，停停，再回來，這麼着也許老張就會過了賬。

老李還不敢相信真的是老張請客，不過老謝老劉老周他們總會有人有錢的。

老李過許久才走回來，老謝正在說：

——二次大戰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到時候作漢奸也還不是一樣地可以生活，這什麼希奇。

大概希特列又在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戰了。

希特列只「哼」了一聲。

——不要談這些無聊的話，看我們今晚怎麼過吧？

老張岔開話頭。

老李坐下就接着說：

——我看還是到大滬去混一夜，不然到揚子去也好，散舞就開個房間談談天。

——誰請客？

老張看了四個人一眼。

四個人也都看了其餘四個人一眼。

——誰有錢誰請客。

——誰有錢？

——你有錢！

——你有錢！

——老張有錢！

——老李有錢！

推來讓去，原來大家都沒有。

這可怎麼辦！

「我怕你請客，叫這樣多東西！」老李責問老張。

「你先來，我想你一定有錢，不然你來幹麼？」老張

紅着臉說。

「我要不來，還不是你先來，你又來幹麼！」

其餘三個人都笑起來。

誰都知道自己是怎麼着來的。

五個人都想先走，却又不好意思站起來。

老謝去摸煙捲，兩包都早空了。

大家都給一個不負責任的責任壓着。無可奈何地挨着。

老張突然想出了一個辦法。

——你們在這兒坐坐，我出去想辦法。

他戴起帽子走了。

老謝去找老張走了，老劉去找老謝走了，老周是回去拿錢，剩下老李。

這怎麼辦？

老李慢慢地踱下階梯也走了，剩下他的呢帽和大衣。

但是這到那裏去？電燈都亮起來了。

回去再說，也許萍在等啦。

兩手插去褲袋裏，不大冷也不大熱，身上有點冷，春天的傍晚，天氣大那個。

老李心裏罵老張，真不要臉！

一路電車叮噠噠地駛來停在面前，那麼一撇，老陳在頭等間裡坐得那麼端端正正的，大概他有錢。

老李一跳就跳上車，昨天的姿勢。

——老陳！

——唉，老李。

——你到那裏去？

——北四川路，你？怎麼大衣也不穿。

——你不要說了，真倒霉，明天再告訴你，你先借我

十隻洋，明天準還你。

——怎麼回事？你告訴我。

——說了明天告訴你，我的皮包也丟了，裏面有四十

張鈔票啦。

——你真是太隨便了，不要這十隻洋又掉了呢。

這麼着，李文可又關了，剛剛電車停，就匆匆地跳下

去，向老陳搖搖手，走回來時的路。

——第一得去拿回帽子大衣。

老張他奶奶的個混蛋東西！

然後得回去等萍一道去看「姊妹花」，「姊妹花」有

什麼好看，還不是兩個女人愛一個有錢的人什麼的。

不過回家可不成，還了房租還看什麼戲，還要吃飯，

還要跳舞啦。

掉轉頭到萍學校裏去。

好像錢還不夠？

一共十塊錢，新雅二元七角八分，連小賬去了三塊，還剩七塊，吃飯化三隻洋，跳舞花四隻洋，夠。明天，明天末，一早起來寫稿子，不成問題。

只怕萍不在家？

可不是不在家，昨夜還沒回來啦。

老李不由得就抓抓頭髮？罵了一句什麼的可沒罵出口，心裏就恨起女人來。

也好，寫小說可有題材了。

只怕萍到自己那裏去了，就冤枉了她，并且她說過她的姑母這幾天要來，也許來了啦。

一氣就走向蒲柏路。

沒有客來。

房東太太來要錢，順便告訴他。

這不傷腦筋！

先付你四塊錢，過兩天就全付清。

的，的，的，四塊現洋。

房東太太嘆口氣，沒說話。

也只差得你兩個月，希奇得很？該殺的剝削階級，媽的這些寄生蟲，不該殺。

李文打算真的罵出來，到底怕房東叫巡捕來趕了出去，只好不出口，不由得就在棹上打了一拳，墨水瓶鋼筆鉛筆什麼的就一齊那麼一跳。

還是出去再說，有三塊錢跳舞還是夠的，大不了少跳幾回，再不然也許有熟朋友，就坐到他們桌上，三塊錢全買舞票，有舞女，什麼萍不萍的。

媽的，女人，什麼東西！

文學家可不講究什麼那個的，文學家對自己也不負責啦，不然還算得個什麼文學家。只有傻瓜才給生活壓迫，文學家可不給生活壓迫。女人那更算不得什麼，文學家誰同女人去比，那真不是糟場？萍那樣的女人可更他媽的，老同男人開玩笑，沒有靈魂的東西！文學家祇有自己的世界是大得無邊的，現實的世界簡直與文學家毫無關係。

只有這大都會的靈魂，神秘而偉大的夜，是電的流，是人的流，是一切的流，流得無邊際，這才是文學家的世

界，多麼值得禮讚啊。

李文就叻哇叻拉的唱着禮讚起來，禮呀讚的又到了南京路。

恥——事——

一輛怪光亮的汽車在老李身邊擦過去。

裏面那個女人不是萍是誰，他媽媽的！還有一個男人。坐得那麼近。

咳，真的女人！

叻哇叻啦的就又唱起來，老李可愛鬱啦。

憂鬱憂鬱的就到了××跳舞廳。

稀稀落落的還沒幾個人，音樂也不大起勁，老李坐上右邊角落上一張棹子，像坐在沙漠裏，可全沒看見聽見什麼的。

一個白影子走過來。

咖啡，Castis，啤酒。

刺激一番，媽的

抬頭却不見了那個白影子，一個穿白綢長中衣的外國女人飄飄地飄到那邊去了。

——媽的，——喂！

來了個白衣侍役，懶懶地。

——咖啡，Castis，啤酒。

去了，懶懶地。

媽的，這不景氣！

抽了三枝煙捲兒，煙霧中人就多起來，音樂也響得多了。

電燈一換，浮上了淡紅色的霧，嗤——

他們在跳舞啦。

李文也就匆忙地丟了煙頭子，走到不知道那一個女人面前，兩隻手準備着抱她。

女人却不站起來。

——先生，我並不同你認識哩。

——呵！

李文紅了臉，這不是舞女，有男人陪着的，不是大家的哩。

嘩嘩的他們在笑，周圍附近棹子邊的人都笑起來，笑呀笑的那個女人的臉也給笑紅了。

李文剛剛找着一個舞女搭好姿勢，沒到第二步，電燈

一換，音樂就停了啦。

這就算一張舞票，他奶奶！

煙捲還沒抽半枝，電燈又換了，嗤——

這回得跳個不吃虧。

那個舞女站起來等他。

——噯叫啥名字？

——鬱金。

——憂鬱的鬱嗎？

——是格。

——哈體要叫憂鬱的鬱呢？

——兩個苦笑的一撇。

——沒得話說啦。

——哈囉！

——像個肥皂泡子飛過來。

——哈囉。

——飛過去。

——老陶啦。

電燈一亮，老陶走過來。

——一個人嗎？

——噯。

——萍呢？

——一口煙在老陶頭上噴過去。

——她沒來嗎？

——不知道。

——又鬧了整扭嗎？

——唔。

——戀愛得忍耐啦。

——你這樣崇拜女人嗎？

——你才一向崇拜的呀，哈哈。

——女人還沒有哈巴狗偉大啦。

——不要這樣侮辱你的僑萍啊。

——老陶拍拍老李的肩膀，走開了。

——音樂又響起來。

——跳他媽的個烏舞，喝酒！

——喂，——威士忌。

威士忌可凶啦，不過管他呢，是人吃酒，又不是酒吃人，老李又不是老李，是文學家，文學家不吃酒可誰吃酒。

——喂，來，威士忌，——女人，什麼東西！

棹子給打了一拳，煙包裏跳出一枝煙，順手摸來點在嘴上。

老張老謝老劉都來啦，還有三個女人，在音樂台附近坐下了，都沒看見老李，老李可看見了他們。

——都是些混賬東西，寄生虫！

媽的白天沒錢會賬，晚上可有錢跳舞，又來找朋友？

老李現在可不認識你們這些豬獃。

一口酒，喝掉那些王八歸子。

老周可從來不跳舞，老周是好漢。

老周却來了，媽的也帶了個女人哩 他奶奶的世界大戰就是這麼着戰的！

世界上的人可全不是人！

不過老陳是好人，老陳肯借錢。可是老陳也有心眼兒，老要給他改文章。還要介紹發表什麼的。

媽的這麼些亡八全給攪在酒裏喝掉牠。

拿起酒瓶合落合落那壓搖了幾下，咕咚咕咚就全給喝掉了。

抬起頭來打了個冷噤，出一口大氣，拿煤布擦了擦嘴然後望老張他們，再望老周，可全望不見啦，他們全在跳舞，一團的人全在那麼顛顛倒倒地跳着，屋子也跳起舞來啦。

不錯，老張老周他們全給喝掉了，難怪不見啦。

老李笑起來。

還有呂倩萍也得收拾了她，一拳，一枝煙捲給打扁了，拿起來含在嘴上，點上了火，很很地一吸。

——媽的，女人！哈哈哈哈哈。

老李又自個兒笑。

附近棹子邊那些人都反過臉來看。

老李就本能地止住了笑，文學家可不能這麼優笑的，得幽默一點啦。兩隻手撐住下巴頷子，想起心事來。

可沒得什麼想。

那末想明天一早起來寫文章，明天起是得振作啦。文

學家玩的時候得拚命地玩，作的時候也得拚命地作，文學家就是這麼一點兒不同哪。不然還是個什麼文學家！

寫文章末容易啦，肚子裏全是材料。題目簡直太多，這回得關起門寫那麼兩個月，寫成六十萬字的長篇，比矛盾那個「子夜」什麼的還長得多，稿費可不少啦。

現在不作興普羅文藝了，寫民族文藝就是，這不容易，反正只要有錢，這就得。就寫一個文學家愛上一個浪漫的女大學生，後來失意了去從了軍，恰好碰到老周的那個世界大戰，就同日本英國美國什麼的打了許多勝仗，到底為國家民族犧牲了。這還不民族！

舉起杯子來喝一口，可是沒酒。那末抽枝烟。

不過還得同蘇俄打一仗，不然怕到底不大民族，打過仗也得不死才好，最好他的愛人後來又愛他，他却不愛那個女人，然後作個流浪詩人到處遊歷，許多女人愛他，他都不理，這麼着就許多女人為他死了，他以前的那個愛人也自殺了，他自己就不知道後來怎麼着了。

就這麼寫，一定要轟動全世界啦，寫上一百萬字那就更好，那麼寫三個月。

這麼着得成個當代文豪啦，不過現在也還不已經算得一個把當代文豪嗎，不過更文豪一點也沒什麼。

其實寫那麼一部小說就是寫自己，那簡直就不但是個當代文豪，還兼當代英雄啦。

——拍！

又是一拳，掉上的瓶子杯子全給一驚，烟包裏最後的一枝烟跳了出來，就像個英雄拔劍而起似的，老李也就挺了挺腰，有點威風凜凜地。

一抬頭可不對啦，全個屋子都在打轉，桌子椅子什麼的全跳舞，坐在棹邊休息沒跳舞的人也在跳，音樂台轉到面前又轉過去了，當中跳着舞的那一團人整個地在打轉轉啦。這叫怎麼回事，難道世界大戰已經來了。

我們的當代文豪兼當代英雄就挺着胸脯站起來。站起來却看見了他的萍，他的萍靠在一個大肚子的人懷裏跳舞啦。

這還了得！

不知道那來的這麼股勁兒，當代文豪兼英雄一衝就衝了過去，衝散了許多一對對的舞伴，一把抓住靠在大肚子

懷裏的那個女人。

——哎喂！

女人一叫，音樂就停了啦。

滿廳的人都站了起來。

文豪還沒打定主意把那個女人怎麼着，大肚子可抓住了他的胸脯。

——踢！

一脚就那麼踢皮球似的溜了個人過去，一直滑溜溜地滾到給些棹子擋住為止。

——哎喂！哎喂！

那些棹子邊的女人，都叫起來，緊緊地抱住男人的肩膀。

當代文豪伏在地板上吐白沫子，滿屋子黑，全沒看見

什麼啦。

就這麼着怎麼又看見了陽光，鬧鐘「追咱追咱」地在響，轉過頭去看，又是十二點過啦，怎麼回事難道老沒起來嗎。

枕頭邊有一張字條兒。

——老李，你醉得太厲害啦，明天醒來你會記得的。

陶，張，劉，謝，周。

昨天咋上怎麼回來的？

喝了那麼多酒可不是沒會賬？

摸摸袋子還有三塊錢，伸隻手進去數數。

——的，的，的。

現洋啦。

文豪笑了，今天又有日子過啦

跛子表姐

(夢裏的故鄉之三)

段可情

這是一個否蹇運命的女人的悲慘史，當我提起筆來開

始在這雪白的稿子上寫第一個字的時候，我擱筆者再三。

我真不忍把她這樣悲慘動人的歷史寫出來亂人的心曲，但是我怎能把一個受命運之神所播弄的女人的一生去埋沒，我應該很忠實地表露出來，以博多數人的同情；最低限度我自己應該把我胸中所蘊藏的同情之心，把我眼中所包含的同情之淚發洩出來，去安慰現時還在孤苦無依的寂寞生涯中度日的她喲！

表姐是我二姑母的唯一的一獨生女兒，她比我要大個四五歲的光景。而腐生得非常之清秀而美麗，尤其是一雙如新月般的黛眉，更顯出俊俏的模樣出來。顏面上的五官配得非常之勻稱整齊，祇是那瘦削的兩頰襯出來一個薄命人的苦相，在一般人說來，或許這就是她天生成一種應當過

悲慘生涯的象徵。

二姑母是我們家裏女人中最聰明的一個。她祇是讀了兩年光景的書，就能讀紅樓夢，聊齋誌異等詞句較深奧的說部。不但能讀，而且很深刻地能去理解書中的意旨，並且還能一句不苟地把書中的故事演繹出來，而使聽者能感覺非常深長的趣味。這不能不說她有一種超人的天才，而是普通的女人所不能及的。所以家裏上上下下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說可惜二姑太是個女人，否則一個秀才才是毫不費力地就可垂手而得的。我彷彿還記得每一次二姑母回到我們家裏來的時候，在祖母的臥房中，泡上一碗非常濃釀的苦茶，坐在祖母的榻前講演各種說部的故事。尤其是當她講述聊齋上的鬼狐的故事時，我常被她那所描畫出來的動人的辭句所迷惘，而使我在當時那小小的腦子裏印一個人

怪可怕的惡鬼，或者一個怪妖嬈的狐狸精出來。所以在家人圍繞着她，聽她講故事的時候，我總是假倚在母親的懷抱之中的。表姐具有二姑母的聰明的秉賦，她自然也是一個聰穎過人的女郎，而使家裏的人大家都去憐愛她。

表姐的父親死得很早，二姑母在表姐剛滿十歲那一年，就把她那孤苦無依的愛女遺棄在這無情世界上，各人都到極樂的國土中去了。表姐的叔伯們都是中莖了的窮苦人家，而且小孩又特別多，累墜也來得大，爲着這個原因，父親同二叔商量的結果，在二姑母安葬之後，就把她接到我們家裏長住，一直到她出嫁時爲止。

一個人寄居在別人家裏，終歸沒得自己親人照顧來得適意，何況像她那樣有一種聰明善感的特性的人，更感覺寄人籬下的悲哀。尤其是在二姑母活着的時候，因爲獨生女的關係特別被嬌養過的她，在這樣處處有顧慮的環境當中特別容易養成一種善感而又孤癖的性格。一個人有了孤癖的性格時，自然就現出一種落落寡合的態度來。這樣一來就更容易不討人歡喜了。而使她孤癖的性格更加深刻了。

祖母是繼祖母，對於不是親生的外孫女待遇上的親切程度自然差了一點。又因爲她是太聰明所以讀起書來比別人進步得特別地快，所以更使人嫉妬，而生出種種使她難堪的事體來。一家人除了二叔特別寵愛她以外，就莫有其他人對她是另眼相看的，因之我常常看見她暗地裏一個人在哭泣。我當時年紀小，說不上甚麼叫着同情心，祇覺得表姐孤單單地怪可憐，所以我常常去親近她。我小時也是具有一種天生的傲性，對於那些諂媚家中有權者的人是非常之痛恨的，那種說不出來的同情心，不禁油然而生了，於是我常常對於她去噓寒問暖。我小的時候人本聰明，讀書也進步得快，因此同她時常在一塊兒互相問難，互相在探討書中的趣味。自然我們的感情也比旁的人更加要深厚一點了。

後來家裏因爲種種的原因，父親同叔父們分居了，表姐單獨地寄養在祖母的跟前。我知道她離開了二叔和我，是要更感受着寂寞和悲哀的。但是我却常常抽暇去看她，而我們到是因爲不常見面的關係，彼此的情感到覺得增加起來了。尤其在我承繼在大伯母膝下之後，她對於我更覺

得愛護有加了。因為大伯父死後無嗣，大伯母把我過繼在

她的跟前，並不是她愛我把我當着兒子，而是爲着承宗接代把我當作兒子的。大伯母是多病而又疎懶的人，連自己都要別人去照拂，那裏有心腸愛護我。在當時我和表姐一樣地是飽嘗着寂寞和淒涼的滋味，而都是浸潤在悲哀的深淵裏的。我和表姐的境遇相同，自然彼此更覺得要親近些又因爲她沒有親兄弟，而我又沒有親姊妹，所以彼此就發生一種比親生姊弟還相愛些的情感。當我常常到祖母家裏去會着她的時候，她總是有增無已地在愛護我，使我當時受着寂寞沉味的小心靈，永遠是感受到一種說不出來的安慰的。她那種厚愛我的心情，我永遠是用着感極而泣的態度去承受的喲！

表姐雖然在我家過着淒涼而寂寞的生涯，然而她却懂得着一個充滿了和煦陽光的前途。因爲以她那樣秀麗的容貌和聰慧的心靈，自然很容易嫁得一個金龜夫婿的。但是那命運之神卻偏偏在作弄她，而使她陷入到一個黑暗的深淵中不能自拔，而把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完全破壞了。這悲慘故事的產生，到現在還很明顯地在她眼前閃耀，而使

她永遠不會去忘懷的。

年年清明節我們一家人照例要到郊外祖坟園去掃墓。二姑母死後，遵照她的遺囑，葬在離我們家的祖坟園不遠的一個山麓邊的。從我們的墳園到二姑母的墓地是要經過一個小山，孤另另地在森森的蒼松翠柏相掩映之下的一個墳堆，分外使人感覺淒涼，而引起一種無名的悲哀。有一個清明節我們也循舊俗到離城十多里的墳園去掛掃。表姐穿了一件素衣，分外現出來淒楚動人。大家到了墳園後，忙着到祖先墳前去祭奠。在各處都祭奠完了之後，我們這些小孩就陪着表姐到二姑母墳前也去行禮。我們小人家一到了這充滿了鳥語花香的郊野，匆忙地跑到各處墳前把禮行過後就各人去自尋樂趣了。表姐每次到二姑母墳前都要盡量地去哭訴的，照例在我們到二姑母墳前打了一轉過後就要跑開的，祇留下一個年老的僕婦陪伴着她。等到她把胸中的積鬱發洩完了，然後纔轉來到墳莊去用餐的。這一次也不知道她爲甚麼比往年要哭得厲害些，她那種哀婉的泣聲，真使人聽見也要陪灑同情之淚的。我時而跑去看着她，並且去勸慰她，請她回到墳莊去用餐，但是她却留在二姑

母的墳前依戀不去。祖母也打發人去勸過她多次，在我們把餐用完過後，我再跑去看她，她已經是哭得來神昏氣絕了。我同那老僕婦用了多少委婉的話語，陪了無數同情的眼淚纔把她勸住不哭。老僕婦把她從墳前的石櫓上拉起來的時候，她已經是精疲力倦了。我同老僕婦把她輕微地扶着行走，在她下着小山的地界，突然就暈倒，而在石級上向下滾去了。等我們跑下去把她扶起來的時候，她的腿也跌壞了，脚也撞傷了。我趕忙跑到墳莊去報信，然後來了多少人纔把她抬到墳莊去，把血擦乾淨用白布把創傷裹着，用一乘轎子送她家去。當我跟着家人回城去的時候，夕陽已經啣山了，野寺的晚鐘，聲聲打入我這孱弱的小心靈，使我起了一種深切同情的悲哀。而我懷着這樣的傷感的心情，在暮煙四合的霧圍中回到我那毫無生趣的家中去了。

表姐的脚傷，因為醫治的不得力，在病榻上纏綿了一年之久纔好。在醫治中她不知道受了多少的閒氣，家裏因為討厭她的脚瘡，把她移到一間屋角的小室中，又不盡力去醫治她，又沒有親切的人去扶持她，而使她感覺萬分的痛苦。我雖然對她表極端的同情，但是我是一個小孩，自

己又不能作主，我除了用同情的話語去安慰她以外，還有甚麼法子。我每次看她的時候，她總對我哭泣，而賺了我無數的眼淚。我看見她為着是沒有親人寄養在別人家裏而去忍受着各種難堪的待遇，真使我酸心極了。我常常勸她各人去保重身體，不要過於去傷心，並且我還說些有孩氣的話語，說我將來長大了的時候，我要如何地去幫助她。但是我這惠而不費的話語，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實現一分，這真使我抱歉萬分的。

表姐的脚瘡在一年之後，雖是全癒了，但是却成了殘廢而變成了一個跛子。雖然跛的程度並不怎樣深，然而一個人尤其是女人，在有了殘疾之後，對於自己的意志不知要銷沉許多。不但意志銷沉，而且對於婚姻問題也要受沒大的打擊，這是給女人們的一個致命傷。自然表姐變了跛子之後，她真是萬念俱灰了，而且身體因為悲哀過甚也孱弱得多了，更使她時常感覺人生無味。幸而她有一個堅強的意志，並沒有作消極和急極的自殺。她把自己的婚姻問題，——雖然從前是她所憧憬的光明的夢境，而現在是幻滅了——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她知道一個殘廢了的女人，

雖然在舊式婚姻掩護之下可以欺騙人家而去得着一個丈夫，但是到嫁後被人家發覺過後，一樣地要被人慳棄的。所以她就決定去抱獨身主義，各人埋首用功去讀書，造一點可以去做經濟獨立的本事，最少也可以去當小學教師。在當時縣中的女學本不發達，女學校最高的祇有一所初級女子師範學校，一等到她畢業過後，對於昇學問題就發生了一種爭執。因為在省城纔有較高的女學校，依二叔的主張是要她到省城去讀書的，因為他已經看出她內心所蘊藏的不可告人的隱秘了；不過祖母却很堅決地不許表姐到遠方去求學，年老人的固執是沒法去打破的，何況她又是一家中的最高權威者，更沒有法子去撼動她那比頑石還要堅的一顆固執的心。她根本就反對一個女孩兒家去求高深的知識，尤其是這種新式的學校所教授的課程，並沒有女兒經，烈女傳等缺少封建道德的書。她最怕這些較為新穎的學說，比如自由，平權等等的在她認為是離經叛道的學說，去教壞清白的女孩兒來沾辱門楣。於是表姐在這樣環境之下就犧牲了她昇學的前途，她的內心自然是傷心極了，想起沒有爺娘寄人離下的痛苦，但是那有甚麼辦法，祇好把眼淚向

內咽下去，各人暗地裏去打算好了。她私下託我給她買些新出的書籍雜誌，在幫助操持家政之下，偷偷地去用功。就是想當小學教師的願望，都被頑固的老祖母給她打消了。雖然她以為自己的經濟能獨立，設若存積下若干錢，或許能有昇學的希冀，但是祖母決不讓自己的親戚，像她那樣孤苦無依的女孩，反而自己去找錢用，這豈不是說像我們這樣的門第還養不活一個窮苦無靠的親戚嗎？這還是較小的理由，最大的原因是她澈底就反對一個女孩兒家拋頭露面到社會上去活動。再者祖母怨表姐既然靠我們家養活，也不能把精神去白費，應當替她們家做些事情。何況還有最為她老人家所關心的事，就是表姐的終身大事，她不讓一個親戚的女兒一生一世寄養在這裏。她要利用表姐寄養在她們家裡的關係，早些在她自己的支配之下把這問題去解決。於是表姐為着她本身切己的事也不知精神上受多大的痛苦，眼淚不知淌了若干次數喇！

表姐雖然知道以她現在有殘疾的身體，絕不會嫁得着一個美滿的夫婦的，與其將來去感受無窮的痛苦，不如現在各人下一個偉大的決心立志不去嫁人，能得着一個經濟

獨立的位置，把精神寄托在一種事業上，尤其寄托在一些天真無邪的兒童身上，更足以使她去忘卻一切世間上所給與她的痛苦。不過表姐在這樣惡劣環境當中，絕不敢把她的心事流露出來，尤其在祖母堅決地她要學和當小學教師這兩種願望打消過後，更不敢把抱獨身主義的志願表現出來。祇好把不可告人的苦心諱莫如深地隱藏起來，聽事實自然地去發展。像她這樣可憐的苦人兒除了把自身的前途付諸命運之神去作弄以外，那還有甚麼樣的辦法呢？

祖母雖然極力想把表姐的婚姻早些去完成，以好了却她的一樁心事，不過人家一打聽表姐是一個有殘疾的人，就不來過問了。她雖是極端去遷就人家，但是誰願意去討一個跛子作老婆，此外她也不願意把雖然是有殘疾的外孫女麻麻虎虎去嫁給一個普通的人，就是窮一點都不要緊，必須根底和門楣都相配纔行。試問那些落泊了的大戶人家也不願意來討生長在像我們這樣過慣了驕逸生活人家的女兒，他們需要身體健強能耐勞的女兒，雖然表姐是能過窮苦的生活的，但是他們那裏能知道，何況表姐又有殘

疾，何況祖母並沒有很豐富的嫁奩許給人家，他們自然不願意來接受這樣一個有殘疾而又過慣富家生活的小姐。於是表姐的婚事就像這樣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形之中担延下去了。一直到家裏和她同年的，甚至於比她還要少幾歲的年青男女都婚嫁過了之後，她依然還是待字閨中的處女。在旁的人在這樣的帶刺激性的情況之中，一定要起一種感懷身世的悲哀的，但是她却坦然，因為這一來倒成全了她的心事，她知道若是婚姻老是像這樣担延下去，一到她的年紀更老的時候，她所希望的獨身主義更加鞏固了。不過她却為另外一種事情苦惱着了。她既然有抱獨身主義的可能性，她却怕祖母斷然不顧一切，把她胡亂地嫁給一個使她非常討厭的人，那纔使她終身苦惱；即或祖母看她的婚姻之事異常困難去解決，就此担延下去不管，而遂了她的心願，但是她不能終身寄養在親戚家裏，她應當去謀一個職業來養活自己，不能倚靠別人一生一世。然而這話又說回來了，她既未受較為高深的教育，所得的知識也有限得很，要在社會上去找一個謀身的位置困難得很，尤其在風氣閉塞而又充滿了封建勢力的小縣城中的女子更為困難。

免強說來一個女子小學的教師的位置，以她所有的知識和性格看來到非常之適宜，不過我們家裏在縣中還算較為富有的人家，而祖母又有一種非常頑固的頭腦，絕不會讓一個尚未成年的年青女子到學校裏去教書。她認為教書的職業，祇是貧窮的知識階級去擔任的，而自己決不願意把一個貧苦無依的親戚去擔任像這樣的職業而表示富有人家的刻薄，而落得旁人來說閒話。所以表姐在婚姻問題和本身職業問題中苦惱着，而這種在內心深處所隱秘着的苦惱，又無處去發洩，更使她苦惱欲絕了。

在我將要結婚那一年，我看見她爲着這事更加煩惱起來了。祖母的固執，禁住家裏一切人不敢向她去陳說，表姐的當小學教師的願望，終歸是一個不能實現的幻夢。我結婚後再有一年中學畢業就要到外邊去求學了，在這一年中我時常把表姐接到我的家裏來玩耍，去排遣她的愁懷。我還記得有一晚上外邊下着連綿不絕的秋雨，我和表姐同妻三個人着在房中間坐，各人的心中都懷着不如意的心事，默默地不言，祇聽着那愁人的秋風秋雨，發出一種蕭索而又淒涼的哀調，在那打動着各人不愉快的心情。我因爲舊式婚

姻的不如意一種不可言宣的懊惱，襲擊着我整個的心靈；妻因爲我對她的冷淡而感覺她自身前途的暗淡和悲哀；表姐自然有她絕大的苦悶，尤其是最近祖母堅絕地要把她許配給一個剛纔喪妻的遠親的子弟，而這位先生是一個著名的荒唐鬼，世上一切的荒唐事，如鴉片，嫖賭等等事情都是嗜好太深，像這樣一個男子，家裏就有百萬財產也容易去耗費淨盡的，何況他已經把所有的財產花費得贖下來所存無幾了，而他還是荒唐如故。聽說他的前妻就是因爲他胡亂行爲，諫勸不聽憂鬱而死的。這樣的人物又怎能使表姐滿意呢！婚事雖未完全定局，但聽祖母和其他叔伯的口氣，大致這事的成功沒有多大的問題了。雖然二叔也一樣地不滿意這樁婚事，但是他一個人的力量有限得很，絕不能把這將成事實的局面去破毀的。因此表姐爲着這事悲傷得很，第一她的獨身主義是毀壞無餘了，第二是以她這樣的聰明才智嫁給這樣一個人絕不會使她甘心的。雖然就她兩方面看來對於這樁婚事都是非常之不滿意的，但是她沒有能力去反對，設若她的親生父母在世的話，也有個吐訴心事的地方，也有個疏通商量的餘地，而現在她祇有把一

切的事付諸命運之神而已。

我知道她近來爲着這事煩惱，所以把她接到我家裏來排悶驅愁，因爲她和我在一家人中除了二叔以外，就祇和我算是非常親近的人。但是二叔是長輩說話有多少地方要諱避而碍口不能暢所欲言，我和她年齡相差不大，而且彼此相處到了如親姊弟般的情誼了，自然她可以無容遮飾地盡量把她心中要說的話向我吐訴。可是等她到了我家之後，第一使她不舒服的，就是她看見我們剛在新婚中的夫妻間，充滿了隔膜、冷淡和不滿意。第二在她把她最近的事告訴我之後，滿以爲我可以給她一點幫助，而我反而勸她去屈就這樁婚事，這一來太使她失望了。不過我有我的苦衷，我之所以勸她接受這個婚事的，我純粹是爲着表姐的前途而發言的。我在當時雖然已經是個已婚的男子，但是我的年齡還年青得很，差不多可以說還是一個童心未去的大孩子，家裏的事一切都不能作主。對於表姐的婚事，更沒有絲毫的力量可以去轉移祖母的頑固主張的，因爲我自己的婚事也是祖母的主張，而鑄成這樣一個大錯的。我那時觀察一家人對於表姐的感情，除了二叔和我以外，完

全對她沒有好感，大家不是存着漠然無關的心理，就是表現出討厭她的態度。並且大家都願意她早些出嫁，免得家裏養着像她那樣不能生產而祇是消費的一個閒人，而且這個閒人不是家裏的正主，而是一個窮苦無依的親戚。並且大家心中還存一個自私的念頭，就是說在祖母百年歸世的時候，誰又願意把表姐寄養在自己名下呢？我雖然願意盡我的力量去幫助她，但是家裏的事自己又不能作主，何況我在不久的將來又要遠適他鄉去求學，而又不知道何時纔能學成歸來，等到那時即或我是有力量去幫助她了，但是她已經是老大徒傷的年齡了，除了把她養活在家裏外沒有旁的法子使她自立。又何況將來是非常之遙遠而無把握的，有沒有能力還在未料之天，我怎能用着空曠的同情話而教她去忍受着像這樣寂寞而悠遠的歲月喲！並且祖母給她的荒唐轉變過來而受她的人格感化嗎。何況雖然婚姻不滿意，到底她自己是有個歸宿地了。所以我纔勸表姐去接受這樁婚事的。

在我將要出門的前半年，表姐爲着避免在別人家裏受

問氣，爲着自己渺茫的前途，不顧一切，本着受苦的精神就毅然地出嫁了。嫁後的結果，自然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我那位表姐夫的荒唐性格依然沒有受表姐的人格的感化，而荒唐的程度也並沒有減少。聽說表姐還被這位荒唐的表姐夫傳染了一身的惡疾，表姐但身體感受着痛苦，而精神方面更感到萬分的難堪。我記得我將要外出求學動身的前夜，她對我哭訴她的遭遇而惹起我異常的難過。我除了用着極端同情她的話語去安慰她以外，簡直沒有旁的辦法使她把胸中所積的怨氣的發洩去止住。這事是不愉快了幾個月，到後來我在忙着我的求學的事，纔慢慢地淡忘下去了。

一別家鄉已是十五年了，我在異鄉的寂寞的夜裏偶然也想起她來，但是我隔絕家音也已經有許久了。不知道我這位受苦受難的表姐是不是還是依然健在呢？我祇是暗中默默地祝福她現在能過着比較安適的生活。

湊巧最近四姑母家的小表妹到外邊求學來了。當我們會面之後，除了問訊家裏一切的事以外，就先去打聽表姐

的消息。小表妹告訴我表姐夫死了有好幾年了，表姐因爲表姐夫傳給她的惡疾的關係，所以連生產了許多孩子都沒有養大過。表姐夫死後給她遺留下僅足以自給的田地，她一個人寂寞地在鄉村中守着那一點產業過着非常清苦的生活。小表妹說她有許多年不進城裏來看親戚了，她說表姐昨年因爲三叔母的六旬大壽進城來過一趟，她看起來容顏好像四五十歲的老太婆一樣。這也難怪，小表妹在離開那一年纔不過剛纔學步的樣子，而現在居然是十六七歲的大姑娘了，而使我第一次見她的面時幾乎一點也認不出來了。我還笑着向小表妹說，你看表姐在當年要想讀書是如何的艱難，莫說到幾千里以外邊大都市來讀書，就是到省城去讀書都不可能。你們這一輩人真算是有福氣，居然小小的年紀能到外邊來進學校。

在小表妹告訴我表姐還生存在世上繼續過着淒涼的生涯之後，使我想像着她還是孤苦無依地度着寂寞的歲月，而把她的才智和容華埋沒在窮壤僻鄉之中，那是無何地使人惋惜的！

詩底領域

日·竹友藻風作

孫復工

詩是與散文對立同時又是與音樂對立的。文學與音樂底區別的處所，也就是詩與音樂底區別處所。我們不能不在散文與音樂之間設一條詩底境界線。這就是外面的詩底領域。

其次，我們要想在內面的方面限定詩底境界線，其中就有無數的困難橫亘着。推廣地研究起來，可以說一切的文學都是詩。想要定一條境界線，雖然是幾乎不可能，但是詩的領域，是儼然存在着的。詩是位置在純粹經驗與對象意識的中間的。無論怎樣使純粹經驗成爲重大的要素，但是完全把對象意識閑却，是不能認識詩底領域的。無論怎樣爲對象意識所支配，但是完全蔑視了純粹經驗也是不能認識詩底領域的。詩底本質，就是文學的本質。就是情緒的客觀化。情緒是依據純粹經驗而起的；客觀化就是對象意識底作用。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就是內面的詩底領域底存在。然而這，對於外面的詩底領域——即在音樂與散文的中間的——有着必然的關係的。

這是所謂音樂是屬於律底世界的一切的總括。我們拍球，有一種『東東東東』的聲響。從這種東東高低之音的交響之中，極自然地出來一個『山王的猿先生』。拍球的人只是乘着那節奏之波。猿要出來或不出來是全沒有關心的。有爲律的猿，却無爲猿的律。所以無論你說的『惠比須講』，或是小鯛魚底生活，完全不注意的。律底變換猶是不變。這種慢然的狀態，恍惚的心境就叫做純粹經驗的狀態。

急速地時時刻刻地不斷地動着，這就是我們的純粹經驗可得而言的唯一的確說。一想到所以動的乃是有能動的東西存

在的緣故，那可以說是依據於有意志的我而支配的。沉浸於這種經驗中的狀態，雖然或者以為是無我或忘我的狀態，然而我則寧可說是我脫却了一切的羈絆與束縛的狀態。這時候的羈絆束縛是含着從所有知的概念與概念之結合而生的文化現象的一切的。在純粹經驗的世界裏，宗教文學哲學科學等的區別是不存在的。在這中間，既沒有時間，又沒有空間。更無所謂現在過去未來。活着。但是活着並不豫想到死。爲什麼？因爲這時候的動，即是活着，即是究竟，且是絕對的。

這樣的經驗，不單是詩人有的，人類都有着這種的經驗。在我們周圍一切的精神的東西都能在某種的形式上表現這種經驗。宗教原是這樣，文學不待說，就是哲學科學都是以這種經驗爲基礎的。只是應知道的，在成爲宗教，成爲文學，成爲哲學或科學的時候，經驗這個東西是很不同的。原始民族能够從在實生活的切實所禱要求之中進於這種經驗之中。在他們看來，物質的東西直接有一種喚起精神的東西的力量。宗教底儀式，民謠底形式都是從這一種的恍惚狀態而生的。現在的人們區別精神與物性。寧說是相反對的。在萬事一切用了知的概念底尺寸去剪裁的世界中安閑地坐着。現在的人們能够進於與原始民族共通的心境正是進於一刹那的純粹經驗的時候。

例如假定認識那滑過靜空的表面的星光。在純粹經驗上這是星，這一回事猶且不認識。只是我們底心有一種微妙的脈動爲這一點所吸收而已。星是在空中的，自己是立在地上的，意識着這一回事還是離開此種狀態以後的事。星即是我，我即是星。這一刹那的經驗，詩人沒有，科學者也沒有。也不能區別成人與小孩，文明人與野蠻人。

最近於這種經驗底直接表現的，就是以律爲題材的音樂。故所謂以純粹經驗爲內容的即是以音樂的表現爲外形的東西。文學之中這樣的內容與外形最相近的就是詩，在詩之中就是抒情詩，這是不待說的了。抒情詩是詩底本質的東西。離開散文最遠而最近於依據於律的表現，用亞理士多德底話來說是最 *imitative* 的，即是把我們底精神狀態幾乎能盡情表現。但是抒情詩之所以成爲音樂的是屬於音樂的東西，既已超越詩底領域了。亞理士多德把希臘底抒情詩——其中大概含着有賓塔羅斯、薩福、阿爾卡奧斯底抒情詩——不說作抒情詩而稱爲德笛拉姆波斯或管笛與手琴的音樂的，就是認知了這一點

罷。從這意義說起來，我們稱作歌謠的，閨吟集與松之葉不待說，就是原始的民謠也都是隸屬於音樂的。沒有樂器的律有跳舞的律，又有動作的律。民謠是以律之表現為主體的，不入於以言語底意味為媒材的詩底領域。

在欲從音樂上以區別詩的時候，就發現了立在從民族的文學以區別個人的文學的境地。然而這並不是對於民族文學本身底性質有關係，却是在個人的意識之中所省識的詩底領域，有這樣的境界線底必要。因為個人的詩雖是表現純粹經驗的，然而不能作為純粹經驗而表現。表現是有範圍的。為了表現不能不有一種表現的對象。表現的對象雖是純粹經驗，然而因為所表現的在時間與空間所範圍的世界有着意義，那純粹經驗自不能不範圍於表象意義的『形式』之中。原始民族就是依據此種模倣衝動而行這樣的表現的。我們也可以依據以意義作為媒材而行同樣的表現。為了發見意義，在純粹經驗裏的我對立着的，不能不意識着一種包圍着絕對的我的相對的世界。這就是對象意識。

在原始民族，意義是直接效用。我們雖也不能把意義與效用全然離開然不覺得意義就是直接效用。我們底所謂意義，是某個人的思惟的對象，思惟是從在實生活的感覺上的經驗而起的。為了結合意義與效用取了這種的手續是必要的。原始民族與今日之人在純粹經驗雖沒有特異的處所，然在對象意識底內容方面很不同的。因而在原始民族所表現的雖直接有一種咒文或他種的效用價值，然在我們就是體驗那在實生活中的感覺的經驗——即實感 (the sense of reality)。實感底世界，就是意義底世界。雖在以表現為表現的意識時，不伴着實感的藝術却是沒有意義的藝術。

律底世界與意義底世界——在這兩個世界之間我們就限定了詩底領域。詩不是僅以律為媒材的表現，也不是僅以意義為媒材的表現。在融合了調和了這兩者底完全而表現時於是就產生了詩底理想的東西。

有室室的人

英·高爾斯華綏作

唐槐秋編改

劇中人：

皮有德

慧卿 他的太太

麗貞 他的大女兒

麗蘭 他的二女兒

皮有道 他的哥哥

居易 一個飛行家

茶花 皮太太的上海婢女

小菊 麗蘭的婢女

道平 皮有德的男僕

市長

葛少華 市府秘書

張鶴銘 陪審官

警察，巡官，新聞記者及其他

第一幕 第一場 皮有德的讀書室 早餐以後

第二場 皮麗貞的畫室

第二幕 皮有德的讀書室 午餐的時候

第三幕 第一場 市長的讀書室

第二場 皮有德的讀書室

第三場 皮有德的讀書室

第一幕

第一場

在某一個城市裏，皮有德的讀書室，雖然佈置得有點歐化，但一切的傢具都是舊式的，顯然地可以看出這屋子的主人，不是一個愛奢華和學時髦的人，書室的正中開着四扇大窗戶，窗口有一個大寫字檯，上面放着些中西兼全的文房四寶和許多報紙，還有一張團椅緊靠着那檯子，室的中央有一張圓桌子和三張椅子，右後方有一張沙發，左邊是一個古舊的壁爐，旁邊有一張搖椅，似乎很舒適，右首的門通內室，左首的門通着外面。

關於這一場幾個劇中人的個性的解釋：

皮有德 他的個性很強烈，意志很堅決，態度很有力，舉止很不凡，好像是向居高位，作慣主似的，脾氣很暴躁，思想也很古舊，可是對於女人到底還不是一個唯愛主義者的例外，

這時候已經是一個四十七歲的身體，高大的老人了。

皮太太 她是一個很和善很能耐性的人，但內心裏却含着一些難於告人的苦悶，她的身體很瘦小而緊俏，今年也就四十一歲了。

茶花 她是嬌柔造作，喜歡賣弄一點女人的風情，

身材很好，舉動伶俐，所謂上海式的婢女。世故老練，說話做事都很婉轉，但是官僚的氣習總是不免的。

葛秘書 雖然不一定說他是一個善於拍馬的人，可是在他的言談神情中，很能看出他却是適合得常的聰明人。

麗蘭 這位小姐很漂亮，會撒嬌，臉上雖然有一種決定的神氣，態度上却不是決絕的。

麗貞 不受拘謹，不願服從，態度很決絕，說話很慢。

居易 有點浮蕩的習氣，雖然沒有結過婚，但處處却有些丈夫的派調。

道平 並不是一個傻瓜，不過常帶幾分傻氣，所以

看起來就有點滑稽的樣子。

小菊 她是一個很老實很知道禮貌的小婢，不過太

有禮節了，反使人在她找出些麻煩來。

.....

幕啓時：

皮有德正坐在那張比較舒適的搖椅上，手裏拿着新聞

報，嘴裏吸着斗烟，他的太太站在寫字檯旁邊，整理着

些報紙之類的東西，就在這個很安靜的時候，茶花捧着一

束花，氣喘喘地好像是剛從後園裏才摘下就跑來的樣子。

茶花 太太！

皮太太 (轉過臉來) 呵！你就放在那個花瓶裏罷，茶花。

(茶花走到圓桌前，將花插在那隻空瓶裏，皮太

太也隨着跟過去，坐在靠右方的一隻椅子上，整

理花枝，茶花又回到寫字檯那裏，把檯上的碎紙

收拾起來，臨走時又用眼睛瞟了一瞟皮有德，恰

巧他正在換報紙看的時候，所以他們眼光遂接觸

了一下)。

皮有德 十月的天氣真好，明天我和張鶴銘一定可以好好

去逛一天山。

皮太太 (眼睛並不看着他) 今天早晨你不到公司裏去了

嗎？

皮有德 喔！不去了，我要休息兩天，(把報丟開濃濃地

吐了一口烟) 現在我倒很想去看看麗貞，你以

爲怎樣？

(他的眼光直視着她的太太，她顯然地吃了一

驚)

皮太太 麗貞，你不是說過你同她斷絕了關係了嗎！

皮有德 (微微地笑了一笑) 那是在兩個月以前的事，一

個人總不能和自己的女兒斷絕關係的，你看，在

我們這個地方，要她自己去單獨去過日子是不行

的，外面的謠言是常常會有的，如果說我們是打

了架，你想，這種聲名，對我是很不好的。

皮太太 我知道。

皮有德 而且，到底我總還是很想念她，麗蘭，又是那樣

的孩子氣，除了自己出去玩玩，什麼都不管，這

真是家庭中的一個大缺點，喂！麗貞的地址你知道，是不是。

皮太太（很安靜地）知道，不過你以為那樣做是對的嗎？

皮有德（很愉快地站起向前走了兩步）噢！管牠對不對，我自己知道什麼時候可以這樣做，什麼時候不可以這樣做，如果將來她對於藝術仍舊是那樣的瘋狂，她可以住在家里，到外面去研究呵。

皮太太她所以那樣瘋狂，是爲了她的性格需要自由呀！

皮有德哼！在外面過幾個月不舒服的日子，立刻就治好了，那樣子糊裏糊塗，就可以生活下去嗎？她現在應該已經明白了，（靠近皮太太的身旁）你把行李整頓一下，到十二點鐘跟我一同去。

皮太太我恐怕你會後悔的，她一定會拒絕你的。

皮有德（說着走近壁爐的旁邊）我如果對她好，她就會拒絕了（看了爐台上的小磁人拿了起來）現在我可以和小孩子在一起玩了，我告訴你這件秘密罷，慧卿。

皮太太改一改脾氣也好。

皮有德市長十一點鐘要來，他爲什麼要來，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昂着頭很聰明地笑了一笑）

皮太太那末你說呀！

皮有德下個月我就要做候補市長了，上次市政會議的時候，葛秘書把消息漏給我的，在四十七歲做候補市長也不算壞吧？我能夠做一個開天闢地的好市長，我爲這個地方能做別人所不能做的事情。

他說到得意的時候，他那個拿着小磁人的手高高舉起，不過在他的手落下，忽然有一種懊傷的表情，因爲他舉起的是只小磁人。

皮太太現在我很明白麗貞的事情。

皮有德（很高興地）一部分是爲這個原故，（更嚴重了一點）尤其重要的是我做市長的時候，她不住在家里，那還行嗎？天知道，她將來不一定要碰到怎樣的人哩，藝術家都是浮薄的東西，現在的青年人，也真到了極點了。好啦，你在十二點鐘以前預備好了罷！（停頓了一下）喂！說起來你那個上海的女工（這時候皮太太已經站起身來走到

通內室的門前，忽又轉過頭來）

皮太太 她怎麼樣哪。

皮有德 她——她沒有什麼事嗎？我們可不願意和道平打

麻煩。

皮太太 跟道平——是沒有什麼麻煩的。

她開了門。

皮有德 我不知道，我看你那個丫頭，上海人的習氣很重

（皮太太笑着走進去，皮有德踱到沙發前坐下正

裝着一斗烟，左邊的門開了，男僕道平上）

道平 老爺！市長大人，葛秘書來了。

（皮有德丟下烟斗的時候，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老

市長和他的秘書，走進來，他急急地起身迎上去

握手。）

皮有德 啊！市長！你怎麼會來得這樣早呵，榮幸之至！

早安

市長 早安！有德先生。

市長握手後走到右邊去，皮有德又上前一步與葛

秘書握手。

皮有德 你好！葛秘書。

葛少華 你好！皮先生。

皮有德 請坐！請坐。

（就在這圓桌上，市長坐在右邊的椅子，皮有德

居中，葛秘書靠在左邊坐下）

替市長來一支雪茄，道平。

（道平遞雪茄給市長，點火。葛秘書很快地從自

己袋裏拿出香烟來。

皮有德 喔！市長，公事怎麼樣？

（葛秘書和他丟了個眼色。）

市長 （呼出一口烟）皮先生，前天在你離開會議席以

後，我們決議了一件事情。

皮有德 這麼胡鬧！我能贊成嗎？

市長 我們看罷！我們選你做候補市長，你願意幹嗎？

皮有德 （呆笑的樣子）那需要考慮。

市長 除去你以外，只有張德禮，但是他的名望還不

够，你有什麼反對的理由嗎？

皮有德 市長，這真有點意想不到，（看着葛秘書）我合

適嗎？（對市長）可是繼你的任，明天我要和張德禮去談一談，你覺得怎麼樣。

市長 葛秘書，你說怎樣？

葛少華 張德禮先生只是一個大學畢業生而已，市長，我看他不是有大志的人。

皮有德 我也不是有一個有大志的人呀，葛秘書。

葛少華 不然，皮先生，自然你的學識經驗比張德禮先生要高得多，他不過——

市長 我們要一個堅強的人。

皮有德 市長，我很忙，你是知道的。

（道平因為給皮有德點了幾次火，所以到現在才出去）。

市長 可是一切資格，都只有你齊備，有大買賣，有家室的人，年高，德厚，對於市政司法都有經驗，皮先生，還是答應了罷：

皮有德 （很得意地）我對什麼事，都是不肯輕易答應的。

市長 現在直是危險的年頭，這地方有名望的人都問到了，我們要一個能負責任的人，我們以為你最適

當其選。

皮有德 市長，我非常感激，我不大懂，我敢說，我必須想着全市的福利。

葛少華 這我倒很相信，皮先生。

市長 皮有德這個名字已經很有聲望，大家仰望你，認為你是可以自治其事的，太太和小姐們都很好罷，都很好，謝謝。

市長 好啦，如果你願意和張德禮談一下也好，總之，

我們要一個很能幹的人。

葛少華 我們要一個能提綱挈領的人，皮先生，而那個人就是你。

皮有德 我的脾氣很大，你知道。

市長 （笑了一笑）知道，我們知道，你可以答應了吧，不要虛謙，來，葛秘書，我們要走了，（他們都站起走到左邊的門口）

皮有德 好啦，市長，我去想一想，再給你回答，你知道我的長處，你也知道我的短處，說到底，我只是一个平淡無奇的人而已。

市長

我們的要來也不過是如此，好罷。再會，我希望你答應。

（他們握了手皮有德送出門，又回來靜靜地站了一會兒，走到壁爐旁，對着上面的鏡子，細細地研究自己的姿態，自己忍不住地笑了一笑，這時候右邊的門開了，茶花走進來，當皮有德在鏡子裏看見她，向她問話時，又急急地轉身作走開的樣子）

皮有德 什麼事，茶花？

茶花 太太要我來找一封信，是洗染店裏來的，裏面還有一張賬單，太太說在你這裏，老爺。

皮有德 （很急地摸着幾個口袋）是的，沒有，沒有呀！那末在桌子上。

（他很快地到寫字檯上去找 茶花也同時走到那裏，所以他們無形中碰個滿懷）

茶花 噯！老爺！

皮有德 那個藍色的東西？

茶花 （拿起來又丟下）不對，老爺，這是電燈公司來

有家室的人

的呀！

皮有德 嚙……啊——

（他又在寫字檯上亂翻一陣，茶花緊緊地站在他身旁，不動地眼睛釘着他）

皮有德

有了（他眼光擡起來看見她在看他，自己的眼光低下去把信遞給她，地們的手接觸了一下，茶花退後一步）喂！你爲什麼到北平來幫工呢？

茶花

（假作正經地）啊！因爲北平的工錢大一點，而且北平人都是又和氣，又豪氣，又文氣，又神氣，又……又淘氣（笑着）

皮有德

（向爐邊走前兩步）地們真碰到鬼，恐怕沒有這樣好的名譽罷！

茶花

（追上兩步）喔！我真羨慕北平人，地們真是又強壯又和善。

皮有德

（又近了一點高興了一點）噯！我們一點兒禮貌都沒有。

茶花

上海人更講禮貌一點，可是心裏並不那樣。（茶花瞟了一瞟他，轉身走動了兩步，他追上兩

步挨着她)

皮有德 (很不自然地好像心動的樣子) 不錯，我以為我們的心還相當的穩定。

茶花 而且北平人生活在家裏，上海人是生活在外面。

皮有德 (有點不舒服，離遠了一點) 哼！

茶花 (看了一眼) 在家的時候太多，好像籠子裏面的耗子一樣。

皮有德 喔！你看我們像耗子嗎？

(他眼不轉睛的看着她，有點迷戀，然而又帶着一些怨氣)

茶花 請你原諒，老爺，我是不會說話的(轉身走開)

皮有德 (又追上去) 你是從上海來的嗎？

茶花 (快活的樣子) 是的，多麼快活的地方，上海呵！
皮有德 我也是這樣想，(漸漸地又走開) 放蕩的地方！

上海。

茶花 放蕩？放蕩是怎麼一回事呀！老爺？

皮有德 放蕩就是不守規矩。

茶花 規矩？喔！自然我們是喜歡快樂，我們上海人和

北平人不是一樣的，啊！我把這個送給太太去，老爺，對不住呵。

(茶花走到門口，他又找出一句話來拖她回轉來)

皮有德 我以為你們上海的女人，都是很年青的就結婚的吧？

茶花 (轉過臉來可是並不動) 我是嫁過人了(皮有德眉頭一縐鼻子裏哼出聲音來茶花又走前幾步) 是我的丈夫死了。

皮有德 (略略奮興一下) 那末你現在沒有丈夫嗎。

茶花 (笑着) 我不想要丈夫，老爺。

皮有德 (無精打彩地) 好啦！我們都是一樣的(從桌上又拿起一封信) 你可以把這個也代給太太。

(他們的手又接觸了一下，在他們的眼光中，有一種交戰的懷疑)(茶花下)

皮有德 簡直不懂那個女人，她真是一個狐狸精。

(他把嘴唇緊閉，坐花圓桌正中的椅子上，吸上一斗烟，通內室的門開了，他的女兒麗蘭，手裡拿着一封信。偷偷地從他背後潛行而過)。

皮有德 喂！麗蘭！

（她站住臉苦了一下再走到他的旁邊一隻手伏在他的肩上）

麗蘭 爸爸——

皮有德 怎麼啦，你要什麼？——又是錢嗎？

麗蘭 我總是要錢，不過……

皮有德 （莫明其妙的拿出一張鈔票）這是十塊錢。

（她接了錢很快地要走，他不知不覺地叫住她）

皮有德 喂！你來給我寫一封信罷，坐到這裏來寫

（他拿了信紙之類的東西，坐在桌子右邊，他口裏念着）

「市長先生！關於你今晨拜訪，我已經慎重地考慮過——這件事，雖然有些不願意——」

麗蘭 （停了筆來）爸爸，你真不願意嗎？

皮有德 往下寫！——去執行更大的責任，然而我覺得——

如你所希望的去——是我的天職，這種——光榮是我覺得自己不配的——」

麗蘭 （頑皮的樣子）你配的呀！爸爸，配的，配的，

你自己也知道呀！

皮有德 喂！你是要和我開玩笑嗎？

麗蘭 爸爸 我那裏會和你開玩笑呢？

皮有德 那末你怎樣說呢？

麗蘭 我呀！我說：「我自知為這個地位最好的人，所以……」

皮有德 好啦，你們這種青年人，也真是太不知尊敬（站起來，踱了幾踱）喔，我又想起來了，你每天晚上吃過了飯到什麼地方去？

麗蘭 我不知道。

皮有德 那不行的，你每天八點到九點總不在家。

麗蘭 喔！那是我受教育的時候呀！

皮有德 怎麼，你兩年以前不是就畢了業嗎？

麗蘭 好啦！就叫做嗜好也可以，那隨你的便，爸爸。

皮有德 嗜好！什麼嗜好！（很嚴厲的樣子走近他）

麗蘭 我怕你生氣，爸爸。

皮有德 只有你保守你的祕密，是使我最生氣的地方，你看你姐姐的事鬧到什麼樣子，喔！我告訴你，今

天早晨，我要把那件事告一個段落了，你也願意她回來，是不是。

麗蘭 (很驚訝地) 呀！

皮有德 你媽媽和我十二點鐘到麗貞那兒去，我原諒她，

我一定要她回來(向左走兩步)

麗蘭 (很驚駭，但不十分明顯) 喔，那是沒有用處的，爸爸！她不肯的。

皮有德 我們看看吧，我的脾氣已經發過了，我想她也該好了吧？

麗蘭 (誠懇地) 爸爸，我敢斷定，她決不肯回來。那只是白費你的時候，而且使你難堪。

皮有德 好，今天早晨，我可以多受一點氣，都不成問題，一家人到底是一家人啊。

麗蘭 (更難過地隱藏着) 爸爸！如果我是你，我真不去，這件事是不會有面子的。

皮有德 那件事不用你煩心了，一個市長有麗貞那樣大的女孩，還沒有結婚就同人家隨隨便便地住在外面，那才是丟臉哩。說她旅行去了這種話，久了

就不會有人相信了。來，把那封信寫完了再說！『但是你可以放心，我一定竭盡全力，以謀全市的福利。』

(麗蘭不耐煩的樣子，皮有德站在她的旁邊)

皮有德 寫好了嗎？「而……保持現在市長之德政，——

不負市長之……」

麗蘭 (望着他) 厚望！

皮有德 喔！厚望也，敬請勛安——弟皮有德頓首，就手再寫個信封罷！

(她去寫字檯上拿了信封且說且走皮有德坐在搖椅上)

麗蘭 爸爸，你以為姐姐是被你氣跑了的嗎！哼！一點都不是，她早就想走啦，所以她故意使你發脾氣，那樣才走得容易，她真痛恨住在家裏。

皮有德 (怒氣地) 胡說！她為什麼要這樣呢？

麗蘭 (噙着氣) 喔，是的，不過，爸爸如果你一定要去，那只有被人家笑話罷了。

皮有德 麗蘭，這裏面到底是怎麼回事？(站起)

麗蘭 裏面——喔！沒有事。

皮有德 你們這些女孩子都學壞了。專惹我生氣，你們就快樂，不過今天早上，你無論如何都不能使我生氣，因為我太高興了，看罷，麗貞，就會好的。

麗蘭 (突然地若有所說) 喔！爸爸。

皮有德 (可怕地滑稽的) 不要貼在胸口，那封信是幹什麼的？

麗蘭 (把信藏在後面) 呵，沒有什麼！

皮有德 今天早上無論什麼都沒有什麼，你知道麗貞現在所交接的是些什麼人，你總該看見過的呀！

麗蘭 有時候看見的。

皮有德 怎麼樣。

麗蘭 實際上，這個城裏也沒有什麼人可以交接的，都是些毫無經驗的時代的落伍者。

皮有德 喔，你那樣想嗎，又是讀了那些新小說：壞孩子，我告訴你，你同你姐姐趁早除去那些蠢念頭罷，只要你們安分，才可以早一點結婚，早一點成家，家男子是不喜歡什麼新精神的。

麗蘭 是的，我知道你不喜歡，男人除去自己以外，是不喜歡任何人有自由的。

皮有德 話不是這樣說，你們這一個階級的女人，向來不會見過現實的。

麗蘭 沒有見過，但是我們要見見。

皮有德 (高興地) 好，隨你喜歡賭什麼都可以，「現實」這一劑藥方，一定可以治好了麗貞。

麗蘭 我還是會賭贏的，不過……我不賭。

皮有德 (走到西邊的門口轉過臉來對她) 你還是不賭的好，麗貞一定很喜歡回來的，按電鈴叫道平，叫道平在十二點鐘齊備汽車。

(皮有德下，麗蘭動身向前，忽又止住作打主張的樣子，繼而看了一看錶)

麗蘭 哎呀！十一點半了，(走到櫃子那裏按電鈴，就手又寫了一個地址的條子)

(道平上)

道平 小姐，是你按鈴嗎？

麗蘭 (轉過臉來上一步) 是的，你看，道平，我能

不能辦好，騎着你的腳踏車，現在就去，我送個口信給大小姐，重要得很，就是這樣，「留神！爸爸就來」。（交給他張地址條子）這是她的地址，你一定要在十二點鐘以前去到那裏再回來，到十二點鐘爸爸和媽媽就要坐汽車到那裏去，沒有去以前，先叫部汽車在門口等着，你騎腳踏車用不了二十分鐘，那地方是沿着河走去，離碼頭很近的地方，但是無論來回，你都不要被他們看見。

道平

（很優氣地）若是落在他們手裏，我要不要把口信吃掉了？

麗蘭

（很着急地）你真是「傻木頭，道平，趕快！

（道平去了又回頭）

沒有什麼更要緊的事嗎？小姐！

麗蘭

沒有，沒有（推着他）

道平

好，小姐，（很遲鈍念着地址）大江胡同，七十五號。

「留神，爸爸就來」。

（道平慢慢走近門口又急急地轉來）

我從後門出去，要回信嗎？

麗蘭

（拍了一拍胸脯）不要，不要！

道平

（走出門伸着頭，對麗蘭指指後面）喂！留神！

爸爸就來（下）

麗蘭

（自語地）喔！我所能做的，只是如此啊！

（她站着若有所思，幕落）

第二場

這是一間不很考究的畫室，左邊一個小門通廚房，靠左方的角上有一個門通臥房，右邊凸出去有一個門通着街。室中的佈置也很簡單，當中一藤方桌，一邊放着椅子，另一邊是只蒲團，匣上有張長發沙，牆上除了幾張油畫外，還有一張照片，掛在左邊的牆上，右前方和左後方都有只畫架子，畫具畫紙也很零亂。

幕啓時。

一個年青的婢女從廚房裡出來，走進臥房，拿了一些短衫和一雙男人的皮鞋，正要回到廚房時，忽然聽見敲門

的聲音，她把東西放在桌上，急急地開門，道平進來，她退兩步。

道平 皮麗貞小姐住在這裏嗎？

小菊 喔！不是，先生，是居太太。

道平 居太太，來！是那個頭黑髮大眼睛的年輕小姐嗎？

小菊 是的，先生。

道平 她的圖畫上寫着皮麗貞的名字嗎？

小菊 是的，先生。

道平 讓我來看看（從右邊的畫架跑到左角上的畫架，細細地看了一會，小菊用驚奇的眼光跟着他）

你說是居太太？

小菊 喔！是的，先生。

道平 「喔」，這麼多呵。

小菊 先生你有什麼事情嗎？

道平 請你把「先生」兩個字免去罷，我的姑娘，我是

皮有德家裏的人，居先生在家嗎！

小菊 喔，不在家，先生。

道平

有個口信，我不能再等了，是居太太的妹妹叫我的，留神，「爸爸就來」無論他們那個先回來就告訴他，（說完了走到靠門去，又轉身囑咐）

小菊 不要忘記說啊！

道平 喔！不會忘記的，先生。

小菊 那末他們結過婚了嗎？

道平 喔，我不知道，先生，（奇異的樣子）

（似乎很聰明地）我明白了，這事陪審官皮有德還不曉得，所以要送這個口信，明白了吧？

小菊 喔！明白了，先生。

道平 記好了，我要趕快地跑回去，居太太的妹妹代來的口信，「留神，爸爸就來」！

（道平出門，她跟着關上門莫明其妙地站了一會

兒）

小菊 奇怪！他慢慢地走到桌子那裏，把東西拿起來到

廚房裏去，忽又聽見敲門的聲音，於是急急地將

東西丟進廚房門，再轉身去開門，一邊走一邊

說。

真討厭！

(門開了皮有德和皮太太進來)

皮有德 我們是皮有德先生和皮有德太太，我的女兒在家

嗎？

小菊 (渾鈍)「一下心亂的樣子」喔！先生，不在家，

先生。

皮有德 好孩子，不要這樣一噓，先生，不在家，先生「

簡簡單單地說：「不在家，先生，有什麼事？」

小菊 喔！先生是的，先生。

皮有德 她在什麼地方？

小菊 喔：先生，我不知道，先生。

皮有德 (用眼睛釘着她，好像疑惑她要說謊的樣子)她

一會就要回來嗎？

小菊 不會的，先生。

皮有德 (更嚴重地)你怎麼知道？

小菊 (很胆小地退一步)我不，不知道，先生。

皮有德 那末你爲什麼那樣說呢？(喃喃地說)她真是個

孩子(皮太太瞟一眼，他走上前去，看見

她漲紅了臉，胆怯的樣子，於是拍拍她的肩膀)不要緊，別疑心。

(他走到左邊看着牆上的東西背對她們)

小菊 (仍然很恭敬地一鞠躬)喔！是的，先生，請問

沒有別的事了嗎？

皮太太 (淺笑着走近小菊)是的，你可以去了。

小菊 (轉身)謝謝你，太太。

(她轉過身，慌慌忙忙跑進左邊的廚房裏，皮有

德用眼睛凝視着她，皮太太帶笑地凝視着皮有

德)

皮有德 嬌小玲瓏又是一個上海的女人(轉身)哼！女孩

子們真是怪東西，麗貞就喜歡這個房子，不願意

回家，什麼？

皮太太 我什麼都沒有說(坐在長沙發上)

皮有德 (坐在左邊的椅子上)我不該對她發脾氣。

皮太太 發脾氣不是永遠都不應該的嗎？

皮有德 這話是很好，的確是你們這些不勞而食的女人們

所說的話。

（皮有德太太笑着）

皮有德 你笑什麼？

（她又聳了一聳肩）

皮有德 你看這個——香煙——（仔細看了看盒子的牌子）

太厲害——可是不好（站起來走近廚房開了看一

看）廚房！（關好了又走到臥房那裏）臥房！

皮太太 （看見要進去的時候）有德，你以為你應當這樣嗎？

皮太太 見他進了臥房，無可如何地嘆了一口氣，

皮有德在裏面發出專橫的聲音）

皮有德 慧卿！慧卿？

皮太太 又什麼事？（她起身向臥房走去正撞着他衝出來

手裏拿着一把剃刀，氣沖沖地跑到台的右方，這

時候小菊伸出頭來探了一探，隨即又縮回去）

皮有德 反了，反了，這裏會有這許多東西，天哪，那個

女孩子到那裏去了？

皮太太 （走近他一點站在長沙發後面）有德！不要這

樣，這事不作興這樣。

皮有德 管他媽的。

皮太太 有德，你萬不可這樣。麗貞，現在也許長了點鬍

碴子啦，你是知道的。

皮有德 什麼話！（坐在蒲團上）就是要等一個禮拜，我

也要待在這兒，非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不可，

這個年頭真到了家啦，女人們都完了，她怎麼還

皮太太 （走到他背後）你先走，留我在這裏見她怎麼樣？

皮有德 這是我的事。

皮太太 我以為還是我的事多些哩。

皮有德 不要在這裏老是反對我，我告訴你，我要去再看

一遍，（急急地起來又要闖進臥房，皮太太跟着

他，他們正要進去，外面進來一個人，嘴裏隨便

地哼着，他們轉過臉來，皮有德用膀子將皮太太

撥到後面，這時候居易已經看見他們作驚訝的樣

子）

皮有德 什麼事？先生。

居易 （恢復了一點）先生，我也想同樣的問你呀！

皮有德 (因為被厭下的怒氣大發) 這個屋子是你的嗎?

是不是?

居易 (冷冷地) 也不見得是你的吧?

皮有德 那末請問你知道是誰的呢?

居易 我姐姐的。

皮有德 你的……你。

皮太太 (拖着他的衣角) 有德!

皮有德 你可以不吝賜教，告訴我為什麼你的姐姐圖畫上，

簽我女兒皮魔真的名字 (跑過去指着畫，又跑過

去指着牆上的照相) 這邊牆上可挂着我內人的一

張照片呢? (居易退後一步注視皮太太)

居易 老實說，這是我姐姐的畫室。她在上海——有一

個朋友住在這裏。

皮有德 喔! 你也有一把鑰匙嗎?

居易 我姐姐的。

皮有德 你姐姐也刮鬍子嗎?

居易 我——我恐怕不——

皮有德 不刮? 那麼或者你可以告訴我這些東西是怎麼一

回事? (他指着剃刀)

居易 喔! 呀! 這些東西。

皮有德 不錯? 那末怎麼樣呢?

居易 (對皮太太說) 太太，我們有當着你的面這樣幹

的必要嗎? 這倒很奇怪哩!

皮有德 有什麼解釋呢?

居易 喔，你看!

皮有德 不要說謊，說出來。

居易 (堅決地) 我情願什麼都不說，(臉轉過去)

皮有德 你叫什麼名字?

居易 我叫居易。

皮有德 你住在這裏嗎?

(居易沒有表示，皮太太走過去)

皮太太 我看你還是走開的好。

皮有德 慧卿，你可以交給我處理這件事罷。

皮太太 你看我的女兒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居易 現在——立刻就來。

皮太太 (安靜地) 你和她結過婚了嗎?

居易 結了，嗯！沒！沒有，我是說一點都沒有結！

皮有德 什麼話，你再說一遍！

居易 我一個字都不再說了。

皮有德 我要你說（闖過去被皮太太攔住）

皮太太 啊！有德！請你。

皮有德 不要你插嘴！我特別忍耐這樣久了（用手杖將畫

打掉）這就是藝術的結果，你是一個藝術家嗎？

居易 不是，我是一個航空家，老實說……

皮有德 我不要你說老實話，我要等我的女兒，（坐在左

邊椅子上）

居易 如果要等你的女兒，我希望你客氣一點，如果你

生氣，我也會生氣，那就糟糕了。

皮有德 喔！我倒霉了。

居易 先生，我很明白這種情形，既然你是個通達世故

的人，如果你想待在這兒的話，我希望在她沒有

回來以前，你自己先得鎮靜一下。

皮有德 如果我們想待在這兒，那很好。

居易 你可以抽支煙嗎？（在桌上的煙）

皮有德 我，——

居易 （自己抽煙）先生，不要煩惱，（聽見門響）我

以為是她來了（走到門口）麗貞，你的父親同母

親來了。

（麗貞走進，母女們都迎攏來）

麗貞 喔！好媽媽，你好，這真是想不到的事，爸爸向

來是說一句算一句的，我自然沒有想到他會來的

（她堅實地看着皮有德，但是不走上前去）

皮有德 （站起很不容易控制着自己）喂！麗貞，這是什

麼東西？

麗貞 什麼是什麼東西？

皮有德 （拿起剃刀）你是已經嫁了這個——這個？

麗貞 （平靜地不論那一方面講）都已經嫁了他。

皮有德 法律上呢。

麗貞 沒有。

皮有德 天哪！你——你——

麗貞 爸爸，請你不要罵人呀！

皮有德 你爲什麼不和他結婚？

麗貞 你還是問很多浮而不實的原因呢？還是問那一個

真的原因呢？

皮有德 那簡直是瘋了（背過臉）

麗貞 好媽媽，你可以同居易到臥房去坐一坐嗎？

皮有德 爲什麼？

麗貞 因爲我不大願意媽媽聽見這種原因。

居易 （走過去對麗貞低聲）他可說不定要動手呵。

麗貞 喔，是的，去罷！

（居易和皮太太走到臥室門口，躊躇了一下，進去）

皮有德 現在說罷！

麗貞 噢！爸爸，如果你想知道真正的原故，就是——你

皮有德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麗貞 居易要娶我，實際上，我們——不過——我在家

裏看見你的情形，對於結婚又是討厭，又是害怕，所以你——

皮有德 不要這樣無禮，我警告你，我忍耐得頭都要爆發了。

麗貞 爸爸，我是十分鄭重的，我告訴你，我們想結

婚，可是直到今天，我自己還做不到，你不曾注意到我們小孩子是怎樣的情形。

皮有德 我！——

麗貞 是的，我同媽媽，還有別的事，一切的事情。

皮有德 （拿出了一塊手帕擦去頭惱）我以為你是瘋了。

麗貞 我最斷定你是這樣想的，爸爸。

皮有德 不要這樣「爸爸」，「爸爸」的了，你們注意到什麼呢，你以為我做丈夫，做爸爸做得不好嗎？

麗貞 你看看媽媽，我想你現在自然是看不出來，你和他相處太慣嘍。

皮有德 自然我和她相處是慣了，不慣又怎麼能結婚呢？

麗貞 慣是慣的，爸爸，不過你不應當給我們留下太好的榜樣。

皮有德 你說的話是我自生以來所頭一次聽到的胡說八道（他站起身舉手向麗貞）我想起那些胡扯的怪話，

從你身上搖出來。

麗貞 要我叫居易來嗎？

(他放下手)

麗貞 請你承認爲了做好丈夫，做好爸爸的苦惱，而且你也應當更進一步地知道我們的苦惱。

皮有德 不論你怎樣說法，總還是要告訴我你近來的行動，爲什麼像街上的娼妓呢？

麗貞 (簡單地) 我不能拿居易當一個有家室的人，就是這樣——其實那也不是他的過錯，他很急切需要着一個家庭哩。

皮有德 那麼，就是你給我們丟臉了，事情已經弄到這樣糟。

麗貞 我本不想這樣無情無義，不過這是你自招的。

皮有德 (真的迷惑了) 你是什麼意思，我真一絲一毫都摸不到頭緒呀！我除去剛強以外還有什麼不對呢！沒有耐性，也許我不是一個神仙，你想想着，我對於女孩子們的安適和快樂，我不會吝惜過給了你門呀。

麗貞 除去我們自己的意志。

皮有德 在你們沒有結婚以前，你們要自己的意志幹什麼

麗貞 你忘記了媽媽了。

皮有德 關她什麼事？

麗貞 她是早結過婚了，請問她有自已的意志嗎？

皮有德 (嚴峻地) 在我對的時候她應當服從。

麗貞 居易就是對的時候，我也不想服從，媽媽今年四十一歲，做你的妻子已經二十三年了，爸爸，這時間也不算是不長久了吧，你不會看過她的臉嗎廢話！

麗貞 我不願意我的臉也成了那個樣子。

皮有德 對於婚姻的思想既是那樣，你又接近一個男子做什麼呢？說呀！

麗貞 因爲我們發生了戀愛。

皮有德 戀愛自然的結果就是結婚，你想照你這樣的行動，真不知道給你妹妹做了怎樣一個榜樣啊！

麗貞 你既不了解我，可何嘗了解麗蘭呢？我敢說，她也有她自己的意志。

皮有德 麗貞(站在她背後)你聽我說，我對木已成舟的事情總是硬着過去，已經作了的事，也不能退出

來，然而補救總是可以的，你一定要嫁那個年輕的，立刻就嫁，不要等事情傳了出去，他的行為已經像個流氓，但是據你自己說，你的行為更比他壞，你真是中了近代病。這種——這種不顧體面的事，你知道有許多的事，她們的秩序是千古不變的，婚姻便是其中之一。老實說，這是第一件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過來，只要你答應我，我便盡力把一切的事都忘掉。

麗貞 爸爸，在我們吵嘴的時候，你不是說過無論我變成什麼樣子，你都不管嗎？

皮有德 我那時候正在氣頭上呀！

麗貞 你現在也在氣頭上呀！

皮有德 (拍拍她的肩) 來！不要再孩子氣，答應我！

麗貞 (微微地聳一聳肩) 不成，我們險些兒就要結婚了，可是我又看見你們了，(有些傷感的神情)

啊！可憐的媽媽！

皮有德 (極怒) 這簡直是侮辱，你老是說你母親是什麼意思？如果你以為——她……她不是……

麗貞 正是，爸爸！

皮有德 我看是受了這種冤枉，真是碰到了鬼，你的母親——是真惹人生氣，我告訴你，她——她一切都壓制下去了，她真一點兒血性都沒有。

麗貞 (冷冷地) 我早知道！

皮有德 忽然覺得方才說的話有點證實她的意思，這實出於他的本願以外，什麼事？

麗貞 (轉過臉來上一步) 爸爸，你沒有看過自己的臉嗎，譬如在刮臉的時候。

皮有德 自然我看過了。

麗貞 滿意不滿意呢？

皮有德 我簡直不懂你的意思。

麗貞 你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如果你是一個專制的回教徒，知道你對，服從你的不只一個人，而是兩個三個人的時候，你一定比現在還會快樂得多。

皮有德 哎呀，這真是氣死人！

麗貞 好話總是刺耳的罷！

皮有德 我不許你再說。

麗貞 在那一方面，我覺得居易都沒有什麼對不起我的

皮有德 我以爲你是最沒有廉恥的，你是我的女兒，我真

慚愧，如果你的母親像你這樣的幹——

麗貞 那你還能好好看待她嗎？

皮有德 （又悲苦又氣忿地）住嘴！

麗貞 母親向來不曾抵抗過嗎？

皮有德 好！好！你甘心往地獄裏跑。

麗貞 即使那樣，總比往家裏跑要好得多。

皮有德 （衝到門口）慧卿，來！我們不能再在這裏停留了。

（皮太太從臥房裏出來，走上前去，居易跟在後面）

皮有德 （猛力地關門又轉過臉來對居易）先生，至於你，

假使容許一個女人把她關於結婚的瘋顛思想加在你身上，我所能說的，只是，我看不起你！（狠狠地又對麗貞）我同你，完了！

（他忿忿地走出去，皮太太跟着小心地關上門，臉上帶着無力的悲苦的微笑，站在那裏握着女兒

的手，眼睛望了望居易）

麗貞 媽媽！真對不住，可是他沒有看見爸爸對我是什麼樣子嗎？

皮太太 孩子，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樣的。

居易 （走前幾步）太太！我總是這樣告訴她。

麗貞 （又柔和又難過地）媽媽，我總對不住你。

（門柄陣陣作響，一個拳頭在上面打着，她踩着脚）討厭！

居易 要不要我——

皮太太 （搖搖頭）我就走了，（對麗貞）

麗貞 （皮有德的聲音）慧卿！慧卿！
喔，媽媽你聽啊。

（皮有德打門的聲音而且高喊着）你還不來嗎？

麗貞 （奮激地）那就叫做家庭生活，我猜，爸爸在結婚以前也許還好些，現在他是這種樣子，你怎麼能過下去呢？媽媽？

皮太太 孩子，他不過是發脾氣就是了。

（門上又是很很地一拳）

麗貞 他若是再這樣子，我要喊了。

（皮太太笑笑搖着頭，轉身就走到門口）

皮太太 喂！好孩子，爲了我你要通達一點才好——

（她開了門，皮有德衝進來拉了她）

皮有德 來！不要理那個賤丫頭和那個賤男人！

（他們走出了門，居易忿忿地走到左邊站着，麗貞很悲苦的樣子看着他）

麗貞 居易。

（他沒有轉身，從衣袋裏拿出戒子和婚書）

居易 （冷冷地）現在這些漂亮的玩意兒又怎麼辦呢？

麗貞 啊！居易！我心裏很難過（坐在沙發上）

居易 你以爲我心裏怎樣呢？哼！賤男人！

（他在桌上拿了枝煙吸着，坐在那張椅子上，這時候小菊從廚房裏出來，手裏提着一個小包袱）

小菊 太太！我要回家。

麗貞 那末爲什麼呢！

小菊 （帶羞地）你知道，有個年青人要娶我，如果我不讓他那樣做，我自己也會麻煩的。

居易 （站起來自語狀）哼！自己也會麻煩的。

麗貞 那麼你的父母呢？

小菊 我不知道，太太。

居易 小菊那個年青的人是幹什麼的？

小菊 他……他的品行很好——

麗貞 假使你嫁了他，他就待你只像是你們床上的被窩似的，如果那樣又怎麼辦呢？

小菊 （又聰明又傻氣地）那末我可以看他是一張床架子呀！不過！不過！他很溫和的。

麗貞 那是因爲他需要你呀！男子在愛着女人的時候，總是溫和的（眼睛瞟着居易）

居易 小菊，你相信她嗎？

麗貞 不相信嗎？而且結婚，一切的變化都是從結婚裏

弄出來的，好像結婚會告訴戀愛的人說：夏天快完了，當心着秋天呀！（笑了一突）

居易 這是什麼意思？

小菊 我不知道，他在後門口等着我哩，我要會他去！他……

〔小菊望了麗貞一眼，放下包袱，走出去〕

〔麗貞〕（走近她坐在沙發的背上）你的意思到底是……

麗貞 我的意思是說結婚真是怪事。

〔麗貞〕 我看你才真是怪人哩，不，不，那個老怪物，我真沒有想到——

麗貞 你是說我的爸爸嗎？可是我並不是我爸爸所理想的

的女兒，因為他所說的自由，只是一個政治家的自由；我們所需求的是一個藝術家的自由，你懂嗎？

麗貞 那末無論如何，讓我們來戴起這個來，看看像個什麼樣子。

麗貞 〔麗貞將婚戒又拿在她眼前〕

麗貞 啊！

麗貞 〔又將放在桌上的婚書送到她面前〕

麗貞 啊！我不知道，假定後來會變成——

麗貞 不會的，來罷，這就是時候了？

麗貞 那末麗貞，答應我，很慎重地答應我，假使你不讓我妨礙你，或是你一點兒也不妨礙我的話——

麗貞 對！這就是條約。

麗貞 〔麗貞替他戴上戒子互相擁抱着〕

麗貞 〔小菊垂頭上他們站起來〕

麗貞 啊！小菊。

麗貞 小菊，怎麼樣？

麗貞 他說我沒有意志的力量。

麗貞 〔對麗貞〕是的，意志的力量，我要告訴你一個消息很要緊的，意志的力量。

麗貞 啊，太太，我忘了告訴你一個口信，很要緊的，從皮麗蘭小姐那裏帶來的，〔留神爸爸就來！〕

〔他們互相對笑着幕落〕

第一幕完，全篇待續。

室裏

高植

窗台上盆裏的菊花正開着，從碧窗紗透進來的微風推動菊莖，輕輕的宕擺。左旁的窗台上有四盆，右旁的窗台上有三盆，在極人工的餐室裏點綴了幾分秋色，使不出屋的人也知道秋已到臨了。

這是一間餐室，兼用作客廳，孩子們更把牠當作遊戲室，因而這室有三樁用處了。室裏有大椅，大凳，又有小椅小凳。圍桌子擺着的有八張靠椅，三張沙發橫列在牆的三方，室的角裏有茶几，小椅小凳零亂的散在室中四方。

松哥和華哥坐在兩張矮凳上，當中放着一張玲瓏的小几。几上有木馬，鐵車，木人，不倒翁，臘狗，木屋，各樣的玩具，擺得儼然像一個美麗的村市，但人比屋大一倍，狗比人高一倍，一切不相稱。在兩個天真孩子的心裏却沒有這樣感覺，在他們，一切都是自然而有理。這不配

稱，在嬌小的靈魂中，反而是美了。

松哥的衣是黑色，雖然色黑，不知在何處黏着的泥土，却顯然的吻着布，兩手也黏着泥土。華哥的臉是才洗的，細嫩得可愛。兩個人的小頭都俯着，目光盯在他們所創造出的小村上。

「這狗要咬人。」松哥指着比屋高的狗，目瞧着狗的目的，似乎狗的睜着不眯的眼在向他表示意。他的嘴輕輕嚙動了幾下，便又依着的坐着不動彈。

「狗咬上頭的人，不好，磨過去。」華哥用他的比松哥的較白的手，把臘狗的身子轉動對着他自己，狗的方向和木屋門的方向相同。狗是白手的，背上有幾塊黑毛，尾巴蜷曲着，一隻腳蹺着，牠的姿形若欲猛然的向前撲去。

「狗看門。不要叫化子來。瓦唔——瓦——唔——瓦——。」

松哥學狗叫，小嘴一張一合，頭也很自然的跟着點，小手也摩挲到狗的背上去了。

「瓦——唔——瓦——唔——。」華哥也學狗叫，姿式比松哥表示的還爲生動，而且眼也眨了一下，在吠後，舌伸着，像突然止跑的狗喘氣着。

於是兩個孩子都笑了。兩個都縮着頸，如被人搔着癢般，嘻嘻的吃笑着，頭下俯，眼也不注意在小村市上了。松哥大意的把口液淌出來了；華哥手一掠，把臘狗拋落在地板上，及至笑聲止住時，才發現看門的臘狗已掉在地上了。

華哥將狗拾起，一手拍着狗的背，「疼了，狗，不要哭，看門吧。」他又將臘狗放在小木屋的前面，小眼注意的看着牠。

「叫這個做叫化子，」松哥一邊說，一邊拿起比狗還矮的人，「說，太太，把一點噉，我餓死了！」他對手中的木人吩咐着，把牠放在臘狗的對面。

「狗咬叫化子，」華哥說，立刻學着犬吠，「瓦唔——瓦唔——。」他把木屋向後，推動了一寸，狗

也向後移了位置。

「老爺，太太，小姐，把一點吧！」松哥仍舊替手中的木人叫着。木人的形像是一個戴禮帽紳士，手內還提着一皮包。孩子的心中並無貧富的分別。

兩個孩子又都笑了。這次的笑，占時間並不長。

華哥仍然學着狗吠，松哥也叫着當隨母親坐在人力車從僻巷中經過時學會的乞丐討要聲。華哥覺得狗不出力，咬不去叫化子，於是用手抓住臘狗的腰，手上下搖，狗便在蹣跚了。松哥也用手捏着紳士式的乞丐在小几上歪動，口內的討要聲尚未止。華哥手內的狗向前衝，松哥手內的乞丐向後退，松哥的手退出几的範圍之外時，戴禮帽的乞丐落在地板上了。

「呵，狗贏了！狗贏了！」華哥放下狗，拍手狂嘶。「人不如狗！人不如狗！」松哥也和喊着，小嘴的弧線拉長笑了。

兩人覺得這樣的玩法不好，於是又議定賣牛。兩人把玩具都拿去，小几上只有一條臘牛，（牛角觸落了一個），和一對小人形了。一個人形是不倒翁，另一個是剛才做過

乞丐戴禮帽的紳士。不倒翁放在臘牛之前，至几的一角。戴禮帽的紳士在几的另一角。「好，我們來，」兩人又開始了。

「噲——噲——嗎，」松哥叫着，「牛來了，賣牛，一塊錢一個。」

「不對，你說兩塊錢哪！我還你價一塊錢。」華哥想起備媽買菜時還價的那種趣味，更覺得一塊錢不得再少，便如是的吩咐了。

哥松點了點頭，「哦賣牛，兩塊錢一條。賣牛哦！」華哥把手內的木人向賣牛的老農人——不倒翁——前移近，故意的使牠一歪一歪的，像他的父親一位朋友那種姿態。本人是在走路。松哥也使賣牛的老農人一步步向前行着，雖然老農人的脚步並未動一分的距離。

「賣牛呵！賣牛！兩塊錢一條！」松哥代手內的老農人喊。

「喲，老頭子，你真苦哪！你賣牛嗎？你幹什麼要賣牛呀？」華哥問。

兩個人手中的玩具表示着談話的精神和動作，有如傀

儡戲台上的小木人兒那樣的動作着，不過几上的人物，是攥在手中的，而且不十分相像。

松哥腦中昨夜在戲院裏所得的印象又重現出來了。「我家窮呵，老爺，虫把米吃完了。我賣兒子。不是，我賣的是牛呢。我家沒有米吃，我賣牛呵。」

「你年紀太大了，你賣我吧。幾塊錢？」華哥注意手中紳士的動作。

「兩塊錢。有錢不餓死了。太太——錯了。老爺，兩塊錢。」

「一塊錢吧。」

「一塊半錢吧。我的牛好呢。」松哥使手內的農人微側着身子，這表示牠指着紳士看牠的牛。牛是黃色的。

「一塊錢，多了不要買。」華哥模仿着大司務買東西時講價的口吻。

「好，賣把你吧。」松哥說，放下不倒翁，將臘牛推向前，立在富翁右旁。

一樁完畢後，兩人又議定玩馬戲。小几上現在陳列着的是一個馬和一個小孩子。小孩子頭上帽子早被華哥玩毀

了，手也斷了一隻。

松哥的母親立在門限上呼松哥，松哥回頭望了一下，依然玩着。她於是走在他的背後立着。她有二十八九歲，穿着黑裙，紅夾襖，髮辮繞成髻橫在腦後。少女的春色已變爲年青母親的樣子了。

「好馬！馬跑快！快馬了！」松哥說者，把馬放在小几上。

「洗臉去，」他蹲下，在他的小腮上吻了一下，「吃飯不洗臉，髒。」

「哼！」這是松哥的回答。他仍然玩着。

「你不聽媽的話嗎？媽喜歡小妹了。你跟媽洗臉去。」

松哥仍然不睬，自玩着。「馬跑了，看哪！快快。」

「跟媽去洗臉吧。媽喜歡你呢。去，衣裳又弄泥了。去，媽就喜歡你。洗過了臉再來玩。你怎不聽媽的話了？我買好東西給你。」

「媽，你買一個牛，買一個人，買一個老頭子，買一個狗。我要屋，要豬。媽，你買把我呀。」松哥覺得自己

藏在房內的玩具不如華哥多，有點眼饞。

「好，媽代你買，像華哥還要多一樣的。聽媽話，洗臉去吧。」

松哥立起身隨母親走了，小手牽在她的手裏。

一會兒，松哥又來了。他換了黃衣，手和臉都洗得很乾淨。他看見華哥正在吃糖，自己又饑起來了。華哥分了兩個給他，第二顆還未接着時，第一顆糖已送在嘴裏了。

「糖好吃呢。」松哥讚賞着。

「媽才給我的。我們玩吧。」華哥把馬頭轉了方向。

瑾哥慢慢的走到他們的玩處，他蹲在松哥的身邊。三個孩子的年齡加一處還不足十八年，然而他們的天真遠寶貴於一個十八歲的人。

「馬跑了。」松哥把馬在几上從一邊推向另一邊，又把馬轉回首向原先的那邊推。如此來回着，馬便是在馳騁着了。他的小手像五個駕駛快馬的馬夫。

「好，賞十塊錢，花喇，」華哥叫着，口啖着糖粒，瑾哥向華哥要糖，華哥不給。但瑾哥的臉仍向華哥望

着。

「看馬的，五塊錢一個人。馬繃了。」松哥使馬翻了一個筋斗。

華哥剛送糖到口裏去，瑾哥在他的手上一搶，瑾哥未搶着，糖掉在地板上。華哥向他眨眼，他也向華哥眨眼。

松哥怒視着瑾哥。

「我們不玩吧。瑾討厭呢。」松哥將手內的馬放到華哥面前。

「罰他走，他搶糖吃。」華哥提議着。

「罰他走，罰他走！」松哥和着，隨華哥立起。

瑾哥覺得難乎爲情，赧然的立起，對松哥望了一下，便跑走了。

靜默了一會，華哥說，「我們唱歌。」松哥給了他同意。於是兩個天真的孩子唱起來了。四隻小腳在紅漆的地板上率率地跳着。

「天上一片雲，雲兒飛，月亮笑了呢。」兩個孩子又都笑了。

「你媽代你買的真好。」松哥指着几上几下華哥的玩

具說。

「你媽代你買的呢？我媽帶我買糖，買帽子。」華哥摸了摸沒戴帽的頭。

「媽代我買鞋，新的。我坐媽的身上，媽帶我玩。媽說代我買許多許多好玩的東西呢。媽頂好。」松哥說完，身子旋轉起來。

華哥蹦着，唱着。菊花在窗台上頂頭，似乎想加入他們的集團。

松哥蹦了一會，又唱着。「我要撒尿。」便蹦蹦的走出。他回來時，覺得有點累，於是躺在沙發上休息。

瑾哥拿着一紙包餅乾走進室裏，口內嚼着，似乎餅乾有一種異常的美味。他坐在一張小椅上吃着，不使有一屑落地。

瑾哥的啞嘴聲傳入松哥的耳鼓時，他在沙發上把着天花板的眼轉射到瑾哥的身上來了。他看着不眨眼，身子也不自主的側過來，向着瑾哥。瑾哥津津有味的吃着；松哥精神抖抖地立起，目光依然射在他身上。他看着他拈起餅乾一片片的向口裏送，他的步伐也走向瑾哥，終于他立在

瑾哥面前了。

出他意外的，瑾哥給了他兩片。

「好吃不好吃？」瑾哥一邊吃一邊說。他的世界便是手裏的一包餅乾。

「好吃，好吃。再把我一塊。」松哥誠意的和着，手已伸出。他的手縮回時，有兩塊餅乾在掌中；手未放下便湊到唇邊。牙齒又敲起來

兩人由對立而並排着，幾乎親善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華哥放棄了他的玩具，走他們的對面立着，眼睜着瑾哥手內的紙包。

「好吃的很哪。」松哥向華哥說，自己覺得很榮耀。

「給我兩塊。」華哥的手伸到瑾哥的紙包前。

瑾哥不睬，只顧努力的吃着，轉身走了幾步，在一張小椅上坐下。松哥跟着他，坐在他身旁的另一張小椅上。他又得了兩塊餅乾。

「媽不給弟弟餅乾吃，給我。」瑾哥說。

「媽不代小妹買皮鞋，代我買。」松哥說，蹣足，表示他們皮鞋好。

華哥又跟來了。瑾哥的包內的餅乾已所存無多了。

華哥的手還未伸到他面前時，瑾哥又走到沙發上坐下。「松，來，給你吃。」他向華哥眨目，雖然未說話，目光中似乎說，「我不給你吃呢！」

松哥和瑾哥並坐着，華哥追到瑾哥面前伸手搶他的包，他縮手躲讓，華哥撲了個空。松哥不高興華哥，要他走，但他仍和瑾哥搶着。

「上，叫華子走！」瑾哥向松哥求援。

松哥立起推華哥，華哥被推開，看看自己力量不敵他們，恨恨的退到自己玩具的几前立着，心內不平，但又無可奈何。憤憤地立了一會，見他們包內的東西吃完時，他便坐下，覺得再望也無益。

瑾哥把空紙包放在沙發上，和松哥談心。松哥比他小，比華哥也小，然而瑾哥與華哥今天像軒轅板上兩端坐着的人，高下操在松哥的手裏。松哥變為這小世界裏第一個重要的人物了。

華哥獨玩着，覺得無味，便在沙發上躺着。聽松哥和瑾哥談心。躺了一會，他又立起，走到几前，玩他的玩具。

「嘻，排隊。」他把戴禮帽的紳士放在第一，牛放在第二，犬放在第三，馬放在第四，雞放在第五，擺成了動物的行列。在最後，他加上不倒翁。「開步走！」他使每一個動物形的玩具向前移一寸。

松哥的目光射在几上的玩具上，和瑾哥談話的興味漸減着。

「走！」華哥命令，着手搬動每一個玩具向前移一寸。

松哥跑到華哥的面前。華哥不拒絕他。在他，不拒絕就是默許。松哥自動的重和華哥玩起來。松哥坐在華哥對面，几上玩具的擺列又換了一形式。

松哥又湊到他們面前來了。他蹲下，對每一個玩具都發生興味。

松哥和華哥商議開店。不倒翁被當作是老板，戴禮帽的紳士是顧客，其他都是貨。顧客獨自立在一邊，老板和貨物在另一邊。

瑾哥的手伸到雞的身上。他的手被華哥推回。他要松哥陪他玩去，松哥的心全注在玩具上，對他無表示。他覺

得很無味。

「我找媽去了。」瑾哥垂頭喪氣的退出室外。

「我買一隻雞。幾個錢？老板。」松哥代表顧客問。

「二十塊錢一隻雞，」華哥代表老板回答。

松哥給了還價，於是這生意做成了。

「華哥。」他的母親在外面喊他。

「呵——，」他隨便的答着。「先生，你買牛嗎？牛

巧呢，三個銅板一個。你買了回家種田。我的牛嗎，老牌子貨，括括叫的貨。」

「括括叫的貨哪，東洋貨，西洋貨？東洋香水不好。

味——。東洋牛不好。這是老牌子牛哪。好，我買着回家

把兒子做田。」

「華哥，來，」他的母親立在門外說，「來，來，來

同你玩。」

「哼，不幹，爸討厭。好，賣把你，三個銅板。哈

，牛好呢。」

「來，華哥。爸出去了。媽帶你玩。」她說着，走近

他們的市場。

「媽，今晚吃牛肉。吃爛的。我不去。嗨，馬來了。」他捏住馬在几上動着，表示馬在跑。「呵哧，呵哧，讓路，馬來了。」馬來回跑了幾趟，他才放手。

「華哥，媽一個人，爸出去了。我帶你去換衣裳。」她蹲下，拉他的小手。

他的小手從她的手中掙出，抓住臘狗的腰，「狗來了，瓦唔——，狗吃貓了，瓦唔，咪呀——咪呀。」

她被他引得發笑了。「你聽媽話呀，回頭再來。我帶你去買糖吃。快跟我走。」她牽着他的小手。

華哥一鵬落立起。「媽，還買餅乾。我把東西收起來。」

她吩咐他回頭來收拾。他蹦蹦跳跳着隨她去了。

室裏只留下松哥一人了。他獨玩着玩具。玩具雖好玩，但他從其中找不出先前的興趣，因而索然了。

他立起，叫媽。一種空虛突然的襲擊到他的心中。這空虛不可捉摸，也沒有名目，只在他的微弱的心中感覺到，而要想法子解決罷了。

「媽，媽，」他叫了數聲，依然不見回答的聲音。

他走至門外叫了幾聲，也不見回答。他着急了。

「媽，媽，」他更加用勁的叫。媽却無答聲。

他的父親走到他的身邊，問他叫什麼。他只是叫媽。

他問他叫媽什麼事。他說不出所以然，只是現在要媽，想自己立在媽的身前。

「媽有事呢。媽就來。來，爸同你玩。不要叫，爸出去代你買許多好東西來家給你玩。你不叫，爸就心疼你了。嘻，馬好玩。」他逗引着安慰他。

他若無所聞的叫着，嚷着要媽。

「媽在做事，就來。不叫，爸就心疼你。」他拉他，他立着不動。

媽仍然喊不到，他哭起來了。「媽……媽……」淚珠從腮上滾下。

他的父親抱着他在懷裏，哄着他，但這不能使他停止哭聲。

一會兒，松哥的母親來了。她的衣襟敞着，乳房露在外面。「不要哭，她在喂小妹乳呢。喲，哭了。歇住，媽喜歡你。」她抱他坐在沙發上，吻他的小額。她一手在他

的身上拍着，一邊哄着。

松哥的哭聲漸低，頭搭在母的肩上，腮貼着腮，也不喊了。終於哭聲全止了。她吻着他，撫拍着；他在她的懷裏哽咽着，抽搐着。

「好，媽同你出去玩，買好東西，買糖吃。松哥比小妹乖。媽喜歡松哥。好，松哥不哭了，好了，媽帶你去買糖。」她的手在他身上輕拍着。

靜謐佔領了全房。松哥連哽咽聲也無了。他抬頭望她的臉，她吻他。

父親說他好羞，好笑。但他向母親一笑，頭又藏在慈懷裏。她故意地搔痒他的頭頂，他在他的懷裏吃吃地笑了。

屋頂下

現代書局版

內容

岔路·屋頂下·伴侶·

安舍·病·鬍鬚·李媽

裝幀

三十二開本·二百頁·

上等紙印刷

定價

六角五分

朱湘詩抄

朱湘

招魂辭

不怕巨靈般的薄暮雲霾

天際行來，

將徑封埋，

荒郊之內我們燃起神柴；

照英魂歸來！

赤燄熊熊，照見狼豹兇豺，

風過蒿萊，

火舌雖歪；

終將星點向四野遠噴開，

引壯士歸來！

黃河水作酒，擎幾鼎濃篩

（離去夜台，

莫再延捱，）

睡獅屠死，享成肴饌相齊，

禱靈魄歸來！

母親的悲淚儘落下雙腮，

一泛悲哀，

蟠踞胸懷；

她在戰場上把聲調高抬，

喚兒子歸來！

國魂跨着虬龍天際飛來，

旌旆前排，

儀從徘徊；

他令國殤之鬼呼喚英儕，

自泉下歸來！

憤外逼強鄰，憤國事日乖，

轉戰九咳，

白骨皚皚……

形骸雖喪，你們的魂魄，哎！

魂魄可歸來！

田野蕭條，只餘老弱，痴歎，

更乏雄材，

爲國祛災；

望你們到母親懷裏投胎，

再一度歸來！

血紅的土忽然綠似茵苔，

時猛時衰；

聲過蒿萊——

是銜救的駿馬奉了神差，

送國士歸來！

希望

當日，我因爲「現在」不能滿

我心中的預期，把牠撩開，

朝了新方向，重尋那一反

前惡的「今」，好讓關在胸懷，

哀哀哭着要奶漿的心臟

能安睡下去，那知這一來

已經十年了，只尋到失望——
失望，那個橡皮似的東西，
落到塵土中了，又能跳上

頭來，變成希冀；如此不疲，
一直高下的慌張了十載，
現在精疲氣斷，落進污泥

裏邊去了，不再光是能埋
饑餓的畫餅，河那岸的梅，
能稍枯涸了。心哭着無奶。

早已焦死在胸頭；只剩灰，

蒼白的——還包有一團溫暖——
偎在骷髏裏，等到風一吹，

雨一淋，牠便要飛入遼遠，
永無踪跡了……不能！那不能！

「今」與「未來」所欺賣的，不但

我一個人吧了，芸芸衆生，
他們爲巧語甘言所籠哄，
總多過恆河沙了。有些人

到頭也不悟他們在荒塚
碰上了死神的骨架。都還
爭說是這不曾枉費紛擁。

苦辛了十六年，在鬼門關

前面，還是抓住了那希望；
有些人，長着口不會言談。

心頭的苦申訴不到唇上，
只能含着眼淚，去找近鄰，
那便是螻蟻，緘默的榜樣……

不能，爲了後來的，我不能
不揚起這受欺者的咒聲！

荆心

唯有夜半，
人間世皆已入睡的時光，
我才能與心相對，
把人人我我細數端詳。

白晝爲虛僞所主管，

那時，心睡了，
在世間我只是一個聾盲；
那時我走的道路
都任隨環境主張。

人聲擾攘，
不如這一二聲狗叫狂狂；
至少牠不會可親反殺，
想咀咒時却滿口褒揚。

最可悲的是
衆生已把虛僞遺忘；
他們忘了台下有人牽線，
自家是傀儡登場，
笑，啼都是環境在撮弄，
才聽到有聲音發生胸膛。

這一番體貼，

我自家不要也遺忘……

聽，那鄰人在嚙語；

他何嘗又未曾夢到？

只是醒來時又拋去一旁。

十四行

這麼一件殘缺，連我自家

都久已灰心了，哎！朋友，

想不到你居然來了，拏手

托起來，撫摩徧牠的亂疤！

或者 風雖是吹，雨雖是打

在這個肢體上，佈滿了鏽，

蹄子雖是來踩，踩缺了口，

那實質堅硬的，依舊無瑕。

那麼，就由你放在牠案上——

不，要放在書箱底下：殘缺

與完整本來不可以齊排，

放牠在書箱裏，除你而外，

更沒有人看見，省得他咧

眼睛，那時，你也替我心傷。

花與鳥

她

美麗如一朶春花；

我

熱烈如太陽的火；

任隨我仔細端詳，

她不會焦黃，

比當初更是芬芳。

圓，

她眼睛像彈丸；

鳥，

我的心應弦而倒——

我願捨了天空，

關進鳥籠，

長懸在她的房中。

歌

誰見過黃疲的花

纍纍結成硬果？

池沼中只有魚鰕，

不是藏蛟之所。

人不曾有過青春，

像花開，不盛，

像水長，不深，

何從得豐富的收成？

太陽射下金光，

照着花開滿地；

春雨灑上了新秧，

田中一片綠意。

培養生命要愛情，

牠比水還潤，

比日光還溫，

露着牠的無不茂生。

陋巷風景

何德明

天剛一點點發亮，小巷裏的井欄邊，便喧嚷着人聲。

井欄上架起一座木架，架上掛着一個木輪，兩隻木製的吊桶，用繩繫在木輪上，隨着那木輪的旋轉，吊桶便在井裏一上一下。木輪發出粗糙的繁響，更增空氣的嘈雜。井欄邊有大木桶，有浴盆，有菜籃，……附近菜園裏的宋富伸張起兩條健臂，拉着兩隻吊桶的繩子，很起勁地一上一下，把吊桶裏的水往大木桶裏倒，大木桶裝滿了水，他便拿起依在牆壁上的木扁担，把水挑着往巷外挑去。井欄邊的女人們便趁機會把那木輪旋轉起來，把吊桶裏的水往自己的浴盆裏倒去。隨後把竹籃裏的蔬菜放進盆裏，一根根洗滌起來，把枯黃的葉子，把菜根，都隨便地往井欄附近亂扔，旁邊早候着許多雞鴨，都爭先恐後地把那葉子菜根搶嚼着，並且發出震天響的鳴聲。洗菜女人剛走，浣衣的女

人又跟着來，那宋富也早又挑回一擔空桶，仍舊伸起手臂，旋轉着木輪，把吊桶裡的水倒往木桶去。……

「光景井一定有一天會乾！」

宋富一邊把吊桶裏的水倒往大木桶，一邊像漫不在意地這樣說。

「這井多麼深，准乾不了。」

一個洗衣的婦人隨便的 answering。

「井深有甚用。這樣多人，早晚總有一天會乾得見

底！」

「人家用得反正不多！你宋富自己想想，一天多少擔

水？」

從跪墊着的草袋上，那婦人抬起脖子，很正經地向宋富睜眼，並且很不客氣的這樣說。

「一天多少擔水？你管得着？這井是你家的？」

「話不這麼說，誰用水多，誰該明白？」

「我用一萬擔，干你鳥事！」

「誰跟你鬪臭嘴，還不是你先領頭的！」

那婦人忿怒着，猛的站了起來，手指着宋富說。

「烏鴉嘴！烏鴉嘴！」

「你敢罵人！你敢！」

「烏鴉嘴！烏鴉嘴！……」

婦人跑近宋富身邊，想把拳頭去搥他的胸口，旁邊的女人小孩都停止工作，連忙站起身勸解。隔了不多久，大家便都比較平靜了，那婦人的衣服也已洗完，便提着衣籃盆子往巷裏走去，轉了幾個彎，便聽見呀的一聲，隨後便又呀的一聲，知道她已經走進自家去了。這邊井欄旁的話聲突然格外嘈雜起來：

「那不要臉的婊子！敢在我頭上動土！」

宋富停止着旋轉那木輪，很氣憤的對井欄邊的人們

說。

「跟她這樣人計較甚麼呢？反正她是下賤人！」

一個年青的姑娘脫口而出。

「她是誰呢？」

有人插來問。

「連她都不知道嗎？她就是從前道尹的媳婦呀。」

「可不就是林太太？」

「對啦！就是她。」

於是大家都把林太太作談話中心，把她剛才和宋富鬪嘴這回事做個引端，一直談到她的過去的光榮事蹟，和現在的臭史。大家正在談得興高采烈，一個小女孩子陡的從巷裏跳將出來，手裏拿着一個空籃，看樣子是到街上去買雜貨去。大家看見這小女孩子便都停住口，各人仍舊做各的事，獨到那小女孩走過井欄，慢慢的消失在巷口的時候，宋富就高聲的說：

「這就是小雜種！」

「是現在的姘夫生的？」

「不是嗎？刺上姘頭個把月，就有了孕。」

「這才笑話哩，難道她丈夫死啦？」

「丈夫活着，她敢這樣！」

宋富說着，仍舊旋轉着那木輪，兩隻吊桶一上一下。

一個婦人跟着說：

「她丈夫活着她也敢的，誰說不敢？」

「丈夫是鴉片鬼，那裏跟她碰得起？」

「她跟丈夫生過孩子嗎？」

「不是有兩個男孩子，兩個女孩子嗎？」

「現在怎樣了呢？」

「現在孩子是一個個都給姘夫趕跑啦，女孩子嗎？大的那個……這真是不好意思說。」

「大的做了姘夫的小老婆啦！」

宋富不耐煩地就把那人的話接下去。

「別給她聽見，又會鬧得天翻地覆。」

「人家事還是少管好，反正不干我們的事！」

大家便都沉默下來，誰都不再提起林太太的事了。各人工作着，從菜籃裏把菜放進盆裏滌洗着，宋富的木桶又裝滿水，拿起木扁担就挑起往巷口走去。剛剛挑到門口，就碰見那小女孩子，她已經提着一籃雜貨回來了，宋富等她走過去，就不自禁地溜出一句話：

「你這小雜種！」

那女孩聽見他的話，她連忙回過頭來，向他瞪瞪眼，她狠狠地對他說：

「你敢罵！我告訴媽去！」

宋富不等她說完話，他早挑出巷口走了。等到宋富挑了空桶回轉來，那林太太早在井欄邊等待他了。她看看他從巷口進來，就破口大罵道：

「小雜種！你說清楚點！你配罵嗎？」

「哈……哈……」

宋富儘管仰頭大笑，把木桶重重的往井欄邊地上碰。隨後把那條木扁担重擊一下牆壁便仍舊伸張起手臂，拉那兩條吊桶的繩子，吊桶一上一下，吊桶的水倒往大木桶裏。

「別那樣好管閑事，下次再這樣侮辱人，可不答應！」她看他一點不反應，她很沒勁兒，她只得走了。井欄邊工作着的人們都鬆了一口氣，宋富瞪着眼睛看她走進巷裏去，聽到她關門聲後，他便哈哈地又笑開了，大家聽見他笑，也就都嘻嘻哈哈地跟着都笑開去。

這是一條污陋的小巷，可是這條巷很彎曲，而且又很長。巷裏的空氣非常惡濁，地上一季四季沒有乾燥的日子，牆角總是一堆堆的垃圾，巷中心則常常倒着一大堆的糞渣。在夏天這條巷裡多蒼蠅多蚊子，冬天這條巷雖然也常鋪着雪被，可是空氣仍舊是惡濁的，齷齪的。在這條巷的中段是一口井，這是陋巷最熱鬧的地方，從太陽沒有出來以前，一直到太陽落山，這井邊老是喧着人聲。井欄邊總是滿佈着大木桶，浴盆，菜籃，……大家一邊工作着，一邊就你一句我一句的談天說地，到了夏天，這地方便格外的熱鬧，常常到了深夜，天上掛着稀疏的星行，大家都還沒有散去，彷彿這是一個納涼的處所的樣子。

巷裏居家很複雜，大概說起都是下層階級的人家。譬如走進這條巷，向右拐一個彎，門上畫着八卦，牆上有香筒掛着的，那是米市上的司賬的。再前進，拐幾個彎，靠左手，門口有一個大垃圾箱，有兩扇小黑門，七級石級，那是婚喪時的著名音樂敲手；緊緊靠着這家，門口斜過去就是那口井，那是賣糖果的人的家，跨過那口井，這是巷的後半段了，那裏面人家就更多，有私娼，有賭場，有小

販，……從那口井走過幾家，向右轉彎，門上有春聯，牆上畫着太極圖，那便是林太太的家。再進出那是有許多兵士的家，他們是這巷裏最神氣的人們，他們可以隨便到這巷裏的任何那一家去。他們不要你們歡迎，他們會常常來光顧的。這巷裏的家兵士們最喜光顧的是那些開賭場的和賣淫的家。其次便是林太太的家了。

林太太的家在這陋巷裡，並不比其他的許多家精緻，建築也並不特別美好。她的家并且是比較更狹窄的，進門是一塊一二丈對方的小園，園裏沒有花草，只有幾株皂角樹，在園的左首就是她的家，那是兩間平屋。所謂兩間也不過是把一大房當中用木板分隔為二罷了。林太太家兵士的所以要常常光顧，那就因為她家是開的一間秘密的鴉片館。兵士因為大多有煙肝，所以整天到晚都到她家去消磨光陰。有時候軍隊打從城裏過，那麼這陋巷裏的林家的生意便更熱鬧。林家煙館雖然是秘密開設，事實上那是早成了公開的秘密了。這原因自然兵士本身有力量，林太太不怕誰來干涉，況且林太太的姘頭就是城裏軍隊裏的副官，他是這煙館的男主人，更不怕甚麼意外的事情了。

她的丈夫林如華。因為自己父親是道尹，所以從小就染上烟癮，當初父親活着，依賴父親的威勢，他簡直是小霸王，誰敢對他有個不是。林太太和他結婚，他倒給她壓服着了，她把他當做活死人，在外面向別的男人送私情，他明明知道，他也不敢說她一言半語，他只要倒在牀上，有那麼幾嘴鴉片抽，他也就在烟霧迷濛中沉醉過去了。不久父親革職，林如華一家人便倒霉下來，不久他父親就死去，他把家產都花在那枝烟槍上，沒有多久，把一份家產都毀蕩無餘了。於是夫妻兩個，和四個兒女便都在窮困裏過活了，可是窮困雖是窮困，烟槍還不能不備；況且他的妻林太太又打得一手好烟，烟炮經她的手打起來，似乎烟味都格外的清香些。慢慢地一家大小的生活都在風雨飄搖中，一天天地不能挨過去。于是把僅存的一居宅，也就典賣給人家，居宅賣掉後，便只好賃人家的屋住；于是一家人便搬到這條陋巷來。就在搬來那一年，秋天，林如華自己便得急氣病死去，林太太和子女們便更在窮困裏掙扎了。于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景之下，林太太便秘密地開了鴉片館來，好在烟具俱備，自己又會煎烟膏，并且一向就打

得一手好烟炮。她很相信生意的前途，果然慢慢地就引來許多烟癮極深的人，慢慢地林太太因為自己還年輕，同时又因種種事實上的需要，她便和一位副官姘上了。最初自然當他是老烟客，可是子女們雖然年歲還小，自己總覺得不大好意思，可是慢慢也就習慣了。她叫子女們都叫他：「爸爸」，但子女似乎都很不高興，他們都不大願開口，大兒子才十一歲，可是他懂得多了，他每逢吩咐他叫那副官做爸爸的時候，他總狠狠的說：

「爸不是早死掉啦！有兩個爸爸嗎？」

「小鬼子！回頭打你！」

林太太臉孔泛起紅潮，對兒子的責問沒有話好說。這樣子女們便大家互相模仿着，誰都不高興叫那副官，並且誰也不願意理睬他了。林太太沒有辦法，後來聽從姘夫的意見，把兩個孩子，都送往遠遠的一個鎮市裏去當學徒。兩個女孩子，大的給姘夫強姦過，并且有把他做小老婆的意思，可是後來都送給人家做義女。這時候她自己肚子裏已經有了孕，不久便生下一個女孩子來。生了這個女孩子以後，她便再不會生產過。人家看見她這個女孩子，誰都

叫她：「女雜種」。小時候這女孩子自然不懂事，你叫她，她也若無其事，到了八九歲，這孩子便竟很懂得這名義的好壞了。于是有人叫她，她總是告訴她媽，由她媽出面跟人家去鬪嘴。……

烟館生意大佳，陋巷的人跡更緊密。林太太非但打得一手好烟炮。并且還給烟客許多某方面的方便，譬如烟客要林太太打煙炮，林太太就緊緊地靠着那烟客，這時候烟客不妨向部胸部探險，或者撲着她偷吻幾下，諸如此類，她都一點不表示討厭。這樣的結果，生意便更興隆了。有時候林太太在烟榻上和烟客調情，被那妍夫副官看見，他非常的不高興，他向她盯幾眼，可是她全不理會。漸漸地那副官不能容忍，便和她爭執起來。

「這成甚麼話？多麼討人厭的！」

那副官的額部隆起一條條筋脈，兩眼像閃着火光，憤憤地跟她說。

「真是笑話啦！你還吃醋不成？」

她很坦然地回答着，隨後就笑得伸不起身。

「你是我的人，你怎好和他們胡鬧？」

「和他們胡鬧？你管得着？」

「我不管！誰管你？」

「你不要得隴望蜀！你要明白些！」

「我明白得很！哼！看你還敢不！」

「不敢？笑話啦！哈……哈……我敢不敢？你管得了

嗎？哈……哈……」

「再笑！再笑就扯歪你嘴！」

「哈哈……哈……哈……」

副官忍不住氣，就猛的給她一下耳光。

「你再打！你再打！……」

兩個人打做一團，弄得許多烟客都無法勸解。隔了不久，那女人突然大聲的大哭起來，把身子往自己狀上一擲，隨後就翻來覆去，并且把拳頭捶打牀板，打得整個床架都動搖起來。那個女孩子也在牀沿號淘大哭，嘴裏直叫着「媽媽，……」大概過了半句鐘的光景，那女人從牀上跳起身，狠狠地對着那副官說：

「你給我滾蛋！你不配住在這兒！女兒你帶去！」

「叫我滾蛋？這樣容易？哼！」

男人冷笑回答着。

「還不滾蛋？你想在這兒生根？」

「要生根，你也沒辦法！」

「滾蛋！滾蛋！快快滾蛋！……」

「好！我滾蛋！讓你！」

「快快滾蛋！」

「讓你！看你能過明天不？」

那副官拉着那女孩子的手，就往門外走，許多烟客都來拉他回去，他頭也不回的打開大門就走了。林太太看見他走後，仍舊把身子擲在牀上，她只聽見那女孩子一路噁哭出去的聲音，她很想站起追出去，但是她一轉念，她還是嚷在牀上動也不動；漸漸地那個女孩子哭聲遠去了，到了後來，便一點也聽不到了。……就在那天晚上，林太太

和幾個烟客都給公安局捉了去，并且還帶走好幾套烟具。

……

第二天，天剛一點點發亮，小巷裏的井欄邊，便又喧嚷着人聲。井欄上仍舊架着木架，架上掛着的木輪旋轉着，兩個吊桶一上一下，宋富還是把水一擔兩擔的挑出巷口，往自己的菜園去，井欄邊佈滿着大木桶，浴盆，菜籃，……大家工作着，談論着，把昨夜林太太被捕的消息當作新鮮的資料。宋富從巷口挑着空桶回來，他很高聲的對大家說：

「賣淫婦走了，巷裏今後會安靜些啦！」

一邊說，一邊就伸出手臂拉吊桶的繩子，於是木輪旋轉起來，兩隻吊桶一上一下，……

小毛子

殷作楨

爲西哥又在到處鳴鑼，李家堡准又發生什末事情了。

不然，他決不會隨便鳴鑼的。照例，除了喜事喪事與迎神賽會以外，鄉裏從不隨便鳴鑼。萬一鳴了鑼，準是誰家跑掉了小孩子，鳴鑼找尋。

可不是誰家又跑掉了小孩子？也許是的，天色已經暗下來，小孩子頂容易給拐子拐了去。近年來年成不好，拐子頂多，拐了孩子便送福建去販賣。

誰家失了孩子，大家都會替他可憐。孩子長大起來就是父親的一把幫手：種田，幫工，賺錢養家。

聽了爲西哥的鑼聲，大家從屋裏奔出來。

『爲西哥！幹嗎的又鳴鑼？可不是誰家失了孩子？』

『不是，不是！快到祠堂去！』邊敲鑼邊說話。

『上祠堂去幹嗎？』

『打賊！』

鳴鑼是爲了打賊，這有點兒奇怪，大家便穿過田岸向祠堂奔去。田岸狹，人多，大家擠着往前跑。澎，小孩子跌下田裏去，哇的一聲哭起來。母親把孩子從泥水裏拖上來，一個巴掌：

『小鬼！你也跟來幹嗎？』

罵了一句又拖着孩子跑了。

一個婦人拚命的跑，纏腳帶散了，從褲腳管裏吐出來，吊在腳跟後面飛：長，狹，一跑一飛，像一條鰻魚在水裏游。一個男人在後面追，生怕遲了看不到什末似的。仆通一聲，男的踏着纏腳帶，女的仆倒在地上，吃了一鼻

子的灰，趕快跳起來，沉下臉：

『要死的！忙什末？又不是你家裏死了人！』

『誰叫你跑散了纏腳帶？』男的笑下跑開了。

『殺十刀的！』兩下就解下了纏腳帶，往腰裏一塞，拔起步來又跑。

沒有吃完晚飯的也捧着飯碗邊吃邊跑地奔向祠堂去。

祠堂裏的破桌上點着一盞半明半滅的油燈，什末也不見，只見一大團漆黑的人堆——在移動，在吵鬧。大家往前擠。

『擠什末？』前面的不高興。

『擠上去瞧！』後面的盡擠。

『啊……踩了我的腳啦！』女的叫。

『媽！媽！瞧不見，我要抱……』小孩子在哭。

大家往前擠，擠近，才看清楚——

一個人吊在祠堂中央。全身脫個精光，一件破舊的小褂子圍在他的腰間，一條粗繩縛着他的兩隻手，緊緊的，那條繩吊在正棟上，這個人便這末的懸空掛着，不能下

來，又不能上去，只是彈動着身體在掙扎，可是愈掙扎，

身體便馬上會離開兩隻手掉下來似的，痛苦也便愈增加。

『請你們放了我吧，開個恩，做個德，反正我也沒偷到什末東西……世口不利，找不到事做，沒飯吃，肚子餓可難受，只好偷，實在，我自己並不想偷東西過活……開恩，放了我吧，以後我再也不偷了……』聲音有點兒抖，兩粒眼淚從臉頰流到胸前，再往下流，匯合在肚臍裏，發癢。

爲西哥舉起那鑼槌在他的屁股上就這末一下：

『不偷，我的兩隻老母雞，長水哥的一頭牛，就是你偷的。今天若不是給我們捉住，那一捆的稻艸準得又跟你走啦。種了幾畝田只看存這些稻艸上，你拿了走，叫我們靠什末？』

『我實在沒有偷你的老母雞，也沒偷長水哥的牛，我只偷了黃老伯的一把菜刀……放了我吧，下次再也不敢了……』

『你還不認賬！』又是狠狠的一下。

『別跟這狗畜的咕嚕，來，打吧！』

長水哥提起籐鞭來唬唬的就打，爲西哥也取籐鞭來代替鑼椎。

『啊……啊……！』拼命掙扎，打千秋似的前後搖擺着，『啊……痛……痛呀……我的手要……要斷……』想停住，不能，愈掙扎便愈搖擺得利害。

『痛呀？我永遠忘記不了我的牛！』一連十幾下。

『我也永遠忘記不了我的兩只老母鷄！』比長水哥還多幾下，兩個人比賽似的。

『啊……痛……饒了我吧，够啦……』

遍身幾百條紅痕，滿是血，血滴下地來。

『爲西哥！來，把鹽瀝塗上去！』

『啊！來不得！來不得！已經打够啦，快放我吧，開

恩吧！』

『來不得！』一罇的鹽瀝統潑在他的身上。

『噯唷……』這一蹶可有幾尺遠，回過來的時候，那雙腳恰巧打在一個農婦抱着的小孩子頭上，還滴了小孩子滿頭的血，小孩子哭了。

『打不死的！』女的瞪起眼來罵。

紅的肉，淌着血，皮全脫光，全身腫脹。

『噯，噯……』一連又打了幾下，一條籐鞭分做了兩條。賊叫不響，昏過去。肉一塊塊的掉下來。

女的帶着孩子們走了，怕，不敢看。

爲西哥提起籐鞭來還要打，可給黃老伯阻住了。

『爲西！別打啦，扣手些，打死了人不是玩的，陳家村不是好對付的，陳老爺就够我們麻煩。』

『提起陳老爺我便要再打！這狗畜的，陳家村出了賊，他也不教管，老讓他上我們這兒來偷東西！』爲西哥舉着鞭子還沒放下。

『陳家村頂發財，大家在地方上都有事幹，怎末會出了賊？』一個農民間。

『你後生家那兒知道？年年天災兵禍，到處鬧土匪，老沒好年成。今年總算大好年成啦，可是穀比什麼還便宜，種幾畝田不够還債。沒飯吃，怎末不偷？』黃老伯又在感歎了。

『啊……』賊慢慢的醒過來，睜開眼睛向四周望了望，『黃老伯！做做好事，請你放了我吧，打啦，我已經半

死啦……黃老伯！我實在只偷了你一把菜刀，那天晚上我在你的門外走過，瞧裏面沒人，便順便進去帶了菜刀走……以後再也不幹這個啦……快放了我吧……啊……痛得很……」話聲很低，斷斷續續，沒點兒氣力。

「誰叫你偷東西？我的一把菜刀倒是小事，人家的牛是要耕田的，老母鷄是要生蛋賣錢過活的，怎末好隨便偷了就走？今天饒了你的命，放你回去，以後得好好的做人，別再偷人家的東西！」

『是的……』

解了繩放他下來，站不住，不能走路，但也只好忍着痛慢慢的跛回去。

二

從李家堡到陳家村只隔一條河，穿過河再過一座樹林那面就是陳家村了。河上可沒有橋，得兜一個大圈子才能到陳家村。

這可叫那個賊爲難了。他一跛一跛的，好容易跛到河的那面，渾身楚痛，走不動，倒下來，在路旁呻吟。陳家

村的一個做生意的，從城裏回來，打這兒經過。他認識那個人，知道他是陳家村的人，聽了他的訴說，他可憐他，他又憤恨李家堡人。他扶他回家。

這樁事可叫陳家村全村人蠢動了。

『李家堡老是跟我們作對頭，好不識相！去年殺倒牠五條人命，牠可忘記啦！』一個農民跳起來一丈高，大拳頭在空中跳舞。

『拿小毛子報仇，有本事就個對個打一場！李家堡人可不要打這兒經過，要是打這兒經過就捉着活埋在糞缸裏淹死他！』另一個農民。

『小毛子就算偷了他們的東西，也不該把他打得這個樣兒！李家堡人是惡棍，他們向我們報仇。』那個做生意的說。

『報仇就報仇，怕什麼！去年沒把李家堡人全殺光，總算他祖宗的運氣！』陳老爺的長工挺着胸脯盡拍，

『陳老爺睡了沒有，慶福？』做生意的問。

『沒有。我家老爺照例得到一二點鐘才睡，不到一二點鐘是不會抽够的。』

『好！我們上陳老爺府上去，向他老人家商量商量，看這樁事情怎末辦？』做生意的向大家提議。

『好的！陳老爺會替我們出主意。』大家同意了。

『老爺此刻精神够足，正好說話。』長工打着頭陣引路。

陳老爺橫陳在烟場上，吱吱吱，抽進了滿口的烟，一絲也沒有吐出來。八字鬚聳一聳，躺在對面的十八歲的姨太太早就剝好一個橘子往他嘴裏送，吃得他不住的捋鬚子。

正把嘴兒再湊上槍頭，老媽子跑了進來。

『老爺！東溪頭的陳先生來見。』

『有什末事？』嘴又離開槍頭。

『聽說小毛子給李家堡人打得半死啦。』

『小毛子？』抽口烟，『小毛子？是不是做賊的那個小毛子？』

『是的。陳先生還帶了許多人來呢。』

『叫他進來。』

老媽子跑出去，姨太太爬起來，陳老爺仍在抽烟。

做生意的陳先生慢慢地走進房來，站在烟場前，向陳老爺鞠了個九十度的躬。

『陳老爺！』

『唔，事情末怎樣？』

『事情是這樣的，唔，事情是這樣的。』

『唔，你慢慢的說，你坐呀。』抽口烟，喝口茶。

『不客氣，唔，不客氣。唔，事情是這樣的——』一看跟來的那些人，那些人全擠在房門口，或站在烟場的繙邊，不敢到陳老爺前面來。長工瞧陳先生不敢說，尖着嘴向他暗示了一下。

『唔，事情是這樣的。小毛子，陳老爺想必知道他的，

他窮得什末也沒有，自家兒沒飯吃，還得養活個老母。他沒有辦法，就不免看了人家的東西就順便帶了些走。今晚他上李家堡去，沒偷什末東西，李家堡人可就把他毒打一頓，全身脫皮，腫腫，真的半死啦。這樁事情怎末辦好？想跟老爺商量一下。』掏出髒手怕來揩額上的大汗。

陳老爺抽了滿口的煙，隨即用茶送下，咕的一聲，喉核也滑了一下。

『沒有偷什末東西，』一字一字的頓着說，『就把人家打個半死，李家堡人真是可惡。』

『他想報去年的仇，向我們挑戰。』站在煙場橫邊的一個人伸頭對陳老爺說。

『去年也是他們先向我們挑戰的。我們陳家村人在挑河泥，那條河的河泥大家可以挑的，李家堡人偏說我們挑了他的河泥，把福生父子兩個打了一頓，打落河裏去幾乎要淹死。這太叫我們難受，非和他拚一下不可。殺死他幾條人命，才知道陳家村人不是好欺侮的。』陳老爺慢慢地坐起來。

『李家堡人那兒肯甘休？聽說他們大家還捐了錢，買了幾把前膛鎗，準備和我們再拚一下呢。』另一個農民說。

『拚一下又怎樣？他們有鎗，我們也有鎗，拚一下就拚一下。小毛子雖是一個賊，可是陳家村人是不準人家欺侮的。誰欺侮陳家村人，就是欺侮我陳老爺。』八字鬚聳起來了。

『老爺！』做生意的陳先生惟恭惟敬地一直站到此刻

『這樁事，唔，我想最好和李家堡辦個交涉，要李家堡出錢給小毛子醫病，送神花臘燭燉爆到祠堂來燃放。』

長工立刻打斷他的話頭，『牠那兒肯？他們早就準備和我們打的。』

『打好啦，你們準備吧。』陳老爺手一揮，又躺下去抽煙了。

陳老爺下了命令，本就好鬥的陳家村人那有不服從？早就哄出門外去，只剩下那做生意的陳先生獨個兒留在後面慢慢的走。

三

陳老爺的長工在祠堂裏使着勁兒敲鼓。兩個農民到處鳴鑼，鳴遍了陳家村全村。

鏜，鏜，鏜……

『大家上祠堂去！大家上祠堂去！』

鏜，鏜，鏜……

『什末事？什末事？夜深了還敲鑼！』男女老小都從夢中給驚醒了過來，馬上跳下床奔出屋外來探問。

『快上祠堂去；』

『出了什末亂子？』

『大亂子！大亂子！』

『說呀，別老是大亂子大亂子的！』

『小毛子給李家堡人打個半死，我們決定起人馬打李家堡。快上祠堂去，快快！』

鐘，鐘，鐘……

『去年才打死了人今年又打！誰說打的？永遠沒有好死的！絕子絕孫！』婦女們雖在咒罵，可也只好跟着男人們上祠堂去看個究竟，到底是怎末回事。

陳老爺的長工還在使勁的擂鼓；擘，擘，擘……

兩個農民也還在使勁的敲鐘：鐘，鐘，鐘……

祠堂裏聚集了全村的人。陳老爺派地保老杜來說話，老杜站在一張矮櫬上，大家圍着他，他先叫不要再擂鼓敲鐘，而後開始向大家說話：

『各位——現在要你們到祠堂裏來，是陳老爺出的主意，陳老爺要我來和你們說幾句話。你們知道嗎？小毛子給李家堡人捉去打個半死啦，李家堡是我們陳家村的仇人，

他們故意把小毛子打得這個樣子，可是小毛子並沒偷他們的東西呀！陳老爺已經說過，我們不怕，再打一次好啦。我們準備吧……』

老杜說完話，兩隻手儘在灰白色的頭上搔。

大家在跳：

『打！打牠媽的李家堡人一個也不剩！』

『李家堡那兒是我們的對手？去年若不是他們派人來調解，早就殺他個乾乾淨淨啦。』

『這次可不調解啦，通統殺光牠，叫她下次不敢再欺侮人。』

『我真的不把李家堡人放在心上，打李家堡人就像老鷹吃小鷄一樣。』

『就是個對個吧，我們的人就比他們多。李家堡小地方，作什末威？』

『我那把刺刀許久不殺人啦，回去磨牠幾下。』

『打！打……！』

他一句，你一句，弄得地保老杜沒法應付，只見他的頭東楞一下西幌一下。老杜，他高興極了，他說：

『我們有的是好拳師，拳棒都來，還有根弟他們幾個退伍兵會放鎗。怕什末？李家堡人這次可真不要命啦！』
停一下，張頭四望，『培元哥有來沒有？』

『來的！來的！』回答是嚷着。

『在那兒？』老杜。

一個人手指着祠堂的一個角落裏，『和他的徒弟坐在那兒說話。』

『叫他來！』

『喂！培元哥，快到這兒來，地保先生有話對你說。』

培元哥啣着煙桿踱過來，地保先生笑着迎上去：

『培元哥！這次又得煩你打頭陣起人馬啦。你有一身的好本領，一大夥的徒弟，我們還怕什末？那五把前膛槍交給根弟他們幾個人。一切事情都交給你，陳老爺這樣說的。』

『好的。李家堡人算得什末？我的拳頭好久沒打人了，明天得在李家堡人身上試一試。』培元哥握起大拳頭來笑一下。

『是的。好，現在大家回家準備去。』老杜從矮榻上

下來，大夥兒闖出祠堂：

『磨刀去！』

『擦鎗去！』

『殺！殺！』

四

天還沒全亮，培元哥的徒弟們提着幾面鑼到處敲，邊敲邊嚷：

『大家快起來，預備傢伙呀！』

聽到了鑼聲，男的立刻從床上跳下來，兩手抓住腰帶，身體搖幾下，就把腰身捆得緊緊的，於是拍下筆挺的胸脯：

『媽的！跟他拚一下！』

『啊！小福的爸，你別去吧，這不是玩的。』女的笑着臉兒。

『陳老爺的命令怎好不去？我們種陳老爺的田，不去就得吊田！』

『吊田？人命總比田要緊。去年你不是胳膊給刮去了

「一塊肉嗎？若是刀刺進了你的肚子，那可怎末辦！」

「放屁！別說這些不吉利的話！我正要報去年的仇呢！」

「報什末仇！少麻煩總好。」

「別多嘴！快做飯，吃飽飯就去！」

女的上廚房，男的從枕下取出一把刺刀，跑到屋簷下，把刀在磨刀石上震霍的拚命磨。拿起來瞧一下，雪樣亮，用力往棟柱上一刺，陷進了足有三寸。

「唔……」嘴角兒露出了一絲的笑，再磨。

磨好了刀，進屋去，在床頂背取出一根丈把來長的竹竿，抹去灰塵，用麻繩把刺刀繫上竿頭，繫得挺緊的。

殺人的傢伙配置停當，他便洗了臉兒，在屋外的草地上燒香點燭，跪下來拜天地，嘴裏默默地祈禱着：

「老天爺保佑，此去平安回來！」

額角不住的往地上碰，老婆出來叫他吃飯，瞧見他這樣子，搖搖頭，滴幾點眼淚進去。

吃完早飯，丈夫戴上笠帽，荷着長竹竿去了。老婆送到屋子外面：

「你得小心些，小福的爸！站後面些，別喜歡打頭陣，什末事你總喜歡打頭陣的。你別欺侮人家，人家總會欺侮你的。」鼻子發酸。

「快給我進去，別多嘴！」頭也不轉的去了。

「難道說錯了不成……」眼淚淌下來啦。

丈夫心腸硬，老婆可太愛丈夫，盡在呆着望丈夫，可是愈望愈模糊。

「民福嫂！民福去了沒有？」地保老杜慌慌張張的跑來。

「去啦！聲音短截，滿不高興。」

「哭什末？爲了地方呀！」

「你幹嗎不去打？你的兒子幹嗎不去打？只會叫別人！」憤恨。

老杜搔搔頭走了，他再來到第二家去催。

「可友在家嗎？」

可友聽到老杜的叫聲，全身發抖，忙叫老婆去回話。

「可友去了嗎？」再追問一句。

「去啦，跟民福叔一道去的。」

老杜搔搔頭。『去啦！今天可巧極啦，機會難逢！』心裏只這末一想，便使着勁兒搔頭，笑開啦，拉着可友老婆的手。

『我們屋子裏談去！』

『快去催去！等會兒陳老爺知道，你的腦袋得破！』

『滿不在乎，讓他們拚命去，來！』

老杜邊說邊躡進屋子裏，猛的——

『地保先生……』

地保先生睜大着兩眼，搔搔頭，隨即八字鬚一聳：

『你怎末不去？啊！大家在那兒爲地方拚命，你卻躲

在家裏，騙我說去啦。該死！快去！』

『地保先生：我實在不會打，反正他們人很多，少我

一個沒有關係，多我一個也沒用。』

『什末話！陳家村人都得去，這是陳老爺的命令。你

不去，你別想種陳老爺的田，馬上吊田！你不想活下

去？想活下去的，就去！』

『你自己呢？』老婆恨死他。

『我是地保先生呀，不知道嗎？』挺挺胸。

『你的兒子呢？』

『他不是種田人。』

『一天到晚吃飽飯沒鳥事幹，儘在調戲姑娘！正該爲

地方去拚命呀！』

『別多嘴，女人家！喂！可友，趕快預備去，別叫人

家吊田！』去啦。

女的哭，男的低着頭看地板。

『催命鬼！不得好死！』女的。

『老杜！我禽你十七八代的祖宗！』男的。

爲了怕吊田，吊了田就得餓死，只好拿運命去拼一

下。于是，可友揹着竹竿槍出門去了。

女的是：『落油鍋的老杜！』

男的是：『做鬼也不跟老杜這狗禽的甘休！』

五

李家堡真不是陳家村的對手。

械鬥的結果，又是李家堡大吃敗仗：打死了十多個，

受傷的有二三十。陳家村只死了兩個，傷四個，死了的有

一個恰巧是可友。可友死，可友老婆也死了——是吊死的。

第二天縣裏知道了這個消息，連夜趕派兩排兵到陳家村去查辦這樁事。陳家村是縣裏頂富的一個村莊，大可以敲一筆錢，把牠放過了真是傻瓜。

兵就住在祠堂裏，一來便出拘票捉拿培元哥，說培元哥是主使這次械鬥的，是頭腦，真冤枉。培元哥慌啦，趕快去找地保老杜，老杜不知道跑到什末地方去，問他太大，據說到祠堂裏去了，祠堂裏既不能去，可也不能老等他，拔步就飛到陳老爺那兒。一進門，迎面就撞來了陳老爺的長工慶福，培元哥一把拉住他。

「陳老爺在家嗎？」

「還沒起來吶！你還找他幹嗎呢？快逃呀，兵兇得很！找陳老爺有什末用？」

培元哥發呆了，但他隨即握起大拳頭來。

「媽的！鬧出亂子來可不管啦！老杜這狗禽的，也不知道上那兒去？」回頭就奔出門來。

培元哥出走陳家村以後，不久他的徒弟們也都逃了，怕因師傅累到自己。

兵住陳家村的，吃陳家村的，每天吃三頓飯，每頓得開三四桌，有魚有肉有酒，沒有，盤碗就會從桌上跳到地下來亂舞。吃得飽，辦案也更辦得兇，到處出拘票拿人，陳家村人差不多逃光了。

縣裏派來的辦案專員，到陳老爺府上去商量這件事，陳老爺請他上烟場。

「抽足了烟再談吧，事情忙不來的。」陳老爺代專員燒烟。

專員一口氣抽完一筒烟，沒點兒漏出來：「啊……你的烟真好，從沒有抽過這樣的好烟。」

「這是四川來的，真正的大土。」

「唔——不過，這事情怎末辦？拘票已經出去，人都逃光啦，沒拿到一個。這事情，唔，你老人家該負點責任。」

「唔，是的。不過——不過他們都逃走啦，我也實在沒有辦法。你們有許多兵都沒有法子，我還有什末法子？」

「話不這末說，你是一村之首，你該多負點責任才

是。譬如這次械鬥，你事前既然不能制止，事後又沒有辦法，這總有點兒說不過去。」

「那末，怎末辦呢？」

「怎末辦？除了拘犯歸案法辦以外，還有什末別的辦法？人命不是開玩笑的。」

「拘犯歸案似乎有些困難。夏專員！可能通融辦法？」

陳老爺搔着鬍子在心裏笑。

「法律是不能通融的。」做一下生意經。

「哦！夏專員，最好早點把事情了結，別自討麻煩。」

罰些錢算了吧。」

「你老人家怎末說就怎末辦好啦，你老人家辦事總會錯的。這次來的弟兄的確太辛苦，得多賞些才是。」

「唔，是的，應該的。我想每個弟兄賞二十塊，你先生更辛苦啦，送一千塊錢慰勞夏先生。」

「那不必！那不必！」

「小意思，沒有什末！」

講好了價錢，夏專員放下了一大担心事，現在怕的只怕烟抽不够。抽够了烟便走。

陳老爺做成功這筆生意以後，他就差長工去叫地保老杜來。

「老杜！現在事情是解決啦——」

話還沒說完，老杜就接上去問：

「怎末解決？」

「送兩千塊給夏專員，弟兄每人賞三十塊。伙食費要多少？」

「差不多得兩百塊。」

「這樣，總算起來，連一切開支在內，差不多要二千塊錢，老杜！」

「唔。」搔搔頭。

「事情得快辦，老杜！你就去叫他們逃走的回來，按戶派捐——五畝田二塊半，十畝五塊，二十畝十塊，三十畝十五塊，不到五畝的捐一塊，就照這個辦法去捐。誰抗捐，就拉到祠堂去給夏專員辦。」

「好的！」搔搔頭出去。

聽說沒什末事，逃命的都回來，回來卻又要派捐，這可真要他們的命——他們寧可吃官司，索性打死了倒乾

脆。

『喂！你種十畝田，該捐六塊錢。』地保老杜帶着兩名弟兄開始派捐了。

『誰說的？』

『陳老爺說的！』

『我那兒有錢？種十畝田還不够養活一家四口！』

『不管你這些，錢總得要出的，弟兄們登在這兒要的！』

『快！別麻煩，』一個弟兄開口了。

沒有辦法，只得拿出錢來。老杜收了錢，到第二家。

這家只種兩畝田，還是破田，一文錢也拿不出。

『到底有沒有？』

『我把人捐給你吧！』

『混蛋！不捐錢可還說廢話！把他抓起來！』

弟兄們抓住他的衣領，捧出門外來，害得屋裏一個老太婆嚇昏過去。

派捐到民福家裏。民福種陳老爺二十畝田，老杜要他十二塊錢，他實在拿不出。

『杜先生！做做恩德吧，讓我少捐些，我實在拿不出這許多錢來。我只能出兩三塊，真的。』

『那兒差得這許多？不行！』

『實在沒有錢。你總該清楚，今年收成確實好，可是穀比什末還不值錢，把穀都糶了還不能還陳老爺的債，一家幾口還要吃的，你看，怎末好？』

『可再向陳老爺去借呀！』

『舊債都沒還清，再借新債，那真要把我壓死啦。杜先生！請你通融辦法，別叫我太為難吧！』

『別嚕囉！人家還得上別家去！』兩個弟兄不耐煩了。

『沒有錢有什末辦法？』

『還說？再說就送你的命！』舉起鎗刺來。

民福沒辦法，作最後的哀求：

『杜先生！請你明天來，讓我借去。』地保老杜搔搔頭上別家去了。

民福一口氣跑到陳老爺府上，慌慌張張的，半天說不出話來。

「有什末事，你？」陳老爺蹙一蹙眉心。

「我——我……」說不下去。

「你什末？」

「我……我想向老爺借十二塊錢。」

「舊債還未還清，又借錢什末用？」

「借錢。」

「你捐多少？」

「十二塊。」

「你種幾畝田？」

「十畝田。」

「啊——」陳老爺不禁驚叫一聲，教民福嚇了一跳，

「誰說捐十二塊？是不是老杜？」

「是的！」

陳老爺跳起來，「老杜這傢伙該死！他賺了你兩塊錢，你捐十塊就得啦。」

民福從陳老爺那兒借到十塊錢跑回家，滿肚子的氣，等着撲老杜。第二天，老杜照舊帶着兩名弟兄來啦，搔搔頭。

「借到了嗎？」冷笑。

「多少？」故意再問一次。

「十二塊，昨天不是說過了嗎？」

「誰說十二塊？」

「陳老爺的命令！」

「可是陳老爺對我說只要十塊。」

「十塊夠那兒？弟兄們每人就得賞三十塊啦。」

「什末？三十塊？夏專員怎末只說十塊！」兩名弟兄

非常奇怪。

「媽的！你這狗雜種還要賺我們的錢！」

拍的一個巴掌飛上了老杜的臉兒，老杜搔搔頭走了。

「我們去問夏專員去！」兩個弟兄也氣憤憤的走啦。

「唉！我到現在才明白。我們上了大當，爲了陳老爺

和老杜去拼命，讓他兩個去賺錢，對自己沒有鳥的好處——傷的傷，死的死。我們應該打東洋鬼去，打土匪去，

那才對我們有好處……」

民福奔出屋子，把這話告訴大家。

二二，十一，廿一，燈畔。

風狂的春夜

林庚

風狂的春夜

想起一件什麼最醉人的事

只好一個人獨抽一隻煙捲了

簾外的佛手香

與南方特有的竹子香

才想起自己是新來自遠方的

無限驚異

北地的胭脂

流入了長江的碧波中了

風狂而且十分寂靜的

拿什麼東西來換悲哀呢

驚醒了廣漠的荒涼夢

煙

李蘇菲

我的習性跟着年紀的日漸加大，在任何方面也就好像都增多了一點難以解說的想望。我不懷疑人生，我只知道人生是這麼樣的過下去；我不歌

戀過去，雖然有些時候也未免盡然，可是這個事實仍然可以用來解釋自己的。惟其如此，在我的近來生活的景情上不免破了一個例外，我並不會怎樣珍惜它的發現，同樣也不以它的短促的發現為可惜的。在事後，我只知道在某一個時候，迴復到了一種可以喜悅也可以說是悲哀的境界，那是屬於往昔的。它像夢一般的飄渺，海的泡沫一般的激盪，蜉蝣一般的迅速的死滅，烏雲裏的月亮的閃光似的。這或者也許就是為時行的所謂幻的解釋，然而我却不全然明瞭它。我也不便尋求一個真實的明瞭，它的本身是我現在所過的生活一個很好的映證。在時間上說，我僅知道那確確實實是屬於往昔的呢。

我搭上了一路電車，電車是那樣照常無阻地前行着。它的機械的本質上加添了司機人的意識，在外表上掛了一塊塗滿了顏色的牌子，寫上墨黑的正體字；駛行一個規定

聰子

李微

聰子的病一天一天沈重了，
她的心頭常翳着迷蒙的霧，
縱使有溫煦的陽光，
但她不會見過天的清朗色。

鮮紅的花已開綻在她的唇邊，
而青春於她却等于可怕的贅疣。
因為，張大血口的惡獸，
常伺候於她的身旁。

她有生成美麗的面孔，
但上帝給她的待遇是相反的，
流言黃沙般吹來了，
雖然她心裏還自持得可憐。

了的終點。我何常不是一樣的呢？除了我的思想是有機的以外，同樣正受着一種活動的支配。我所高出于它的只是那一點爲自然所承認的靈智。我很分明的看過活躍的肉體曾經被輾壓于它的冷森森的壯健之下，在它的嘴唇上沾染了鮮豔的血，沒有猶笑也沒有悲傷，那是它的具體的結構永遠都是如此表現于現實的。然而人力能够運用靈智征服它，享受它。我正好花了不算大也不算少的一點錢，爲着短縮時間的便益，趕着友人某君的約會。就那末踏進了那第二節車上，給它搬動到一個我所欲達的終點。

天氣是冬天一個很好的天氣，不久雖然下過一次小雪，可是時間氣候的變幻，永遠都是那樣的不能使人捉摸。這景像，或者也可以說是北平特有的罷。太陽像晚秋一樣的和煦地照耀着，街市上閃着新鮮的光亮，照在那灰黯的屋牆上，漆黑的商標上，行人的臉上，車輪的轉動上，和高岸地行走的駱駝峯上。我靠近着車窗望天，天藍得像夏天一片臨風飄蕩的薄綢。那車輪的軋軋地前行的音浪，超過了一切市聲的高度，表顯出一種急切而且熱烈的零氛。在我的心裏很偶然的飄散出了一種極其細微的感想，迴復

荒涼無盡的行旌常縈繞於她的緬想，
孤燈遂成爲她良好的友伴，
偶爾一縷愛喁的舒嘆，
便是她愉快的歌吹。

港口

美·桑德堡作

秦倩英

經過了叢立着的醜陋的牆，
在家家門口有菜色的女人們
用她們極度饑飢的眼張望着，
用饑飢的手的影子招揮着，
向這些叢立着的醜陋的牆外，
我驟地來臨，在城之邊，
於湖水之藍色的奔流，
高的浪頭迸裂於日光下，

到已往一個暑天在河南大原野裏的夜行，無限的麥田，平林，隄岸，都染上了悵鬱的色采，顯示着難以過目的荒涼。遠遠地隱在黑的霧圍裏，透出小點的光亮，像星星那樣的停停斷斷的閃動着，飄浮着，那是點綴着許多庵舍的夜景。我也不時的把頭伸出窗外向着渺深的天空作着熱情的瞭望，在那兒靜穆地閃耀着疏散的寒星，那秋涼九月的星呵：永遠在夜空中隨上隨下的低徊！我曾經由此而冥想到我的生活的一切脫變，是那樣的缺乏悲切的情調。老是在保持一個平淡的發展。我於是撥動了我的新奇的感覺，在那星羣飛動之下好像象徵了一個新鮮的浮浪生活的開始呢。然而，排列在我現實的眼前的，却是長串的街與街的聯續，人與人的活動。……

我不能抹殺我的一切幻想。它雖然在現實的境界不能成爲美麗，但我却愛那一點真純的樸質，不爲現實的慾求所支配，所牽連，而作着獨特的發展。我於是把向着外方觀望的頭縮了回來，霎然間充滿在我的視線之內，便是那站立得滿滿的從天橋來的羣衆，多數是穿着厚重的棉短打，或者戴得有一頂給塵土黏滿了的皮帽。在帽子的各種

在浪花四濺的曲線的湖岸，
一個鷗鳥的紛飛的浪，
一羣灰色碩大的翼子，
和飛着的白色的腹部
自由地迴旋着迴旋着於空中。

含羞草外一章

含羞草

陸全印

我有一顆含羞草的夢
牠是羞澀的，有似
唇上的羞澀的皂泡呢。
到冥想裏去找華夢吧，
到睡眠裏去找憧憬吧，
到錯覺裏去覓幻影吧。

樣的襯托下面，露出黃黃的臉孔來，嘴唇角上便銜着那張全段的紅色車票，沉默得沒有一絲言語，一聲咳嗽，或是一點小小的顫動。陡然在這樣的情狀裏，使我異常慢心的抬起了我暫爲下俯的頭，從隣近左邊坐着那個悠閑自得的老年人的呼吸裡，臭出了一種刺人的煙味。那是那樣沁人脾味的、怪清切而且熟悉的，傳入了我的臭官的全個部份，作着親熱的煥散，或者也可以說是不需要花費什麼的特種注射罷？我分外驚奇地沉醉了。這難道也是現實嗎？我不明白，我強壓下去了我的脆弱的感覺，不使它受到更爲敏銳的刺擊。我需要它自安于鎮定，離開現實，甘脆的說就是使用一下理智的剋制，迴復到我那原所希冀尋找的夢境，作一個屬於夢的玄想與體驗。然而，這可終于是不行的呵，我的生活意識並不麻木，我的理解並不含渾，我的視力並沒有什麼錯覺。蕩漾在我的觸覺的範圍所及之內，正是那包含着殊足使自己感到興奮的煙的氣息。我於是靜寧了一下，把目光更頻數的向着那老年人的身體上投去，一幅凋殘的衰疲的臉像，使我回想到父親已往的許多爲我所記憶的可愛的斷片，從消失了的迷濛的境界裏而又重新

當錯覺翳上了瞳子，

含羞草便輕盈地展開了，

陽光在微照着綺夢呢。

但是在這多雨的地帶，

雨絲裏會漾來陽光麼？

含羞草在擔憂蜜霖的筆觸了。

苦淚的蜜霖做了悼歌，

含羞草羞澀地頹下了。

露

你撫那柔風的幽馨吧，

你吮那曉月的淡粉吧，

而太陽的六月的轟笑，

却會恐惶你得逃逸的。

拉了回來。

「七年前的父親的同樣的煙呵。……」

迴想罷住了我的一切思緒的活動。我能屏絕我的迴想的惓戀嗎？那是不消說，我是每每以此種突而其來的情趣爲可留戀。我沒有在任任何一種夢境裏看到過父親，雖然跟着生之欲求的擴大，夢的境界也跟着擴大，但我始終沒有夢見過那種步履雍容的父親的影子！有許多時候，我是如何地盼念過他在我的夢境中臨來，用他老年峭拔的手撫摩着我的頭；從他清亮的喉嚨裏叫出我的名字。我會那麼用着頑皮的神氣裝作不高興地楞住他的臉，接過他的三尺來長的雕花天竹煙管，用嘴吮着那個放着亮光的象牙嘴子，悄悄地猛吸幾口空心煙，然後噴出滿口全是燥人的煙氣來。他會輕輕地打着我而說我真正頑皮嗎？那是絕對不會的，在我許多過往的情狀裏，他就從沒有擺出過威嚴冷森的臉像，永遠都是那麼隱含着一派溫和的微笑。然而。在這個不能加以現實的想像的時候，我是怎樣地急切的需要他的撫摹，怒罵，或是拍擊的呵。

那個老年的人却很大度的躺在車牆上，腳微微的前伸

雲水裏的貝珠會串成頸練，
你也不是一連連的貝珠麼？
我有條烟蒂上的蔚藍線。

願六月沉默一會吧，

我要癡心地製成這創造，
假的頸練勝過真的呢。

出來。手裏還握着一枝污黑而又泛着油光的手杖。黃黯色的大氅的袖口上破裂了很多小洞。頸項間還披着一條藍色的純毛圍巾。一排硬挺粗銳的灰黑短髭掛在唇邊，唇皮顯出暗紫的色澤，沒有一點兒紅暈。皮色是枯衰，粗糙，黑霧的，在那種凝佇而且靜穆的動作上，顯示出了一個可悲的老年人的疲倦。在那個微微地露出來的胸口上，現出一隻短小的黑煙斗，隨着車身給予他的震動，忽高忽低的被擠了出來似的。他的眼睛老是很沉靜的溜注着對過那一面，在很長久的場合之下，沒有回顧一下或者是把頭仰了起來，像有一種極其平淡而又近乎拂逆的心緒。正在纏繞着他的整個思索系統，甚至湧漲着他那循環將近休止的血管。稍微有點特異的。便是不時頻頻咳出槍槍的嗽聲，等待聲息恢復了常態，馬上又將伸出的身子很穩健的躺到車牆上去。

『年紀不也當彷彿父親一樣的吗？』

我又幾次都這樣地問着自己。我在一種假作的沉思裏，仍然不時的運用一點小小的機巧，並不怎樣儘注視他，藉免引起他的驚奇和疑慮，一面却不斷地使用自己的呼吸

器能，作着深沉而且熱烈的呼吸。最使我頻頻不忍把目光移去，便是那支露出來的黑色小煙斗。我喜歡它，猶如往昔喜歡觀望父親那張老年刻畫入微的臉孔一樣。在那上面，從我幼小的時候起，從來沒有看過一絲毫暴露的色采，只是永遠地顯出親切的微笑的。那部灰黑色的短鬚尤爲我所關切細心，流露出笑聲來的時候，唇皮的輕輕的掀合，都是那樣能夠引起年青人對於老年人的熨安和喜悅。同樣，他雖然還配置了一支不大時常攜帶的手杖，但那支約合三尺來長的雕花天竹煙管，也就同樣增添了我的幼稚的熱切的愛好。我懂得在什麼時候賞識它的細緻的雕刻，或者在什麼時候把它拿起來裝扮出一個紳士的氣派。現在，隨着父親走完了他的衰疲的餘年——這或許還不能那麼說的罷？以他那樣還不到五十四歲的年紀，其實並不能怎樣成其爲衰疲——那支天竹煙管不知已經淪落到了誰的手上，珍寶着那個于我更爲值得紀念的更多更大的意義。……

我有點泫然起來了。

在這樣的情景之下，我很清醒的把種種思索排開波動的現實的線外，靜寧了一下心的紛亂，回頭望望外邊一個

爲我所深切記得預備下車的標識，偶然在心裏又添增了一點小小的慌亂。向着售票生——

「護國寺已經過去了嗎？」

他點了點頭——

「是的，剛過去了。」

說後還那麼冷淡地瞟了我一眼，似乎有一些不勝惋惜的神氣。那是說，上車下車都那麼樣的不細心，走回頭路對於這種人是應該的。我不能運用其他較好的感謝和言辭，表達出我心中的那種微妙的情感。我只能由他自作聰明的教訓了我一頓，而使他得到一種對於世故甚深的滿意。我於是不等車子停落就立了起來，踱到車門口去預備下車的姿式。車身雖然波動得極其厲害，然而我還藉着一點機會回顧頭來，向着那個老年人作了個最後的一瞥。等到了車，茫然的情緒又添滿了在我的悵鬱了的心裏。我是暫時變成了呆木的，將目光送走了那路電車轉過新街口再向西走的路軌，才掉轉我的站立得有點蹣跚了的脚步，招扶停落在靠東邊的一輛街車。

偶然想到

趙景深

詩中嵌西文字

一般人以為詩中嵌西文字是自炫博學，其實並不完全如此；有時是爲了愛美的天性，不願意寫那沒有詩意的字面。我自己，以前寫過一首詩人遺像，爲了不喜歡詩裏有「紙紮的」梅樹林字樣，便改作「人工的」；最後又改作 Artificial，方纔滿意。雖說意義是一樣的，總覺得一眼看來，在許多中國字裡夾上幾條彎彎曲曲的花紋，並不難看。

• 今天偶讀郭沫若的女神，見雪朝篇中有 Open-Scars 字樣，我疑心他也是爲了不肯寫「公開秘密」這四個字，纔改寫英文的。「想當然」的以爲吾道不孤，不禁大快。

等字

「等」字的用法有時不同於英文的 And so forth and so on etc. 而近於英文之 equal 這實是中文的特別用法；不過把「和」字倒在最末名詞之下罷了。例如，『朱湘著有詩集夏天、草莽集、石門集等』。雖然明知他只有這三本詩集，再也沒有第四本詩集，仍然要用個等字；當然這等字就不能作「其他」解，可解作「和」字。在這等地方，我以為「等」字是連詞，用牠來頓住全句，並含有連接作用的。

現代德國文學的趨勢

皇滋華斯作

胡國治

十年以前，德國的文學——那時，德國正很糟糕地溜進著名的狂誕的時期——落入兩個分明的確定的集團裏了：

一方面是霍甫特曼 (Hauptmann) 顯尼志勞 (Schitzler)，

托馬斯及亨利·曼弟兄 (Thomas and Heinrich Mann 瓦塞

曼 (Wassermann)，在戰前，他們已有精緻的作品；在他方

面，當大戰方酣的時期，有些作家都結合在一領袖的指導之下；環繞於表現主義的擾攘的旗幟的週遭。

表現主義的文壇的巨星們——他們的崇拜者便是新近

逝世的 Frank Wedekind——是 Kaiser, Sternheim, Von

Unruh Hasenclever, Werfel 和 Ernst Toller，他們都以幾

篇動人的戲劇，作一個博人喝采的 Zingis 的跳躍，就躍上文藝界的顯赫的地位來了。如今表現主義已是死去了，

被呆板的表現法所害死了，而一九三二年的德國，便表現

出一幅新奇的文藝風景了。本來，在西歐，任何一種創造的文學，都是很密切地與牠底社會的，政治的背景有關係的。

失敗，迷惑，幻想，灰心，在過去的十年間，曾經是德國政治生活的重要的因子。一九一八年的革命，今日看來，好像是轉移權力入於社會民主黨的官吏之手中，他們欣然地利用美國資本以支撐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是社會主義者的主張不合的，而他們却不願意廢除它。凡爾賽會議的結果，賠償與浮誇同樣地驅迫中產階級及大眾沉入了更深的失望，因此，莫斯科斯太林的低調，Munich 希特勒的高音，驅使千千萬萬人走進社會主義的和國家主義的隊伍中。所有這些思潮，都以各樣的方式，反映於青年作家的作品中，這些最多數的青年作家，自然是從中產階

級裏產生出來的。明白了這些事實，我們就能夠認識青年的文藝產量以及他們的問題和目的了。

這裏，還有必需提及的，便是德國作家們，也可以自然地分爲三個時期：第一，那大戰中身赴戰場的作家；第二，那在戰後數年間還活着的青年；第三，是文人 *Berthold Brecht* 對於他，這回大戰，真是毫無影響的傳說吧了。這種年代的分類，在當代德國是重要的，因爲它足以決定一個作家的精神，他對於社會問題的態度，——他底世界觀 (*Weltanschauung*) —— 以及他的文藝作風及題材事物的選擇。

自從表現主義逝世後，在二十世紀初年的時候，僅有一種有影響的文學運動可取而代之的。這是「新客觀派」。這個新派的立足點爲何？首先的而且最主要的，便是他們崇拜事實。那些歌德、里亞的表現主義者，忽略了具體的現實，在雜亂無章的象徵主義及黑漆一團的哲學的世界中，像小鬼般地盤轉着，而新客觀派則屈服於獲得重要事情的科學的興趣之下。他們注意過多的材料底一種簡明而扼要的却非感覺的故事。避去直覺與感情，他們不深求

現代生活的嘈鬧的表面，繼續搜求雜事作爲重要的材料。他們雖出了很少的書，而却充滿了正確的觀察材料，表現得恰好，而且，他們把人性分析到最原始的及行爲的成分，正如德國的裸體運動者，他們爲了要求健康而很熱心地實行一絲不掛的樣子。

新客觀派裏也有些乾燥的非抒情的散文——顯然地是一種反對德國傷感與冗贅的恐怖的革命——其實，是一種實生活的報告，在這報告中，作家僅僅作冷靜的註解而已。這般作家願望在一句中描寫一齣悲劇，一段中描寫全盤的戀愛。他們從事實着手，並非戲劇化的，而有時憑藉着這種過分的單純明暢，獲得一個實際上的特著的效果。

Joseph Roth, Hermann Kesten, Ernst Glaeser, Ulrich Maria Remarque, Ludwig Renn, Anna Seghers 及 F.O. Westphal, 乃是寫作上的新客觀派的幾個主要代表人物。雖然在他們的社會觀察中分析一下，那他們就統有共通的技巧特點。

Roth 與 Kesten, 是文學的同志，同屬於無承繼權的柏林猶太人團體的。他們的思想，既不是屬於中產階級亦

非屬於勞働者，他們佔有一個畸形的「無關緊要」的地位。

Loeb 是個歐洲人及個人主義者，但是，他戰前的哲學是既非歐洲的，又非社會的賜與。以一種優美的猶太人的敏感觀察人生，他似乎喪失了異邦人的中庸的地位，可使一個靈魂尋到寄身之處的。Kesten 則稍減少些優美的作風。

他的四部小說，沒有別的，僅供娛樂而已。約瑟破壞了自由 (Joseph Breaks Free)，此作品已有英譯，包括充分的不佳美的材料，足以裝滿幾本書的，而柏林東境的腥臭的氣息亦充滿了 Kesten 的書裏。

Glaser 與 Kenarique 是屬於沒落的德國中產階級的。

這兩個青年都會著作過重要的文學作品。他們敘述他們成千成萬的國民之歷史，每個作家都有寫過兩本自傳小說。

但是，反之，雷馬克追求高爾斯華綏 (Galsworthy) 的「超越戰爭」的態度，從格萊塞 (Glaser) 最近的文學作品裏看出他如今已和 F. O. Weiskopf、(一個會將詩歌移入社會文學的領域的作家)，一同轉向莫斯科了。

Weiskopf, 路威治·雷恩 (Ludwig Reim) 和 Anna Seghers, 如今是被目為左翼作家了。雷恩，以及他的兩部自

傳小說戰爭 (War) 及戰後 (after War)。現在正着手寫一本整部的自傳，在此書中，將表示他底走向共產主義的路。不管他能否成為重要的作家，亦不必管他是否寧願政治活動而不願從事文筆生涯，只待將來告知。

Weiskopf 新近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小說，敘及在波希米亞的哈斯堡王朝 (Hapsburg Monarchy) 的末日的：斯拉夫歌 (The Slav Song)。他已走出了自傳的時代而供獻他的時間於社會小說或旅行文章了。

四年前 Anna Seghers 以她的一篇燦爛的短篇小說漁夫的叛亂 (The Revolt of the Fishermen)，獲取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獎金，在此小說中，她描寫漁夫的鬥爭及其不能避免的失敗。這位作家的產量頗少，但她對於社會題材及她的作風，頗有興味，使她成為最值得稱許的作家們之一。

另有三位浪漫派的青年，那是代表德國創作的另一潮流的便是：Manfred Hansmann Heinrich Hanser 和 Kurt Henser。Hansmann 富有一種清新的抒情的才能和輕脆的嬌媚。生活遠離人生的醜惡的方面——他自己曾在 Bremen 左近建造一座鄉間別墅——他描寫自然及細小簡單的事物。

詩人的心，仍然有人生的異事闖入，仍然爲他本身的情的微微的顫動所困惱，因此，他的旅行記美洲懷舊（*A little love for America*）裏關於合衆國飛行的記載，真正是一篇通過 Herr Manbrät 的感情的旅行記。至於他的較重要的作品，還沒產生呢。

Hanser 的氣質是浪漫蒂克的，他還描繪同是浪漫的和醜惡的事物，結果他的作品乃是一種想像文學與旅行報告的奇異的混合物了。他的小說苦水（*Bitter waters*）是一篇佳美的作品，它敘述一篇簡單的故事，一個德國水手怎樣在 Tampico 勾搭一個淫娼，而把她帶回德國，在德國，這一對別緻夫妻從事工作，開始度着新生活——但這件冒險的結局是慘敗了。

Hanser，在三人中是最年輕的，是最足引人激奮的。他的第一本小說內心旅行（*the Journey Inward*）是富於康拉德式（*conradian*）風味的，染着色彩的背景。從葡萄牙，東非洲等地，Hanser 著成了一本寫得精美的書。實在與內心的實在之藝術的溶和，隨着這一種驚人地成人的深信的感觸，使 Hanser 很容易地特出成爲青年作家中最重要之一

了。他以個人觀點觀察世界，及一種優美的寫作之準備，Hanser 將獨自旅行於現向杳無人蹤的遼遠的想像文學之路了。

另外五個別一組的重要作家，我們稱之爲青年詭辯派（*Young Sophisticates*）Otto Zarek，W. E. Siskind，Erich Ebermayer，Kausmann 和 Peter Mandelsohn 這五個文人專着眼於戰後的詭辯，憤世與性的自由。他們的眼光轉回到 Aldous Huxley，Lawrence Gile，Oceanu，Proust 的時代來了。

Zarek，他的小說貪（*greed*）是戰後柏林青年的一種狂熱的和虔誠的憑證；引導讀者到時式的文藝廟堂之內，在這處青年人與 Kristianstamm 的僥倖者交遊。Ebermayer 努力寫作而且多產，曾產出幾種真正迷人的青年問題的文章，最好的小說是 The Battle for Othlenburg 爲奧地林堡而戰，一篇理想主義的老朽和現實主義的青年間的鬥爭史。Ebermayer 是「青年德意志」之一員，他深信虛偽的理想引起戰爭，而他自己的時期的功用——這時期是避去了自由的享受的——是努力一種新秩序。目的不免有點

誇誕，思想不免有些糊塗，Edenayer 可算為青年詭辯派中最分明的一員，一個德國的 Glowaway we-cult。

Suskind，亦是屬於這個精神團體的。他寫作他自己的兒童時期，青年時期的生活，其實現在，他總該依一個較大的目的而寫作的。以藝術的，主觀而論，他對於個性問題是極端的聰明與敏感。他寫得很精細，德國青年的超脫的精神在所有他的著作中翔舞着了。

Klaus Mann 他曾因為他的有名望的父親和有名望的叔父底令聞受誹謗而挺身出鬥的，他是十分年輕，十分多產。戲曲，小說，散文，小品，傳奇，和旅行記都從此青年作家的筆尖傾瀉出來，然而，他仍有時間跑過全歐，時而柏林，時而 Munich，忽而巴黎，忽而 Kievna，倏又到波羅的海了。他早熟而且幸運的，成為最年青的創作隊的領導者，雖然他有這麼許多的書，而主要的是涉及兒童時期的，青年時期的，戀愛的，和少年時期的，足資證實他尚未作出有永久價值的作品呢。

Mendelssohn，年僅二十四，在青年詭辯派中排行算是最新的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別矣柏林 (Farewell to Berlin)

是他在柏林的波希米亞人的文藝界中一篇優美的擺脫幻象的生活描寫。大部分是自傳式的，這篇清新的，生動的小說敘述一個青年人當他剛在十七歲的幼稚年齡被拋入腐敗的文藝團體的故事。Mendelssohn，這個剛誕生的作家，將來無疑地要產生重要的作品的。

Bruno Brehm, Ernst Penzoldt 和 Paul Alverdes 他們雖不很年青了，但是仍然歸入青年德國作家類內，因為他們是有關於新近文學的發展的緣故。這三人都是屬於大戰時期的。而他們不屬於任何團體，事實上他們便在 *Lebens* 生活着，這地方是德國文藝生活的舊中心，會給與他們的作品以某種指示的，他們站在騷亂的文壇的外邊。他們三人的作品都很慢地達到成熟。他們三人同樣有恬靜的抒情特質，同樣有詩的氣質，同樣有着對於個別的人心的興味，與不朽的價值的信仰；而在一地方，一切的價值遭罹着一種非常的變化，它們的有如短笛般所發出悅耳的音韻，給琴琴鼓聲及號令行動的喇叭聲所亂，幾乎聽不清了。

Brehm 底歷史小說他們稱牠做愛國主義 (They call it patriotism) 表示着這個作家，他以前的作品，不重視人

物，如一個得天獨厚的作家，當他願望着能夠從事於實地的題材寫作的一般。

Penzoldt 的精神是浪漫的，與現代不同調，他底詩的幻想徜徉於自伊利薩伯時代的英國至十六世代的西班牙之間。他作了一本英詩人察特頓 (Chatterton) 式的小說體傳記。他的個性成分最多的書是侏儒 (The Dwarf)，在這本小說中，他以心碎的譏刺，描寫一個全身殘廢的兵士，歸來仍度平民生活，這是他自己的時代和德國的殘廢靈魂的象徵。「牧歌的」是 Penzoldt 的作品所專有的形容詞：他有一片精細地思量的心，而他底想像則沈湎於為德國風景所喚醒的，溫柔而美妙的情調中。

Paul Alverdes，只有五小卷的作家，曾創作一本小的名作，分明是受德國散文大師 Hans Carossa 的影響而寫出的吹口笛者的房間 (The Whistlers Room) 一篇稍短的中篇小說，敘述在一醫院中幾個兵士，他們當在壕溝中時，曾以鎗射穿其喉，因此他們迫不得已，特用銀笛呼吸了。這是一篇精美的作品，以神妙的藝術手腕寫成的這使人更熱望着讀 Alverdes 的其他著作啊。

四個在社會呼號運動上出現的作家 Georg Fink, Bruno Traven, Günther Birkenfeld 和 Peter Martin Lampel。這四人專討論及貧窮問題而人異其辭。既然如此，Fink 描寫他在柏林東境的兒童時期，Birkenfeld，本來是中產階級的，描寫境外的「貧民生活」之類似的片段。

Traven 在過去五年間，是最激動的和最神祕的人物，出現於德國文壇上。生於墨西哥——沒人正確地曉得在何處——他寫成了一長列的社會小說，這些小說很快地吸引了讀者羣衆，他們是咀嚼過倫敦 (Jack London) 和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作品的，這兩位作家彷彿是新青年作家的主要感動力一般以一種顯易流利的史詩作風，他描寫以墨西哥為背景，反對黑暗的社會的鬥爭。他的作品一方面充滿了農民與工人，而在另一方面則為陰險的資本家。他在德國的聲譽是可驚的，因為他的書中——來的背景有一種浪漫蒂克的魅力之故。

Lampel 於一九二八年突然以他底戲曲感化院中的反叛 (Revolt in the Reformatory) 立即馳名，這劇曲就活像野火一般，次年便掃過德國全境了。因了它底大胆的題材

社會制度上對於兒童的虐待與不人道的狀況。這戲曲引起了驚人的論戰。自是以後 Lampel 繼續選擇非常地大胆的題材而重叙之於衆目昭彰的場所。毒氣經過柏林 (Poison Gas over Berlin) 一書，在一場關於它的政治的和國際含義的劇烈的論爭後，便被禁止了。Lampel 究竟是一個卓越的文藝小叢書作家啊。

在諸重要作家中，誰也不能一點不錯地安置我們的 Oskar Maria Graf, Alexander Lernet-Holainia, Karl Benno von Meelnow, 和 Edwin Engel Dvinger 在那一集團中。Graf 是巴伐利亞的高爾基 (Bavarian Gorki)，自農民階級挺拔出來的。他是天生的說故事人，生於 Munich，只寫出他身邊的人物。他的著作充滿了粗鄙的鄉間的愚夫愚婦，啤酒的康健的香味，與巴伐利亞言語的不能轉譯的熱情。他的作品，完全沒有宗教色彩。Graf 是屬於大德國的農民作家的傳統。這是文學之一旁支，終久是被青年所漠視的，而 Graf 則在這活動的溪流中，再滲入新鮮的血漿和強烈的活力。他愛人類，愛着人類的一切堅強的和孱弱的性格。他在今日的德國，算是最重要的青年作家們之

一個了。

Lernet-Holainia, 是奧大利亞的紳士，是承繼 Rilke 的傳統的。但他自一九二一年以一小卷詩集登場後，他便轉而寫作歷史劇。旋又作 Viennese 喜劇以供表演了。他現在正輪流創作着優雅的，迷人的，羅可可式的 (Rococo, 第十七八世紀盛於歐洲的一種華麗的建築式。) 小說和愉快的、機警的戲臺喜劇哩。

Karl Benno Von Meelnow, 是一個新進作家，他與自然及鄉土的關係甚為密切。他的處女小說鄉間之年 (The Country Year) 是以德國鄉僻為背景，對於四季作一美妙的研味的。Von Meelnow 的職業是一個農夫。

Dvinger 是自然派中之又一個。年紀尚穉時就捲入戰爭漩渦。十七歲為哥薩克人所俘，他早就體味得人生的恐怖了。現在他已寫成幾本自傳的書，這些書，因為牠們的驚人的不妥協的寫實主義，使他馳名，他正轉而寫作有 Kunst Hans 氣質的，恬靜的，沉默的小說了。統觀 Dvinger 作品，有一種自然的斯拉夫人的感傷 (他的母親是俄國人。) 一種對於自然的敬虔與一種濃烈的道德觀念。

兩個其他作家，是我們見聞所及的，便是 *Karl Zuckmayer*，和 *Arnolt Bronnen Bronnen* 在十年前是諸最敏感的表现主義作家之一，製作四本那種作風的戲劇，最近，他却已轉向國家主義派了。自從他轉變以來，他著作了兩本書，作風依舊，是討論上西里西亞問題的，在大戰後 流入波蘭，便在德國失傳了，而 *‘Mischke’*，牠底英雄，是戰後德國的許多許多國家主義敢死隊之一。*Bronnen* 的自表現主義至國家主義的巡禮，在德國文藝界上，並不能使他的聲譽添多分毫，至於許多青年作家却是同情於自由和左派的。

Zuckmayer，是德國最傑出的青年戲劇家。自一九二〇年以來，當他的第一篇戲劇出現時，他依他自己的方法寫作，至最重要地位。一九二五年，他以愉快的葡萄園 (*The happy Vineyard*) 贏得公認的成功，這是一種萊茵地方的

釀酒區域的生活底豐富的描寫。在表現主義派底瘋狂的模仿與淺薄的病理分析之後，來了這篇喜洋洋的戲劇，就活像吐納着清新的空氣般。悅樂，在那些日子，幾乎是禁忌的，而 *Zuckmayer* 却幫着破除這符咒。這裏就有一位青年劇戲家，他敢於肯定人生，他敢於歡樂的。

Zuckmayer，和他底女兒一同過着釀酒者的簡樸的生活。在那篇作品和他最近的戲劇 *The Captain of Köpenick* 之間，德國劇壇的燦爛的成功的那幾年，*Zuckmayer* 仍然保持着他底高高的地位。以德國生活的核心爲他描寫的題材，他在本國的劇壇上添加了一長列的戲劇。雖然他底題材從最好的意義說來，主要地是「民衆的」，但他的聲譽仍然是限於在德語通行的國家。可是，正因為這真實的本土語言使他底作品成爲由任何青年戲劇家所寫出的作品中之最重要的了。

天 外

左 明

背景表：

田野

山巔

河岸

幾處古舊的村莊

人物：

林漢

一個廿三四歲受過教育的青年農人

林濤

一個二十來歲的大學生林漢的弟弟

林父

一個五十來歲的殘廢老人林漢的父親

林母

一個四十六七歲的老太婆林漢的母親

李大漢

一個廿七八歲的農人林家的雇工

萍子

一個十七八歲較有知識的鄉村姑娘，林漢的

愛人

凌媽

一個四十來歲的鄉中年婦萍子的母親

李老爹

一個六十來歲的破腳老頭

王小二

一個二十來歲的鄉下青年

張大嫂

一個三十六七歲的鄉下婦人

張秀貞

一個十六七歲的鄉下姑娘張大嫂的女兒

寶寶 一個兩歲的嬰兒林濤的兒子

意地看。

特寫 釘好了的玻璃窗。

近景 林母用布拭去玻璃上灰塵，母子二人眺望窗外。

特寫 母子二人的頭在玻璃後面移動。

遠景 從玻璃窗內照出外面的竹林和村路，路上顯出一

個女孩子的影子，漸近，是萍子戴着雨笠，赤着

腳跑來。

近景 林漢快樂地看着母親，得意地說：

萍子來了。

特寫 萍子的赤足在水地上迅速地跑着。

近景 林漢忙去開門，迎接萍子進來，二人對看着笑。

特寫 萍子快意的笑臉。

特寫 林漢快意的笑臉。

特寫 林母得意的笑臉。

近景 林漢注意到萍子懷中的小貓。

特寫 可愛的小貓。

近景 林漢伸手去抱小貓，同時萍子頭向下俯視小貓，

因為雨笠下傾，笠上的雨水剛流到林漢伸出來的

林家的廳房——連另一內室及屋外之路。

特寫 兩隻粗大的手拿着斧子在釘着。（鏡頭退後）

近景 林漢正做好一把椅子，累得滿頭是汗，慢慢地伸

個腰，用手揮汗。

近景 屋簷上滴着雨水。（退後）

中景 屋外正下着雨，美麗的村莊在朦朧中隱現着。

近景 林漢將做好了椅子搖了一搖，意思是試試它堅

實不堅實，然後滿意地坐在椅上，順手將桌上的

旱煙袋拿來準備吸煙。

中景 內屋的門開了，林母笑着拿了一塊玻璃走了出來。

近景 走到林漢面前說：

字幕 在屋裏找到了一塊玻璃，你把牠釘在窗子上吧！

近景 林漢接過玻璃，拿着斧子和釘子盒走向窗前；（

移到窗子上）窗上糊着老舊的白紙，林漢將紙撕

去，把玻璃裝上，釘着，林母在旁拿着釘子盒得

手上，忙笑着替萍子將雨笠取下，萍子笑着走向

林母說：

伯母，您說要小貓，我給你送來了。

近景 林母笑着接過來，表示小貓的可愛，並表謝意。

近景 林漢走來指着他剛做好的椅子，笑着對萍子說。

字幕 你看這是我剛做好的椅子，你坐坐看，舒服麼？

特寫 其母得意地笑。

近景 萍子坐在椅子上羨慕地笑。

特寫 林母更得意地笑。

特寫 林漢得意並驕傲地笑。

近景 萍子向林漢乞求地說：

漢哥，下雨沒有事，請你到我家裏去把媽媽坐的

字幕 椅子修理一下，好吧？

近景 林漢得意地點頭應允。

近景 他倆匆匆地欲出，其母阻之說：

字幕 阿漢，你把你爸爸的傘拿去吧，外面的雨很大

呢。

近景 林漢走進內屋去。

近景 (另一內屋) 其父戴着老光眼鏡看一本什麼書，

見林漢在牆角裏取傘，說：

字幕 怎麼下雨還要出去。

近景 林漢回頭說：

字幕 萍子的媽媽要我去修理椅子。

近景 林漢取傘出去。

特寫 林父若有所思的樣子。F.O.

近景 萍子向林母招呼了一下，即同林漢出去了。

近景 屋外很大的雨，林漢撐傘拉萍子並排走。

近景 林母在窗內望着他倆的背影。

中景 兩人很親密的走去。

特寫 (從窗外攝入) 林母會意地笑。

遠景 兩人慢慢轉過竹林，不見了。F.O.

二

林漢的臥室——連接長工臥室及牛欄。

字幕 晨曦。

遠景 半面含山的旭日，(鏡頭移下——Pan) 從樹杆

顯出晨霧中的田野，村莊，竹林。

中景 Pan——樹上的宿寫。（鏡頭移下）

特寫 含露的春花。

近景 雞籠上立着唱曉的雄雞。

特寫 雄雞張開叫着的嘴。D.I.

特寫 林漢打着呵欠的嘴，伸腰起身。D.I.

特寫 長工打着鼾聲的嘴。（鏡頭移後）

近景 林漢穿好衣服，肩着鋤頭走到長工床邊，叫醒長

工，長工驚起，慌張地即去拿床邊的鋤頭。

特寫 林漢指着長工，嘲笑地走了出去。

近景 長工發現自己尚未穿衣，並看着林漢走去，一面

伸出他的手去拿衣服。D.I.

近景 林漢一個手牽了牛，牛就跟了上來。（鏡頭退後）

中景 林漢拉着牛走，長工從牛後追上來。

近景 林漢看着長工，從袋中取出兩個餅來，故意地給

長工看看，又將大的一個餅放進袋中去，將小的

一個咬着吃了。

特寫 長工饑貪地看着林漢。

近景 林漢驕傲似地吃着，長工跟着。

特寫 長工乞求的臉。

近景 林漢的輕笑，從懷中取餅給長工。

特寫 長工一面吃餅，一面做着滑稽的狀態。

III

田野——連小山頂上。

字幕 春耕。

遠景 到處忙着耕種的田野。——Pan

近景 忙着車水的，——「揭幕」——耕種的，——

揭幕——鋤地的，——「揭幕」——撒種的，

——「揭幕」——吃着草的羊羣，——「揭幕」

——水面游泳的鵝羣，「揭幕」——樹上飛着的

鳥羣，——「揭幕」——樹下追逐遊戲的孩子

們，——「揭幕」——正拔着蘿卜的萍子，——

「揭幕」——正努力耕着的林漢和長工，——

揭幕——小山頂上遊春的摩登男女。

近景 少男拿着望遠鏡望着田野，少女拿着花在旁邊

笑，一個聽差式的領導者在給他們講解着，指示着。

巧林漢回頭看見了。

字幕 不知稼穡之艱難。

特寫 (Caollette) 林漢笑着即起身追去。

近景 少男隨領導者指示的方向眺望，領導者說：

中景 (Caollette) 萍子逃走，林漢追，(Pan) 追過了樹林。

字幕 那是在耕田，……播種……。

近景 (Caollette) 萍子跳過小溪，失足跌倒。

中景 隨着又指着另一面，少男拿着望遠鏡，隨着指的方向看去。

近景 少男拿下望遠鏡，開心的笑，並指給少女看，少女拿鏡爭看。

近景 (Caollette) 林漢在田邊休息吸旱煙，萍子提了一筐蘿卜走過來，看見林漢在休息，便停住脚。

近景 (Caollette) 筐子翻倒着，蘿卜滾落水中。(移上)

特寫 (Caollette) 欲作弄人的笑臉。

特寫 (Caollette) 他倆看着溪流中的蘿卜。

近景 少男更注意地拿着望遠鏡望。

特寫 (Caollette) 萍子怨恨地望着溪流中的蘿卜。

近景 (Caollette) 萍子從筐中取出一個蘿卜。

特寫 (Caollette) 林漢安慰她。

中景 (Caollette) 偷偷的躲在短樹後，將蘿卜擲去，正好打在林漢手中的烟管上。

近景 (Caollette) 林漢急跳下去拾撈萍子拿筐來接。

特寫 (Caollette) 林漢回頭看，不見人，奇怪地。

字幕 他們倒很快樂。

近景 (Caollette) 見地上蘿卜，拾起看一看，又回頭去

近景 領導者在前面領導向山下走去，少男扶着少女跟着

看了看，更覺得奇怪，隨地剝吃蘿卜。

走下。

中景 (Caollette) 萍子拿了蘿卜，又想向林漢擲去，恰

近景 林漢與萍子並坐溪旁，赤脚打着溪水，一面說

笑，一面吃着蘿卜。

中景 少男少女已走到他倆的背後，並他倆並未覺得。

特寫 少女少男稱羨他們的嬉樂。

近景 少男拿快鏡，想替他們偷拍一照，正對光時，萍

子忽然回頭發覺了。

特寫 萍子難爲情地起身跑去。

近景 林漢不快地看了少男女們一看，站起來跟着萍

子後面追去。

近景 少男女笑着，隨後慢慢地跟去。E.O.

中景 一羣玩得很高興的小孩子，一小孩忽然指着一方

叫大家看。

近景 小孩們一齊回頭看，驚奇地。

中景 少男少女慢慢向小孩們走來。

近景 小孩們一起奔跑，一個最小的孩子跑不動。

特寫 爬在地上哭着的小孩子。

近景 少男女走近小孩子，少男將小孩抱起逗弄着。

特寫 小孩更哭得厲害。

近景 一個較大的孩子畏縮地走向前來了。

特寫 少男懷中的小孩伸手要大孩抱，哭着扎掙着。

近景 少男故意把小孩子抱開不給，大孩子上前奪過小

孩，抱了跑去，一不慎，兩人跌在地上。

特寫 少男少女幸災樂禍地大笑。

近景 較大的孩子爬起，抱了小孩不自然地跑去。

四

村屋前的短籬內外。

遠景 羣孩狂奔擠入短籬內。

中景 一小孩狂叫：

字幕 快來看外國人。

中景 [Pan]——一切門內跑出來的村男村女們。

近景 最後跑進短籬的是抱着哭的小孩的大孩子。

中景 少男女笑着走來，後面跟了許多看熱鬧的男女，

走到短籬前，大家都站住，紛紛談論。

特寫 張大嫂嘴巴亂動的說着話。

近景 一面說一面裝扮少女走路的樣兒。

特寫 羨慕地看着的秀貞。

特寫 人羣中望着出神的青年王小二。

近景 大家仍是紛紛談論着。李老爹從人叢中擠了出來。

特寫 小頭小腦的李老爹。

近景 李老爹扶着手杖蹣跚站着。

王小二前指着遠去的少男少女們的背影。

遠景 (插入) 遠遠地挽手走着少男少女的背影。

特寫 李老爹用力地睜着一雙老眼，遠眺着。

近景 張大嫂跑上挽着李老爹的手臂，仿學着少男女的

走路的姿勢，累得李老爹蹣跚跟不上來。

近景 村男女狂笑。

近景 李老爹正經地爲他們解說：

字幕 那是從上海來的。

近景 大家注意地聽，李老爹仍是很起勁地講：

字幕 上海那個地方，不論什麼人去，都可以賺大錢

的。

近景 Pan——有的相信，有的不信，張大嫂不相信地

說：

字幕 李老爹那麼你怎麼不去？

近景 大家笑着望李老爹。

特寫 李老爹着急地指着自己的蹣跚說：

字幕 我的腿走不動。不然我早去了。

特寫 聽得出神的秀貞。

特寫 相信李老爹的話的王小二。

近景 林漢萍子前後走來，站定了。

特寫 李老爹繼續講着：

字幕 有人說上海那地方，連走路都可以檢到大洋錢。

近景 林漢不相信的笑，隨着拿出一個羅卜，滑稽地問

李老爹。

字幕 上海的路上，可以檢到羅卜吃麼？

近景 林漢萍子不顧地笑着走了。

中景 李老爹看見林漢萍子走去了，態度似乎有些窘急

和失望，但他依然繼續地講着說着。

五

張大嫂的家中。

字幕 到上海去。

近景 秀貞正在梳頭，其母爲女整理行李，回頭問秀

貞。

字幕 秀貞，到上海賺到錢，就快回來。

近景 秀貞點頭，其母仍在整理行李包。D.I.

六

李老爹的家門及路。

近景 李老爹在門前囑咐王小二說。

字幕 王小二，你在上海得了好處，可別忘了我。

近景 王小二背着包袱，向李老爹點頭告別。

中景 王小二走去漸遠，李老爹招手送別。

遠景 王小二回頭搖手走去。F.O.

七

田外及萍子家的門前——連池邊及家內。

字幕 鋤禾日當午。

遠景 Pan——田野各處的鄉夫們都在辛勤地耕種着。

近景 林家長工在鋤着地，滿頭是汗，伸了伸腰，仰頭

看天上太陽。

特寫 汗如雨下，流了滿面，再俯身鋤地。（鏡頭搖

下）。

特寫 被汗滴濕了的一塊土。（鏡頭移後）

近景 再伸腰表示餓了，凝視着自家的門口。

遠景 林家門口靜靜地沒有人走出來。

近景 李大漢失望地又抬頭看。

遠景 可是別的人家已送飯來。

中景 送飯的孩子們都聚在一塊兒，捉蛤蟆玩。

近景 長工氣憤地把鋤頭一丟，坐在草地上吸烟。

中景 長工坐下，看天上的浮雲。

遠景 （插入）白雲浮游着，變幻着，一會兒漸漸模糊

起來，竟全黑不見了。

近景 原來長工已閉上眼睡着了。

中景 小孩們慢慢走來，見長工睡着，一孩子指給衆孩

看。

特寫 長工正打鼾的張着的小嘴。

天

外

近景 拿着蛤蟆的小孩子看到長工的嘴，又看了看手中的蛤蟆，正想上前放入長工口裏，但一小孩阻止他。

中景 一小孩先把他的脚用繩子拴在一個小樹上，一孩拿着蛤蟆，慢慢輕輕地向長工旁邊走去。

特寫 小孩手中的蛤蟆。

近景 小孩將手中的蛤蟆放進長工口內，就都跑了。

特寫 李大漢的嘴咀嚼着。（鏡頭移後）

近景 慢慢醒了，覺得口中有東西，吐在手上一看。

特寫 手裏的已經嚼爛了的蛤蟆。

近景 長工抬頭一看。

中景 許多小孩在樹後躲着笑着。

特寫 長工氣極。

近景 起身去追撲孩子，但脚下被繩拉着，一扯跌倒了。

特寫 滿臉的爛泥，一雙脚走入鏡頭，長工慢慢抬起頭來看。（鏡頭移上）

近景 林漢拿着飯，停站着。

近景 長工趨急爬起來把臉上的泥抹去，接過飯來。

中景 小孩忍不住都大笑了。

近景 林漢也忍不住張着嘴大笑。

特寫 長工張着大嘴吃飯。○

近景 坐在門檻上摘菜的萍子。

中景 其母提着一筐蘿卜，從門內走出來交給萍子

字幕 把這些蘿卜拿去洗洗。

近景 萍子接過筐走去。

中景 萍子提着筐子走到池邊洗蘿卜。

遠景 林漢看見萍子即跑去。

中景 林漢偷偷地拾了一塊石子，投在池子裏，濺了萍子一身的水。

特寫 着急的萍子抬頭看。

中景 見是林漢，笑了，林漢跑近萍子。

近景 捱近萍子坐着，萍子問：

字幕 你家裏今天吃什麼飯？

特寫 林漢答：

字幕 我家今天吃珍珠米

近景 說時從懷中摸出一個玉米棒，很得意地，兩人都

笑了；又問萍子：

字幕 你家今天吃什麼飯？

特寫 萍子很驕傲滑稽地答：

字幕 吃人參湯。

近景 隨即從籃子裏拿出一個人參似的蘿蔔，高舉起

來，兩人又笑了。

近景 他們兩人交換着蘿蔔和玉米棒。

中景 長工望着他倆，自己忘了吃飯。

近景 長工看着，又難爲情地背轉身去，急忙吃飯。

D.I.

近景 萍子的媽正在埋頭坎火，抬起頭來，這個中年農

婦見鍋裏的水已沸了，便將鍋蓋揭開，着急地走

到門口去看。

遠景 從萍子媽背後攝出說笑着的林漢和萍子。

近景 萍子的媽會意地笑，即回身進去。

近景 站在鍋邊，望着沸水，呆想着。

特寫 鍋中的沸水；（複攝）D.I.——浮在沸水中的

近景

林漢和萍子結婚的笑臉。（E.O.）鍋中沸水的泡。
萍子的媽笑了，很忙地將鍋蓋蓋好，恐怕鍋中的
幻影逃掉似的。（E.O.）

八

田野及山頂。

近景 林漢和長工正在工作，忽然抬頭看。

遠景 山頂上走過一羣羊。

特寫 一隻羊在叫。

近景 一面叫，一面像找尋着什麼。

字幕 牠在找尋牠的主人。

近景 林漢看見羊叫，便會意地走過去。

中景 長工望着林漢的背影笑。

近景 白羊到處尋找着，（跟鏡頭）最後找到牠的主人

萍子熟睡在樹叢中。

特寫 白羊叫。

近景 萍子轉動。

特寫 一個虫兒在萍子的頭上爬。（鏡頭移後）

近景

萍子醒了，用手摸頭，驚甚，急解衣尋虫，上身

字幕

我剛來。

全裸，是時林漢正走來。（從萍子背後攝）。

特寫

萍子想了想：

特寫

林漢在樹後窺視着，陶醉地。

字幕

你一定看見了。

近景

萍子猛抬頭見林漢，羞得急把衣服合攏，伏在地

特寫

林漢作弄地笑：

上哭了，林漢上前拉她，她忽然生氣地爬起身，

字幕

看見了什麼？

便跑了，林漢追去（鏡頭跟）阻住去路，懇求地

近景

萍子着急地打林漢，林漢說：

請她原諒。

字幕

還怕難為情呢！穀子收到倉裏的時候，你就是我的老婆了。

近景

她不理，轉身又跑，林漢又追去攔住說：

近景

萍子玩弄着野花，林漢高興地，

字幕

請原諒我吧，我是無意碰見的。

近景

萍子臉上慢慢顯出不自然的樣兒。

近景

萍子忽坐下來，兩手蒙着臉，林漢急得沒辦法，

特寫

林漢疑惑地追問着，萍子含羞地說：

迷亂地跪了下來，慢慢地將萍子的手抬開，又怕

近景

可是——李老爺說我倆的八字不合……。

萍子着急，胆怯地拉開一只手，再去拉另一隻

字幕

林漢憂慮的臉。

手，萍子又換一隻手蒙上。

特寫

白羊跑來站在他們的中間，他倆緊緊地把白羊的

特寫

萍子雙手自己放開，不禁大笑起來。

中景

頭抱着。

近景

林漢知道自己被愚弄了，很有些難過，萍子一面

特寫

他倆的熱情從白羊的頭中交流了。D.T.

扣衣，一面轉身問林漢：

中景

林漢向萍子頭上插了朵花兒，萍子仍是玩着花

字幕

漢哥，你甚麼時候來的？

中景

枝。

特寫

林漢答：

近景 萍子的手被刺出血，林漢替她把刺兒拔了出來；

萍子又拿了一枝花裝入林漢胸前的衣袋裏，林漢覺得很痛，急把花枝取出了。

特寫 花枝上的長刺。

近景 萍子忙拉開衣服看。

特寫 林漢胸前已刺破了，流着血。

近景 萍子忙用嘴咀着林漢的傷口，咀血吐出，再咀。

D.I.

中景 羊羣在前面走，林漢萍子親密地在後面跟着。

特寫 樹叢中現出一個窺視着他們的凶惡的臉。

中景 他倆仍然跟羊羣隨後走着。

近景 在樹叢中，惡漢正持槍描準。

中景 他倆仍是走着。

特寫 惡漢的槍機扳動，鎗響了。

近景 林漢萍子猛驚地抬起頭來看。

中景 惡漢跑進樹叢裏去尋找。

特寫 地下一隻受傷亂動的野雞。

近景 一隻中鎗的野雞在地上亂動，惡漢拾起來笑。

中景 惡漢得意地同林漢萍子招呼了一下，便去了，林

漢萍子仍隨羊羣向山下走。D.I.

中景 他倆已走近林漢家的門前了。

近景 林父拿了一封信在門前站着，像等人似的。

中景 見林漢走來，急向林漢招呼。

近景 林漢萍子都跑近林父，林父把信交給林漢說：

字幕 你弟弟明天可以到回家了。

近景 (D. S. B.) 林漢看信，萍子在旁邊望着，萍子

問：

他畢業了麼？

中景 林漢已看完了信，點點頭，萍子回頭看。

遠景 羊羣已走得很遠了。

近景 萍子向林漢及其父招手，就跑去了。

中景 林漢和父親望着。E.O.

九

山坡的村路

還景 夕陽西下時，萍子趕着點點的白羊在山巔上走

過。(鏡頭搖轉)

美麗的瑪麗亞了。

中景 挑夫挑着行李，在村路上走來，後面跟着撐了畫

近景 萍子莫明其妙地看着他。

具的林濤。

中景 林濤像瘋子似地忙把萍子拉到一矮石旁。

近景 林濤滿頭是汗，用手巾拭汗，眺望着天邊的夕

近景 林濤叫萍子坐下說：

陽。

字幕 你坐着讓我給你畫一張像吧！

遠景 (插入)山頂上，羊羣和萍子在走着。

近景 萍子莫明其妙地坐着。

特寫 看得很出神的林濤。

中景 林濤急放下畫具，取出畫筆及速寫簿，開始描畫

近景 林濤站住不走了，呆望着。

，萍子轉頭去看羊，林濤禁止地說：

中景 羊羣及萍子漸漸走近，林濤見是萍子，想上前招

字幕 不要動。

呼，跳上山坡。

近景 萍子呆住。

近景 林濤想了想，忽又躲到樹後去了。

遠景 羊羣走得很遠了。

中景 萍子一而唱，一面隨着羊羣走來，林濤猛的站起

中景 萍子着急地站了起來要走，林濤急跑去，又拉住

來，萍子駭得跳起來，見是林濤，就站住了，林

她坐下，安慰他：

濤走近萍子。

字幕 不要動，立即就畫好了。

近景 拉着萍子的手說：

特寫 萍子又回過頭去看。

字幕 哦，祇一年多沒有見，你竟長得這樣漂亮了。

遠景 羊兒在麥田裏吃麥子。

中景 萍子難為情的把手縮回去了，林濤微笑地：

近景 萍子焦急地：

字幕 你剛才在山頂上趕羊的姿態，使我想起那純潔而

我的羊子在吃麥子了。

中景 萍子急跑去，林濤氣得沒有辦法。

特寫 林濤出神地在呆望着，林漢從後面走來，用手在

林濤肩上一拍，林濤回頭看。

特寫

，書是翻開着，可是他並沒有看書，祇是呆望着變幻的晚霞出神。

近景 林漢拉着林濤的手，表示親熱地歡迎：

字幕 你在這兒幹什麼？爸爸媽媽在門前等着你哩！

近景 林濤笑着拿萍子畫像給林漢看。

特寫

一巨石——獅子——龍。

近景 林漢接過速寫簿看。

特寫

林濤看得出神的臉。

特寫 (插入) 沒有畫成的萍子的像。

特寫

(插入) 晚霞後面有許多仙女在那兒跳舞。

近景 兩人對着笑了，林漢拉着林濤，從山坡上跑了下

特寫

來。F.O.

來。F.O.

特寫

一齊向林濤招手。

十

林家廳房及山頂

中景 倚門望着山頂的林母。

中景

林濤忘形地站了起來，欲向前撲去，將要從石上跌下來的時候，林漢伸手將他拉住。

遠景 站在山頂眺望夕陽林濤的背影。

近景

林濤回頭見是林漢，不禁失笑了，林漢問：

近景 林母不禁掉下淚來，深深地嘆了口氣，返身進屋子裏去了。D.I.

字幕

哥哥，你看——那一天——外。

子裏去了。D.I.

特寫

林濤瘋狂地。

近景 林濤坐在石上，旁邊放着畫箱，手中拿着一本書

特寫

林漢莫明其妙地看着。

特寫 除了變幻的晚霞外，什麼也沒有。

近景 林漢奇怪地問。

近景 林濤更瘋狂地說：

字幕 那天外有許多美麗的仙女們在向我招手。

特寫 林漢不相信地說：

字幕 別要瞎說，我問你，為什麼剛回家，又要出門去呢？

近景 林濤跳了起來，得意地說：

字幕 哦，那天外……，這就是我要走的理由了。

特寫 林漢不解地隨即又問他：

字幕 你離開了這樣美麗的田莊，你將來會後悔的；

——我倒高興比你少讀了幾年書，不然也讀成你

這樣的瘋子，那纔糟啦！

特寫 林濤瘋狂地望着天空，慢慢地搖了搖頭，自語

地：

字幕 十年，二十年，——也許永久不回來了……。

近景 林漢感動地說：

字幕 那麼我們都要想念你的。

中景 林濤回過頭來看看林漢，慢慢走過來拉着林漢的

手。（移近）

近景 兩人對着看了好久，被感情抑制了似地沉默無言。D.I.

近景 林母在室內為林濤收拾行李，很忙亂。D.I.

中景 林濤正為林漢畫象——一會就畫好了。

近景 林漢走上前來看。

特寫 （插入）林漢的速寫像。

近景 二人看着畫像，抬頭親愛地笑着。

特寫 林漢好像想起一件什麼事情。

字幕 我晏回去殺鷄，媽媽今晚燒了許多好菜，為你

行哩。

近景 林漢捲畫片，藏入懷中，向林濤招招手走去。

中景 林漢走了幾步，突然回頭：

字幕 弟弟，你快些回來！

近景 林濤點點頭，望着哥哥回去。D.I.

近景 林母在看着一件破衣。

特寫 衣的破縫。

近景 林母坐下繞着破衣，眼裏掉下淚來。

中景 林父慢慢踱過來，站在林母旁邊，默默地看着。

近景 林父感動地坐了下來，林母回頭看了林父一眼，

仍然低頭縫衣，更形悲傷，伏案大哭，林父撫肩

安慰她：

字幕 他不久就會回來的，不要傷心；他又不會耕田，

留在家裏有什麼用呢！有阿漢在家管理田莊也就

夠了。

近景 林漢從門外背着農具進來。

近景 林父林母親密地迎上前去。

特寫 林漢詫異地。

近景 林母緊緊地拉住林漢的手，好像怕他逃走似的，

又好像從身上找出要走的證據來，把他上下打量

着。

特寫 耽心地說：

字幕 阿漢你是不會離開我的吧！

近景 林漢笑着：

字幕 我是永不會離開你，就是弟弟不久也會回來的。

近景 林母快活地流着淚，林漢安慰着。D.I.

近景 林濤抬頭看山頂。

遠景 萍子在山頂上趕羊下來。

中景 林濤看見是萍子，很快地跑了上去。

近景 萍子看見林濤跑來，便在一棵大樹下站住了。

中景 林濤跑來看看了看萍子，急忙打開畫具，準備給萍

子畫像。

近景 萍子頑皮地躲到樹後去了。

中景 林濤着急地跑過去，萍子逃，林濤追。

中景 萍子跑到岩邊，林濤也追過來。

近景 萍子着急地回頭跑，正好撞到林濤懷裏，林濤趁

勢抱住萍子，坐在石上。

特寫 萍子羞急的臉。

近景 萍子亂扎着，林濤故意不放她，她底掙扎慢慢地

軟下來了。

特寫 萍子凝神地望着林濤。

特寫 林濤快意地輕笑。

近景 萍子難爲情地把頭垂下去（鏡頭移下）

特寫 林濤迷醉地看着萍子。

特寫 萍子底可愛的小嘴。

近景 林濤猛然吻了萍子一下。

近景 萍子着急地用手抹着嘴。

特寫 萍子的一隻抹嘴的手，慢慢遲疑下來，後來一個

食指放在唇上，不動了。

近景 好似嘴上有什麼餘味似地呆看着林濤。

特寫 林濤勝利地笑。

字幕 愛的教育。

近景 林濤抬頭看。

特寫 (Close) 樹枝上一對在親着嘴的小鳥兒。

中景 林濤指抬萍子看。

近景 萍子呆望着想，林濤趁勢又吻她。

特寫 親着嘴的萍子及林濤。D.I.

特寫 林漢和林母注視着的頭。(移後)

近景 林漢在殺雞，林母拿着碗接雞血。D.I.

近景 羊羣在田中吃麥子。D.I.

近景 萍子沉醉在林濤懷裏，用手在玩弄着林濤腰中的

表鍊，很羨慕地。

特寫 林濤看着萍子笑。

字幕 你愛我不？

近景 萍子仍弄着表鍊，羞怯地點點頭。

特寫 林濤陶醉地笑。

近景 萍子忽然抬起頭問：

字幕 聽說你又要出門去，爲什麼？

特寫 林濤得意地：

字幕 因爲不知道你愛我。

特寫 萍子嬌媚地：

字幕 那麼你現在不走了。

近景 (S. B) 林濤點點頭，萍子緊緊抱着林濤的頸

子。

中景 林濤抱萍子瘋狂地亂轉。D.I.

中景 林漢端了一把椅，轉身放在桌邊，桌上杯盤已經

擺好。

特寫 桌上擺好了幾只冒氣的菜碗，林母又端上一碗熱

菜來。(鏡頭移後)

近景 林母看看不見林濤，對林漢說：

字幕 你去看阿濤爲什麼還不回來，菜都快冷了。

中景 林漢點頭出門去，林父從內室出來，坐在桌子旁邊。

中景 林漢在村路上走着，忽然停住遠望。

遠景 山頂上，林濤和萍子並坐的背影。

近景 林漢難過地垂下頭來。

中景 林漢抬頭看，嘆了一口氣，走了幾步便停住了。

近景 林漢遲疑地想，忽然轉身慢向家走去。

中景 林漢推門進來，懊傷地坐在門旁的一張椅上，其母急走近問：

字幕 阿濤呢？

近景 林漢搖搖頭，黯然無語。

特寫 林母莫明其妙問：

字幕 爲什麼 是不是爲了你弟弟要走，而心裏難過？

近景 林漢依然搖搖頭，林母不得要領地回頭看着林父。

中景 林父走過來，用手拍着林漢肩頭，安慰小孩似

地，林漢慢慢抬起頭來。

近景 呆看着林父，林父慈祥地望着他。

特寫 林漢兩眼含着眼淚，欲言又止。（移後）

中景 林漢忽然抱着頭向臥室跑去。

近景 林父林母面面相觀，莫明其妙地，心裏很悲傷。

中景 林濤歡躍地跑進屋來，直向林母前跑去。

近景 林濤緊緊拉着林母的手，歡欣地：

字幕 媽，我告訴你一個快活的消息，就是我不走了。

中景 林父走進來，看着林濤。

近景 伏在床上的林漢，忽然抬起頭來聽，起身走向窗前。

近景 林父追問林濤：

字幕 你爲什麼不走了？

中景 林濤歡跳地走到桌旁，拿了酒杯，斟了一杯酒，很快地一口飲下，高舉着酒杯說：

字幕 因爲我發現了更美麗的東西。哥哥說這兒是個美妙的田莊，真是一點兒也不錯。

近景 林父林母面面相對，莫明其妙地。

近景 在窗內呆望着的林漢。

中景 林濤突然跑向窗口，向外望。

近景 林濤瘋狂地嚷：

字幕 啊，那——天外——。

近景 林母不解地望着林濤，林濤笑向林母說：

字幕 媽，……愛情啦！

特寫 林母莫明其妙地。

特寫 林父默然地想。

特寫 林漢痛苦的臉。

特寫 林濤狂笑的臉。（鏡頭移後）

中景 林濤快樂地在屋內走來走去，林母向林父互相商

議着，林濤走近。

字幕 媽媽爸爸，萍子——他剛才說：她愛我。

近景 林母吃驚地倒在椅上。

特寫 林父默默無言地點頭，好像早已料到。

近景 林漢頹然地回過頭去倒在床上。

近景 林濤跪伏在母親膝前，懇求地說：

字幕 媽媽，求你允許我們結婚吧！

特寫 林母爲難的樣子。

字幕 可是，你哥哥……。

近景 林濤急站起來。

字幕 哥哥，我馬上去告訴他，他一定會同意的。

中景 林濤欲走，林母拉着他，回頭看林父，林父搖搖

頭，嘆口氣。

近景 林母更爲難了，幾乎哭了出來。

中景 林父走到桌旁坐下，嚴厲地說：

字幕 吃飯吧！

近景 林濤轉向林父要說話，林父嚴厲的眼光止住了

他，林濤勉強地坐下吃飯。

中景 林父回頭向林漢的臥室的窗上一望，再回頭望林

母。

近景 林母會意地起身，向林漢臥室走去。

近景 林漢抱着頭，坐在床沿上，俯身呆望着地面。

特寫 地面，（複攝）（E.T.）慢慢地浮現出李老爺在

講說：上海地上都可以檢到洋錢的姿態。（K.O.）

地面。

近景 林漢猛然站了起來，決心地向外走。

特寫 林漢用力緊握酒杯的手。（鏡頭移後）

中景 林母走到門前，林漢突然開門走出，林母駭得倒

近景 林漢決心地站了起來說：

退了一步，林漢慢慢地走近桌旁，林母跟上，林

字幕 弟弟既然是不能走了，那末我明天要走了。

濤奔近林漢，像要訴說什麼，林父用手制止，林

中景 林濤及林父母都驚異地看着林漢，林母挨近林

濤呆住。

漢，要他坐下，林漢不理地：

近景 林漢誰也不理地坐了下來，林母隨即拿酒瓶為林

字幕 我受苦够了，我要出去看看世界。

漢斟了一杯酒。

特寫 林漢轉身走到窗前。（移近）

特寫 林濤詫異地看着。

近景 林漢倚在窗口呆望着。（移後）

特寫 林父裝做鎮靜的臉。

中景 林濤走近林漢懇求地：

特寫 林母慌張的臉，環顧左右。

字幕 哥哥，你怎麼能走？你走了有誰來管理田莊？

特寫 林漢沉鬱地，沉痛地喝了一杯酒。

近景 林漢看了看林濤，冷笑道：

近景 林母又為林漢斟上一杯酒。

字幕 難道你不可以管理麼？

中景 林父向林母遞了一個眼色，林母會意地把酒遞給

特寫 林濤老實地：

林父，林父自己斟了一杯酒，將酒瓶放在自己面

字幕 我又不曾耕田。

前。

特寫 林漢譏笑道：

近景 林漢痛苦地又喝了一杯酒。

字幕 耕田——是人人都會的，只要你能肯吃苦。

中景 林父林母互相偷看一眼。

近景 林濤垂頭無語。

近景 林濤不自然地地看着。

中景 林母耽心地望着林父，林父站起來，拿出父親的

威嚴來，拍着桌子，指着林漢：

字幕 不許你再胡說了，快坐下來吃飯。

中景 林母和林濤望着林漢，等待他的屈服，誰知林漢仍然不理。

近景 林漢更堅決地轉向林父：

字幕 爸爸，我一向聽你話的，這一回可不能了，我已

同人家約定了，明天早晨動身。

特寫 林父氣極地搖頭：痛罵林漢：

字幕 你這個說謊的壞東西，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走嗎，——哼，因為你弟弟奪去了你的萍子，是不是？

特寫 林漢着急地說：

字幕 爸爸，不許你說這樣的話，我什麼也不為，……

我恨這個田莊了。

近景 林父氣憤地拍桌跺脚，林母在旁安慰着。

中景 林濤走去安慰林漢，林父堅決地指着林漢：

字幕 你這畜生，你走了，就不許你再回來了。

近景 林漢堅決地點着頭。

中景

林父更氣地跑上前去要打林漢，林母急忙拉住，林濤上前幫助林母將林父扶進內室裏去了，林漢見林父進房之後，深深地嘆口氣，隨在內室慢慢踱着。

近景 林漢站在桌邊不動，林濤走近來。

特寫 林濤畏縮地：

字幕 哥哥，你不要走吧，爸爸媽媽是離不開你的。

近景 林漢搖了搖頭，垂首地坐下，不睬林濤。

近景 林濤沒奈何地跪下，抱着林漢的膝，哭着：

字幕 哥哥，我……求……你，你不要……走，還是我走吧，我並不告訴萍子為什麼，我明天一早就走了。

近景 林漢感動地摸着林濤的頭。

字幕 不要這樣吧，弟弟你出門讀書這樣長久，現在也該讓我出去廣廣見聞，這不是很公平的麼？

中景 林濤仰望着林漢，也不知說什麼才好，祇是流着

淚，林漢慈愛地安慰着。F.O.

特寫 桌上殘燭，閃閃欲滅。

特寫 E.I. 桌上的冷菜，靜靜地。

特寫 E.I. 林漢所做的靠椅。

特寫 D.I. 林漢釘好的窗子，窗外的月影。E.O.

近景 E.I. 林母在床邊安慰着林父。

特寫 林父餘怒未熄，勉強閉上了眼睛。

中景 林漢在整理包裹，林濤在旁哭着，林漢回頭看林

濤。

近景 林漢過去扶起林濤，安慰他，林濤悲傷地望着林

漢。E.O.

十一

長工臥室及屋外

遠景 (I.R.I.) 黎明的林家村。(移近)

中景 關門閉戶的一些村屋。

近景 睡在床上打鼾的長工，林漢指着包袱走近床前，

輕輕喚醒長工。

中景 長工翻身起床，慌忙去拿鋤頭，林漢苦笑地拉着

長工說：

字幕 你好好地幫着林濤耕田，我要走了。

特寫 長工莫明其妙地：

字幕 你怎麼走？——走到那兒去？

近今 林漢點了點頭。

字幕 我要到很遠的地方去，你告訴爸爸媽媽，叫他們

不要難過。

特寫 長工要哭地：

字幕 你……你什麼時候回來？

近景 林漢搖搖頭。

字幕 不知道，也許永不回來了！

近景 長工哭了出來，林漢爲他拭去眼淚，把他扶着睡

下，蓋好被，安慰了一番。

中景 林漢慢慢走出。

特寫 長工流淚的眼睛，用手擦着。(移後)

近景 長工看看林漢不見了，猛爬了起來，向門外追

去。D.I.

中景 站在山頂上的林漢對着可愛的村莊，作最後的眺

望。

遠景 (Pan)晨霧中靜靜睡着的林家莊，長工的影子狂

追着。

近景 (跟)赤着身的長工跑着。

遠景 河流中的帆船行駛着，(Pan)河岸邊停着的帆

船。

近景 將要開行的船許多旅客上下着。

中景 林漢匆匆地向船上跑着。

近景 船將開行。

中景 長工拚命地奔跑着。

遠景 船已開行，長工跑到岸邊。

近景 長工喘着氣失望的臉，並向船上招手嚷着。

中景 招着手的長工及船頭上招着手的林漢。

特寫 長工流淚的臉。(移轉)

遠景 漸漸遠去的船。F.O.

十二

林濤及林漢的臥室

近景 睡着的林濤慢慢醒來。

中景 抬頭看窗外，急翻身起床向外奔去。

特寫 林漢床上的被褥零亂着。

近景 走近床前的林濤，看着床上的情形，回頭望着

門，呆想。D.H.

十三

船及河流

近景 掌舵的船夫眺望着。

特寫 林漢呆望着天，只傷感地深深地歎了一口氣，隨

即好像想到什麼似的。

近景 林漢用手從懷中拿出一個紙捲，打開着。

特寫 (插入)林漢的速寫像。

近景 林漢呆望着，隨又抬起頭來望着天，友愛地回想

着。

中景 林漢很謹慎地將像捲好，仍然放入懷裏。

近景 林漢插入懷中的手慢慢地拿了出來，很出神地

看。

特寫 手中一朵乾枯的花。

近景 林漢抬頭呆想良久，嘆氣。

特寫 手不自覺地撕着花瓣。

近景 隨水漂流着的花瓣。

中景 林漢注視着花瓣片片墮入流水中。F.O.

十五

林家廳房及田野

特寫 林文的遺像。(移下退後)

近景—中景 林母抱着寶寶坐在桌邊的背影，林母仰望

着壁上林文的遺像，頭很慢地搖動着，寶寶在玩着什麼。

近景 林母悲傷拭淚，萍子端了飯具等放在桌上，又向

廚房去了。

特寫 桌上冒着熱氣的菜碗。

中景 林母仍抱着寶寶，走到窗前向外望。

遠景 從窗內看到屋外，外面有荷鋤歸來的鄰人們。

特寫—中景 牛頭。(鏡頭移後)駕着牛耕田的林濤，

很吃力地在鞭着牛。

中景 拉轉牛頭，又回頭耕去，(跟鏡頭)停住了，林

濤很疲乏的樣兒。

近景 林濤手擦着汗，突然看着天空。

特寫 林濤的看得出神的臉。

十四

池旁

特寫 兩朵荷花隨風搖動着。(移後)

近景 池中的荷花，荷葉，及站在池邊的雙腳。(移上)

中景 林濤及萍子親熱地笑着，指着池中的荷花。D.I.

特寫 荷花凋謝，片片墮入池中。D.I.

特寫 荷花慢慢地開了。D.I.

特寫 荷花又凋謝了。D.I.

特寫 荷花又盛開了。(移後)

中景 萍子和林濤背向立着，萍子頹喪地抱着寶寶，林

濤背着鋤向田中走去。

遠景 萍子抱着寶寶回家去了，林濤向田中工作去了。

F.O.

天

外

遠景 (Orchette) 連天連地的野景。(Pan)

中景 林濤離開犁頭，坐在田垠上，從懷中拿出速寫簿

及鉛筆，描畫着野景。

特寫 桌上的菜都冷了。(移轉)

中景 站在門中等候的林母，及抱着寶寶的萍子，(移

轉)鄰人們又荷鋤去工作了。

特寫 犁上繫牛的繩子鬆開了。(移後)

中景 牛從犁上走開，向麥田去。

遠景 坐在田垠畫野景的林濤，和遠遠走來的張大嫂。

中景 張大嫂走近林濤了，林濤在繪畫，牛在麥田裏吃

麥子，林濤覺着有人走來抬頭看。

近景 張大嫂嘲笑地做着怪臉。

特寫 林濤很討厭似的看了一眼，仍垂頭畫畫。

中景 張大嫂走過去了，林濤起身收拾了畫具，走去牽

開那吃着麥子的牛。

中景 張大嫂遇見來工作的農人們，回頭指着牽牛的林

濤嘲笑地：

字幕 你們看，那個瘋子！……

遠景 農人們拉着牛的林濤。(轉近)

中景 張大嫂繼續地：

字幕 ……成天的祇是看書畫畫，牛在口裏吃麥子，都

不管！以前他家老大在家時是多麼好，自從老大

走後，田莊弄得這個樣兒，難怪他的爸爸會氣死

了。

遠景 張大嫂說畢大笑，農人們也笑了，林濤牽着牛遠

遠地走來了D.I.

中景 萍子收拾吃過過的飯具，放在桌上的一端，然後

用碗將剩菜蓋好。

近景 萍子呆望着桌上出神。

特寫 桌上留着的一份飯菜。

中景 萍子走到窗前，呆呆地望了一會，慢慢回身來，

(跟鏡頭)忽然看見林漢所做的一把椅，便走過

去。

近景 萍子出神地一手扶着椅背凝想，慢慢坐下。

特寫 凝想着的萍子的臉，她在回憶着：

遠景 (Orchette)——重露P.I.——林漢走來指着他剛

近景 做好的椅子，萍子坐在椅上羨慕地笑。——F.O.I——
仍在凝想着的萍子，忽有所覺地從椅旁的桌子裏

拿出一封信來。

中景 萍子出神地看信，林濤從屋外走進來，看見萍子

在看信，懷喪地放下農具。

近景 萍子慌張地想收起信來，可是早已被林濤看見了

，萍子仍然裝做不在似的看着信。

中景 林濤頹喪地放下帽子，坐在桌旁，從懷中拿出了

速寫簿和筆，放在桌上。

近景 林濤偷眼看萍子。

特寫 萍子仍不理地看着信。

近景 林濤嘆了口氣，嘲笑地：

字幕 這封信我想你已經讀熟了吧？

特寫 萍子生氣地：

這是給我們大家的，我有權讀牠。

近景 林濤略生氣地：

哼！權麼，不要這麼優吧！……

近景 萍子很生氣地還要說什麼似的，却見林濤說完了

低下頭去畫畫了，她覺到自責的懊悔：

字幕 現在你該吃飯了，你還要出去作工哩。

中景 林濤不理地埋頭改畫，萍子看得氣了，將簿子奪

去放在一旁，裝了一碗飯，放在他面前。

近景 林濤蹙着眉很勉強地吃了一口飯，搖了搖頭，食

不下咽。

中景 林濤把碗推在一旁，伸手去拿了簿子又畫着，萍

子更氣地把簿子搶過去了，又把飯碗強放在林濤

面前。

近景 林濤苦笑地望着萍子。

全景 林濤剛端上碗，好像是非常勉強的，長工進來了

，萍子奇怪地望着長工，林濤回頭看。

中景 長工懶洋洋地帶點惱怒的神氣：

字幕 到今天這個月就做滿了，請將工錢給我，我要去

了。

近景 萍子驚疑地：林濤着急地：

字幕 你要去的理由是什麼呢？難道我待你不好嗎？

特寫 長工搖着頭：

字幕 不！並不是那層，以前我幫阿漢作工時，人家都

道我是這莊上的一等雇工，自從跟你工作後，田

莊一天天地荒廢下去，別人笑你不要緊，連我也

倒霉了，所以我不幹了。

特寫 林濤很氣地想了想，點了點頭，冷淡地：

字幕 那就是你去的理由，——好吧，工錢停會兒來拿

好了。

中景 長工退出去了，林濤懊喪地看着桌上的菜碗，萍

子不自覺地又拿着林漢的信看。

近景 萍子好像有點希望似的。

字幕 自從阿漢走後我們的田莊弄得這樣了，幸而現在

阿漢快回來了，我想他是一定有辦法的。

特寫 林濤冷笑地：

字幕 哼！田莊弄到這個樣兒……誰也不能說這完全是

我的過失……

近景 萍子冷笑地：

字幕 還不是你——你成天祇知讀書畫畫，田裏的事情

全不注意，阿漢他比你強得多，我不知道你在大

學裏學的什麼東西，一點用處也沒有……唉！我真後悔……

特寫 林濤驚駭地：

字幕 你——你不能——那麼說……

特寫 萍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憤怒，便瘋狂地：

字幕 我——我祇是把多年要說的話說了出來，我要早

知道你——我寧死也不和你結婚的，你不能做個

有用的男子，去工作，去受苦，你不過是讀書，

懶惰，現在我並不需要你，阿漢快回來了。

特寫——中景 林濤暴怒的眼睛，猶視着萍子。（移後）

萍子毫不畏縮他，林濤狠狠地抱着她的肩，粗暴

地搖着：

字幕 你——說——什麼——你這賤——婦

全景 林濤用力一推，把萍子推倒地下。

特寫 萍子底呆住的臉。

全景 林濤瘋狂地跑到窗口，兩手抓着窗框子，仰望野

外。

近景 萍子望着林濤，忽然蒙面大哭。

近景 站在窗口的林濤看到野景便瘋狂地喊：

字幕 哦！天外——這個可恨的田莊，奪去我的自由，

腐爛了我的生命，我要離開你了，到那天——

外——……

遠景 遠遠地歸來的林漢。

中景 林濤看見是林漢回來了，回頭看萍子。

近景 萍子仍在哭着。

中景 林漢站住，看見窗內的林濤高聲招呼。

近景 萍子聽見了，很快地爬了起來。

中景 林濤也高聲招呼林漢，萍子急向門外跑去，林濤

以手止之，並指內室，令萍子進去。

全景 萍子想了一想，勉強地向廚屏裏去了。

遠景——近景 林濤迎出門去，（移近）兩人握着手，親

熱地向屋內走進。

全景 林漢同林濤走進屋子，林濤讓林漢坐，林濤倒着

茶。

特寫 林漢所做的椅子。

中景 林漢在他自己做的椅子上坐下，好像很倦了，靠

着椅背，椅背忽然掉了，林漢幾乎跌倒，林濤急

放下茶杯，想換一把椅給林漢，林漢止之。

近景 林漢急去將椅背用手臂釘好，稍移近靠牆，又坐

下了，接過茶杯，看着。

近景 (Pan) 屋的四周，牆上許多畫，胡亂貼着。

特寫 玻璃窗玻璃已破去半邊，用舊紙糊着。

特寫 林漢感慨地搖着頭。（移後）

近景 林漢林濤二人默默地對望着，不堪設想。E.O.

十六

林父墓

特寫 (Oratorio) 故顯考林公亦梅之墓。

近景 林父之墓。

中景 林漢站在墓旁流着淚，傷悼地呆望着墳墓。

遠景 萍子今天比較收拾得漂亮些，向墳地走來了。

中景 林漢見萍子來了，拭去眼淚，萍子站着呆望着林

漢。

近景 林漢問萍子：

字幕 爸爸死的時候說什麼沒有？

特寫 萍子驚駭地：

近景 萍子向林漢走近一步，很親切地：

字幕 怎麼？又要走？

字幕 爸爸死的時候叫着你的名字，說希望你快些回來，整理田莊哩！

特寫 林漢點頭。

來，整理田莊哩！

近景 萍子坐下抱頭哭了。

特寫 林漢悲傷地嘆氣。

特寫 林漢憐憫地：

近景 萍子見林漢傷心，更走近些安慰他：

林漢走近萍子，用手撫萍子的肩說：

字幕 漢哥你弟弟不會管理家事，把田莊弄得荒廢成了這個樣兒，你回來好極了，你一定會再把田莊整理起來，我們是多麼盼望你啊！

字幕 過去的事不用再想牠吧！我愛我的弟弟，爲着弟弟什麼事我都願意去做，我馬上去去做一件我不願意做的事情，我可以拿很多錢回來，幫助弟弟

理起來，我們是多麼盼望你啊！

中景 萍子說着，更挨近林漢，林漢看了萍子一眼，不自然地退了兩步。

近景 萍子抬頭看着林漢，忽然緊緊拉着林漢的手，哭

自然地退了兩步。

特寫 萍子略顯失望的樣兒。

訴着：

近景 萍子仍鼓起勇氣，誘惑地笑着，又走近林漢。

中景 忽然林濤抱寶寶跑來了，林漢驚覺，急將手撒

字幕 你才是一個有用的男子，當初我……

脫，看着林濤。

近景 林漢憤怒的眼光望着萍子，萍子不敢說下去，二人沉思良久。萍子剛抬頭想說什麼，林漢搶着

特寫 林濤苦笑的臉。

說：

特寫 萍子茫然的臉。

說：

特寫 林漢憤惱的臉。

字幕 我要走了！

近景 林漢狼狽地看了萍子一眼，隨即走向林濤。

字幕 阿濤你，明白嗎？在這世界上，我祇愛你一個人。

人。

中景 林漢說畢走去，萍子忽然站起來，驚呼：

字幕 漢哥，你到那裏去？

近景 林漢頭也不回地走去。

中景 林漢飛快地跑下山，萍子瘋狂地追去。

近景 林濤呆望着，寶寶哭着伸手要媽媽，林濤安慰

地：

字幕 爸爸在這裏，爸爸在這裏！……

特寫 寶寶臉上的眼淚。

特寫 林濤臉上的眼淚

十七

林家廳房

近景 林母端菜到桌上。

中景 龍鍾的林母又到廚房裏去了，林漢匆忙地措着包

袱從臥室出來。

近景 看着桌上的菜。

特寫 碗裏的菜熱騰騰的。

近景 林漢難過地看着廚房的門。

中景 偷偷地走出大門去，林母又拿碗筷出來擺在桌

上，萍子慌張地奔進來。

近景 萍子張望了一下，慌張地問：

字幕 阿漢呢？

近景 林母看萍子，不知所以地：

中景 萍子隨即奔入林漢臥室。

近景 林母莫明其妙地望着。

中景 萍子出來，無精打彩地，慢慢走近桌邊。

近景 忽然伏桌大哭，林母安慰地問她，慢慢抬起頭來

說：

字幕 阿漢又走了！

近景 林母驚得呆住，倒在椅上。

近景 萍子即去扶住林母。

特寫 林母癡呆地：

字幕 呵！他又去了！

近景 萍子拭淚。

十八

墳場

特寫 林父的坟墓。

特寫 又一個新的坟墓。(移後)

中景 兩座坟墓冷冷地對峙着。一會寶寶拉牛走過來。

近景 已經五歲的寶寶拉牛走着。

字幕 你欠的捐款也得給了，我跑了不知有多少回。

近景 林濤爲難地，但是態度稍強硬地：

字幕 田裏收的一點糧食，全給別人拿去了，我有什麼

能力再拿捐哩。

近景 差役大怒罵道

字幕 混蛋，那麼你不給了嗎？

中景 林濤亦不示弱，起與爭吵，兩人幾至動武，萍子

急從臥室奔出勸解。

近景 萍子把差役勸至一旁，懇求地：

字幕 先生，請別生氣，他的脾氣不好，不要怪他吧。

捐款我明天一定送來，先生，請先回去吧！

近景 差役憤怒地走到門口，回頭說：

字幕 明天再不送來，你可要當心！

中景 差役出門去了，萍子同林濤對看着，萍子正要說

話的時候。王老爺突然撞進屋來，林濤和萍子呆

住了。

特寫 圓面的富家翁。

近景 林濤餘怒未息地望着他。

林家庭房及門外

特寫 一本舊書打開着。(移後)

近景 林濤坐在窗前，膝上放着一本書，但是並不看

書，祇是望着窗外發呆。

中景 忽然外面走進一個公務差役，林濤驚覺，懶懶地

起身招呼。

特寫 差役杖勢凌人的樣兒。

中景 林濤送過一張凳子，讓坐，差役並未招呼，也未

坐下，說着：

中景 | 王老爺目的在錢、倒不在乎禮貌，不在乎的樣兒
走去坐在椅上吸烟。

中景 | 林濤欲撲去，王老爺急回頭，狠狠地跑出門去
了。

近景 | 林濤憤怒，欲上前去，萍子拉住。林濤不顧，直
奔到王老爺面前，憤怒地：

中景 | 王老爺出門後，一面回頭指着門罵，一面又怕林
濤追出來了，很快地跑去，一不慎，腳下撞着一
個樹根跌了一交，爬起來又跑，前面寶寶拉牛走
來。

字幕 | 你這吃人的惡魔，——你大利盤剝，把我田莊抵
押給你了，又把今年所收的糧食全搶了去，你——
你還來要什麼東西？！

近景 | 王老爺全不在乎地假笑：

字幕 | 你得把那點尾數找給我呀！

特寫 | 林濤狂怒地：

字幕 | 什麼尾數，我這條命就是你的尾數。

近景 | 林濤一把把王老爺從椅上提了起來，王老爺駭了
一跳，掙扎着，萍子急上前拉勸，林濤用力將王
老爺摔在地上：

字幕 | 給我滾出去，要不然，我要你的狗命全！

全景 | 王老爺駭得一面起身，一面指手畫腳地跑到門
口，站住，回頭指着林濤說：

字幕 | 你……你……

中景 | 林家庭房及廚房連各村屋

字幕 | 你……你……

中景 | (Pan) 到處從屋頂冒出的炊煙，林家屋頂却冷冷

中景 | 林家庭房及廚房連各村屋

中景 | (Pan) 到處從屋頂冒出的炊煙，林家屋頂却冷冷

地。

近景 寶寶在哭嚷着：

字幕 媽媽，我餓了！

中景 萍子着急地走向廚房。

近景 萍子拿着空飯籬看。

特寫 飯籬空空的。

近景 萍子嘆氣，寶寶哭嚷着走來，萍子說：

字幕 別哭了，我到外婆家借米去吧。

中景 萍子拿飯籬從後門走出。

近景 林濤臥着咳嗽，喊萍子，寶寶走去，林濤問：

字幕 媽媽那兒去了？

近景 寶寶回答：

字幕 媽媽到外婆家借米去了。

近景 林濤難過地伏枕哭，寶寶莫名其妙地站着。E.O.

一一一

萍子的娘家的內室

近景 萍子拿着米向外走，萍子母親生氣地：

字幕 這種年成，我可不能再顧到你們了，——當初你

真是多麼糊塗，爲什麼不同阿漢結婚，跟着這瘋

子，……唉！

近景 萍子回頭說：

字幕 媽，請你不要抱怨了吧，這都怪我的命運不好。

中景 萍子的母親莫奈何地搖頭，萍子持米走去。E.O.

一一二

林家廳屋

中景 萍子把飯擺好，寶寶已在先吃着，林濤坐在桌旁

發呆。

近景 萍子爲林濤盛了一碗飯，林濤厭惡地看着。

特寫 冒熱氣的飯。

特寫 (重攝E.I.) 飯後顯出萍子母親抱怨的臉嘴(E.O.)

O.)

特寫 依然是冒熱氣的飯。

近景 林濤指着飯問萍子：

字幕 這是那裏來的米？

特寫 萍子不自然地說：

字幕 是自己的米。

近景 林濤生氣，瘋狂地站起來：

字幕 你騙我，我教你不要去向你媽媽借什麼東西，你

偏不聽，你以為我要吃這種下流飯嗎！

中景 林濤憤怒，將飯碗打得粉碎，萍子和寶寶駭了一

跳，萍子看着破碗，抬頭再看林濤，忍不住憤惱

地哭了。

字幕 你自己不吃飯，難道寶寶也不吃了嗎？家裏沒有

一糶米，你真不知道這一向我們是怎樣活着的啊

！你，……你還要來……

近景 林濤像僵尸一般站着不動。

近景 萍子更憤怒地：

字幕 你不讓我向媽媽借米，那末你拿米來呀！你自己

高傲，不讓我向媽媽借東西，也不讓我寫信告訴

阿漢，可是我已經告訴阿漢了，他已有信來，他

快回來了。

中景 萍子說畢，從衣袋取信給林濤看。

近景 林濤看信。

特寫 (插入——信——)……不知你們會弄到這步田地，

好的，我馬上就回來，我回來給你們帶來比金錢

更貴重的東西。……

近景 林濤看完信，猛地伏案大哭，萍子走去安慰他，

他慢慢抬起頭來，握着萍子的手。

特寫 萍子含淚強笑的臉。

特寫 林濤含淚懇求地。

字幕 萍子，請你原諒我！我被窮困把我弄昏了，我以

後再也不高傲了，阿漢回來，我一定向他借錢，

我們到城裏去，我在那裏一定會有出息，我可以

寫文章，我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們的

生命，馬上……

近景 林濤說着大咳起來。

中景 萍子安慰他，把他扶到臥室去了。

近景 寶寶看着他們進房去了，依然吃飯。F.O.

——

| 李老爹的家

字幕 | 從上海歸來

中景 | 老得可憐的李老爹，坐在桌旁吸旱煙，王小二忽然撞進來了。

近景 | 斷了一隻胳膊的王小二，生氣地站在門前。

中景 | 李老爹歡喜地跛上前去，迎着說：

字幕 | 喂，小二回來了，你在上海發了財了罷？

近景 | 李老爹伸手去拉王小二的手，見王小二少了一隻胳膊。

特寫 | 一隻手沒了的王小二。

近景 | 李老爹驚奇地：

字幕 | 怎麼的？

近景 | 王小二憤怒地看着李老爹，李老爹駭得退了一步，王小二向桌前走去。

中景 | 王小二走到桌前坐下，李老爹胆怯地走近王小二，

近景 | 李老爹胆怯地問：

字幕 | 小二，到底怎麼一回事？

近景 | 王小二狂怒地站起來說：

字幕 | 你把我害得好苦。你胡說亂道，說什麼上海地上可以檢到大洋錢，可是我去了，成天像牛馬一樣的作工，還吃不了一個飽！——現在我的胳膊是斷了，牛馬也不能做了。……

近景 | 王小二不禁傷感地掉下淚來。

近景 | 李老爹慚悔的樣兒，想說什麼，王小二突然站起來瘋狂地抓着李老爹。

字幕 | 你自己爲什麼不去上海，你這騙子！

中景 | 說着把李老爹摔在地上，王小二跑出去了。

近景 | 李老爹慢慢爬起來，悔恨地嘆氣。○。

二四

| 張大嫂的家及門外

中景 | 張大嫂站在門外，向許多人講着。

近景 | 張大嫂誇耀地拿着信對人說：

字幕 | 我的秀貞多有出息，在上海常常寄錢給我，前天來信說，今天要回來了。

中景 衆人互相稱羨。

遠景 遠遠走來的秀貞。

中景 大家回頭看見秀貞。張大嫂更歡躍地迎上前去。

近景 裝束入時的秀貞，衆人圍上去看，一人指着秀貞

的肚皮。

特寫 秀貞底隆起的肚皮。

特寫 張大嫂笑着的臉，慢慢變成難爲情的臉。

近景 大家狂笑。

中景 張大嫂急拉秀貞走進屋去，衆人跟着笑。

近景 張大嫂進門，急將門關上。

近景 張大嫂在屋內生氣地罵秀貞。

中景 回頭看見窗外又有許多人在笑。

特寫 張大嫂氣極的臉。

中景 張大嫂拿了一個糞箕將窗蓋上，屋內全黑。

二五

林家廳房

中景 桌上的洋燈閃閃欲滅，窗外時有閃電的光照在窗

上。萍子坐在椅上一動也不動，好似已經睡着了，一會兒林濤從臥室扶牆走出。

近景 已病得不像人樣的林濤，難過地看着萍子，萍子

略動，忽然抬頭看見林濤，急起身扶住他：

字幕 你怎麼爬起來了。快去睡吧！

近景 林濤坐在椅上，抬頭問：

字幕 怎麼你不睡覺，是不是在等阿漢？

特寫 略微有點着急的萍子回答：

字幕 是等他，他說他今天不等天亮就可以到家。

近景 林濤難過地歎氣，萍子有點生氣地說：

字幕 他出去五年了，他回家來總得有一個人給他開

門，難道我不應該等他嗎？

中景 萍子生氣地走到窗前。

近景 林濤痛苦地冷笑：

字幕 應該，誰說不應該，現在我也要等他哩！

中景 萍子回頭看林濤，兩人相對無言。

近景 門忽然有人敲着。

中景 萍子林濤一驚，萍子上前開門，（跟鏡頭）門開

了，林漢同一個閃電的光撞了進來。

近景 林漢滿身雨水，衣服比前更為破爛。

特寫 萍子失望的臉，看着林漢。

特寫 林漢臉上表情，比以前沉毅多了。

特寫 林濤苦笑的臉

中景 林漢即奔向林濤：

字幕 弟弟，你怎麼不睡覺？

近景 林濤勉強立起來說：

字幕 我在等你！

中景 林濤回頭看了看萍子：

字幕 她也在等你！

中景 林濤說畢喘咳，林漢扶他坐下，林漢看了萍子一

眼，萍子倒在門旁椅上哭了，林漢看着不耐煩地

說：

字幕 大家都去睡吧！有話明天再談。

近景 林濤站了起來，緊緊握着林漢的手：

字幕 哥哥我要睡覺了，睡一個永世的長覺！

近景 林漢禁止他再說下去，可是他聽不聽，繼續的說：

字幕 哥哥，你說你帶回來比金錢更貴重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近景 萍子也抬頭聽着。

特寫 林漢得意地說：

字幕 學問，一件不容易得到的學問！

近景 林濤急着問：

字幕 請你告訴我！

近景 林漢點頭說：

字幕 我發現了我的錯誤，我愛田莊，我偏離棄田莊，

我違背了我的本性，我是失敗了！

中景 林濤聽了高興得跳起來：

字幕 哥哥，正同你一樣，我愛那天外……

中景 林濤說着，奔向窗口外望，

特寫 (Caquette) 閃電中看見的狂風暴雨

近景 林濤回頭說：

字幕 可恨的狂風暴雨，不知什麼時候才得天亮呵？

近景 林漢說：

字幕 天快亮了！

特寫 林濤瘋狂般地：

字幕 天快亮了，我馬上要去看那天……外！

中景 林濤走近萍子，拉着萍子的手，親熱地：

字幕 天快亮了，我們的錯誤，就會改正過來了！

特寫 萍子呆望着：

近景 林濤喘咳得很厲害，馬上萎頓得支持不住了，

中景 萍子同林漢急過來扶住林濤。

近景 林濤拉着林漢的手，望了萍子一眼，回過頭來

說：

字幕 哥哥，不要忘了，萍子爲我們，她吃了不少的

苦。

特寫 林漢不自然的臉。

特寫 萍子低頭。

近景 林濤還想說下去，林漢禁止他：

字幕 去睡覺吧！

中景 萍子扶林濤入臥室，林漢站住了，看他倆進去後，

再回頭看屋內的四週，(Pan) 四週破壞不堪。

近景 林父母遺像下面，又添了一張寶寶的像。

中景 林漢嘆氣地走過椅前坐下，慣性地向後一靠。差

一點摔一交，起身看。

近景 沒有椅背的椅子。林漢又坐下。

中景 林漢抬頭看窗上。

特寫 窗上玻璃全不見了，一些破紙，被風吹得飄舞

着。

近景 林漢不禁感慨嘆息。

中景 萍子從臥室走出，走到桌旁，頹然坐下。

近景 林漢走近萍子問：

字幕 阿濤爲什麼病得這樣兒？

特寫 萍子抬着頭，悽苦地：

字幕 媽死後，家景一天天地便窮困下來，田地抵押給

了人家，還欠了別人許多的債，後來寶寶也死

了！……他的病就一天天加重起來。

近景 萍子說完伏桌痛哭，林漢安慰她：

字幕 不要緊，我回來了，什麼事我都要從頭做起。阿

濤的病，也會好的。

近景 萍子看了看林漢，二人垂頭黯然良久，林漢逃避

似的走開去。

中景 林漢停住，回身向萍子說：

字幕 你去看看阿濤睡着了沒有。

近景 萍子遲疑，還想說什麼，林漢催促着，萍子無

奈，起身向臥室去。

中景 臥室床上空空的，萍子急奔上看。

特寫 驚異叫。

全景 林漢也跑了進來，見林漢不在，急奔到窗邊去。

近景 窗門大開，林漢俯身外望。

特寫 (Orchestra) 看着閃電中的狂風暴雨。

近景 林漢回頭向萍子說：

字幕 他一定從窗口跑出去了。

中景 說畢即跑去，萍子也跟上。

二六

村路及山頂

特寫 在閃電裏閃過了林濤最後掙扎的面孔。(閃光顯

暗)

特寫 林漢的沉痛的面孔閃過。(全上)

特寫 萍子悽苦的面孔閃過(全上)

特寫 又是林濤的面孔。(全上)

特寫 又是林漢的面孔。(全上)

特寫 又是萍子的面孔。(全上)

近景 山頂在狂風暴雨中。

中景 林濤已跑到山頂，頹然倒下。

近景 林漢也趕到。

近景 萍子也跟着趕到。

——天漸漸發亮——

近景 林漢扶着林濤，林濤瘋狂地指着天空：

那！天！外！（幕上斜露顫抖着）

——天更亮了，風雨慢慢小下來——

中景 萍子站着流淚，林濤勉強掙扎坐起，指萍子，又

指林漢。

字幕 萍子……阿漢……不要忘了，我們的錯誤，馬上

就會改正過來！

近景 林漢生氣地：

字幕 你這瘋子，快回去！

近景 說畢，強扶林濤走，林濤回身看，說：

——天已大亮雨也止了——

字幕 哦——那天外……美麗的一切，我終久看見你們

了，我……我自由了！

近景 說完軟癱地倒在地上，萍子跑近來。

特寫 林濤底苦悶的臉，舉眼看。

特寫 林漢沉痛的臉。(Pan)

特寫 萍子悽苦的臉。(Pan)

特寫 林濤苦笑，隨即閉上眼睛。——他死了——

近景 萍子摸林濤的嘴，猛地伏身大哭，林漢慢慢站起

身來。

特寫 沉毅地望着天空，淚從眼中流下。

遠景 天外升起的一輪朝日。

特寫 林漢沉毅地望着。

中景 昂然站着的林漢，及萍子扶尸哭着。E.O.

二七

田地

特寫 一雙粗大的手，將鬆軟的土掘了一個小坑，放了

一粒種子將土蓋好。D.I.

特寫 土上已長出一棵嫩苗。D.I.

特寫 苗已長成了。D.I.

特寫 苗已開花了。D.I.

特寫 花已結子。(搖轉移後)

近景 林漢拿着鋤，萍子手中提了放着種子的籃，兩人

俯身看着結子的禾苗，抬頭相對欣喜，林漢指着

土地說：

字幕 我相信土地不會欺騙我的，我下一棵種，牠一定

長一棵苗。

近景 萍子相信地點頭，林漢指着田莊說。

字幕 我要重新來耕種，復興我們的田莊。

中景 二人歡欣地對笑。E.O.

母 日·橫光利二

古 巴

上了這道傾斜的馬路，街市便突然的迎面開展起來。

這前去便是菩提樹繁茂樹影婆娑的坂道了。觸目看見的有爲夜氣所濕而萎垂下來的豬肉店的布幕，和那幕下吊着的乾透了的白色脂肪，以及在理髮店的大鏡中反映出來的光亮的店舖。里枝看到了這些景象時，她覺得自己和外山在不久以前也會在這裏並着肩散過步。里枝自從丈夫毛利死後，一直是依靠着外山過活。當然表面上依舊是分居着。近來她每次和外山會面的時候都可以感到他是如何急切地在找尋愛的對象。他每次看見了過路的青年女人，便要回過頭來徵求里枝的意見，說那個女人生得怎麼樣。最初，里枝對於他的這種徵求，也頗感到煩厭，但近來她卻不能不作這樣想了：他爲着要供養自己的已死友人的妻子，還不會有一次的正式立過妻房，空空地度着這個歲月。現在

對於他的希望，不能不有一度的贊許了。

漸漸地走近自己的住家左右來時，馬路也跟着格外的雜沓。它的兩旁有許多擺夜灘的；灘的周圍擁塞着許多人。里枝在這人潮中行走的時候，她一頭在想萬一真的要和外山脫離的話，那除到毛利的老友玉置處去說情以外，在現在的情況之下，是再沒有別的辦法了。當毛利在日，玉置曾經對她表示過許多的好感和親切。這件事，在她是永會不忘記的。這時候，外山忽的從人潮中看見了里枝的女瀧子。他說。

「她是一個美人，還是把她給我好吧。」

給他這麼一說，里枝這才舉起眼睛來看時，原來瀧子的旁邊，尚有花鳥伴着她行路。

「她？不行的。」

「不，怎麼不行？請你把她介紹給我吧。」

瀧子和花島好像還不曉得給人家注意了似的，依舊在並着肩走路。但彼此都表示出不愉快的神情，向着和周圍的人流相反對的方向走去。

里枝想，這一定他們倆又在家裏鬥了氣。她看見自己的瀧子能脫離其他許多的青年而不顧，獨與花島要好，心裏自然是愉快的。在最初花島來找瀧子玩的時候，里枝便在他的閃着光輝的眼睛裏看出了已死的丈夫的眼睛。尤其是他的聲調——那種低微而沈着的聲調，格外和丈夫相似。這時她用手輕輕地扯了一下外山的袖子說。

「你聽，那個人的聲音，不是很像誰的嗎？」

正在行走着的外山，暫時停足，聽了一聽花島的聲音，但莫明其妙地一聲不響，馬上就把里枝的手推開了。

里枝又記起剛才外山對自己所說的要想瀧子的話。她想，假如這個要求者是花島時，那麼心靈易受感動的她，這便是一種興奮劑了。想到這裏，她不禁對瀧子和花島的面貌，格外注意起來。她對異常熱心地追求女性的外山說了一句好像刺着他的心靈一般的話。

「花島君的樣子，怎麼會那樣的像他，這完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麼，就把瀧子嫁給花島好了。」

「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就讓我做個媒人吧！」

「是的，這件事真的弄得成功的話，我說不定還可以恢復青年呢。」

里枝完全和說笑般的對外山這樣說。她每當留意觀察花島的舉動的時候，就好像能夠很逼真地感到先夫年青時候的種種一般。她認為先夫就是那個樣子；他完全和先夫一樣，甚至先夫在日，當時的甜蜜生活的氣氛，也好像就在眼前盪漾着的一樣，使得她茫然不知所措。

不過，在里枝的心中所起的這種幻象，同時在外山的心中同樣的起來了。因此，當他和里枝並着肩散步的時候，她心中所起的感想，他是非常明瞭的。他當里枝還和友人毛利過同居生活的時候起，就私私地在愛着她。然而，他恐怕因此攪亂了毛利的家庭，所以決意在此一生中丟

棄自己的意志，無論如何，不讓對手的里枝知道自己是愛着她。用自己的理智和諧謔把表面敷衍下去，一直抱獨身主義以至今日。不料毛利一死，終于和年來他自己所料想的一般，竟至連里枝和瀧子的生活，自己也不能不顧及了。本來他也想接她們母女兩人來同居的，但他的母親却反對起來。他心裏偷偷地想，從今以後最要緊的是注意自身的健康，無論如何要比友人毛利長命些。因此，自己便天天不間斷的練起體操來。現在毛利已死，只要等到自己的母親過身以後，便可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了。

外山爲尊重自己母親的意志起見，曾一再的忍耐着沒有接枝里到家裏來共住。這其間里枝的女兒瀧子便意外的早熟起來。她的美，在外山看來是恰好和他初見里枝時的美一樣的。他從瀧子還在襁褓中的時候起，一直就看慣了她。對於她的生長，本未嘗特別的注意；但等到後來瀧子進了女學校，花鳥在開始糾纏着她的周圍時，他這才起初注意到瀧子的嬌美。

外山每看到里枝和瀧子並坐在一塊的時候，他就要覺得四十已過的里枝已經沒有少女的痕跡了。他想，過去會

經那樣的吸引着自已，弄得人一生裏神昏顛倒的女人，現在却變成這個樣子了。他時常想到這點，也不禁黯然魂消。然而，當他看到擁有里枝青年時代的華美的氣骨和色澤的瀧子時，他也要不期而然的認爲這無論如何不是毛利的掌中物，而應爲自己所有。這在他看來便是自己過去忍耐的結果應有的報酬。不過，爲了里枝的始終在旁監視着的緣故，外山是從來沒有直接對瀧子調笑過的。他只是想，如果有機會的話，還是把瀧子遷開，使她隔絕花鳥好。然而他并不想在遷離瀧子以後，馬上就要她和年紀跟她母親的丈夫相差不多的自己結婚。他想最好是讓里枝和她所喜歡的花鳥親近。因爲他已直覺到從今以後瀧子和自己很有異常親密的可能性。這種使外山誠懇地去打動瀧子的心動的機，不單是因爲瀧子具有和里枝青年時代一樣的美；別一種原因是，許久以來都在掛念着兒子的獨身外山的母親，忽有一日，在瀧子從外山的家裏辭歸以後，對他說過這樣一段話：如果和瀧子結婚，那就再好沒有了。從此以後，在外山的心裏一向認爲是討厭的敵人的母親，却不意的竟變成強有力的同志。實際上，不論外山如何用盡個人

之力，想去說服里枝和瀧子叫她和自己結婚，也不及他母親的這一段話語來得強而有力，且能推動她們母女。這是絕對的事實。而最使外山担心的，就是對里枝開口的時機問題。過去外山對她始終都是說說笑笑過日的。但今後却不能不使她柔腸寸斷了。然而外山的這種新希望，在他就完全和有生以來的大事業一般難以實現。

外山和里枝行近花島和瀧子的身旁來了。花島仍舊板着剛才的不愉快的臉孔，像是向人家行默禮般的停止了脚步。里枝輕輕地小聲地問他到那裏去。他非常簡短的回答她到前邊行行，又繼續沈默下去。這時候的外山却對瀧子說了些關於剛才行過的馬路的街邊小事。他更對瀧子說，今天股票的价格稍微漲了些，他很想買一點自己需要的東西。里枝也毫不示弱的把外山所說過的話題，全部移了過來說給花島聽。……馬路的轉灣處死了一頭小犬啦！馬路上的風多麼涼爽啦！……但這兩個年青人總是表現出掃興的樣子，無論如何不會和他們打着拍子合奏起來。

花島和瀧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會這樣的不高興，沉

默着；在外山看來倒是愉快的。最苦的是里枝，她本想使大家融和一氣的；但結果只有更招花島的沈默。她因此明顯地感到連周圍的人濤都在愉快地諧謔起他們來了。

「怎麼樣，我們就此一塊兒散步去吧！」

外山這樣對瀧子一說，又回過頭來向着花島：

「怎麼樣，花島君，不到那邊去走嗎？」

花島輕輕地說了一聲「唔」又把瀧子看了一下。瀧子馬上就把花島答應得太過勉強的同意打消。她對外山說。

「可是，那邊是剛才我們走過來的。請叔父們走去好了。」

給她這樣一說，外山和里枝也好像滿不在乎的樣子，靜靜地笑了笑又開始搖搖擺擺走去。

等到瀧子們的影子完全在人叢中消失了時，外山又開始向里枝調笑。

「你的愛人真有本事；那個婢子也的確算得真淑吧。」

「也不見得是那樣的人，你完全弄錯了。」

「那瀧子，她真的中意花島嗎？」

「那是真的。」

「那麼，那個婢子，她也不想離開我的屋子嗎？」

「這，不行的。」里枝說。她想，外山說這句話恐怕不是真心的吧。她急急看了外山的臉一下。

「你也喜歡瀧子嗎？」

外山這樣給她誠懇的一問，瞬間不覺有些拘束起來。他似以為現在這種時候對里枝攻擊起來，實在是不合算的。還不如在此就馬馬虎虎過去。他於是又轉換一種說笑般的口氣說：

「既然討厭我，又還想住我的屋子；有這樣的道理？」

「但是，你說那樣的話，總是太過狠心的。」

「是嗎！」

里枝記起當日先夫尙在的時候，外山竟不讓自己知道，私私地傾心于自己的往事。那麼他現在愛上了瀧子，他或將不管瀧子的意思如何，一味鑽幹下去也說不定。因為這一種手段，在他自己看來是異常簡單算不了什麼的。

「我想你是一定喜歡瀧子的。」

「喜歡她，不是很好的事情嗎？就是她的母親也曾經說過，只要是瀧子，她隨時都可以為我玉成其事的。不可

以給我嗎？那個瀧子姑娘。」

里枝認為剛才所說的話都是笑談。她覺得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是無論如何反對的。她此時為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所侵襲，因而沉默着。外山的母親之所以有願意娶瀧子的話，也無非是在忍無可忍的時候才說出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里枝如何能夠表現出一些疎濶的樣子來呢。然而，想到外山之娶瀧子為妻，要比另娶其他的女人為幸福時；這在里枝決不是一種愉快的事情。

瀧子和花島從出家門的時候起，就一直無緣無故的繼續爭吵着。起初，瀧子還以為花島的臉色所以會比尋常不同，是因為給一種苦悶所惱着。但繼思縱令是有苦悶，也不應在少女的面前老是表示着一種不歡的感情，以使對方的感情亦跟着難堪。要是這樣，還是當初不來伴我的好。因此她也就不平時格外的傲慢起來。終于連燠暑也幫助着她，使得她幾乎想向花島的苦澀的表情宣戰了。

其實，花島的臉色所以會苦澀的原因，並不僅和瀧子所想像的一般，為一種強烈的苦悶所惱着。主要的是因為

這兩三個禮拜以來，她就開始在懷疑瀧子的愛情了。他的家世本來貧寒；離開學校以後，職業又不容易找得。心裏先有了這種痛苦，要想猜出愛人瀧子的心情來，總是含有多量的懷疑成分的。

然而，不論花島和瀧子怎樣失和，彼此均含有就此反面的意思。他倆既沒有互相發過誓的事情；也沒有受對方斥責幹某種條件的義務。只不過是彼此均曉得對方是比誰還要愛自己的。同時他倆以外的人們也是在這樣的估量着。他倆的關係就不過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繼續着而已。但是。花島的心裏却確實在這樣的想着：萬一自己能夠找到職業，生活有自信時，便要對瀧子表明自己的心情，把結婚的話也說出去。

當他和瀧子並排着走路的時候，他想對她說的話語，幾乎快要溢出口來般的一樣多。但又不知從何說起好。他把事情一件一件的思慮着，終于不得不承認，到現在一切都無用了。還不如把自己生活的貧窮和就職的困難等等，都告訴心腸較好的里枝。他無論如何不會厭惡自己的卑屈；什麼事情，她都可以替自己帮忙。她一定可以替自己

好好地對瀧子說的。

有一天，適當瀧子不在的時候，花島到里枝家裏來訪她。里枝因為很少在瀧子出外的時候和花島會面，所以一顆不安定的心兒，此時便很容易追念到昔日年青時候的種種。就連當日 and 良人每天晚上坐在火鉢面前的情形也要從新記憶起來。這時候的注視花島眼睛就好像發着火焰般的有一種光輝。她之能使花島喜歡的，就是因為她能够使瀧子和他結合得更鞏固。在這等場合，她再也不能顧慮到外山方面的事件了。

花島在房間裏的火鉢面前和里枝僅兩個人相對坐着。這時候他的心情，比之和瀧子對坐要自由而暢快得多了。因此，反而使來的時候所思慮着的生活難及找職業難等等話題，都不想說出去了。稍停一刻，里枝便從抽屜裏頭取出一張相片來放在花島的面前說。

「這就是先夫的遺容。所有到我家裏來的人，都說他是一個漂亮的人兒。他看起來，似手很像花島君吧。那眼睛簡直和你一個樣子。」

花鳥拿起那張據說是里枝的先夫的毛利的相片來看。

在他看來，自己和毛利簡直沒有半點相似的地方；但里枝自身竟會那樣的覺得相像。因而自己也偶然地使這個可親的婦人歡喜到這般程度。他不覺感到一種瞬間的幸福。

「你的丈夫真的是很漂亮的人兒；假如我也象他的話，那真難得。」

花鳥這樣說後，就一頁一頁的把里枝丈夫的相片翻着看。在這許多堆疊着的相片中間，却發現了一張里枝年青時候的相片。它稍微有點污蹟了。這張相片簡直可以說是瀧子現在的照相。因為它十分和瀧子相像。花鳥一邊笑着把它拿遠一點看了看後，又取前來細細端詳。

「啊啦！討厭的，在看那個樣子。」

里枝急促地這麼一說，就想從花鳥手中奪回那張相片來，花鳥却不愿意交回她；把她的手推開後，又將那張相片一手送到橫頭去細看起來。

「不行的。快把它交還給我吧。」

「這張相片送給我吧，好嗎？」

「不行的，不行的。」

里枝從火鉢的側面走了過來，用力執着花鳥的手腕。

他看到她這種和她自己的年齡毫不相稱的少女般的嬌羞和感情的衝動，認為她的身體現在已經恢復到和相片中的她同樣年青的時代去了。當她不客氣的走過他的身旁來時，他非常明顯地感到了她的身體的渾厚味。這個身體在年青的時候，恐怕和丈夫不知玩過幾多回這樣的把戲吧！他想。

里枝把相片從花鳥那裏奪回來時，馬上就把它放到懷裏去。她離開了他的旁邊並對他說。

「這個相片給人家看到時，我為什麼會這樣的害羞，始終我都莫明其妙。」

「不過，這張相片不是映得異常漂亮嗎？」

花鳥這樣一說，同時又想到映得這樣漂亮的照片，不但是使她增加今昔的比較和追想，因而不愉快嗎！所以他又說。

「女人們上了年紀時，大抵總是自慚形穢；但我却不以為然。也許我還年輕的緣故吧，我總以為女人們儘管是有了年紀，但她却有她獨特的年青女人所沒有的美麗。」

「多謝你。」

「這 我並不是說笑的。」

花島說這自話的意思，並不是想拿來安慰里枝的寂寞的。他真實覺得里枝的有年紀的沈着的美，到底不是瀧子浮華的美所能及的。她自有一種女性特有的結實而蘊藏着的美。

「不過，過了四十以後的女人，任如何也是不行了吧。唉，至多是三十七八還比較可以看得。」

「這恐怕也要隨人而異。夫人在我看來，至多不過是三十五六的樣子。假如我不知道瀧子就是夫人的女兒時，我恐怕也不敢想夫人是過了四十的人。」

花島而對着里枝的莫明其妙的羞愧的面容，心裏却在想，自己的心情已給瀧子的母親這方面所吸引着了。比之瀧子方面還要強烈的。

他繼續着把相片一張一張地翻下去。翻到瀧子的相片時，他只讓眼睛在那上面溜了一過，便急急收過第二張來看。事實上，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是想藉此向里枝表示自己寧願快點再發現她的照片，另一方面也是因為

他看到瀧子的照片時，剛才忘記了的自身的現實痛苦，又要從相片中重新湧上心頭來的緣故。

這時候花島忽又看見了一張里枝的丈夫和外山並立着，年青的里枝便抱着瀧子在他們前頭的照片。

「這張照片真好。」

他凝神地把它看了好久。忽然間，他覺得和外山並立着的里枝的丈夫便是自己；對於在自己身旁立着的外山，自然地像敵人般的憎惡起來。他想，外山恐怕是始終都在糾纏着里枝的身邊，使得她的丈夫一生涯都在苦惱着吧！他意識到這一點，忽然覺得那個做丈夫的痛苦，竟飲到自已的心胸裏來了。但是，在這個丈夫面前的里枝的影子，忽的又暫時變成了瀧子的模樣，開始使花島困苦了。

花島剛想從里枝這裏回去的時候，外山的母親露江便走進來找瀧子。這外山的母親已經是老婦人了。背兒稍微有點駝，但她雖然老，那種士族修養上的一種不屈不撓的氣質，依舊是很明顯的表現在眉目間。她是因為想感自己滿意的瀧子一齊出去買物而來的。當她知道瀧子不在家時，馬上就想回去，並說還要到回來湊她，但里枝却一定

要露江上來吃茶。

露江雖說是不贊成外山和里枝結婚，一向都幹着破壞的工作；但她對里枝也沒有特別討厭的理由，她只是想，自己也是和丈夫早早死別後，便立過人家的兒子來，獨自艱難辛苦地養育長成，以至今日。現在叫里枝也吃這同樣的苦頭，實在是爲里枝計，爲她的已死丈夫計，都是好的。因此，里枝也決不因爲對露江懷激烈的反感，竟至煽動外山，使與露江宣戰。

然而，露江這方面私下向里枝警備着的手段，里枝却完全沒有曉得。露江現在雖然握着外山一家的全部實權；但她却明瞭，終有一天非把家產全部讓與外山不可。讓家產與外山，就和讓家產與里枝完全相同。假如里枝日後又有生育的話，那麼外山的家產，便不得不由里枝所生的孩子來繼承。而里枝的前夫毛利所生的瀧子便不得不和外山的小孩子以兄弟姊妹稱呼。露江所最恐懼的就是這件事情。外山以前把她所推薦的女人統統辭退不要的原因，是因爲有里枝在。這一點她也比誰還先的知道。不過，露江深知道外山的氣質；經過一度追求以後，他是始終不會斷念

的。她看透了這已不是用一種尋常的手段，可以使外山的热情從里枝那裏，移注到別處去的了。

從此以後，露江便想到欲強迫外山，只有一條法子。這就是緊握着全家的經濟實權。這麼一來，外山不久就要因爲單靠自己的月俸不够供給而困苦着。於是，和人家結婚過來的里枝，便會脫離外山，把心移到別的男人身上去。因而外山也說不定會改變心情，傾向于自己所推薦的女人。

不過，她心裏雖然這樣想，事實上萬一會因此激成外山的憤怒時，這在她也是沒有奈何的事情，此時不是外山屈服，就是她自己退讓。總之，彼此都得嘔氣而已。有了這層困難，所以她過去對於里枝的事情，只是取放任的態度。然而，象這樣的輾轉姑息下去，年紀漸漸地多的，不單是自己，外山也是一樣的。何況自己又有相當的家產，萬一嗣子外山的下一代依舊是嗣子時，第一就對先祖不住。昔日這樣堅忍的結果，就是如此。最後她決意，此後若遇到相當的人家女兒時，便不分皂白毫無容赦的叫外山快點結婚。愈早愈好的抱抱孫子。終于露江便向外山推薦了瀧

子。

但是，恰如剛才她所看見的一般，連這個瀧子也有花島這般的青年在包圍着她。或許連瀧子也將不能嫁給外山。露江想到這點，覺得被引進房裏去都有點討厭了。

花島回去以後，露江說。

「那位，似乎是很不常見的人。」

「不，他時常到我家裏來的。他的名字叫花島。是一個很好的人。外山也是認識他的。」

然而露江却不相信這樂觀的良善的里枝所說的話。她想，或者娶瀧子爲妻以後的外山，在全生涯中要給花島糾纏着也未可知。這，就好像外山糾纏着里枝的丈夫毛利一樣。她心裏在思慮着，遂從里枝的家裏告辭出來。

那天晚上，外山剛要出門，去里枝家裏的時候，露江便對他說。

「有一個叫做花島的青年，你曉得嗎？」

「曉得的。怎麼樣？他來過家裏嗎？」

「不是。今天我到里枝家裏去看她時，那人似乎在那

兒坐了整個上午的樣子。」

外山馬上就感到了母親之所憂愁爲何事。他不覺笑了出來。不料露江看見自己的思慮竟被人家推翻時，好像是非常意外似的，忽而不快起來。她想，兒子竟誤解了自己的意思。自以爲自己的思慮是對的，他却認爲不然。她抑制不住的說。

「你認爲我的思慮是怪誕的吧！我是知道的，你只是希望我快點死了便好。那也好吧。」

外山一時理解不出老母所以發怒的原由。

「媽媽爲什麼發怒呢。我知道媽媽所替兒子憂愁的爲何事。只是，實在的情形却是因爲里枝喜歡花島，所以約他過去的。」

露江聽了這種說話，才知道它和自己所發怒的事件完全沒有關係。那一團憤怒的氣火，便突然間像洩漏了的空氣一般消滅了。她以爲里枝的喜歡花島，這在兒子和瀧子結婚的一點上，是再好沒有的便宜。

外山看到母親的臉色這樣快的又和悅過來，他想這一定是里枝喜歡花島因而叫他過來的這件事，可以使母親喜

歡無疑。也正如自己喜歡一般。

「媽媽今天沒有遇見瀧子嗎？」

「沒有遇見。」

「請母親對瀧子試說一下看看吧。我也想好好地孝順母親一番，否則要孝順也來不及時，那就糟了。」

「我也希望你怎樣來孝順我。那樣的擔心，一點都可以不要。」

「可是，話雖這麼說，做兒子的也不能就此下場吧。」

外山看見在側旁坐着的吸着紙煙的母親的臉上，有一種明顯的藏匿不來的喜悅。她一聲不響地在煙霧的包圍中沈醉着。他想，早曉得這樣的一點事情，就可以使得她那樣喜歡的話，老早就叫她喜歡過了。許久以來，自己就想孝順她一番，但終於沒有把握。實不禁感慨系之。——從家裏出來以後，他還想了好久關於過去里枝苦惱着自己的事。但是現在終於從她那裏解放出來了，他幾乎想叫出口來說：我勝利了！

他一頭在人濤中行走着，一頭還在想，現在什麼都不怕的自己，就好像從鐵柵子裏放出來的老虎一般，威武

地，逍遙自在地行走着。

外山認為相勸瀧子和自己結婚功勞最大的就是母親。

但他以為里枝也非叫她幫忙一下不可。這不單是因為母親已經從她的親戚中選擇了一位叫做荻野的年青的姑娘，堅持要自己和她的結婚；而且親戚們也不再容許自己這樣獨身下去了。這一點在情理方面講，也決難再拒絕他們了。要是里枝再不允許瀧子和自己結婚的話，自己也只有絕對的了。

這種外山的考慮，決不是用來恐嚇里枝的無稽的事實。因為她已經決意，要是里枝真的不容許瀧子和自己結婚時，那沒有辦法，只好依從母親的推薦，和荻野結婚。此後如果還再進一步的顧慮到里枝的不幸時，那外山一家除了為里枝一家而絕滅外，決沒有其他的辦法。況且這也決不是叫里枝的母女墮入不幸的境地裏去的；毋寧說這是為顧全死友的遺族的後患而結合的。否則，只要外山決定了主意；把里枝們驅逐出去的一回事，恐怕比想像還要容易。

當外山來到了里枝的家裏和她會面時，他覺得自己心中所貯藏着的計劃是異常充實的；因而驕傲起來。——我就要復仇了。現在看吧，這就是過去許久玩弄着我的責罰啦！

外山這樣的想了一下。忽而將剛才所想的關於瀧子的事情，相反地用一種說笑般的形式；又好像向里枝重表愛情的一般；笑着向她說。

「喂，我今天是正式來要求瀧子的，請幫忙一下。」外山說了後便笨重地坐在長火鉢的面前。起初里枝還是用一種懷疑的神氣，儘管在拭自己額上的汗，連外山也不看一眼。

「我已經準備着好好地對你下一種責罰。怎麼樣？只以為這是許久以來苦惱着我的應得的處罰。決意把瀧子給我吧。」

「居然說出那樣的話來；瀧子難道是可以嫁給你那樣年老的人的地方去嗎？」

「就是這點關係呀！我不是對你說過這點要好好地替我說嗎。否則，我母親的外家姪女叫做荻野的，便要出來

了。我以為瀧子要比荻野好得多的。」

里枝這才想到前面聽說過的荻野，居然要出來了。萬一荻野出來時，不單是自己和外山不能像往日一般的安全的交際；而且和瀧子二人的生活，從那天以後，將如何過去呢。她完全困頓着了。而且，關係這一種弱點，又正是外山所一向要挾着的。里枝思念及此，忽然莫明其妙地思念起已死的丈夫，不覺流出淚來。

外山看見里枝流淚，他說，要是因為她這一點淚水，便推翻自己的計劃時，其結果如何，不難推知。因此，他便把險些兒軟化下來的心腸扣緊；恢復了比以前更堅固的意志。

「那麼，關係這些話，今天就在此告一段落。瀧子的意向如何，請你打聽打聽。我只要其他的女人肯嫁進我家裏來；瀧子的去處如何，我都可以的。如果我默不作聲的討進荻野來時，說不定瀧子就不會埋怨我們吧！」

「在這等時候，你也還能夠向人家說笑話嗎？當人家正在悲傷的時候。」里枝說。

因為想起往事而哭泣的自己，或者曾被外山誤認為惜

別丈夫而哭泣吧。——里枝覺察到這一點，忽然不好意思起來。然而，如果現在就表現出笑容來，反而對外山不住。於是，她便不得不比前格外悲傷的哭泣下去。

那晚上，里枝心裏想，還是把外山的請求，對瀧子說了吧。但，如果這件事真的成功時，讓外山給自己的女兒奪去了的悲哀還不要緊；更難堪的是瀧子要和花島離別。因此她在一塊兒生活，就如同自己和丈夫的新的更生一般。現在要來破壞瀧子和花島的新生活，而供外山陳舊生活的犧牲；這在里枝到底是難忍的事情。

然而，萬一外山竟和荻野結了婚，自己母女倆便被外山放逐出來時——里枝一再的思念着這件事情。到那時除去托庇玉置，或叫花島負擔二人的生活以外，簡直連一天的生活都過不來了。而且荻野是不久就要從鄉下出來的。

「荻野姑娘，不久就要從鄉下出來外山叔父家裏住了。」

她們二人剛要上床睡覺的時候，里枝便這麼說。瀧子只說了「是嗎」這麼一句，一心在向着鏡子幹臨寢前的化

粧工作；把些脂粉一類的東西塗到兩頰去。等她打扮完畢時，才從鏡子中望了望母親的臉孔。

「荻野姑娘，爲什麼出來呢？」

「我也不太明瞭。不過，大概是叔母叫她出來的吧。」

瀧子好像是注意到了母親的臉色從剛才起就有點難看，所以她急用一種倔強的語氣說。

「她要出來，不是很好嗎？」

里枝聽到瀧子倔強的話語，她曉得瀧子已經明白了自己的心思。不過，她想，在這個時候就來盲目的煽動瀧子，使她向外山和露江起一種反抗心，也是不行的。所以她又和緩下來說。

「叔母今天來叫過瀧兒，說是要叫你一塊兒買物去。」

「是嗎，真難得叔母到來。」

聽說叔母是最喜歡瀧兒的。」

里枝本想把露江曾經說過愛瀧子勝于愛荻野的話對瀧子說的。但繼思倘這樣一說，瀧子竟有意思嫁給外山時，這就——不，這孩子也許不明白這層意思。雖然叫她代自己的額份去嫁給外山，自己也有意思。不過，真的嫁了過

去時，自己也許又要悔氣吧。

這問題始終在苦惱着里枝。那晚上就這樣靜悄悄地就寢了。

露江自從勸外山娶瀧子以後，她覺得自己和外山的中間一變而為融洽了。她想，一生來辛勞的結果，現在也算有相當的効驗了。樂觀的日子也在等候着我們了。從今以後，只要用功夫使瀧子服從自己的家便算了。她因此才一團高興地跑到瀧子的家裏去。

一天，露江因為想去日本橋的某綢緞店購物，又走去誘瀧子同去。她在綢緞店裏買了外山的衣料以後，順帶瀧子的也給她買了。歸時，兩人便去吃點東西，她一邊吸着煙對瀧子說。

「近來我老是這麼想着，家裏的兼三那不能不替他取一個妻子了。不過，我想假如瀧子姑娘肯俯允的話，我家裏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即刻交帶給你，這是最好沒有的。雖然兼三郎年紀是有的。對你本不敢說沒有理由的話；然而我和兼三郎都在苦惱着。就是你的母親也曾經說過只要你

自己同意便什麼都可以的話。瀧子姑娘，假如你合意的話，請你不要到別家去，還是來我家裏好。我家裏什麼都很方便。不方便的，是一件也沒有。而且我們彼此都是知交，只要是可以辦到的事，當無不樂從。」

瀧子發夢也沒想到露江的近來頻頻到自己家裏來，就為的是這件事情。現在給她這樣一說，倉卒間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然而，思想起來，事情倒不是沒有道理。自己如果不嫁到外山家裏去，他一家是永遠不得安靜下去的。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本來沒有深慮的瀧子，現在又突然給露江這麼一說，她以為從此就嫁到外山家裏去也好。

露江以為自己這麼一說，瀧子一定會不好意思。但現在她的臉上，却異常鬆容，連一點羞怯的樣子都沒有。她于是更進一層的說。

「假如瀧子姑娘肯下嫁到我家裏來的話，我準備就去隱居。最討厭不過的，當然就是我老貨一個人；我如果能夠去隱匿的話，瀧子姑娘也可以快樂地過日子吧！」

但是，瀧子雖然不知不覺地給露江的一團高興的表情所深攝着，卻沒有隨口答應她的請求。任你怎麼樣說；瀧

子的腦筋裏總離不了想，自己嫁給外山，就無異奪了母親的外山。雖然她的腦筋是沒有深思焦慮的。

瀧子考慮母親身上的事件是這樣的深切；和這比較起來，她思念花島方面的事情，是微乎其微了。瀧子愛花島勝于愛外山，這是事實。然而，以其嫁給不知幾時才有生活力的窘困的美貌青年，倒不如嫁與有着相當的資產，且又低頭來請求的沈着的中年男子。欲從這方面勉強的挽回她的心是不可能的了。

瀧子自從聽露江說了關於婚姻的話以後，她已再沒有心思去會花島了。她只是開始在準備着嫁到外山家裏去的一切工作。花島有時候到她家裏去玩，她的招呼，雖然是跟以前沒有別的什麼不同；但在她的心目中，花島卻沒有以前那般的重要。她已感不到和她分離有什麼悲哀和寂寞了。

某夜，花島到她的家裏來，只兩個人坐在一塊。雙方都沒話的沈默着。這時忽然附近的地方吹來了時常可以聽見的鋼琴的聲音。

「我假如能够那樣的彈着鋼琴，真不知要如何的喜歡。」

瀧子聽得入神的這麼說。但這句話在花島聽來，就無異說：你連鋼琴也買不起的呀！

「那樣吵鬧的東西也是好貨嗎？」他說。

「那自然是好的。每日就像那個樣子自由地把自己喜歡的調曲來彈着，以娛悅自己。這纔是懂得女人的真諦。」

「那麼，假如不會彈鋼琴的話，就是不懂得人生的真諦了嗎？」

「我雖然不作如是想，但我以為無論誰人，只要他每日能够彈鋼琴，沒有不感快樂的。」

花島好像對於她不再感一點興味的樣子，異樣的頹喪着。對這外來的鋼琴的聲音，更要使他皺起眉頭沈默着。

瀧子看到了花島的不愉快的顏色，就愈加出神地傾聽着；而且用手尖輕輕地敲着火鉢的邊緣就如彈着鋼琴的鍵盤一般。

花島以為瀧子的這個樣子，是故意的惡作劇；想藉此

以諷刺自己的憂鬱的。他因此才感到興味。

「請你停止吧！那樣無聊的裝模作樣。」

花鳥實在難忍的時候，這樣說出口來。瀧子一瞬間停了手指說。

「這是因為我家裏沒有鋼琴的緣故，我每日都是在這樣的敲着火鉢。」

她說了後也和花鳥一樣露着不愉快的顏色。手指又繼續的動起來了。

花鳥想，里枝如果在這時候回來，那就再好沒有了。

因為他無論在瀧子的面前感到如何不愉快的事；只要有里枝，她就會替他把那暗影揩拭得乾乾淨淨。他對着里枝，還可以很明顯地感到愛情的奔流。

瀧子看見花鳥始終一聲不響地在那裏沉默着，她不禁昂起頭來說了一句：「呵！呵；真的無聊。」

她略翻一翻身把面向到側邊去了。這時花鳥望見了她的脇下微黑的皮膚，在靜靜地因呼吸而起伏着。她看見了她這個不肖的腐朽的肉體，益覺忿怒起來。

一刻以後，門口有了木屐的聲音。外山獨自一個的走

進房間裏來。

外山看見花鳥，也不向他客氣一下。比平時格外狡猾的微笑着說。

「怎麼樣？花鳥君，近來沒有什麼異樣的事情嗎？」

花鳥認為外山的這句話，弦外之音是：僅和瀧子兩人在這兒靜坐着，沒有別的異樣的事情嗎？所以他堅決地說。

「不，沒有什麼別的異樣的事情。」

外山也好像覺察到了這點的样子，于是他把臉孔從花鳥那裏掉轉來向瀧子說。

「瀧子姑娘，我母親說對你有點事情，希望你馬上就去。請你去一下吧。」

「是嗎，她現在對我有什麼事情。」

瀧子這樣一說便溜出去了。但外山却沒有就要起身出去的意思；依舊在那裏坐了一刻。等到瀧子的足音完全聽不見的時候，他便對花鳥說。

「那麼，花鳥君，暫時失禮了。里枝也不久就要回來的，請你就在這裏留守吧。」

說着他也跟着龍子的後面跑去了。

花島覺得比瀧子遲點出去的外山剛才的動作，有一種奇怪的虛偽的模樣。——大概是對我一個人走到僅有瀧子在的家裏來玩，抱着不滿；但又不方便明令驅逐我出去，所以才把龍子賺開的吧。既然如此，我這方面，也自有相當的覺悟。

爲了過甚的不快，花島也不能够壓抑自己的改變情緒的決心。

他把本要起來跟着外山出去的自己的身子，重新坐了下來，靜靜地等待里枝的歸家。

瀧子好像在欣幸剛才外山恰到好處的走來，解救了自己。她神氣十足的走到外山的家裏去。但，他家裏却不見露江的影子。倒是外山從後尾追着了來了。他對她說，母親到浴室去了，不久就要回來，他請她到裏面去坐。而且拿出了許多新近購製的茶具，銅壺，畫片等給她看。當外山把一張豐信繪的一對青年男女羞澀地在櫻花樹下共傘行着的畫片給她看時，瀧子好像很難讀般的細聲地念那側邊

印着的字母字：櫻樹慢慢地經過種種栽培和改造，才得開出八重的櫻花。

「這個畫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人的身體，却有二個面孔擺在那兒。」

「這大概就是這個樣子，男人把左手抱了過去，所以身體雖然合做一個了，但面孔却依舊是兩個。這點，正是這張畫的上好處。」

外山這樣說着，便把左手伸過去抱着瀧子的腰，做個樣子給她看。然而，瀧子雖然給他這樣抱着，却依舊在凝神地看畫片。

外山的手指微微地觸到了瀧子的衣帶下面略帶汗氣的體溫；他更感到了她那毫無抵抗的真淑的身體的結實味。他在喜歡着，照這樣看來，自己和瀧子結婚，多半是可以成功的。一刻以後，他吸着紙煙對她說。

「近來我和母親都在希冀着它實現。只是荻野是差不多就要上京來的。假如她真的出來時，我就非和她結婚不可。真的糟糕。如果瀧子姑娘早點允許的話，那就好了，一切都有辦法了。」

瀧子并沒把她的臉孔從畫片中拾起來；她一聲不響地好像默認他的說話的樣子，微微點了點頭。

外山原以為瀧子定會害羞的；現在看她的樣子，却意外的恬靜。——莫非她和花鳥竟因一時不慎，幹下了結婚以上的勾當了嗎。然而，縱令她和花鳥發生了那樣的關係，處自己現在的境地，也是沒有什麼辦法的。自己還是想和她結婚。——想到這點，他的心次第焦急起來了。突然，他露出一張輕薄的臉孔說。

「瀧子姑娘，你不是還沒有嚐過做新娘的滋味嗎？沒有嚐過做新娘的滋味，一時間身當其境，就會不慣。請到這邊來試試看。這邊來。」

外山說完使用一種勇猛的力量把瀧子拉到自己的身邊，叫她坐在自己的膝上。瀧子一邊笑着就想從外山的膝上掙脫，不住的搖擺着她的身體。她看見外山的眼眶周圍起了很深的皺紋，他的面孔是猙獰而且滑稽的。她于是急急跑到那邊去。

剛才還有說有笑的兩個人，這時候忽然的靜默下來了。外山更感到了自己呼吸的急促。

同時，他看見瀧子的一動也不動的身體的背影，內心就驚懼自己的身體竟被她丟棄了。在這種狀態下，他除將自己的命運歸諸天公外，再沒有其他的辦法。

終于外山覺得像這個樣子，瀧子已和自己的妻子一樣的情形，要是給母親看見，有點討厭。所以他馬上叫瀧子回去了。她走後，他一個人茫然地坐在蓆子上，想起許久以來，自己都把它當作一種大事業般的時刻留意，剛以為有成功的希望了，却不料又出了岔子。忽的他立起身來，用鹽水洗乾淨了自己的身體，便走到許久以來掛念着的先祖的神壇之前，預備報告自己的遭遇。他把神壇上面的燈光點亮了；好久好久都在那兒合掌瞑默着動也不動。

關於兩人結婚的事情，因為已經有了這麼的一段，所以在相當的時間內，外山也不想向母親說起關於瀧子的事。而瀧子方面也好像已有防備的一般，只在母親里枝面前和外山會會面。

可是他們二人這種互相反目的樣子，只有使里枝格外的感覺不安。里枝以為瀧子一定是自從知道了自己和外山

有結婚的傳說以後，便覺討厭起外山來。而外山從他的竟不對自己說一句話的樣子看來，一定是覺察到了瀧子的不願意的樣子，因而絕望下去。這樣看來，自己母女的生活問題也不能不在最短期間和外山發生交涉了。因此，在這期間自己便不能不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還是到許久以來忘記掉了的先夫的老友玉置處去設法吧。

她因為許久沒有去過玉置那裏，所以買了一點禮物去。她對玉置說了許多良人在日生活如何華美的話。相反地，今日的生活又是如何悲慘。最後，她就向他請求介紹職業給花島。

任保險公司理事的玉置，不僅馬上答應了介紹花島進自己的公司裏來辦事，而且連里枝們的生活也說要盡可能的供養。在里枝看來已經走頭無路的自己的生活，忽而豁然開朗了。真的，現在她的生活已經不成問題了。她高興地回家裏去。

歸途，里枝因為經過花島所下宿的旅館附近，所以順便進去探望他。花島看見從來沒有造訪過的里枝，以為是起了什麼亂子，一時竟倉皇起來。但後來聽到里枝說找到

了職業的話，他才眉飛色舞起來。

「那麼，你明天也去會一會玉置吧。你或者會不中意他這個人。不過我却會好好地對他說過，萬一有更好的位置，隨時都可以更換的。」

然而，曾經一度光明的花島的臉色，又因里枝這麼一說，漸漸暗淡下去了。里枝看見這種意外，便沈默下來。突然花島問她說。

「夫人和那位男人是什麼關係呢？」

「他和我沒有別的什麼關係，他不過是毛利的友人而已。」

「十分失禮；像他那樣的人我是很厭討的。」

里枝簡直給他說呆了。她只靜默着看花島的臉色。

「我無論如何總覺得那個叫做玉置的男子是在愛着夫人。錯了吧！錯了的話，請你原諒。」

里枝本來就懷疑着花島對自己或有不隱的想頭；現在又給他這樣摯誠的一說。她想，由此看來，要他和瀧子配合的話，恐怕也是很難的了。因此她不禁沮喪下來。以為自己過去曾經那樣的替他賣過氣力，他却視同無物；也不

想問自己所相勸的方向進取。她于是有點怒意的說。

「不要說那樣的話；你還是一個非常年青的人，你的前程還很遠大呢。」

「只是，要我在戀愛着夫人的男子處去做工，這是異常討厭的。假如他不是愛着夫人的話，縱令你如何替我說情，職業這東西，決不是那麼容易就會掉下來的。我對於夫人懷疑，的確是失敬；然而，事實叫我不得不懷疑。」

里枝心中原也明白今日玉置所說的話。他連自己母女的生活也敢保證，這就無異說；你得先變成我的意中人，才有話說。但這在花島却竟這樣敏捷地馬上就感到了。由此看來，已經不像小孩子了的這個青年心裏，實在也有一件可怕的動機。她不禁偷偷地望了一下花島的側臉。

最使里枝心裏困惑的，是從花島那裏也那樣不客氣的說出愛的話來；從玉置那裏也給他說了過來。玉置那裏是自己到去請求他的。這是爲着使花島和自己的女兒快點過共同的生活，不能不去請求。關於這方面倒沒有別的話說。

但花島竟相反地問自己蓄意起來，這就不能不使自己狼狽萬分了。假如像這個樣子繼續下去一些時，好容易從各方

面臨到自己身上來的幸運，結果就要一件也沒有獲得，白白趨去。

「我不明白自己究竟爲什麼會被花島君這樣着力的懷疑。我希望你傾全力的注意到瀧子身上去。這便是我的願望。」

「給夫人這樣教訓了以後的我，本來是什麼事情也當服從去做的。不過，我和瀧子的事情，已經不行了。這是有目共見的事實。」

里枝給花島的這種澈底看透了般極有自信的語調一說，覺得自己的心也漸漸地傾向他那邊，和他表同情了。

「那麼，今天話語就此暫告結束。請以後常過來玩吧。我今天還沒有回家裏去，一逕就到這兒來的。」

里枝認爲再往下說去，只有更加糟糕，所以她就立起身來告辭。花島好像要送她出去的樣子，靜靜地走到里枝的身旁。

「夫人！」

里枝不意的回過頭來。

剛想伸出去替里枝開門的花島的手，一時覺得不知放

到那兒去好。

「關於瀧子的事情，請夫人客氣一點對她說。請饒恕我的心情。」花鳥說。

「不要說那樣的話吧。你說出那樣的話來，叫我真沒有什麼辦法。」

就要回去的里枝不得不停下來注視着花鳥的面孔。

「然而，這却是夫人的沒道理。你想，一對青年男女竟什麼話也沒有互相討論。其結果如何，當不難推知。」

爲着對自己表示好意，不惜把瀧子盡量破壞；花鳥的這種心情，里枝在這個時候也決不是不明白的。只是這樣一來，不但自己過去因愛花鳥而替他努力的結果，變成泡影；而且是輕輕地把花鳥從自己的女兒那邊奪了過來。這種無可避免的痛苦，花鳥也當然沒有覺察不到的道理。里枝想起了這件事，竟在那裏呆立了好久。

「夫人今天特意的爲我找到了職業，實在對不住。可惜是有了那種關係。請你不要誤解我吧。我以後也還要常常來拜訪的。只是我的決心是決不變更的。這點希望夫人包含些。因爲我現在幾乎可以說是討厭瀧子了。」

他竟說出這樣的話來時，已經沒有辦法了。里枝再次和他拘禮一下，便告辭出來。一路上，她想，像這番回去，如何能和自己的女兒會面呢。她的步伐不覺次第迂緩起來。不消說，花鳥是自己私心所寄托的人，給他說出一些那樣的話來，自己當然要覺得恢復了少女時代的心情一般。這一種喜悅，是今昔不分的。也就因爲如此，所以自己便格外的覺得瀧子的可憐和對她不住。

那晚上，里枝和瀧子在同一個房子裏睡覺的時候，她把自己的背，朝着瀧子就寢。她想，總有一天，自己要脫離花鳥和瀧子單獨地生活。要把自己女兒的愛人奪了過來，和我共同生活，這在自己是無論如何幹不到的。然而外山是不久就要和荻野結婚的。她母女二人非獨立生活不可的日子，也就迫在眼前。雖然是有玉置可以依賴，但却難免要惹起花鳥的反感。這在里枝也是很難幹到的事情。這樣看來，里枝便只有離開了外山，離開了玉置，離開了花鳥和瀧子而單獨的生活了。除此以外，再沒有其他的辦法。良人死去以後，自己就應該有死的決心的。里枝思念及此，淚珠自然地流了出來。她忽然嘆着氣說：還是快點追着良人的後影去吧！

十一月二十日譯完

捉 蝻 蝻

周楞伽

日子過得夠多麼快！夏天纔來了不多一忽兒，就又偷偷的溜跑啦。

眼前是秋天。多厭氣的秋天！一陣陣冷風衝咱身上刮來，叫咱攔不住直打哆嗦。喝！咱今兒纔明白，幹嗎這兩天血發得沒從前旺，原來那夥荷花大少什麼的，全躲進了杜琴頭裏孵豆芽；烟捲兒少人抽，蝻蝻兒也就捉得不多啦。

便是咱，也得去瞧那老虎灶老闆的閻王臉，跟他畫花，每夜裏出兩個銅子兒買夜茶。再不會有象從前那樣橋頭上輪船街沿上橫橫的寫意日子過啦。想着了咱心窩裡邊就不受用。

喔！說起老虎灶裏買夜茶，真得叫人鬱上一肚子氣。

那兒的生活老實不是人過的，比快窩裏還難受，簡直是捱

命。一間小小的灶披，關着幾十個人，青插手也有，采毛桃也有，踏青的也有，賣拿攀法的也有。一到夜裏，東歪西倒的，不是你的屁股兒壓着他的頭，就是他的腿兒架上你的肚子，差不多夜夜都要開仗。一開仗，不相干的拳頭就會揍到咱身上來，叫咱有冤沒處喊。這麼一個不受用的地方，還得先交錢，還得打烊纔許進來，還得關門下鎖。

可是，管他嗎？咱們這夥三光碼子還想過好生活嗎？好生活只有那細皮白肉風都刮得倒的太太奶奶少爺小姐纔有得過哩！咱大清早就爬起來，拎過了擺在門角裡的兩件吃飯傢伙，一根竹箝跟一隻洋鐵罐，就走出了老虎灶的門。

一出門，喝了口西北風，咱就攔不住打了個呵欠，眼

淚鼻涕全掛了下來。喝！烟癮來啦！咱模一摸身邊，還好，烟泡兒還剩着兩個，將就可以把來過癮。可是，怎麼着？咱放在貼血袋裏的幾個銅子兒到那兒去了？得！準是他，那捧着測字盤兒踏青的小子偷的。咱昨兒還瞧見他那兩支鬼眼兒，一個勁兒儘盯着咱口袋兒瞅哩。嘿！好小子，竟敢到咱老子身上來做手脚，今兒夜裏瞧咱老子可肯饒過了你。

咱一壁走，一壁心兒裏估掇着：今兒往那兒去填飽肚子。瞧着馬路上，到處全冷冰冰的，朝陽多半沒開排門，走路的人也很少，更別說扔下半截烟捲兒來給咱捉螞蚱啦。只有幾家大餅舖子的門可開了，蒸籠裏，熱騰騰的白氣冒起來有幾尺高，瞧得咱嘴裏邊的饞涎兒直往下滴。媽的！那踏青的小子真傷陰德，咱可給他冤苦了哇！要是這幾個銅子兒在袋裏。咱也可以買塊大餅兒來啃啃。五臟廟裏也不會鬧饑荒啦。

喝！人窮志短。說不得！咱得改改行。換個新花樣，攔下捉螞蚱，來玩玩蟲天表咧。

咱打定了注意，便悄沒聲兒的往小街裏溜，睜圓了眼

烏仁兒，留心着那夥屋子，瞧有沒有晾曬着的皮子掛在那兒，準備覷個空兒，進去抓模上幾件。咱的運氣可真不壞，纔溜進街裏，就瞧見一家門前，有一個老媽子，在嘩啦啦的洗便桶。門兒大開着，院子裏可晾着一件綢大篷。咱的心接連蹦跳了幾下，趁那老媽子沒回頭，趕緊竄進門，在牆腳下躲着。捱到那老媽子闔上門進去了，便托地跳出來，一聳身，把竹竿兒槍在手裏，只一抖，那綢大篷便落在咱肩架上，連一絲聲息兒都沒有。咱輕輕開了門，溜到街裏來。

他媽的！真沒想到大清早起就會給咱發着這麼大的利市。咱的心不住歡蹦亂跳，忙不迭的把手裏的吃飯傢伙攔在垃圾桶後邊，就獨個兒挾着那件綢大篷來困槽子。

槽子裏的那夥徽駱駝的架子可真辣，咱把那件綢大篷攔在高櫃檯邊兒上，攔得胳膊兒都痠啦，還是沒有誰來理睬咱。到後纔有一個戴着老光照子的朝奉走過來，慢條斯理的把綢大篷打開，瞧了一瞧，鼻孔裏哼了一聲。又抬起頭，眼烏仁兒在照子外邊瞅了咱好一會兒。咱給他瞅得打了個哆嗦，渾身毛孔裏都鑽出雞皮疙瘩來，心在腔子裏直

蹦跳，生恐叫他給瞧出了咱底細，咱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啦。還虧他沒多說什麼，就把綢大篷帶了進去，回頭給了咱一張槽票，一塊阿朗。

『怎麼只有這一些兒？』咱挨着把，熬不住發話啦。

一件綢大篷只值一塊阿朗，倒沒瞧見有這樣的便宜貨。咱真想當面跟他嘔把。

『你這件衣裳是那兒來的？』那瞞良心的朝奉又起抬頭來，眼烏仁兒在照子外邊衝咱瞅啦，好像要瞅進咱心窩裏邊去似的。

媽的！今兒算咱背晦！到這倒霉的槽子裏來困綢大篷。用不着多說啦，好漢不吃眼前虧，沒有羊肉沒吃反惹了一身羶，跌進裏入落去便宜那夥本犬。咱捏着阿朗，回頭便走。

『只要七錢三，諸事不煩難。』這句話真不錯！咱把那塊阿朗，劈成了十二隻小立司馬，揀了一升散窩，划了一陣亮里散頭子，把肚子填得飽飽的，又到垃圾桶後邊去，把咱的吃飯傢伙找了回來，就外甥提燈籠，幹起咱的老營生來啦。

咱低着頭，眼烏仁兒儘衝地上溜，瞧那兒有蝻蚰，就用竹箝把牠捉來，扔在洋鐵罐裏邊。咱這麼幹着，居然也給咱捉了大半罐蝻蚰啦。咱吐了口氣，心歡地抬起頭來，却瞧見馬路當中，有一隻大蝻蚰伏在那兒。咱捉的蝻蚰都很小，只有三分長，那隻大蝻蚰可有兩寸。咱趕緊走過去，剛提起竹箝來，想把牠捉個正着。冷不防，背後邊，唧唧地衝來部汽輪子，險些兒沒把咱給撞成隻元寶。輪子裏伸出顆腦袋瓜兒來，衝咱就罵：

『狗人的豬糞，沒眼珠嗎？還不滾開些！』

狗人的豬糞。這罵法倒挺出奇！咱熬不住衝那烟屁，咕嚕着回敬了一聲：『灰孫子，罵你祖宗。』

猛可裏，一個西裝小夥子胳膊上吊着個娘兒走過來啦。那小子走到咱身邊，便扔下半截蝻蚰兒來。咱低下頭去捉，眼犄角兒偶然在那娘兒的腳上溜了一下，魂靈兒就攔不住忽溜忽溜的在半空裏直打遊飛。喝！怎麼着？那娘兒腳上的踢頭子底兒是高高的，却不但沒穿襪，連叉兒都好像沒有穿。身架兒蛇樣的一扭一扭地，衣紋兒揪一揪，便露出一大截光溜溜的腿膀兒來，雪白的，粉嫩的，瞧得咱

眼裏冒出了火燄。咱三不知的就釘在她背後走了下去。

走着走着，那娘兒身上也不知那兒來這麼多香氣，就像剛從香水缸兒裏邊出來似的，一陣陣香風儘衝咱鼻根子上撲，鬧得咱心裏邊迷迷糊糊的。咱大着膽，捱近一步，想聞她一個暢。沒提防走得急了些，兩根脆脰的腳趾從咱開了花的踢頭子裏出來，在那娘兒光溜溜的腳兒上碰了一碰，那娘兒便回過臉蛋兒來，衝咱發話啦。

『僚格接告人，勒篤背後底作哈介？』

咱呆了一呆，心窩裏邊儘是勃倫騰地蹦跳着。那娘兒的胎相兒長得够多麼俊！白生生的腮幫兒像捏得出水來；烏溜溜的眼仁兒，瞧得人魂靈都出竅。要有這麼一盆花陪着咱睡，便揣下咱腦袋瓜兒來咱也不哼半聲『不。』咱優忽忽的站在一邊，饒涎兒衝貼血上直掛。冷不防胳膊上吊着那娘兒的小子，瞧準了咱，一起手就請咱吃了兩片鍋貼。

媽的！怎麼沒個理數兒講的便動手揍咱？好小子！你別仗着有幾個臭把，欺咱窮，咱窮爺可不瞧在眼裏。咱剛舉起竹箒來，想結結實實的揍那囚囊養的一頓。猛一抬頭，却瞧見離咱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撈毛的站在那兒，惡

狠狠的瞅着咱。咱的魂靈兒都落啦，趕緊縮回手，轉身就扯。

嘿！好險！咱今兒要不是運氣好，一定得上腔，就是不跌饑牢，也得到香港。可是，不知怎麼着，咱跑雖跑開啦，身兒上却一陣陣的發熱，那娘兒的一副遮得密的胎相兒，儘在咱眼前打磨旋。喝！真冤孽！這相思可害得咱不小。咱又想起來了，近兩天，一到夜裏，咱老是睡不着，身邊像少了什麼東西似的，多半也是爲了那夥娘兒們。咱可不能再咬緊牙關捱下去啦！多僂總得找個地方洩洩火纔行哪！

咱這麼想着不打緊，渾身可更熱了起來。喔！乖乖！了不得噲！咱不能再想啦！沒得把開花子柄也撐起來，叫人笑話。咱忙不迭的衝天空嚙口涎沫，這纔勉強煞住了火，重新低下頭來捉蠅蚰。

一連捉了三個鐘頭，總算捉着一滿罐蠅蚰啦。咱就拎着洋鐵罐兒，到那作成咱生意的烟攤上去。擺烟攤的老闆是個小老頭兒，還帶着個老闆娘，一壁拆散蠅蚰裏的煙絲；重造整段的煙捲，一壁把煙捲裝在空盒裏出賣。那老

闊娘的胎相兒雖然醜得像灶君娘，可是笑的當兒，露出兩顆焦黃的金牙齒來，却也透着迷人。咱就愛瞧她那搓着煙捲兒的十根手指頭。要沒有那小老頭兒礙眼，咱準得跟她來上那麼一手。

咱從煙攤上拿了十個銅子兒，就隨意在馬路上溜躑，也不再捉蚰蚩啦。天很快的黑了下來，朝陽裏的燈兒全放了光，耀得人眼花。咱溜進一條暗街裏，却瞧見有一夥桃園弟兄圍在裏兒，聽一個人攤櫻桃。那個人的江北口音，咱一聽就知道是姚小福子。喝！這傢伙！昨兒夜裏還橫在咱腳跟邊，聞咱臭腳，今兒可不知在這兒攤嗎？「山海經」啦，咱倒要聽他一聽。咱悄沒聲兒的，就插進人堆裏去。

姚小福子可沒瞧見咱，他仍舊指手劃腳的在攤着櫻桃。

「……你們可聽得說嗎？」寧可獨偷一隻狗，切莫合偷一條牛。——這句話真不錯！咱們要日子過得暢心，可就別討把，得抖路，而且得獨個兒抖路。昨兒夜裏咱躲在跑馬廳邊，就抖了個烘爐熱鬧。那兒一到天黑，便冷靜得像鬼窠，很少有人走。可沒想到半夜裏倒會來了部兩腳輪

子。輪子上坐着個娘兒，瞧光景還是張二五。咱捱到那輪子近身，便托地跳起來，一個箭步，虎的撲上去，把那娘兒拖下了輪子。那娘兒的模樣兒長得真齊整，身上的行頭更挺。咱先把她的皮子卸甲，再把她身上掛的索子，胳膊上戴的鼠鏢，全給剝下來。那娘兒渾身的皮膚都滑不溜兒的，咱摸了一把，便攔不住動火，也顧不了許多，抱着她就往黑暗裏走……」

姚小福子真會扯謊，那夥桃園弟兄在一旁聽着，全聽呆了。有一個還衝他問：「你可跟她玩兒樂子過沒？」

「怎麼沒？喝！咱這一遭可真玩得心歡哪！」

大夥兒全喝着采。咱可再也熬不住笑啦。這傢伙，滿嘴都是夢話，倒說得活龍活現的。咱一聳肩架兒，從人堆裏擠出來，便衝他刮了刮鼻子。

「好不要臉！做你媽的清秋大夢哩！玩娘兒們？像你這麼個傢伙，這一輩子壓根兒別想，還得來出投胎哪！」

姚小福子瞧見了咱，臉袋兒紅紅的，一溜煙逃跑啦。咱攔不住笑了開來。那夥桃園弟兄也儘在他背後笑。嘿！

好小子！當了三光碼子還胡吹，真他媽的有種

可是，咱給他這麼一說，心窩裏邊可癢了起來。夜裏抖路會得着這麼多的好處，話倒是真的，咱也曾聽人說過。咱又想起早先碰見的那個長着一副遮得密胎相兒的娘兒來啦，也許夜裏抖路會再碰着她，那便可以叫咱樂一個暢。咱這麼想着，一顆心熱刺刺的，在腔子裏儘是歡蹦亂跳。咱決定今兒不再回到老虎灶裏去買夜茶啦。

咱把竹箚舉了起來，像敲板那樣打着拍子，嘴裏唱着不成調的蓮花落，便衝跑馬廳走。

西 洋 畫 概 論

全書用四號
直排精印
附銅版插頁
西洋名畫二
十幅·并有
著者作品一
裸女「一幅
·三色版精
印·二十五
開本·三一
四頁·實價
壹圓貳角

現 代 書 局 代 售 倪 貽 德 著

愛爾蘭的民族詩人

莊心在

愛爾蘭的文藝復興，無疑的是近代文藝的一件重要的運動，而且最題然地包函着民族的意義，不但掀起了文藝的慷慨熱烈的高波，而且還影響到最近的政治上英愛問題；明示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民族的文化運動和民族的政治抗爭，其間保有怎樣密切的連繫。

愛爾蘭問題，原是英國政治舞台上一個歷史一貫的重要問題，正如近來凡勒拉（Farron de valera）所說：「愛爾蘭人民從未願為英帝國的一份，其與英國及英帝國聯合者，從未出于自願，無時不欲維持其獨成一國的權利。在各義上愛爾蘭雖然和英國同隸于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這樣一個組織之下：實際上，愛爾蘭人是一個塞爾底（Celtic）族的人民，和英人之為盎格魯薩克遜族者完全異致，他們自有他們獨特的民族性以及獨特的

語言，宗教，藝術以及文化，和英人各不相同，因此在英愛之間到處顯示着衝突，而找不出一些諧和。政治上有歷次的自由獨立的運動，文藝上便有「塞爾底民族文藝的復興」（The Celtic Revival）。

愛爾蘭民族的特性，本來是富于情感富于理想而喜嗜文藝，在耶穌紀元以前就留下了不少內容豐富的傳說故事，到十一世紀為英人略取以後，就很少產生優好的作家，到十九世紀雖然也有許多有名的作家，即如高爾斯密（Goldsmith）傑爾克（Burke）王爾德（O'Wilde）等，但他們不朽的文名，祇替英國的文學史上加添了光榮，而誰也忽略他們是愛爾蘭文學上的人物。一直到一八四〇——一八六〇年之間有一羣「少年愛爾蘭」的詩人如曼甘（James Cearence naigun 1 0.——1849）能夠自由運用舊愛爾蘭文

學的寶庫；如愛迭加華士 (M. Edge worth 1767—1849)

李活 (Charles Lever 1806—1872) 和洛活 (Samuel Lover

1797—1868) 以及巴寧兄弟 John and Michael Bannin 都

以寫愛爾蘭生活著稱，能夠很有力地表現英格蘭地主階級

壓榨下的愛爾蘭農民，而明示着愛爾蘭農民是與英國人

種不同的塞爾底人，並且希望要復興克爾底古代的精神和

鄉間傳說，以及塞爾底固有的語言。——Gaelic 還有奧格

萊特 (Standish O'Grady) 及西格孫 (George Sigerson) 他們

首先使愛爾蘭回過頭來瞻望古代的光榮，奧格萊特的愛爾

蘭史 (A History of Ireland) 給予愛爾蘭民族很深沉的覺醒。

所以論到愛爾蘭的文藝復興，應當開始于一八八八至

一八九〇年之間，到一八九二年，愛爾蘭文學會 (Irish

Literary Society) 也有了，愛爾蘭國民文學會 (Irish Nation-

al Literary Society) 也有了，愛爾蘭的文藝戲院 (Irish Lib-

rary Theatre) 也有了，復興運動就衝激成更大的波瀾了。

不過為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最有力的中心人物，乃是

夏芝，愛依和辛格，他們的成就都是以在世界的永久文壇

佔一席之地，我們應該特別加以注意的。

夏芝 (William Butler Yeats) 是一個愛爾蘭肖像畫者，

約翰 (John Butler Yeats) 的兒子，于一八六五年六月十

三日生在杜勃林 (Dublin) 附近的聖代夢脫 (Sandy mount)

地方，他的父親是盎格羅愛爾蘭種族，但他的母系司立瓜

(Sligo) 的普臘克斯芬 (Pollex fans) 是格外純粹的愛爾蘭

人。夏芝的全部家人，差不多都是有才技的，他的父親、國

內外著名的畫家，兄約克 (Jack B. Yeats) 是一個和父親同

名的藝術家，就是他的姐姐在杜勃林地方也是很著聲譽。

老夏芝七十歲時移家倫敦，住在一位藝術家那家，夏

芝就開始他的學業，在哈車司密斯 (Hammer Smith) 的瓜獨

而芬 (Godolphin) 學校裏，至一八八〇年同父母一起回到

杜勃林肄業于歐來司姆司密斯學校 (Erasmus Smith School)

繼又往密特洛普 (Metropolitan) 讀藝術，也會依照自

己的趣味閱讀其他的許多書籍，以及由訪問其父的許多名

家中獲得不少的知識。同時也遇到有為的青年，尤以喬治

(George W. Russell) 使他也對佛學和接神術感到趣味。此

後曾在慈母般的祖父家裏度過許多日子，學到些本地民族

知識，和觀察些鄉土風俗習慣。大概在一八八五年他開始

投稿些散文詩給杜勃林大學評論報 (The Dublin University Review) 和愛爾蘭月刊 (Irish Monthly)。

一八八六年出現他的處女集 *Morada* 是一本劇詩，次年，又往倫敦為新聞記者。從一八八八年到一八九〇年，編集了好幾卷民族故事和神話，一八九三年和意特溫 (Edwin J. Ellis) 合編威廉勃萊克集 (The Works of William Blake) 有時為書報界 (The Bookman) 國家觀察報 (The National Observer) 等寫些批評文字，又投稿到 *The Book of the Rhymer's Club* 去，開始和一般頹廢派詩人亨利 (Henley)、道生 (Dowson)、西蒙士 (Symonds) 等過從，一八九四年訪凡爾蘭 (Verlaine) 于巴黎。

一方面因為和許多政治上領袖的熟習，一方面也為了文學上的關係，使他對於本鄉的文學發展有極深切的注意，而成為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領袖人物。

夏芝早期的作品有些受史賓塞和雪萊的影響，但到了奧森之漫遊 (The Wanderings of Oisín 1889) 出版時，却進了創造的時代，成了正式的愛爾蘭詩人。此後繼之以 *The courtess Kathleen* (1892) 和 *Poems* (1895) 以後還寫了好

愛爾蘭的民族詩人

幾卷詩，最後的是塔 (Tower)。但這時出版散文的書，其中最重要的為塞爾底的曙光 (The Celtic Twilight 1893) 善與惡之觀念 (Ideas of Good and Evil 1903) 發見集 (Discoveries 1907)。和三本自敘傳：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夢幻 (Reveries over childhood and youth 1915) 四年 (Four Years 1921) 和血管的顫動 (The Trembling of the Veil 1922) 在一九二七年彙齊出版作為自敘傳。

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間，他得到了戲劇上的趣味，而且得格利高萊夫人 (Lady Gregory) 等的幫助，建築了愛爾蘭國家劇場，一八九九年他的戲曲愷斯倫公爵夫人曾在杜勃林上演過，其後又熱心寫了許多劇本，如 *On Bailies Strand*, *The King's Threshold*, *The Hour Glass* 等。

夏芝的天才極高，所以他的詩和戲曲風韻很卓絕，而且具有民族質樸真摯的氣息。大部分的詩，都是寫愛爾蘭的傳說時代及民衆的信仰與風俗，具有極濃厚的國家色彩的，不過是詩的色彩，而非政治的色彩而已。在公爵夫人倫這戲曲裏，他寫女公爵是愛爾蘭饑荒地方的貴婦，在惡魔要來買窮人的靈魂的當兒，他大發慈悲要來救那些飢民

給他們錢可以買食。然而結果他的金錢花完了，他絕望地把她自己的靈魂賣給惡魔商人來救濟那些受難者。所以她算是犧牲她自己的得救而保全他們。然而她在末日審判的時候却得到赦免，因為上帝是憑內心來審判，並不是憑事實。反對英國的傾向在這戲劇裏非常明顯，惡魔商人就是英國的地主。夏芝的散文著作也很重要，包含民間故事的重述及論文學及神秘的東西的文章塞爾底的曙光是一冊神異故事集，都是親自在愛爾蘭農人口中收集下來的。

自一九〇〇年起，夏芝的文學聲譽，很快地激增，許多的榮譽學位贈給他，在一九三三年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金。哲斯脫敦 (Oysterdon) 許以為「現代英國最偉大的詩人」西蒙士亦謂為「稀有的天才之一，」實在夏芝的重要在他的努力使愛爾蘭的詩歌從英國影響之下解放獨立出來證明愛爾蘭有她自己的歌聲，正合于新芬黨的意義，「祇有我們自己。在這意義上，夏芝不僅是愛爾蘭的最偉大的詩人，而且也是當世最偉大的詩人。」

自署為 A. B. 的一位神秘詩人，也是復興運動中的有力人物，他的真姓名乃是羅素。(George W. Russell) 生

於一八六七年四月十日在愛爾蘭阿麥省的樓島思鎮上。他是烏耳士達熱心事業的湯姆士 (Thomas) 的次子，孩時便被帶到杜勃林那裏，在萊斯明司校裏讀了幾年書，十六歲始入杜勃林的密特洛普立頓學校裏研究繪畫，在那裏，他是一位有名的學者夏芝相熟，下年他被迫着去工作，成為畢姆綢緞局的會計員。在這雇員時期，他費了自由的光陰在杜勃林的小山中間，或是讀書，或是練習會話，特別研究東方的聖書，因之他很熟悉於宗教和哲學的理論，有一時且曾做過一羣接神學者的青年們的領導者。

一八九七年他得了夏芝的推薦，被好萊斯潑倫開脫請去做新設立的愛爾蘭農村社會的組織者。他做這工作非常努力好幾年他致力於建設合作社會訓練一班農村的羣衆，研究愛爾蘭農村所需要的經濟學，一九〇四年編輯「社會的公共機關」愛爾蘭的甲地」他任主筆。直至一九一三年改至「愛爾蘭政治家」雜誌中任事，結婚以後，他改變了往年的哲學方面的興趣，仍舊研究起圖畫來，陳設了一間屋子，成為著作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的集合所，近幾年來他的聲譽是在風景畫和詩人方面了。

當他在畢姆綢緞局中當會計員的時候，A·E，已開始寫作，在一愛爾蘭接神學者」(The Irish Theosophist)和別個定期刊物上發表些散文與詩。他的第一卷書 *How World Songs by the Way* (1894) 和 *The Faith Bre he* (1897) 都是詩，但自後他也曾寫許多散文，特別是哲學論文，和關於愛爾蘭需要的經濟學討論，在他的散文著述中，最重
要者為愛爾蘭論文集，(一九一二)農村社會(一九一三)理想與夢想(一九一五)和疏解者 (The Interpreters 1932) 在一九〇一年出現他的散文劇 *Deirdre* 曾在愛爾蘭國家劇場表現過，近來出版的詩集是 *The Poems of Thomas* (一九二五)

他的思想和詩風都帶些諷神論的神秘主義，可是他的神秘主義又和夏芝不同，他的幻象在他乃是真實的，並不是想像的圖畫用來象徵一個意思的。他的詩把進入神靈生活的直接耽溺的情調表白出來，他愛的是微光的邊境，常把平凡的東西照在無限的光明中，而文筆又具有浪漫纖靡的氣息，確是塞爾底人氣質的表現，他在文壇的令譽，和夏芝是有不相上下之勢。

最後談到辛格 (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1899)

愛爾蘭的民族詩人

他是一個從愛爾蘭農民羣中生長起來的人，于農民生活有着實踐的體驗，從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九年之間，他寫着幾部偉大的作品，其中格倫的影裏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 海上的騎者 *Riders to the Sea* 西方嬉戲兒童 *The Play Boy of the Western World* 聖人們的井 *The Well of the Saints* 都是引用了愛爾蘭農民的真實的口語而把牠變成了罕見的詩的性質的媒介物，他的劇本雖然都是用散文寫的，而仍舊是充溢着濃郁的詩意，因他的描寫愛爾蘭農民生活的方法，有人稱他為一個寫實主義者，但他乃是那些對於現實比之寫實主義更有興趣的稀有作家之一。

英愛問題到現在，還存留為歐洲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政治上流過幾度的血，經過幾次的戰爭，直到最近凡勒拉要求實現愛爾蘭的獨立共和，建立為愛爾蘭共和國，還沒有得到英國方面的容許，前途依然是在迷茫了中；然而愛爾蘭在文藝卻是獲得了他應有的獨立的地位，民族文藝復興運動炳耀于文學史上占極光榮的一頁，愛爾蘭文學卓然屹立于世界文壇，愛爾蘭民族的特性得因而為世人所了解這種偉大的力量，該是誰的成就呢？

愛爾蘭民族運動在政治方面曾寫過「英愛問題與凡勒拉」一文載時代公論第九十四號可參閱。

赤道線

(續)

黑嬰

(九)

從早上六點一直工作着；到晚上六點才得回家；太陽沒有出來，煮好飯，放在一個籃裏携到工作的地方來。十二點敲了，工頭命令他們停止工作時，她才得坐在一株大樹下面來果腹。

白英有空的時候，她就找任娘。這小姑娘忘不了任娘，也忘不了她的哥哥！她要任娘去打聽哥哥的消息，說妹子念着他；可是任娘的回話總是給她大大的失望。

(哥哥不知道那兒去了！)

於是她恨着，埋怨哥哥的無情。要走也得通知妹子一聲。難道賣了妹子，拿到錢，便不管年輕的妹子了麼？

哥哥扭碎了她的心，眼淚又一顆一顆地落下來了。任娘安慰她，說哥哥並不會忘記她。任娘又和她說起別的事情，新奇而又有力量；白英不十分明白，帶着懷疑地聽入了耳。

工頭兇兇地管着工人，白英一次看見他用一條皮鞭打到一個赤膊的人的背上去。一條紫色的血痕現了出來，她不敢再看下去了！這十二分慘酷的，非人的刑罰！

只這一次，她就深深恨着那工頭。一個碩大的，臉上呈着吃人的光的人；什麼時候才給你報復呀？(白英想。你們應該反抗呀！)

任娘！當那工頭打到他的身上去的時候，他是牛馬一般馴服，不會反抗呀！可惱的牛馬一般的人呵！

白英把這事情告訴任娘。她是希望任娘認識工頭兒的殘酷的。

——工頭是靠了主人的勢而做出來的。這是一條畜生！

——對，簡直是畜生！

白英罵着。

——白英！貧苦的人到底是免不了這些慘刑的。這不
是可以哀求或別種軟弱的法子能夠叫他們做的。全賴貧苦的人本身起來奮鬥呀！

——這兒做工的，工廠裏的，拉車_之的，……都是貧苦的人們。我也是，任娘，對不對？

——對了。你又明白了一件事吧？

小姑娘似乎得意地笑着點了點頭。

——我們聯在一起，力量是很大的，不怕一切，死也不怕，爲了我們的幸福。

——如果去打那工頭一般人，我死也甘願啦！

——好一個勇敢的姑娘！

任娘用手拍着她的背。

××公園給烈日猛烈的晒着。西南風吹到樹上，枝葉

皆不住地搖動。赤道上的花木是沒有什麼變動的，長年生
長着，不會有凋零的時候。花兒開了，紅的，黃的，白
的，隨處皆是。在水塘裏，綠色的浮萍鋪在水面上，一對
對的鴨兒游來游去，衝散了聚攏着的浮萍；不過，不一刻
又聚合起來了。園的東邊，種着許多赤道上特有的產物，
榴槿；芒菓；紅毛丹；……再從東走向西邊來，中間有一
條流水淙淙的小溪；一條小木橋給人通過去。溪水充分的
澄清，可以透見水底的石子；有時也有魚兒游過。南邊有
幾個靠池的小亭，桌椅都方便，是給人坐下來清談的。

一點鐘剛剛敲過，梁宗武進了園。他一直走向白蘭花
開着的那兒去；雪的影子還沒有。他就在白蘭花下的一張
長椅上坐下。

遊人並不多，這時刻大家皆不出門，聰明的中年人老
早料到了的。約一個有夫之婦到公園裏來是少總得顧慮
一下旁人的，所以時間恰在人不多的下午。

眼巴巴地望人兒來；這時節的心是如何焦灼喲！

手執着司的克，無聊地在草地上劃來劃去。時間就在這無聊的舉動中過了半個鐘頭，被等的人還不見來！他想到四面去走一趟，又怕一走開她就來，會不到自己而返身回去那才真不湊巧！他的汗從額上一直滾下來，太陽光從樹葉的縫隙中射下，這熱氣實在有些難耐。他在褲袋裏抽出一條淺紅的手巾兒；下意識地他覺到這是今天特地約她來這兒，送還給她的。他愛惜地不朝多汗的額上拭，送到鼻孔邊去用力嗅了一會，還是那樣的清香呢。

想着關於自己與這女人的相識，想着現在；又想到就要來到的相會。再後是兩個人的將來！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有時搖搖頭，有時喃喃地不知道說了什麼話。

從他面前走過的人都覺得奇怪，朝這中年人望。——至於中年人，他並未覺到似地。

又挨過了半個鐘頭，被約的人來啦。

——等得不耐煩了吧？！

她笑着對他說。

中年人忙站起來，讓女人坐。一面就急急地說道：

——沒有什麼！等可等了一個鐘頭，嘿，可是並不

苦……

說得太絮亂了，竟不知道怎樣說完這句話。

女人把傘兒放到椅的中間；揩了揩汗，又打開皮篋子，朝鏡子照了一照。他沒有坐下來，祇把她端詳了一番。

應該說今天的雪更艷麗了。中年人找不出一點缺點，無論是臉，是身體，都美！

——坐下來啲，儘看着人幹什麼？

她說後，中年人才收起他的不轉動的視線；笑着臉孔在傘子隔着的左邊坐下。

女人仰頭朝一片藍色的天空望望。說：

——天熱得很呢，久不下雨了囉！

——是的，這兒永遠不會清涼。

男人的聲音並不清楚，聽來是嘶啞的。

——那麼什麼地方才會清涼？

——清涼的地方多着呢。近的可以說是蘇門答拉島的馬達山，據說山上是有着很好的天氣的。

——你想去麼？

——不。……一個人去有什麼意思呢？

女人是比他更聰明的；他說得出，她那兒會聽不明白？她也故意說：

——我伴你去好不好？

——你也去？真的麼，雪？

一種說不出的歡喜潮一般湧在心頭，面也紅了，興奮地對她問。

——你敢和我去麼？

如同早已想好了似的，女人迅速地又接上來說。

——雪！假如你，你願意，我們是可以一同去那兒的。你知道嗎？我替何白堂擬了一幅花園圖案，他謝我一千元哩！

——那麼你應當請我吃大菜才對呀？

——這當然可以做到的。雪！

——現在就去？

——好，去吧！

一同走出公園，中年人就喊來兩部人力車。

——喂，××大飯店！

車兒就拉向北走。

任娘終於得到作新一封信，那是寫給她，也給她的妹子的。

信裏告訴妹子：哥哥已決定離開這兒了；到不遠的×地走一回。信裏沒有說到走的原因，祇簡單地說了幾句話。末後就告妹子：莫忘了哥哥，哥哥去了之後希望她更自愛，自己建造自己的將來。……

(十)

——任娘你說吧，我哥哥走到那兒去幹什麼呀？

妹子讀了這封信之後，總是想不出哥哥爲什麼要走？

即走的當兒也不來看一回妹子。

——當然是那兒有事情做囉。

——只要這樣我就安心了。

——安心吧，白英！人生是不能永遠不散的：你現在

在這裏，說不定不久之後又要和你的主人分別呢。

——任娘；我真希望可以和這家人分別阿！這種生活

太無味！

不多見到愁苦的小姑娘的臉，這一次滿是悲哀。任娘握着她的細小的手，輕柔地道：

——你等着吧，白英！

於是白英等着。這期待說起來又是如何的渺茫呵！究竟等着，等着到什麼時候？

任娘工作着，五十個工人也工作着。工頭兒老是在工人身上發氣。二小姐站在窗前看見花園一日一日地成功了；沒有蔓草在四週叢生，沒有泥塊在地上堆着。池塘已開好了幾尺深，小山也堆得比人頭高了。地上的草兒已開始生長，樹木也種下了不少。她是那麼地熱心地期待着花園的成功。

梁宗武常常來。他說是要看看自己設計的成绩；其實是想多和寶珠小姐接近。小姐未向他表示過討厭，也不給他什麼大希望；談的話多半關於花園的事。

人到了中年，對於女人是特別會獻殷勤的。他會很圓滑地和寶珠小姐說話，雖然無意中好幾次露出窘狀。他更用金錢買服了雪的心，那天在×飯店的一幕他的腦海中尚留下新鮮的記憶。

雪在她的面前不隱瞞的說了一大堆不滿意丈夫的話：這該夠使他歡喜！她瘋狂地，浪盪地飲了一瓶葡萄酒，醉倒在他的懷裏。中年人笑了，心花開放地享有了她的身體。

她勝利了！往日的失望自那一次起便煙消雲散。他自信有壓服女人的魔力，也許以前過於老實吧。因此，他對二小姐也發了許多夢想；這夢想却非雪所曉得的。

——那池塘應當開深一點，還得再深三尺！

工人們是筋疲力盡了，他們看着這中年人。再深三尺，是的，設計者可以說，而設計者卻不能把泥土掘起來。

他並不明白自己苦心的設計，將來造成的花園，也不是屬與自己的。他只知忠忠實實地替何伯堂做，他得了主人一千元，他必得給主人滿意。

一連四五夜太太是打牌到天亮的，這晚上因為客人不來，杏心鬆了一口氣，像監牢裏放出來一般，她自由了。

——要死啦，天天晚上到天亮！太太們日裏可以睡覺，我却不能！你們才快活啦，菊花！你看你胖得肥猪一

樣。

總是好說話，菊花已經打算睡了，杏心又來和他說話，她是常常這個樣子的。

——不早了呢！你不是幾天沒得好睡了麼？怎麼現在不好好好地補回去？

菊花在床上懶懶地回答她。

杏心覺得沒趣，轉向坐在床上想事情的白英嘮叨起來了：

——白英！天天看你想事情，到底想些什麼呀？二小姐和那位姓什麼的人真要好啦！

——管她呢！

白英也提不起精神來說話；她惦念着走去了的哥哥。

——我說，二小姐該出嫁了啦！年紀這麼大了，還守在家裏做什麼？老爺也太愛女兒了，造花園不是她說的麼？

——二小姐不容易嫁出去的呢。自家是有錢人的女兒，找個女婿也得門當戶對啊！

菊花忍不住緘默，插進來說了一句。

——那姓梁的可以吧？

杏心的話。

菊花說：

——那裏話！那什麼建築師簡直枉想呀！你看二小姐也會愛這樣的人麼？又不漂亮，又不年青；再說，又不是富家子弟。二小姐怎麼愛他呢？

——但是，菊花！你看啦，二小姐和他多好！說不定哩，不要太硬斷！

——我和你打賭，杏心！

菊花並不示弱，從床上爬下來，有勁的說

這當兒，白英說了：

——你們靜些兒好麼？爲什麼去管這些於自己毫不相干的閑事？

——閑事？你說，什麼才是與自己有相干的正事？

杏心行近白英的旁邊來，坐在她的床上。多硬的床板，沒有什麼，祇蓋一塊白布。

——杏心！你想想你自己的地位，想想你的將來吧。像這種生活，你也不會感到不滿意麼？

——是的，白英！我常常說太太天天晚上要我陪她們打牌，睡覺也不許，打盹又得挨罵；我太受不了了。

——人類中有婢女，這是極不平等的一回事。就說二小姐吧，難道她沒有手脚麼。但是，一雙鞋也得我來拿到她脚下洗臉水也要我替她倒。這種人一句話說了她：是廢物！祇因為她們有錢，可以買到我們來代勞一切，我們身體賣了還不算，連靈魂也賣掉啦。我們是被壓迫者嚟，杏心！菊花！你們明白麼？

——對的，主人無日不壓迫我們做事。

菊花說。

——所以，我說我們必須要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們的地位是被主人所壓迫的地位呀！主人和我們是兩個階級的人；這是說：主人在上，我們在下。主人吃鮮肉，我們吃的是骨頭！為什麼同是人而有這現象呢？我却說不清楚了。總之，第一我們得記好主人和自己相隔得多遙遠！

——白英你真會說呀！從什麼地方學來的啦？

杏心興奮的問。

白英笑了笑。

——主人並不把婢女當人看，不是麼？洋狗兒吃的東西，隨便也比我們好，而且多。我們連洋狗兒也不如呀！

菊花接着白英的話說：

——洋狗睡的地方也比我好。白英！我記得有一次，太太的房間裏的錢不見了，她就叫我和杏心去問。我們說不曉得，但她說一定是我們兩人中有一人偷的。我不承認，杏心也不承認；她便把我們兩個人都用皮鞭抽着要我們認。天！我發咒我不會偷過東西；我永久也忘不了太太的冤枉打人！

——我那一次，皮都被打破了呢，血流出來啦！

杏心說。他的眼瞪起來，表示她的懷恨。

白英就告訴她們，做婢女的人應當自己覺悟。連肥胖的菊花也坐在她的床上了，她們說得很投合，自白英進來後，這一次才和她們作有意義的談話。

夜漸漸地深了，暗淡的燈光照着三個婢女疲倦的臉。她們知道是該睡覺的時候了，明天有工作，起床又是天發亮的時候。

——睡吧，不早了喇！

白英說。

三個人於是分頭去睡。

(十一)

在勞碌的工作中，白英，任娘，……她們不會留意到日子悄悄地溜了去。同樣，麻雀聲中，太太的髮又白了好幾根。何伯堂的工廠還是那麼興旺，在這速度的進展中，他也不介意自己是離墳墓一天近似一天。

白英現在是不長不短，十足的一個少女了。

——白英！你長大了呢。

一天，她送上二小姐的衣服來；也許是二小姐今天遇到開心的事，溫和地和她談起話來。

白英似乎羞澀地站在一邊，不說什麼。

——去照照鏡子看，我不說謊囉！

二小姐牽她到衣櫥外的長鏡子前站定了。

——差不多有我一樣高了呢。

真的，白英的頭及得到二小姐的耳了。她在那兒，瞧了瞧鏡中的自己，又瞧了瞧旁邊的主人；她想：我和她相

差得多遠囉！

二小姐忽然打開了櫥門，翻出了幾件舊衣裳；放到白英的手上。

——你拿去吧，給你穿。

白英感謝了她一聲，就拿着衣裳走出去了。

但剛下到地下，老爺從大門口進來。他命她叫二小姐下來。

——爸爸！

女兒叫。

——寶！我告訴一個消息，你的哥哥從德國打了個電報來，說他得了碩士學位，快要回來啦。

——噢，哥哥得了碩士！

——碩士！我的兒子終於成名了。寶，你呢，你怎樣？

爸爸笑咪咪地等着她的回答。

——我嗎？你去年爲什麼把我帶回來？我又不是不肯讀書，是你們不給我讀。爸！我去歐洲，好不好？

母親也來了。她說：

——女兒家也飄洋過海去歐羅巴？好大胆呀！我們的兒子成名了，就夠光榮了，女兒到底是別人的。

——對囉，女兒到底是別人的，所以才會騙我回來！

算了，你們不給我去就算了！不過，你們不該看輕我呀！

女兒氣得要哭了；一翻身便奔向樓上去了。

何伯堂怨了太太一些話，說不該說這些話傷了女兒的心。

——你總是幫着女兒來欺負我。

太太抽出手巾來揩了揩無淚的眼，樣子就像要哭。

但何伯堂立即走開了。他不安慰她，也不再說什麼。

一個人就走向外面來。花園已經快要完成了，據工頭兒說，至多再半個月吧。

池塘已經掘成功了，水也有了不少；小山也堆起來了，上面且建了一座小亭子。草已青青地鋪在地上，彎曲的小徑也鋪上了石子。……

建築師又走了來。

——快成功了呢，真快！

他和何伯堂談話。

——你看好不好？

——不差。私家花園大體如是。

何伯堂不和他談到花園；話又轉到兒子得碩士學位的事了。

——恭喜！恭喜！

聽了後中年人很靈巧地道了兩聲喜。

何伯堂笑。

——是工科碩士吧？

——是化學。

——真好，對於貴廠當可貢獻不少新事業。

——我就要他回來在廠裏做事情。

說到這裏，中年人才記起來的使命。他就問：

——小姐在家吧？

——在的；但是她今天不很舒服。

——哦。……

中年人的背上淋一盆冷水；他告別走了。

在人力車上，他想：是不是何伯堂故意不給他和女兒

親近呢？

任娘的孩子也長大了。他現在一瞧見媽媽就會打開口來「媽，媽，」地叫。

然而，任娘却瘦了。

天未亮，起來燒飯。五點多就得出去工作；一直到晚上六點多才得回來的時候，孩子哭着要奶吃。自己又要燒飯；幸而有能夠分勞的丈夫，晚上常常是他燒飯。孩子睡了，她帶着無限的疲勞洗碗筷，有的時候還要在弱小的油燈下補破了的衣衫。一倒在床上很快地就呼呼睡了去。

工人區裏最近常常有人來，他們說是爲工人的幸福而努力的。任娘想聽他們的話，但沒有閑暇；在失業時，天天可以聽。現在怎麼能够呢？

——「福！你去聽一聽吧。」

晚上，吃過飯；她便叫丈夫去。

——「你聽了回來告訴我。」

丈夫便去了。

兩個鐘頭之後他轉來。……任娘已把事情做完了；有

時一面補衣裳，一面聽丈夫的話。

丈夫坐在她的對面，告訴她：那說話的人，是一個女的。看來該是一個學生吧。她說得一口流利的話。他接着就把這女學生說的話說給妻子聽；他記得清楚，沒有什麼遺漏。妻子滿意的笑了。

疲倦帶了他們去睡覺。

日子帶給紀林新的煩惱。他發覺妻子是離自己漸漸地遠了！……這奇特的變囑！

雪很常出去。有時忍不住盤問她一句，她便擺起面孔責備他頭腦不得太過迂腐，女人嫁丈夫就失了自由麼？

而雪是無日不修飾得花技招展地出去。新的艷裝日見增多，她那兒去拿這一筆錢來做這些；他愈懷疑愈得不到答案，他就更其煩悶。

因爲他每天都得到公司裏去，所以監視妻的行動的機會很少。他忍着氣，去常常可憐地溫和地對待她，希望這已經變了的女人可以重新熱戀他。但是，事實上的顯示，這是無能爲力的。他愈對她好，她愈看輕他。而且傲慢地

以為她一走，他將永久得不到女人的愛。

——我是如何的痛苦呢，雪！我實在不敢回想到我們的往事！你呢？你會不會念及我們往日的恩愛？

他顫着聲調說。

——往日我們相愛，今日我們就不可以相恨麼？

——雪！你說這話，太忍心了。

——忍心？未必吧！

她笑着。

這是多麼使他痛苦的事！他始終不明白她爲了什麼變心？他想得無法時，也會決定向她宣告：

——算了，我們痛快的分手吧！你這淫賤的女人，我不要你，你走吧，我們不必再念以來的恩愛！

事實上，他戀着這女啦。拼命地捉住她，他知道，這話一出，她馬上就走！

對於姓梁的中年人，雪獻給了他一切。她希望可以實現兩個人一同走到蘇門答臘島馬達山上去；他不是說過麼，那兒的天氣好清涼。她願和他一起到那兒去度甜蜜的生活。

紀林低首下心的糾纏使她厭惡她避開他；想辦法永遠不再見這一個男子。可憐的紀林，她是決心丟棄他了：

(十一)

化學碩士何國川回來了。

爸爸和妹子在碼頭上候着。一條宏大的德國郵船緩緩地駛進海口來。無限的欣喜在父親的心坎裏頭，他幾乎回復了童年的境域，朝那嗚嗚地吹了兩次汽笛的郵船跳了起來。二小姐也眼巴巴地盼望握一握哥哥的手，聽他敘述歐羅巴的見聞。現在的哥哥是不同了囉，一個化學碩士！

何國川是幸運的。當他一生下來的時候，爸爸還是貧窮的爸爸。自從他四歲那年，妹子生下來之後，他們是漸漸地富有。如今，何國川可以花好幾千馬克到德國去，戴了一頂碩士的銜頭回來。

碩士的面孔和爸爸很相像；長臉，細眼薄薄的嘴唇，大耳朵。他留着一頭梳得光滑的髮，佛蘭絨的西裝；烏皮的鞋；手持着「司的克」。他此刻站在艙面向別了兩年的幾乎可以說是家鄉眺望。

一切皆如昔日！——高聳的海邊的洋房，屋頂上飄揚着大不列顛帝國旗；也有美利堅合衆國的旗；也有太陽旗。在另一邊，三四丈長的烟囪在工廠上面突起，噴着煤煙，在空中繚繞。前後左右皆是輪船，載着人來又載着人去；運了許多商品進口，一批批地又運到外頭去。船近岸了，他又瞧見人的羣在海傍的街道上湧；車的羣在迅速的來往。

在碼頭上，他又看見一羣候客的人揚起手巾兒表示歡迎。他細心地在一羣金色頭髮，白種人中找到兩個中國人。他知道，那必然地是父親了。

他也揚起了手巾兒。

——爸！你看，哥哥在那邊。

女兒的手指到船尾的艙面上去。可惜爸爸的眼睛不比年青時了，他看不見。再加上眼鏡，也只看見那邊有好幾個黑影。

爸爸着急地想見到兒子，盡可能地向船尾瞧。……

哦，近了，船在他的眼裏大起來，而人也漸漸地清楚了。

——國川！國川！你回來了！

他到底瞧到碩士，他的國川啦。爸爸的心猛烈地跳，小孩子似的叫起來。

船上的兒子揚起白的手巾兒。女兒也揭着。

「砰」地一聲，船下了錠。

女兒領了爸爸上船去。他們走向何國川這方面來。

——爸！你來等我麼？

兒子出聲了。這聲音還是兩年前的聲音；爸爸抱了他

一下。

——妹妹也來了。哦，你大了好多。

哥哥和她握手。他又問：

——媽媽呢？

——在家。我們下船吧，有事要家裏才可以說得清楚。

楚。

二小姐說。

何國川過去照料了行李之後，便和爸爸妹子一同下船。再在碼頭上停留了一刻，行李起到汽車上去了，他們也上了車。

在車上，爸爸不停地和兒子談話。兒子對於這懇勸的

爸爸，感激而榮寵地給了他滿意的回答。二小姐微微地笑着，她看看爸爸又看看哥哥，她不想打斷這父兄子的談話，祇聽着，笑着。

到家門，何國川覺得有些異樣了。他把頭轉向兩邊望。家是比较兩年前完美得多了。

車一停，他就下車。

——媽！

他走向大門邊站着的母親那邊去。

兒呀！你平安歸來了。媽是如何歡喜喲，兒！進裏來罷。

三個婢女都忙碌了起來，倒洗臉水，沖茶，預備吃飯。……

吃飯之後，一家人在客廳裏談天。

——我們造了一座小花園呢，哥哥！

妹妹首先說。

——剛才汽車駛進來的時候就覺得不很相同；原來是變作花園了。真的，爸爸和媽媽都不見老，妹妹却大了不少；而我自己，恐怕老了些吧？

說後，兒子喝了一杯茶。

——這也不見得。而且，你的學問却進步得很呀！母親開始對兒子稱贊了。

兒子笑着說：

——媽很歡喜吧？

——兒子得了碩士，自然歡喜囉？爸，媽，是不是。女兒說後笑得很天真。

白英經過客廳，何伯堂叫住她：

——把少爺的房子打掃了沒有？

——打掃過了。

——叫老僕人把少爺的行李搬上去。

白英臨走時，偷偷地看了那歐洲回來的碩士一眼；恰巧碩士的小眼睛也對着她，她忙走開去。

——歐羅巴怎樣？說一點給我們聽聽吧。

爸爸眯着眼睛，對兒子說。

——歐羅巴麼？什麼也比這裏進步。第一，你去到那裏就感覺得交通是多末方便。車兒不單地面上走，地洞裏也四通八達。第二，是人的文明；以前不是常常聽人說歐

歐洲人的文明麼？去到之後你便曉得這是不錯的。歐洲人真是文明！無論男女，老少；訪朋友，全桌吃飯，都很有禮節。第三，是遊玩的地方多；讀書讀得倦了，便可以到公園，或游泳池，以及其他地方去玩。此外，歐洲地方非常清潔，街道廣闊；至於幾十層的洋樓，也見得到，歐洲的事多着呢，慢慢兒才說罷。

一口氣說完了這些，兒子又喝了一口茶。爸爸和妹妹都聽得入耳，祇是母親沒有多大興趣。

妹妹說：

——我說我也該到歐洲去走一回的；這樣的地方不去真可以說辜負了一生。

——又來說這些話了。寶！你記好，你是女兒家呀！

——媽！你的腦袋裝滿了舊思想，女兒家就不可以到歐羅巴去麼？男子和女子有什麼分別？

——不要說了。我們談別的事吧。

爸爸插入來分開了母女的不協調。哥哥很有興趣地聽着妹妹強有力的說話。哥哥在爸爸說了之後，也說：

——在我，是主張妹妹可以去的；如果她有志氣的

話。

媽正想再說，但給丈夫先說了：

——國川！我還是要和你談有用的話。你現在是化學碩士了，你出力一點替我們廠裏做事吧。

——這是沒有問題的。爸！花了好多的錢到歐洲去，回來一些兒貢獻也沒有，不是對不住人，且對不住自己麼？

這話，爸爸聽來多歡欣！兒子的確是好兒子呵！

——我的年紀也老了。國川！如果你接得下去，不用依別人，這多好！

——是的，年老的爸應得在家休息才對。

——國川！我回想到如何從中國出來，又如何成家立業；真有無限的感慨！現在，我老了，什麼都給了你，你好好地發展下去吧，好兒子！

爸爸這些話是有着濃厚的情感的成分的。聽話的三個

人皆默然了。

這沈默，經過了十分鐘；又是爸爸打破它，但說：

日起工人才沒來。

兒子點了點頭。

於是大家走向花園中來。

——再過半個日是我的五十一歲的生日，我想那個時

候來熱鬧一日；花園也可以開放一天，給人們來玩玩。

爸爸一面走，一面說。

(十三)

五十個工人，費了三個多月的力，替何伯堂造成了一

座花園。現在，花園裏一切都佈置得完善啦，再也不需要

工人了，於是五十個工人又再次失業。

工人們又祇好到各工廠門口去低徊，去挨守門房的苛

斥。

××工廠門口，天天還是擠滿了人。黃瘦的面上，告

訴人說他們是受着飢寒交迫的人。有的是失了家的流浪

漢，沒有父母，沒有妻兒！他們唯一的願望是可以找到一

碗飯吃，有地方可以賣他們的勞力。

何國川回來的第二天，他就和父親一同進廠。簇新的

汽車在候工作的人的身邊馳過，一直往廠裏駛去。

這兒就有人談着：

——廠主的兒子從歐羅巴回來了哩。

——是的，剛才那個年青的就是。

——像他就有福氣哪！命真好！

——不要徒然羨慕人家吧！我們做工就比不上他麼？

很多有錢人的子弟，吃飽了飯不做事，懶虫一樣，這也值

得羨慕麼？

——是的，有錢人都不是好東西！

——喂，你說歐羅巴是怎麼樣子的？

——我那兒曉得？！

——橫堅也不過是一塊有人，有屋，有樹木的地方

吧；有什麼希罕？

——……

談着，懷疑着，羨慕着，……這無事的一羣人中嘈雜

起來。

那粗魯的看門者又張開他濶大的口罵人了：

——喂！豬彘！靜些兒呀！

但是沒有人睬他。

——不許在這兒說話，曉得不曉得？！

他看見人們不怕他，像失了威風似的更進一步地大聲叫着。一面舉起他那支棒兒，做出要打人的姿勢。

暫時人們停了下來，皆用憤恨的眼光和他相對。

廠主領了兒子進辦公室，替他介紹了主要的辦事人。

之後，又領他到私人的室內來，這是何伯堂天天來的地方。

——國川！坐下這椅子上來吧，讓我看你像不像樣

兒？

爸爸叫他坐下那他自己的位子。兒子笑了笑坐下來。

椅子可以自由旋轉，前面是一張大桌子，上面有電話機，零碎的文件……後面是一個鐵櫃。左面有客人坐的椅子，和一張茶桌。幾千萬的資本皆操在這一間房子裏，何國川現在坐下來了。

——像不像樣？

他問爸爸。

——還不差。國川！以後你就坐坐在這兒了呢，開心

不？

——唔。……

何國川也決定努力發展這事業；他一夜都不曾睡，但想到自家已經快要變作幾千萬資本的工廠的主人，幾百工人的主人了，他感覺得特別的興奮。

爸爸開了那鐵櫃，抽出了許多重要文件，一項一項地交給兒子。他細心地說明着，原料怎樣買來，錢又怎樣付法。他又說到貨的賣出，和工人的處置等等。末後，他鼓勵兒子盡力，他自然也出力幫助的。

兒子端詳着這些單據；留心着爸爸的話。以後，爸爸教他文件如何保守秘密；他把匙鎖也交給了兒子。

——我領你去看看各部。

爸爸又領他去看機器，工人，貨品，原料……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太太命白英服侍二小姐和少爺兩個人。白英便忙碌起來了，一日裏不很有空閒。

少爺和二小姐一樣，也沒有什麼壞處也不見得好。

任娘不來了，她失了一個良友，非常的不慣。為什麼

要任娘的力來用的時候就准許她天天來，而現在却拒絕她呢？

家裏是多了一個人，一個歐洲回來的碩士。這碩士常常會張開那薄薄的嘴唇，滔滔不絕地對人申述歐洲的一切。

吃飯的時候，照例又是白英在旁；她天天聽這新回來的人說他的生活，說歐羅巴的人情風俗。在他的心目中的白種人真是了不起！

他還說。中國人太不中用了；不，是大多數的中國人太落後了。這在他碩士的眼光看來就是國弱的原因。言下似乎是說：救這垂危的中國，全靠他們這些受過歐羅巴教育的人。

爸爸點着頭；妹子笑。只有媽聽不懂；趕忙提出別樣話來說。

她說何伯堂的生日將到了，要怎樣來鋪張。她希望這次的生日做得熱鬧一些；因為丈夫數十年的奮鬥，積許多勞苦，才有今日。她想到，自己嫁給何伯堂的時候還是那麼貧苦；丈夫的過去，從貧苦的深淵爬安樂的山頂，這裏

面，是有很多值得紀念的事情的。

何伯堂的腦海裏也立即重映着以往的一切；他把最後的一口飯吞到肚子裏去，喝完一口茶，臉也不洗就獨個兒走到花園裏來。他在張鐵長椅上坐下，看看天，又看看水；再翻過頭去看看那新洋樓。想到自己此刻是在花園中享盡清福，想到少年時代經過無數艱險；真如妻說的，從深淵裏爬到高山上。

兒子吃過飯後，就打算進廠去了。汽車一直在花園的大路上駛出去，父親口裏喃喃地說：

——兒子！你才快活哪，二十多歲就坐汽車。爸爸像你這年紀，還是窮光蛋，到處受人冷眼。

汽車看不見了，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氣。

無意地摸摸頭髮，摸摸下巴，他下意識地覺得自己已經是老年人了。五十一年生命過得多麼長久；又過得多麼快！人老了，髮慢慢兒稀少了，兒女就日加一日的長成起來。爲了自己的慾望，他着實祈求可以活到一百歲，或許更長。有限的生命不能享受無限的清福，這是何伯堂的悲哀！

兒子却是青年時期，他抱着大希望到歐洲去，抱着更大的希望回來。他自信不會對不住父親；在歐洲，他好好地用功，他沒有過一點差錯！同伴們的狂浪，拿錢來享樂而丟開正當的事不幹；他看得很多了。可是，極力地抑制着自己，念着父親的諄諄教訓，善良忠孝的兒子終於得到碩士歸來了。

見到父親，領略了更深的父子的恩愛，明白了父親的期望，兒子更堅心地繼着父親努力。

他計劃，怎樣可以發展這事業？他自忖，必須好好地幹下去，他要顯示自己的才能，他要給父親看看兒子是怎樣的一個兒子！

汽車載了他向工廠飛奔，二十分鐘之後他坐在那辦事室裏的旋轉椅上了。

剛坐下，電話機的鈴便響。

誰？

他開始和對方談話。

——國川麼？我是……

——哦，知道了，是爸爸。

——對啦！國川！怎麼樣？在那兒慣不慣？要不要爸爸來幫助你，

——不，爸爸——你在家好好地休息；一切我都知道，不用憂慮。

——工人在工作吧？

——是。機器也在叫。

——好好地管理着呵，那麼大的一個工廠，我怕你年青力小！

——放心，爸爸！還有什麼事嗎？

——沒有了。……喂，國川：等一會兒。鐵櫃會不會開？

——會的。還有什麼呢？

——沒有，……沒有……哦，完了。……喂，國川！下午早些兒回來吃晚飯呀！

——好的。再會，爸爸！

那邊也說了聲兒再會，就停止了談話。
兒子心想：

——爸爸多麼關心着我啊！

(十四)

××工廠的主人的生日到來了。工人們這一天得到息工；可是每人花了五角錢。

前兩天，工頭兒便對工人們宣佈：我們的主人的五十大生日到了，工人們應當送他一點禮物。工頭兒的意思是每人出一塊錢，合起來買一件賀禮送去；他說這是應分的，誰也不能推辭。

可是，許多工人反對：

——一塊錢，我們應該費多少汗血才掙得到這數目呀！不行！我們反對！

——反對？好個寡情的傢伙！廠主收容你們，給你們飯吃，難道他有喜事的時候，你們也記不起他來麼？

——他給我們飯吃？我們不是拿氣力去換的麼！爲什麼？廠門外的人他不給他們飯吃？

工頭兒的臉紅了，發出洪亮的聲音叫道：

——不許再胡說！賀禮如果不出，那麼你們也得到門

外去！誰管你有沒有飯吃？

但是，另外又來一個工頭兒；他笑着那副三角臉。向大家說：

——照情理，廠主有喜事，大家都應當要有個表示。不過，每人一塊錢，工友們必定覺得不容易掙出。現在這麼辦吧，……每人五角，由廠方先代出去，到發工錢時，每人扣去這數目；好不好？

話是說得非常圓滑的，臉兒又那麼會笑；自然不會引起什麼反對了。就這樣通過，每人五角，合起來送禮。

後來聽說是買了一個大鏡，掛在客堂上的就是。

——我們幾百個工人的錢，只買了這一個大鏡麼？我不解！

有人懷疑的說。

——這鏡，頂多也不過一百元；豈有此理，又是工頭兒做古怪！

——是的，那鬼靈精怪王工頭，又括了一筆錢呀！而且又捧到了廠主的大腿，好乖巧哇，我們非賞問他不可。

——對了，如果他回答不來，我們給他一拳頭，看他

曉得不曉得我們的利害！

——打那狗，何伯堂的狗！

——凡欺騙工人的狗都得警誡他，我們合起來，不放

鬆！

——我們什麼也不怕！

——一羣人大聲喊起來了。

何伯堂的生日。

下午三點鐘起，客人陸續地來了。外門口有四名警察，和幾個招待員。客人的汽車一來，他們就趕快跑過去，一個個什麼銀行長，洋行經理，當地官員……什麼夫人，什麼小姐，……都給引到大客廳裏。

大客廳裏的陳設，很華麗。壽帳，鏡屏，喜聯，……

一切中國所有的禮儀都在這兒出現。

何伯堂穿着燕呢禮服，漆光皮鞋，白手套；笑吟吟地走過來和這個客人握手，又和那個客人談話。他今天的心境是如何的快活呢，這是光榮的一天嘞！

在客廳的一角，有五六個外國來賓。他又歡喜又心跳

地走前去和他們握手。他們的交談是馬來話，因為何伯堂不會講英語，而他們却能說一口流利的馬來話。

這外國來賓，是這兒的洋行，工廠的主要人；並有一個穿黃色服裝的，是當地政府的代表。

多光榮！政府也關照到何伯堂！他握到那代表的粗而多毛的手時，覺得一生的奮鬥不致完全白費的了。

洋樂在奏，客人們三四個人一起的分散了談話。

二小姐陪着她朋友，何國川和工廠主人們談着經濟的情形。

而門外，這當兒來了十多個工人；他們說是來參觀新建的花園的。

——停步！不許進！

警察制止着。

——什麼？今天的花園不是說開放麼？怎麼你不許我們進去？

——任娘的丈夫阿福說。

——不許就不許！主人有命令！

——主人的命令？這就怪事，怎麼報上却大說特說私

家花園今天開放一天，歡迎參觀！

另一個矮胖子說。

——工人是到處受人欺辱的；你看，爲什麼許多人都一個個地進去了呢？

阿福又說着。

大家的視線立即轉到一個個從容進出的人的身上來。是的，他們的進出並不受任何的阻礙；而工人、和幾個衣衫污爛的乞丐却被擯棄於門外！

誰一想也便用白衣衫穿得新一點，至少也整潔一點，擺出紳士的模樣兒，那直出直入就沒人阻。而這一羣人，身上穿着藍大布的衣服，半破了的帽子；誰不曉得他們是工廠裏出來的呢？工人不是人，他們看作狗也不如；狗走進去拾豬骨頭倒沒人罵，工人現在被斥退了。

——滾開點，路也給你們塞住了啦！走不走？

警察的槍頭就像要打過來的樣子，他們往後退。這真氣得他們冒起火來了，而有個年青的就喊打，但給捉住了手。警察瞪起惡眼珠，罵了幾聲；槍持在手裏，不說也曉得他靠了這東西才敢兇。

——好，我們走！

阿福說了，就招呼同伴們走開。

——有一天，非和這些畜生拚命不可！他們兇什麼呀？主子們稍爲給他們一點好處，就這樣，可惡！

——何伯堂也該死，我們五十個人和他造的花園，他却自己佔了去。這還不打緊，竟連讓我們看一回兒也不肯，這是什麼用心呀？難道我們手裏造好的東西，看一看的份兒都沒有了麼？

會用力替何伯堂開池塘，堆小山的一個高身的黑臉工人說。

——他要你的力，一天給你三角錢；他不要你的時候，瞧也不瞧你一眼！

……
一路十多個人嘈嚷一陣，大家皆很氣憤。但是何伯堂的家裏却正好滿堂歡喜。

花園裏這時來了很多的遊人；有的是來客，有的是專門來看看花園的。

二小姐因爲覺得廳裏悶熱，徵求了女友們的同意，走

到葡萄棚下去消磨時光。

葡萄還未結實，青色的葉子都能遮住向晚的日光。前面是池塘，有幾對小鴨子在遊玩。微微的風吹動着浮萍。

已經快要落山了，那夕陽，從身後照到二小姐的白底藍花的衣裳，襯托着一副清秀的臉兒，比面前的三四個人中任何一個都艷麗。

談的話是很散漫的，先說了些各人的生活，又互相調笑了一番，便轉到婦女問題上去。說到婦女問題大家都不發表意見；二小姐也不過把歐洲的有名的婦女拿來說了一回。之後，由一個人提起，又談到電影上去，這可合了大家的趣味。這個說那一個明星頂可愛；那一個又說某一片子真壞透了。說到一個明星，就問：

——你看過她主演的片子沒有？

回答自然不很一律，一個說沒有；兩個却說看得很多。另一個又問：

——×××看過沒有？最近才在這兒開映的，

又來一次回答，說有，又有的說沒有。接下去就批評這片子，主角，和導演。

再者一個人的提起，又牽連說到中國的名媛。她們談到這一個人時，大家皆以不同的目光來判定她的美醜；又論到她的人格。談到另一個時，也不外拿這個人的面貌先講；以後才說到她怎樣給一個男人，那男人也免不了她們說幾句好或壞的話。最後談到自己將如何選擇婚姻時，除了一個很坦白地申說了她的主張之外，誰也不肯說一句話。二小姐也被問到，但她臉紅紅地拒絕不肯說。

(十五)

周圍的光線慢慢兒弱了下來，看到遠處，就不如白日的清晰。暮色朦朧起來了，枝頭的鳥兒聚在巢裏喧叫；池塘裏不知那裏來了青蛙，二小姐首次聽到「喔，喔，」地哇鳴。太陽不見了，月亮却像輪盤似的升起，這時並不十分潔白而呈着金黃色。

花園的亭子裏，樹枝上，花棚上，……皆掛上了紅紅綠綠的燈籠；火光的色彩看來真美麗。

客廳裏，華燈初上；客人還是那麼多，那麼嘈雜。在客廳右面的一個走廊上，開了二枱麻雀；好打牌的太太正

高興地陪着客人，打得實在夠勁兒。

藍眼睛的外國人，被整個下午的中國氛圍所包着，苦悶而又有趣地，一面吃冰淇淋，一面看這一場異國情調。

忙碌的是主人；其次白英一般人也忙着茶水。老僕人忙着指示開夜飯的次序。建築師也充了招待，正和客人們交談着。

八點鐘，夜色完全罩到人間的時候，夜飯也吃完了。

最先是外國來賓的告辭。何伯堂站在大門口，一一握過了手，道聲兒“Good-bye!”——這句話主人倒說得來。

來賓許多因路遠或有事便走了。這兒留下的人就不十分多。歐羅巴回來的何國川提議舉行跳舞會，人們贊成；於是客廳裏起了悠揚的音樂。

梁宗武很迅速地就過來邀二小姐同舞。她不好意思拒絕，便允許他。

何伯堂坐在旁邊笑。但不會跳舞，當他年青的時期，聽也沒有聽過跳舞這兩個字。看見兒子抱着一位姑娘打轉；女兒的腰給梁建築師攬抱着；他的心裏突然起了一點感想。

兒子是應該結婚的了。但是，現在什麼自由，什麼戀愛，使做父親不敢開口說到這回事兒。女兒，其實也到了出嫁的時期，而她却說要往歐羅巴去；怎麼可以強要她出嫁呢？

以前自己所以比較遲一點討老婆，是爲了窮的緣故。而此刻富有了，兒子竟比自己更遲結婚；世界是何等不同了喲！

年老了的人，自然希望可以看見自己的兒子取個妻；生個孫兒來抱抱。但是，畢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有人叫聲兒「公公」呢？

再看那邊用勁地打牌的妻；她是如何的與自己不同！兒女從小她都太不關心，這是不論是國川，或是寶珠皆和她不甚親密的緣故。

音樂一陣一陣地在他的耳朵中震響，他實在不會領略這好處。讓年青人去享受吧，他走到妻的身邊看她的牌。

梁宗武懷抱中的二小姐，她對這中年人的酒後的氣息感到難受。好在音樂停止了，她忙避開他，走到女人的一羣中來。

——妹妹！我來給你介紹一個朋友。

何國川引來一個瘦長的青年。他的眉目之間，表現着吸人的美麗；頰上和女人一樣泛起淡淡的紅雲，下巴尖尖地，瞧不見一根鬚鬚。如果他的頭髮再留長一點，真十足的是一個女人。

哥哥牽着女人模樣的青年的手，向她介紹：

——我介紹給你，這是密司脫杜荅人。……我的妹妹寶珠。

二小姐伸過手去握住他的手。他怕着似的讓她握着，沒有主意地望着他的朋友天，何國川叫他坐下來談談；但心拍拍地跳，機械地坐在朋友的身邊。

——我還得替你們轉介紹給我的朋友。

二小姐說了，就把她的朋友一位一位地給她哥哥和杜荅人介紹。

——……這位是密司李，名兒叫蕙濤？一位上海××大學畢業的，現在辦教育。

這被介紹的女人，年紀比二小姐大。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這矮而微胖的女人引起了何國川的注意。他點點頭

後，就先和她談起來。

——密司李是那一處人？

——我麼？我是福建。

——不是南洋生長的吧？

——不。這是第一次到南洋來。

——住在這裏覺得比國內怎樣？這裏好還是國內好？

——這可不容易說。密司脫何在歐洲歸來之後有什麼

貢獻？

——唉，慚愧！

——妹子這時插進來說了：

——哥哥做了廠主呢，他的貢獻將發展我們的工業。

——很好，密司脫何！我們中國的工業太落後了。你

是這兒的僑生呀，也能為祖國出力，這是值得欽佩的事。

話到這兒給音樂的聲音打斷了。何國川和李蕙濤一起

跳舞去了。這怕羞的青年，他說不善跳舞，二小姐說：

——那麼我們到花園中去坐坐吧。

他倆一起身，梁宗武遠遠地走來；他失望了，眼送白

臉青年並肩地偕着寶珠小姐向花園中去。

棟到綠燈籠下兩個人對面坐下。但在月光和燈光之下
瞧了回兒二小姐，她是具着引動他的心跳的迷力啊！

圓月高挂在清朗的天空，瀉下銀色的光芒。星兒稀稀
地閃灼，二小姐的眼睛就如星兒似的發亮。園裏頭的人不
十分多了，一兩個男女從他倆的面前走過，青蛙仍舊啼
着，打破沈寂。

——密司脫杜的家在那兒？

這是女的先開口。男的一聽到她問，心又是一跳，他
的聲音是抖得很利害的：

——就在這兒不遠。我的父親是開一間百貨店的，他
和合尊很相熟。

——真的麼？那很好。我們也可以做朋友，你願意
吧？

——這，這我當然願意。

——那麼，讓我們談點什麼事吧，爲了我們的友誼的
成長。

男的低下頭，手在弄着自己的領帶。他說：

——我們談一點什麼呢？

——談年青人的事吧，譬如我問：密司脫杜！你結了
婚沒有？

男的更羞得不敢拍頭了。也不回答，他依舊在弄領
帶。

——怎麼樣？大約沒有吧？

——經了二小姐的這一問，才聽到他細聲地回答：

——是的，還沒有。

——密司脫杜！我覺得年青人應該坦白些，勇敢一
些；你怕羞是不是？我以為不必。我們是朋友，——你現
在可以把我當作很相熟了的朋友，喜歡說什麼，就說什
麼。喜歡笑，就笑。

對方抬起頭來了。

——我正在想着在密司何的面前，應該說什麼話。我
並不怕羞……

——對我說話也不必低下頭去想；我們是朋友，放任
點兒無妨。

那麼地鼓起他的勇氣。其實他是很少在女人面前說話
的；尤其和一個年青的女人；在明月下的花園中。

漸漸地兩個人談下去。一句一句地，他的話流利起來，不像先前的羞澀。談到可笑的地方，兩個人就真的笑，不會有過拘束。

起先，時間等着他們談話，而他們却空空錯過」。現在，時間已悄悄地溜了去，跳舞已經散了場，客人陸續地走了；這綠色燈光下的年青人，抬高頭兒，看見月亮正挂在頭頂。兩個人都知道必須分手了，時間不再等候他們，過一刻，人就老一刻；老了不再年青，正如石子長到海裏不能撈回來一樣。

杜若人告別的當兒握着他的新朋友的手，緊緊地，握了好久還不放。

——你可以回去了，密司脫杜！

——我們以後還可以再見吧？

手還是不放。

——當然囉！明天也行。你來，我們再談一天；年青人有着說不完的事。

——明天我來；你莫走，等着我。

——好的，再見！

這時他才放鬆手。

——明天見！

(十六)

負着氣回來，阿福把衣服脫開來，往床上一丟。

任娘剛把孩子哄睡，忙爬了起來；一見丈夫的神氣有點不對，問道：

——福！怎麼樣？花園看見了沒有？

丈夫滿肚子氣，破了的汽球似的洩了出來：

——花園，花園是他們的。我們不配去看！哼，廠主何伯堂，生日倒要我們花血汗換來的錢去賀他，有什麼好處？既不會得到他的請柬，而放言說什麼花園開放一天，我們去到却遭他趕！窮人到處皆須受氣，這真沒辦法！

任娘呆呆地聽着他憤慨的說。她今天下午向他說：已是放工沒有事，那麼乘這機會去那花園裏走走也好。她那兒料到所謂開放，原是爲另一種人而開放的呢？！

他安慰了丈夫一番，倒了杯茶叫他喝。他的怒氣算給妻的溫柔屈服了；他到灶間裏去洗澡。

任娘告訴丈夫，作新來了一封信；他委任娘送去給他的妹子。

——妹子！親愛的妹子！

信的開頭是這樣的寫。接下去是問她的近況怎麼樣？哥哥在外面是很思念她的。他想妹子當然還沒有忘記他！他告訴妹子他怎樣下決心走開去，又怎樣到了×地。他在那兒生活了不久，他的意志已訓練得非常的堅強。他告訴她的妹子，以前他是如何的軟弱，不如妹子；天天咒咀着命運的播弄。他又寫：

——妹子！我們轉來再次見到時，你就可以知道哥哥和從前不同了。我了解了人生，我捉住了人生；我已經走上了康莊大道！妹子！你應當爲哥哥歡喜的，你的哥哥已把握住了現實進前！

這世界是太沈寂了。但是在沉寂中，我的耳朵常聽到被壓迫者的呻吟；眼睛瞧見糜爛的血肉。親愛的妹子！天真的你自然不明悉這一些；我也不該來激動你的心。妹子！好了，哥哥不久就要回來了，再見！……

一天的休息，稍爲鬆了一下肌肉；睡到天一亮，又得起來趕到工房裏去。

阿福來到的時刻還早，上工的時間還沒有到。但是，已經有工人聚在工房裏談論什麼事情。

他也走過去，聽聽他們談的什麼。

一個年青的，他認得是昨天在花園門口喊和警察打的人；正有勁的說：

——我們應當問問工頭們，畢竟把我們的錢用到那兒去了！

——是的，我們汗血掙來的錢，不能給他們放到袋子裡去。

另一個年青的說。

——如果他再強橫，我們打！

——打！不打不行。

人越聚越多了，大家都叫着打。這樣，一羣就來到工頭兒的面前。

——王工頭！是你拿了我們的錢去。我們要問你，錢化到那兒去了？

——不是賀廠主了麼？怎麼又來問我？

——問你？問你賀的是什麼呀！

——問你爲什麼吞了我們的款呀！

——無恥的東西！

一個人一句，嘈得工頭兒的心裏慌啦。他曉得強硬沒有用，狡騙也欺不了他們。這當兒，恰好有兩個廠警來了，他得了助力，喊道：

——把工人趕開去！上工的時間到了；大家走！

廠警走來趕人，但是誰也不移一步。他們號叫着，怒罵着，這兒紛亂了，五分鐘之後就兩方衝突起來。……

新廠主何國川來到，王工頭兒已經給人打傷了頭部；兩個廠警也傷了手和眼。這一場糾紛需要廠主來解決。廠主慌了，工人不上工，工頭兒們又走到他面前來求他即時懲誠不法工人。

——好，等一等，我再出辦法。

他忙着打電話到家裏去；因爲昨夜的疲勞，父親還沒有起床。但是，他說必定要父親來一回；廠裏發生重大事件。

夢裏被叫醒來，胡裏胡塗地穿好衣服由汽車送到廠裏來。

——進辦公室，工頭兒們又包圍他。但，他首先應常見見兒子，又給工頭兒們一個冷待。

——怎麼樣，國川？

喘着氣問。

——出了事了，工人毆打王工頭，說他吞款；他已受傷入醫院去了，此外還有兩個人。

——有這種事？誰肇事的？

——問那些工頭便曉得。

——哼！這還了得！把爲首的工人開除出去！叫工人快快復工！

對兒女是異樣的溫和，處置工人却用潑辣的手段，這是何伯堂的本領。他召那三角臉的工頭兒，詢問一切之後，就即刻開除了三個工人；並命令工人即行復工。

工人們另一個地方集合起來，男的，女的，佔滿了一塊地方。一個眼光灼灼的中年人。站在一張棹子上大聲的說着：

——我們此次的行動是有理由的。爲了我們被欺騙，而且次數不止一二次了。爲了我們受苦，忍聲吞氣的非一朝一夕了。我們團結起來反抗，援助被開除的工友！廠方如不收回成命，我們永遠不上工！

成千隻手一齊舉了起來！他們歡聲音震動到何伯堂的耳朵裏來。他怒氣沖沖地對兒子說：

——國川！不用怕，這事情是很易得處置的。他們不上工，一齊滾出去。廠門口許多想工作而不可得的人，我們可以叫他們進來。我決定這樣辦。

何國川沒有意見，他從未遇到過這種事。他也沒有想到過工人也會和主人反抗。他呆呆地坐在那兒，讓父親去辦理一切。

廠方強硬的要開除肇事的三個工人；而工人却堅持不許。於是工人不上工，機器停了轉動。

事情就這樣，死寂地過了一天又一天。工人散漫地沒有力量，工廠方面又堅持開除三個工人的主張。缺乏領導者，工人們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嚴重的問題，是怠工沒有

錢！

聰明的廠主，派出了好多人到工人中來勸誘大家回去工作。他們甜言地說工人和廠主對抗是太不合算的事，肚子餓了誰給飯喫？他們還說，有千萬失業工人想進廠去呢，如果再遲一會，他們估去了之後，舊工人恐怕不再收容了。爲了三個人而大家餓飯，這又是多麼笨，他們胆敢打工頭，那是他們的不是。……

說了一大堆，工人中有許多被說服了，以爲他的話也有道理。但是，也有始終反對的，他們大聲疾呼，不要復工！非得得到勝利不復工！

任娘又得到作新一封信，說：他們已聽到了××工廠罷工的消息，決定馬上來這兒給這些工人們幫助。任娘歡喜極了。

她也拚命地阻止工人們屈服，說了許多話。然而肚子飢是事實，丈夫沒工作，她自己一家三口都不曉得如何生活下去。

於是，上工的人漸漸地多了。第一天還是兩百多人，第二天又增了不少；等到第三天，完全上了工。

機器又再軋軋地旋轉；工頭兒再威風地走來走去；何國川忙着籌劃如何發展事業。

作新趕到時，任娘說：

——太遲了，朋友！

——怎麼？就完了嗎？

——是的，一切都完了！

——唏……

他歎了一口氣。

——你就在這兒住下吧？

——是的，我想暫在這兒住一時！

(十七)

日子悄悄地過，世界還是那麼的沈寂。作新會見了一次妹子，他伏在他的胸前痛哭了半天。他自己的淚卻沒有了，他緊緊握住妹子的手。

哥哥去了之後，她淚痕滿面地走向自己房裏來；一陣心酸又免不了一場痛哭！她還有和哥哥相見的一日，這該如何歡慰的事。但是，一見之後又得分離，這怎不教她

難過呢？

——哭什麼喲，白英！二小姐叫着呢。

老僕人在戶口叫她。

忙拭乾眼淚，走到二小姐這裏來。

——白英！今天我不回來喫飯。如果太太問了，你說我到朋友家裏去就得。

——是的。

應了一聲，就走開。

喫飯的常兒，太太果然追問二小姐爲什麼不回來。

——她說在朋友家裏喫。

白英的回答。

——妹妹和那姓杜的小白臉很要好呢。媽！喜歡他

麼？

兒子笑着對母親說。

——現在的青年人，開口閉口講自由；你妹妹中意了他，我們還有什麼話說呢？

父親這時又來插嘴了：

——國川！你和那個密司李呢？

——爸爸！你不要取笑我，我們不過是很尋常的朋友。

——不見得吧。國川！老實說，我倆老了，你的年紀也不小了，我想你還是討個媳婦吧。

——爸爸！許久不聽你說這些陳腐的話了。

說後，兒子搖搖頭。

話到這兒轉了一個方向。父親感歎地說：現在的工人真不易處置了。動不動就暴躁的打人，什麼不上工，弄得人頭痛。同時他告訴國川，應該放出點威風來對待他們，才不致受虧。他又說，十多年前的工人是很溫馴地做工的，近年才什麼能工事件發生。至於他自己廠裏，發生事情算是第一次。

世界在他的眼裏看來的確愈變愈不同，兒子和父親都可以看出不一樣來。他看看兒子，又摸摸自己的頭髮，他不願再想下去了。

X X 飯店的廂房裏，二小姐和杜若人對坐在那兒喫飯。

再也找不到男人對她的不自然，他很多話從口裏說出來。他會用女人所歡喜的態度來做一切事體，他敢不停地注視她的臉到三分鐘以上。他很快活地向他作微笑；他勇敢地湊近一些聞女人身上泌出來的芬芳氣息。

他忘了世間有悲哀，他正投身於甜蜜的海中游泳。他的青春火花灼灼地發光，他的熱血在週身奔流。

遇到這溫和的女人，是無意中的事。她教他怎樣和她做朋友，她教他怎樣和他談話。他一切順從了她，到今天，兩個人皆有許多話非說不可了。

飯已經喫過了。他再叫了兩盅冰淇淋。

——寶！

他已經改換了叫她的口氣。

——什麼？

——我叫你吃冰淇淋。

她忍不住笑；嗤地一聲，那種情狀他看來特別的美，且有趣。

然而，只一會，她合了嘴。

——怎麼，再笑笑看。

——好哇，我笑給你看？別想！

——因為你笑得非常的美，又很動人：實——笑哪！

——沒有好笑的事，怎麼會笑呢？我又不是傻子。

——那麼，你剛才笑什麼？

——笑你……

——什麼理由呢？

——得了，我不能告訴你。我們還是吃了冰淇淋走

吧。

她說了。一口就吞下了一匙。他也不再追問下去。

付了帳，他說時間還早，去看一場電影也好。女的允

許了他，一同跳上了電車。

是愛情片。一個多情的男子愛上的女人却浪漫，不會

領受他純潔的愛；後來男子很悲慘地離開了他，恰值戰爭

爆發，他奔到戰場上去了。

——若！你如果真的遇見了這一個女人，怎麼辦？也

和劇中人一般，走上戰場上去吧。

在歸途上，二小姐這樣的問他。

——我不致遇到這樣的女人。

——這是說不定的呵，你不要過於自信。

他迅速地瞧了他一眼。他是微微地笑着，他心裏說：

——這只在你。如果你愛了我又愛別人，那有什麼辦

法呢？但是，你不會吧！？

看見他不出聲，她曉得可以不必再給他說這一類的話

了。

——夜深啦，你送我回家去。

——好的，我們去吧。

回到家，二小姐聽見一陣很悽慘的哭聲。她不用怎樣

去推測，明白是婢女又受鞭打了。

果然，她在客廳裏看見白英跪在地上，母親正執着一

條皮鞭打到他的身上去。她不明白是什麼理由，但白英平

日並沒有值得如此責罰的地方。本能地，她走過去，奪了

母親手裏的皮鞭，對白英首次的受鞭撻，表示同情；母親

見到女兒就向她滔滔地說了一大堆話，罵這婢女無用，罵

她懶，罵她賊骨頭……但女兒總不明白，白英有什麼了不

起的錯處呢？

她問了母親，母親說：

——真是沒用的東西！我剛才叫她拿個茶壺去泡茶，竟把我的茶壺打碎了。你想想，不打她一頓那裏可以？

女兒就說：

——這也用不到打得這麼兇啦！罵她幾句，叫她下回留心就得了。

——怎麼？我不能夠打她麼？

——要看事情的呀！她又不是年紀小，一時不小心

……

女兒不說下去了，她轉向白英說：

——白英！以後做事留點神。你回房子裏去吧。

哭着的被救開了的白英，投給二小姐感激的眼光；爬起身去了。

母親的氣還沒有消，給二小姐一阻止更憤怒了。她還不停地罵着；女兒真覺得好笑。撫慰了她一番，跑上樓來。

她不知道，何以近來家裏特別多事呀！工廠罷工，父親，哥哥皆弄得儘是打轉。而母親也像太閤了般的，無理

由地發起火來。她深深厭倦家裏了。可是，她不再想到歐羅巴去，也不想到香港去；她祇想到一塊地方，那兒有女人模樣的男子待着她。

在黃色燈光之下的房間裏，白英伏在床上哭泣。背上，手臂上，都有紅色的鞭痕；她不能忘記，她永遠不能忘記！

她又想起父親。父親是多末的疼她。十多年來，何曾受過一次的鞭打？哥哥又是多末溫和，她又那兒挨過哥哥的罵？祇是身子賣給人之後、自由沒有了的今天，才會遭受這一場痛打。

同一命運的菊花和杏心，當白英被叫出去的時刻，她們不敢一聲半句地躲在房子裏。一聲大罵，一陣鞭撻，接下去是一陣哀泣！白英回來，她們看見那紅痕就如不久之前，她們兩個人同受到的一樣。

杏心想安慰她，可是不知說什麼話好？自己不是和她一樣麼？說不定明天也得受罰。她無意中陪着白英下淚了！

這一夜，白英泣到天亮。

(十八)

異常的苦悶盤據着心頭；看到妻子一天一天的變壞，外間的傳言一天一天的多，紀林不能再忍下去了。

他決定了給妻子一次最末的忠告。這次假如能夠覺悟，那麼兩人的幸福正多，將來的相愛的日子還很長。否則，決意和她離異！

他明白：女人是虛榮心很重的。她以前所以會愛自己，因為那時節他是大學生，面貌生得不差。等到大學畢業了出來以後，找不到好職業，而跑到洋行裏去當書記員的時候，她便不滿意了。不過，她算能耐心地等候丈夫發展，或許來一個機會可以躍到人上；日子過去了，三四年來還是這麼一個樣兒。眼看着別人的丈夫，多長進！新的，高貴的衣裳穿在她們的身上；她們有福氣的天天逛公園，入電影院；而自己丈夫卻拿不出這閒錢來。於是，她對丈夫失望了。她不能失望便完事，所以她趁着這青春就在自己的手中的時候，她還有法子賣弄風情；她的迷力還可以使男子馴良地她給玩弄。

她遇見了樂宗武，那中年無妻的人。她用了很大的氣力掙得他，取了他許多的金錢，也給了他的慾望以滿足。但是，她幾次示意她願意和他一起走到他所懷念的蘇門答拉島上去，而他又遲疑地不給予圓滿的答覆。

她也有她的苦悶。她已不能再和已經討厭了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又不能與她所愛的人一同走開；她焦急着，等候那中年人給她予新的生命。

最末一次的忠告，終於從紀林的口裏傳達出來！一直鑽進她的耳朵。

——雪！我們這樣生活下去太痛苦了！我們一切皆明白。你不愛我。你有你自己的前途。我老實地對你說吧，你如果覺得你以前的疎遠我是錯誤，那麼痛痛快快地改過，我們再相愛。如果你以為我們的愛無再延續的希望時，那，也痛痛快快的分手吧。

看到丈夫的神氣這麼莊重，表示他已有了絕大的決心，她戰抖了。她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分手麼？梁宗武不愛自己？不分手麼？自己又不能過這種生活。

——怎樣，你自己好好地想想吧。

她決定去和梁宗武商量。換過衣服，在鏡前拍了拍照，帶了傘兒出去了。

紀林在家裏踱方步，從這邊到那邊；他的腦子裏非常的糊塗，完全陷入了迷惘之中了。

這時候，來了一個客人。他這時才停了步，把眼光釘到來客的面上去。

來客笑着向他招呼：

——紀林！我又來了喲！

——哦，作新麼？請坐。

兩個人對坐着了。

——作新——你那兒去了來，這許久？自你離了我家之

後蹤跡也找不到。

作新笑了笑，他答：

——對不住，我沒有告訴你我去×地。現在我又回來

了。朋友，你好？

朋友也笑；但，這是苦笑哪。

——你也好吧？

——還是以前那麼窮，卻不是以前那麼怯弱了。

——那很好。

作新想起朋友的妻子，那瞧不自己的女人；他就問：

——紀林！你的夫人呢？

——她……她出去了。

一問到那已經變了的妻子，心回復了不安。朋友的銳敏的目光注視着他，他的心又很利害地跳起來！朋友的心裏覺得奇怪，爲什麼他的面色變了？他忍不住問下去：

——你倆很快樂吧？我真羨慕你的幸福呢。

聽到這話，面色變得更快了。紀林以爲這朋友一定聽到什麼風聲，看出了自己的心事；所以才說這一句似乎是嘲笑的話。

——幸福？我想你是故意說的吧？

——怎麼？我並沒有別種用意的；紀林！

——哦。……

他才鬆下來，呼了一口氣。

但是，朋友的話又來了：

——紀林！我看你像心裏藏着許多事情的樣子；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們是幾年的相交，總可以說一說吧？

紀林的心分外的沈重了，似乎有一塊大泥團緊緊壓着。無力地舉起眼來看看面前的朋友。他想說又不說地遲疑了好一會兒；終於他如火山爆發一般，向這朋友吐洩了滿腔的苦悶。

作新覺得這忠實的朋友可憐。他愛她，一顆心獻給她，什麼皆依從她。她呢？她是一個非他所想像的女人；這，當作新搬到這兒來住下時他就曉得了。她將來一定給予他痛苦的，他是想過；果然，如今這年青人不是很悲哀地對自己訴着他的苦鬱麼？

低下頭，噓着氣，紀林幾乎想哭。他恨她，她是一個多麼兇悍而不知道諒解丈夫的苦心的女人喲！她丟了他的心，丟在地上，粉碎了，鮮血流出來。他恨她，可是却忘不了她，他還盼望她重來。

——這是無望的了，朋友！一個虛榮的女人是不会長久愛着沒錢的丈夫的。你曉得，這不是我的故意在你面前張大其辭，事實可以作佐證。

作新的話，一句一句地傳入他的耳中。他不敢再舉費頭來，他還那是副可憐的樣子。

——醒來，朋友！我說，你必須在此刻醒來！女人是毒蛇，她會纏住你，她會作弄你，她也會咬死你！你要放出很大的力量來和她相鬥，你可以毫不留情地擊她一下，痛痛快快地給她一次教訓。

——我今天已經向她下過最後的忠告了。如果她要走，那我們便分手；否則，我們再度相愛也未始不可能。

——我說這是不可能的了！
——不可能？你說？

紀林瞪着眼，抬起頭來了。

——我說。你看她那兒還愛你。還是分手罷，朋友！你還這末年青。

——作新！你不知道，一對曾經相愛的情人，突然地分手，這是非常傷心的事。

——突然？我以為并不突然。她要離開你，老早就下了注意的。

——你怎麼知道？

紀林更覺奇怪了，眼也睜得更大。

——怎麼不知道？不知道的才會受痛苦呀，就如你一

樣。

——那麼我是傻子了？

——還是這樣說好：你是太忠實了，過於相信你的妻了。

他承認是絕對信任他的妻的，爲了他愛她。而她却不信任丈夫，她認他是無望的人，永久只配當書記員。這樣，一個是死愛着她，一個是走向別人的懷抱中去了。

再沒有別的話可談，作新握了握朋友的冰冷的手，離開了他。

三天之後，作新再來看這失了戀的朋友時，他說妻於昨天和他分了手。

——那最好，你說是不是？

作新笑着說。他看看朋友，朋友在苦笑。他又接下去說道：

——紀林！你放開心，一個女人并不值得你如何介慮

。她走到那兒去，有對你說起嗎？

——不，她一句話也不說地走了。我却明白她是跟建築師一起走。

——管他什麼師！紀林！你好好地過自己的生活吧，從今以後。

——從今以後我過的是孤獨的生活了。朋友！孤獨，這兩個字多可怕！我實在不敢想及我的將來，那暗淡無光的將來……

——你總是這樣兒，紀林！你怕孤獨嗎？
沒有回答。

——我們一起住吧，好麼？

——你是說，再來這兒住？

——對了。

好吧，作新！你以後可以時時伴着我，免去那可怕的孤獨。

（未完）

社記

編者

近日時常接到讀者的來信，對於本刊作種種的要求與建議，雖然有許多是失于苛求，但本刊所能辦到的，總會辜負讀者的盛意的。還有一部份讀者，要求把本刊今後的計劃公佈。當然，本刊的計劃是有的，而且編者日夜地在積慮着這問題，可是理想與事實往往是不相一致的，而編者也不想把這種空頭支票似的計劃，使讀者後日失望。總之，我們按步做去，盡我們的力量，來實現我們的理想。編者是沒有個人偏見的，只以大多數讀者的意見是從；我們的唯一的希望，是讀者，作者，編者能致力合作，使本刊日臻完善之境。

本期倍大號爲三四期合刊，我們之所以出倍大號，是

因爲本刊是二月份創刊的，月份和期數總是不符，如第一期爲二月號，第二期爲三月號，爲了要免除這缺憾，本月份多出了一期，合刊爲三四期倍大號，俾使以後期數和月份相符。

李青崖先生最近在寫近代漢文小說一書，本期上所載的水滸傳的研究，是其中的一章，承他給我們發表，我們覺得是很感謝的。

本刊自這期起，改由現代書局發行，批發定書等事情，請直接和現代書局接洽，不過，編輯事務仍由我們負責辦理，所有稿件等等，仍寄本社。

稿投迎歡欄各刊本

徵稿規約

本刊內容大概分（一）創作·小說·（二）詩·散

文·小品·（三）劇本·（四）論文·（五）翻譯

·介紹·（六）文藝雜文諸欄，各欄均歡迎投稿。

翻譯之稿，請附寄原文，或請將書名出版所詳細開示。

投寄稿件請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信處，切勿另紙繕寫，以免遺失。

來稿無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惟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來稿一經刊出，當致薄酬與本刊，投稿請逕寄南京

中山路二三〇號讀者書店轉本社

投寄稿件，務請貼足郵資。因如有欠資等情，照例退回寄件人，以致未能收閱，本社不能負責。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中國文學月刊

本刊
 編輯人 蕭作霖 陸印全
 發行人 左漱心
 出版者 流露學社
 上海龍溪路七六號
 南京中山路二三〇號
 總發行所 現代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本期刊大號特價四角

每 期	三 角
每 卷(六期)	一 元 六 角
每 年(十二期)	三 元
郵 費	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 國外每年二元四角
篇 幅 增 大 價 目 另 訂 定 戶 不 加	

本刊定價：

本刊
 文字
 不許
 轉載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每 期 刊 費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六十五元	四十元	無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五十二元	三十元	無
上等	圖書目錄版權前後及正文前	四十六元	廿六元	十五元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三十四元	二十元	十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詳細刊例承索即寄

第四卷二期 青年與戰爭 新生活運動號

新生活運動之解釋	蔣中正
新生活運動與青年問題	吳鐵城
新生活的定性分析	吳開先
新生活運動與民族意識	姚寶賢
新生活與民族健康	蕭作霖
新生活運動巨浪下的胡適之	止愚
生活與國民基本教育	趙定昌
新生活運動之立法準則	陳東
新生活運動與中國民族的前途	湯增敷
上海的新生活運動	巴人
新生活運動與中華民族	余鳴時
領袖偉大的啓示——新生活運動	黃默忱
兩重人格與新生活運動	致中
誰來推動這新生活運動	蔣震華
進行新生活運動與我們工作的路線	唯真
新生活運動與青年	李戈雲
新生活運動聲中的青年學生	朱雲浪
新生活運動與復興民族的關係	盧建人
社會道德破產及其補救——新生活運動	李天翊
新生活運動與現代中國青年	黃俊文
力行新生活運動	鏡明
新生活運動與青年	張文波
現代青年與新生活	劉新德
再會，祖國！（日記）	人雨
蜂窠之畔（詩）	致中

定價：零售每份三分，半年一元，全年一元八角

上海及各省現代書局總經售

中國革命

第三卷第十四期

時事——意國與小協商	張粹鼎 (一)
關於生產教育問題	唐道海 (二)
遠東危機之檢討	吳宿光 (四)
英國之地方政府	雷雨篁 (九)
中國開明時代的政制精神	沙家鼎 (一二)
由農民的心理與性格談到農村建設	徐鑫 (一七)
三民主義之教育與政治	張一清 (二四)
文化盛衰與民族興亡	張雲伏 (二七)
復興民族與復興革命(續)	李俠廬 (三五)
政制——英國文官制度之確立及其特徵	高晶齋 (三九)

價目：零售每期四分
 半年（二十六期）國內一元 國外一元八角
 全年（五十二期）國內二元 國外三元六角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